大明英豪傳

著：穀君章

大明英豪傳

著.穀君章

皇冠叢書第三〇二種

大明英豪傳

1

大明英豪傳

著.穀君章

品作的谷張

花蘭白
丐鐵
五王刀大
娥劍
三沙
雲黑
騎鐵

品作的毅君章

傳豪英明大
奇中奇
劍名大五

大明英豪傳

章君穀著

目錄

朱洪武奮起草野……七
徐中山功高不伐……二九
常遇春攻無不克……四七
李文忠踔厲風發……六三
鄧友德盡瘁馳驅……八一
劉伯溫料事如神……九九
李善長位極人臣……一一九
宋濂以文學侍從……一三七
馮勝兄弟天子骨肉……一五三
藍玉揚威捕魚兒海……一六七
湯和獨能明哲保身……一八七

沐英後裔世鎮雲南……二〇一
傅友德勇冠三軍……二一三
廖永忠是奇男子……二三七
花雲滿門忠烈……二四一
一代悍將朱亮祖……二五五
胡大海智勇雙全……二七一
獨眼龍俞通海……二八七
皇親國戚福將郭英……三〇三
趙德勝死守南昌……三一五
耿炳文威鎮東南……三二七
吳良吳禎枕戈達旦……三四三
周德興老當益壯……三五九
孝義章溢……三七三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五，各省民軍齊集南京中山門外，明孝陵前，旌旗飛舞，軍容壯盛，構成了空前未有的莊嚴偉大場面，隨侍孫大總統親率文武百官，祇謁大明太祖皇帝的陵墓。饗堂中央高懸明太祖朱元璋的繪像，當年所用的五色國旗交叉分列兩旁。是日天清氣朗，萬衆肅然無譁。在孫大總統和國務卿士、文武百官謁陵行禮後，一篇情文並茂，聲調鏗鏘的祭明孝陵文，由大禮官抑揚頓挫的高聲朗讀，使在場的數萬炎黃子孫，華夏後裔，無不感動得盪氣迴腸，熱淚盈眶——

『昔宋政不綱，遼元乘運，擾亂中夏，神人共憤，惟我太祖，奮起草野，攘除奸兇，光復舊物，十有二年，遂定大業。禹域清明，汚滌羶腥，蓋中夏見制於邊境小夷者數矣，其驅逐光復之勳，未有能及太祖之偉劭者也！……』

寥寥不及百言，便是明太祖朱元璋千秋勳業，萬古英明的最佳寫照。朱元璋誠不失爲我中華民族開天行道，仁文義武，劃時代的偉大人物。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字國瑞。他是處於遼元專制暴政，水深火熱之中，當大飢疫後，父親、母親和三個哥哥相繼亡故，他舉目無親，窮途潦倒，出家當了七年的和尚，然後奮起投軍，苦戰一十二年，終於推翻元室，敉平羣雄，肇紀立極，成爲我國歷史上震古爍今的民族英雄的。在他

十七歲投入皇覺寺爲僧以前，所可考的事蹟是他誕生於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在這一年上，元朝一共換了三位皇帝，首先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孫子也孫鐵木爾，亦卽元泰定帝在位四年後忽又改元致和，可是改元不久後泰定帝崩，太子阿速吉八在察哈爾多倫縣東南，忽必烈元世祖卽位地的『上都』登基，改元天順。當時卻有元武宗的兒子圖帖穆爾，在權臣燕帖木兒的支持之下，攻陷上都，弒了他的叔叔阿速吉八，迎迓他的長兄和世球於漠北。和世球在和甯（甘肅境內）以北卽帝位，以其弟圖帖穆爾爲太子。又在太子入覲的數日後駕崩，元朝皇帝的寶座方始給元文宗圖帖穆爾坐穩妥了。他改元天曆，命燕帖木兒跟伯顏二人爲相。四年後他自己身死，由他兒子脫歡帖木兒繼，是爲元順帝。

由元文宗圖帖穆爾所起用的兩位元朝宰相，行徑都相當的荒唐。燕帖木兒好色，他竟娶了太、太、太后爲其妻（元順帝、文宗、明宗以前當皇帝的泰定帝之后），又以四十名宗室之女作他的姬妾，所以後來他因荒淫過度溺血而死。伯顏則曾有弒皇后的不良紀錄。强盛已極的元朝被這幾位皇帝、宰相烏七八糟的一陣亂搞，就開始在走下坡路了。元順帝至元元年朱元璋四歲時就有唐其勢造反，至元三年朱元璋六歲時，河南、廣東各地都在起兵。元朝當局從而將其暴虐統治手段變本加厲，嚴禁漢人和南人執兵器，尤且罷科舉，强迫漢人習蒙古字。然而大漠民族禦侮抗暴

有其光榮而悠久的歷史傳統，壓迫愈甚，抗力愈大，誠如所謂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到朱元璋剃度爲僧的那年，全國各地，義師紛起，星星之火，終成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勢。暴政推翻，元祚將亡，祇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朱元璋祖籍沛縣，跟漢高祖可以算同鄉。後來朱氏一族，遷徙到句容、泗州。一直到他父親朱世珍，方始舉家移居濠州的鍾離，也就是現在的安徽鳳陽。小時候他的父親務農，家境極苦，人口又多，似乎祇有自小和他兄弟相稱的一名富家子弟劉繼祖，不時的給他一些賙濟。他曾在他往後親撰親題的父母陵墓碑文裏，自承他少年失學，很可能連字都認得有限。十七歲那年時值元順帝至正四年（一三四四），江淮一帶既有旱災，又飛來了無數的蝗蟲，人民大飢，疫病流行。正是『鳳陽花鼓』裏所形容的『說鳳陽，道鳳陽，……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的那般情景。朱元璋的父母和三個哥哥，都在這一次大飢荒中相繼死去。死後由於朱家貧無立錐之地，簡直無法營葬，幸虧劉繼祖送了他一點錢，又在鳳陽縣西南十二里處的太平鄉，撥了一小塊地作爲他父母的埋骨之所，這便是往後成爲鳳陽第一土城尤達週匝二十八里的那個好所在。

對於鳳陽故鄉，幼年好友劉繼祖，朱元璋在一統宇內，成就帝王霸業前後，他始終都是很懷念的。他並不以鳳陽爲他家破人亡的傷心之地，由而不忍再往。例如他曾在洪武十六年三月下過一道聖旨，有謂『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于沛，二縣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亦免鳳陽、臨淮兩縣稅糧徭役，俾其民世世無所與！』又如他和他的繼祖大哥頻年往返，形迹親密。有一年他在和州領軍，適逢劉繼祖過生日，朱元璋便請他的幕客畫了一幅梅花，然後親自作詩一首，並題跋爲賀，『以博繼祖大哥一笑』。這首帝王之詩是五絕，詩云：

『北風吹倒人，古樹硬如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山雪。』

將他父母的遺骸落葬，朱元璋孑然一身，心茫茫然，他只好上皇覺寺當一名小和尚，皇覺寺在鳳陽府東南二里處，朱元璋出家無非爲了混口現成飯喫。可是飢荒既起，民不聊生，廟裏的大小和尚又從那兒去找進帳？所以朱元璋剃去三千煩惱絲以後，他也唯有托鉢乞食，離寺遠走。在二十歲以前他到過合肥、和光、固、汝、潁諸州。那種餓一頓、飽一頓的日子當然很不好受。何況當時羣雄並起，天下大亂，欒城有一個世代爲白蓮黨徒的韓山童，尤在揚言『彌陀佛下凡，生在河南、江淮間。』愚民信服的越來越多。韓山童後來雖被有司捕殺，可是他的黨羽劉福通、李二、徐壽輝等卻利用燒香聚衆，攻城掠地，使江淮及其附近霍苻遍地，狼烟不息。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朱元璋二十五歲了，又有定遠富戶郭子興，盡散家財，集納了好幾千名丁壯，邀集同夥，一舉襲取了濠州。當時朱元璋正回到皇覺寺裏，他打算遠走高飛，避那兵災，行前在菩薩跟前問卦，殊不知他卜『去』卜『留』，兩皆不吉。朱元璋便憤憤然的說：

『莫不是菩薩要我也去造反呀？』

說罷再卜一次卦，居然就是大利大吉。因此朱元璋毫不遲疑，他脫下袈裟，在僧舍牆壁上題詩一首。就此直赴濠州，上郭子興那兒去投軍了。

後來朱元璋定鼎南京，海內承平。他曾在洪武初年，回過一次故鄉。除了掃墓和接見故舊父老等節目，他還特地給皇覺寺的主持下一道聖旨，說他要回寺裏他從前所住的僧舍，再憩一夜，回味當年。但是他命主持僧一切保持原樣，不許臨時裝修打掃。他還特別提及，當年他題在僧舍牆壁上的那一首詩。主持老和尚奉旨以後，一想朱皇帝所曾住過的僧舍倒是一仍舊觀，絲毫無改，唯獨那首『御詩』早已被他斥爲塗鴉，叫小和尚洗刷掉了。這一下他將如何向和尚皇帝交代？情急之下，他便召集全寺僧衆，舉行緊急會議，速籌對策。當時，有一個掛單的遊方和尚，援筆在手，就朱元璋早年題詩之處，再題詩一絕，這四句詩是：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天地鬼神愁，漫將法水輕輕洗，猶有文光射牛斗。』

題畢，他跟當家老和尙解釋的說：

『當皇上駕到的時候，你不妨告訴他：那年他題詩在壁從軍去後，不久你便夢到菩薩托夢，向你訴苦，說是寺裏因爲有了皇上的題詩，靈光冲天匝地。所有本寺的神祇，自此不敢進廟，因此菩薩請你將詩洗掉。你受菩薩拜托，不得不從，但卻在原處留詩一首，以紀其盛。』

善頌善禱，眞是莫此爲甚。怪不得老和尙輕易的度了這一關，而且還使朱元璋化嗔作喜，自己都在津津樂道其事哩。——朱元璋的詩與文，半出天賦，半自成年後的潛學苦修，所以他會流傳下如次的一首『黃菊花詩』：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却嚇煞，欲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

詩大不佳，却是口氣奇大，純粹是『登山拉野矢，天地一茅坑』式的驚人吐屬。這種人如若成功，便是帝王將相，不羈之才。倘使失敗，極可能的會走偏鋒。

從沿門托鉢的小和尙，到『大神至聖，俊德成功』的大明皇帝。其間歷程，相當的驚險曲折而漫長。朱元璋投軍，一開頭就差點惹上了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由於他下巴特別長，相貌更古怪，還有奇骨貫頂，又是剃度過了的和尙穿上便裝。他走到郭子興的帥府大門口，正在朝裏面探頭探腦，東張西望，登時就讓郭大元帥的轅門衞士起了疑，把他當做了探子、間諜。不由分說的

把他逮下，取來一根繩子綁起，押到郭大元帥的跟前去。是郭子興見他容貌奇特，認爲他是可造之材，命人鬆綁，當場委他爲親兵隊裏的一名十夫長。從此朱元璋有感於郭子興的解救與知遇這兩重大恩，他盡力辦事，小心伏侍。每逢打仗，必定身先士卒，置生死於度外，由而立下了不少的汗馬功勞，獲得郭子興的無比寵信。有一回，郭子興的二太太張氏，偶然見到了朱元璋，脫口而出的指着他說：

『這小夥子可不是尋常人啊！』

一經愛妾品題，郭子興對朱元璋便格外的施以靑睞了。郭子興本來有三兒一女，女兒便是張氏所生。張氏看出朱元璋的相貌貴不可言，當時主張招他爲婿。可是郭子興捨不得親生女兒嫁給自己的親兵。他在這年九月，才將他的一名養女馬氏許配給朱元璋。使朱元璋得到了一位賢內助，好幫手。然而，朱元璋發達以後，張氏仍還是把她的親生女，也捨了給朱元璋作妾。郭子興的養女馬氏後來成爲大明第一位皇后，親生女郭氏也被封爲惠妃。惠妃便是朱元璋二十六個兒子之中蜀王、谷王、代王的生身母親。歸裏包堆，郭子興名下的兩個女兒都歸了朱元璋了，只不過，由於郭子興的一時猶疑，使他的親生女和養女扳了一個位。如果他早聽張氏的勸，惠妃豈不就是明太祖的孝慈高皇后了嗎？

明太祖的這位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人，父母早亡。因爲郭子興和她父親很要好，所以馬皇后自幼住在郭家，郭子興夫婦待她視同己出，曾經爲她延師課讀。馬皇后不但是朱元璋的髮妻，而且還是他的啓蒙師，大恩人，第一位得力助手。馬皇后對於朱元璋的一生，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首先，她使朱元璋和郭子興的關係，愈趨親密。當年，有孫德崖等四人，是跟郭子興一道舉事，共據濠州的。他們跟郭子興一般的號稱元帥，彼此不相上下。孫德崖等四元帥既粗蠢又專一的蠻幹。經常四出剽掠，行徑有如强盜土匪。郭子興因而對他們很輕視，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常年累月，守住他那一座元帥府，百事不問，悠游自在。朱元璋就曾懇切的向他進言：

『他們四個越拉越緊，我們跟他們反倒越來越疏，天長日久，就怕他們聯起手來對付我們啊！』

但是郭子興認爲這種人成不了大氣候，他聽後仍然並不在意。不久，元朝的右丞相脫脫克徐、李二敗死，彭大和趙均用帶領餘衆逃奔濠州。孫德崖他們便力捧彭趙，竟使其地位在於自家之上。然後再從中煽惑，誣指郭子興的心目之中只有彭大而無趙均用，惹得趙均用妬火中燒。有一天，他乘郭子興出門，猝然下手，把郭子興捉住，送到孫德崖的家裏，打算把他殺了。當時朱元璋在淮北公幹，聽到郭子興的部下前來報信，他立刻率部飛騎回城。先找到彭大。將事變經過向

他加油加醬的一說。彭大聽說郭子興是因他而受累，登時就瞿然而起的道：

『他奶奶的，有我在這塊，那個敢把郭元帥怎樣啊，走！弟兄們，跟我一道去救郭元帥！』

一聲號召，彭大的人馬，大舉出動。朱元璋更是一馬當先，破牆而入，就這麼把命在頃刻的郭子興救了出來。孫趙合作要下郭子興的毒手，再由朱元璋直接促成了彭郭的結盟。照道理說，濠州城裏勢將因此引起流血內鬨。然而，事有湊巧，當時適值元將賈魯圍濠州。城裏的六元帥，只好暫釋前嫌，共禦强敵。這是朱元璋第一次救了郭子興的性命。

至正十三年春，元將賈魯病卒，濠州解圍。彭大和趙均用自立爲王，朱元璋卻回家鄉招了七百名兵，又得了徐達、湯和等數員大將。他回到郭子興軍中，眼見彭趙驕橫，子興儒弱，他深覺在這種環境之下自己難以有所作爲，便帶了徐達等二十四人，南趨定遠，另謀發展。他用計生擒定遠張家堡驢牌寨的民兵首領，一舉收伏三千名降卒，又招降秦把頭的八百餘衆，以此作爲基礎，然後轉戰四方。他謙恭下士，招賢納俊，大明的開國元勳，文臣武將，自此相繼來歸，結成了一股相當强大的力量。由於他和李善長、馮國用抵掌而談天下大勢，皇覺寺裏的小和尚，居然激發起了與羣雄逐鹿，取金陵帝王之都，倡仁義，收人心，不貪子女財帛，然後四出征伐，定天下而成帝業的浩然壯志。凡此，也都成了大明開國前後的方針大計。

定遠城小，無從施展，朱元璋決定取滁州，作爲他的創立基業根據地。他派徐達等將破元兵於滁州澗。但當他和勇將花雲，只帶幾名親軍，親自擔任斥堠時，卻驟然和數千名元兵相遇。那黑衣黑甲的勇花雲，一面用鈹（一種劍作刀裝的兵器）護定了朱元璋，一面拔劍直衝敵陣。嚇得元兵四散奔逃，齊聲大叫：

『黑將軍來了呀，他勇不可當，我們趕緊逃命！』

就這一仗，奇跡般的驅散元兵，得了滁州。當時朱元璋既得人心，兵力又盛，他儘可以獨當方面了。但是當他聽說郭子興正被趙均用挾持，脫不了身，大有被他殺害的可能。他心懷故主，激於義憤，派專使向趙均用曉以大義，又賄買他的左右，再臨之以兵威，千方百計把郭子興給救了出來。

郭子興帶領他的本部人馬一萬餘人，終於逃脫羅網，抵達滁州。朱元璋待他仍和從前一般無二，絕對聽從他的號令。郭子興想據滁稱王，朱元璋誠心誠意的勸他不如從緩。因爲環滁皆山也，不通舟楫商旅，實在是旦夕難安。然而郭子興卻聽信讒言，要收朱元璋的兵權。朱元璋和馬氏反倒對子興一家特別恭謹。他曾排除萬難，嚴格執行郭子興『强人之所難』的軍令，攻克和州，並且設伏擊敗來援的元兵。他待郭子興的忠誠不貳，終於使郭子興深心感動，所以後來郭子興也

救過他一次命。——至正十五年二月，郭子興的窓家仇敵孫德崖軍中糧盡，他要朱元璋准他率部進駐和州就地征糧。朱元璋竟然盡蠲前嫌，慨然應允。可是老丈人郭子興據報，當下就大發雷霆，他禽夜親自領軍去逮孫德崖。朱元璋唯恐兩軍夜戰，互有死傷，又雅不願失信於孫德崖的那批疲兵殘卒。他也連忙趕了去預先知會孫德崖所部，力勸他們趕緊撤走。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徑！

因此，當郭子興率部趕到孫德崖的後營時，孫部前營人馬先已撤出和州，後營則一時來不及開拔。而孫德崖偏又在後營押陣，當下兩軍展開一場混戰，孫德崖的部衆不但死傷甚多，連孫德崖本人，也被郭子興生擒活捉。

郭子興歡天喜地的把孫德崖押回和州，用鐵練鎖住他的頸脖，賞他先喝幾杯酒，再綁赴階下殺他的頭。他以爲就此可報多時以來的深仇大恨，然而他萬萬料想不到，不一會兒，有人來告：朱元璋被孫德崖的殘餘人馬，恩將仇報的加以扣留了。

這一次，郭子興倒是當機立斷，迅作決定。他派朱元璋麾下的第一員大將，兼同鄉好友徐達，到孫德崖的營中去當人質，命他們趕緊釋放朱元璋。說好等朱元璋一到，他這邊也就立刻將孫德崖釋回。郭子興跟孫德崖啣恨甚深，徐達焉有不知之理？他明曉得郭子興很可能以他爲犧牲，

得回朱元璋後，再殺了孫德崖，以解心頭之忿。但是他爲營救上司好友，仍然冒死前往。後來，多半是由於朱元璋的極力勸阻，郭子興終於應允再將孫德崖去換徐達回營。然而，郭子興是必欲殺孫德崖而甘心的，這仇報不成，竟然使他悒悒不樂，不到一個月，郭子興就得了病，死在和州軍中。朱元璋把他安葬在滁州，定鼎南京後又追封他爲滁陽王，建廟，用中牢祭祀。還曾親撰他的平生事跡，爲他立碑。

郭子興既逝，朱元璋方始統率全軍，揮戈南指，目的地在於龍蟠虎踞的帝王之都南京（元朝的時候，名爲集慶路）。他亟欲渡江，正在苦於既乏水師又沒船隻。便有巢縣人俞廷玉，在巢湖結寨，擁有戰船千艘，慕名來歸。朱元璋喜從天降，他親自指揮這一支水師，突破元朝中丞蠻子海牙的嚴密封鎖，由巢湖直趨長江江口，猛攻元兵麕集，在岸邊佈成人牆肉陣的牛渚。當時元兵人多勢大，以逸待勞，朱元璋的水師絕難突破那銅牆鐵壁的防線。然而，朱元璋卻有新近來投，勇冠三軍的驍將常遇春，他在戰船離岸還有三丈多遠的分際，猛聽見朱元璋一聲令下，立刻奮不顧身，縱身一躍，連人帶矛，直飛彼岸。他當面的一員元將見了，慌忙伸手抓住他的矛桿，常遇春卻藉此一拉，居然被他躍過三丈多寬的江面，衝進元兵陣裏，一面矛搠劍砍，一面厲聲喝叱：

『跳蕩！跳蕩！』

就在這一片『跳蕩』聲中，朱元璋的兵馬，人人效法，個個爭先。元兵陣脚既動，又一犨子不曾見過這種陣仗。一片大亂，軍心崩潰。轉瞬之間，兵敗如山倒，連長江的另一處險隘，采石磯的元兵都全部退卻了。

牛渚、采石，相繼光復。朱元璋更奮力出擊，陸續攻克沿江諸壘。揚子要隘，自此重歸我炎黃子孫之手。朱元璋完成他進取長江的壯志雄心以後，他麾下的將領，猶仍戀棧舊日的和州根據地，他們建議朱元璋，和州正鬧饑荒，何不盡取各地存糧，先回和州去安定後防？這眞是燕雀焉知鴻鵠之志也。所以當時朱元璋拔劍在手，回顧徐達，奮然的說：

『今天渡江，幸而告捷，倘使我們舍此而歸，那麼，江東之地，從此以後，就再也不能歸我們所有！』

言訖，他在全部人馬衆目睽睽之下，親手把所有繫岸的船纜，一一斬斷。任那無數戰船翻沉於急流渦漩之中。他自家斷絕了所部人馬的歸路，然後方始再好整以暇的說：

『太平不是距離這裏很近嗎？和州歸不得，我願爲諸公再取太平抵補。』

當天，他便攻下了太平（今之安徽當塗），將元朝的太平路改爲太平府。朱元璋在太平府城設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翼元帥。並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徐達、常遇春當

了『軍鋒冠』。

朱元璋雖然攻克了太平，開府建制，略封功臣。可是，當時的太平府卻在大批元軍的重重包圍之中。朱元璋攻太平用的是穿心戰術，苦的却是兵微將寡，身陷重圍。元軍以優勢兵力自以爲這是引君入甕，可以把朱元璋手到擒來。殊不知大明英豪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最擅長打背城借一，負水爲陣的硬仗。朱元璋一入太平府城，元將水軍帥康茂才立揮數萬勁卒反攻。朱元璋卻不慌不忙的命徐達開城迎拒，另以偏師繞到康茂才的陣後，以劣勢兵力發動兩路夾擊。在那天崩地坼的一仗裏，大將湯和左股中箭，他竟拔箭再戰，任讓汩汩的鮮血，染滿了馬鞍。朱元璋麾下諸將，威猛有如天神下降，使所有的元兵元將見了無不駭然。一陣退縮，湯和竟負傷生擒了元朝的民軍元帥陳埜先，使他所部官兵，全部投降了朱元璋。太平重圍，便在這血肉橫飛，空前慘烈的一仗後，宣告解除。

朱元璋在長江南岸，佔領了一處立足點，他的進軍箭頭，迅即指向南京。他首先打通了太平到和州的通路，至正十六年三月，再收降陳兆先的部卒三萬六千人，揮師直抵南京城外，大敗元軍於蔣山（即今之鍾山），然後破城直入，與元軍從事激烈的巷戰。

殺了元朝的行台御史大夫福壽，遂將南京光復。朱元璋的初步願望，終於達到了。他進南京

城後，將元朝所稱的集慶路改爲應天府，又召集全城官吏父老，正告他們：

『元政濱民攘民，以致干戈四起。我今日之來，是爲民除亂，希望百姓安堵如故，官吏賢士，我會禮重任用。舊政凡是不便於民的，一律剔除。爲官作吏，切忌莫再貪暴，殃及我的百姓！』

簡單明瞭的幾句話，使得南京百姓，額手稱慶，歡聲載道。他們從此對於自號吳國公的朱元璋，全力支持，竭誠擁護。朱元璋雖然得了南京，可是他的一統大業，距離完成階段尚遠。從至正十六年到二十七年間，他統率所部，足足的苦戰了十一年，摧破元軍，敉平羣雄。直到至正二十三年他最強盛的對手陳友諒敗亡，二十七年張士誠被執，朱元璋環顧宇內，已經不再有他的敵手了。於是他命徐達北伐，將元順帝脫歡帖木兒逐往和林（在蒙古庫倫西南）、應昌（故城在今之熱河經棚縣西），一直到脫歡帖木兒崩殂。朱元璋的外甥，被他收爲義子的李文忠，攻克應昌，擒獲元太子及后妃，方始收兵，奏凱南旋。大明英豪殺韃子的這一仗，勝得眞是澈底而又漂亮已極。

公元一三六八年，元亡明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改元洪武。朱洪武登基的那一天，破題兒第一遭穿起龍袍，祀天地於南郊，然後臨朝卽皇帝位，接受文武百官的覲賀，他封馬氏爲皇后，

以世子朱標爲太子。退朝回到後宮時，他曾望着馬皇后哈哈大笑，自嘲自謔的道：

『想不到居然弄假成眞，今兒個眞的當起皇帝來了！』

其實，這正是奮起草野的大明開國之主，一句至情流露的眞心話。

朱洪武在位三十一年，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駕崩，卒年七十一歲。他在遺詔中猶且坦然直承：『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同時他又在遺詔中語多叮嚀，命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不准用金玉。孝陵的山川，不得因建築陵墓而有所更改。他祇許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然後卽可除服，而且皇帝大喪期間，男婚女嫁無妨如期舉行。甚至於他命封在各地的諸王，一律留在原地，毋須赴京奔喪，以免荒廢政事。看他在遺詔中還處處以『吾民』爲念，可見得朱洪武確是一位仁民愛物，謙抑誠懇的開國英主。

朱洪武的勤于庶政，由一件小事可以觸類旁通，以概其餘。自從他卽位以後，簡直就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頓飯。因爲他有個習慣，卽使在飯桌子上，也在苦苦的想那些應興應革的政事。偶然想起一件事來，朱洪武便放下碗筷，寫一張字條，往身上一繫。到臨朝的時候，再一一付諸實施。所以朱洪武的龍袍上經常字條纍纍，變成了鶉衣百結一般。遺詔中的『憂危積心，日勤不怠』

，如此看來竟是並未誇大其詞的。實則這正是朱洪武他有自知之明，他曉得自己從來沒學，智識有限，就唯有出之以『勤能補拙』一途了。

終其一生，最爲後人所詬病的一點，厥在他誅戮功臣，株連無算。早年和他一道出生入死，打下萬里江山的戰鬥伙伴，不論文臣武將，後來幾乎全被他殺光了。不過由如下的兩則小故事，也許可以覘知他當時何以會採取這麼毒辣的手段。洪武十年他要殺已經告老還鄉的翰林學士宋濂。太子朱標因爲宋濂是他的老師，向他父皇哭諫求免，他說：

『臣兒愚戇，只有宋學士這一位老師。求陛下哀矜，免他一死。』

朱洪武聽了頓時就怒火中燒的說：

『等你當了皇帝，你再赦免他罷！』

朱標被他嚇得惶然不知所措，他竟會去投水自殺。左右從者慌忙入水搭救，總算把他救了起來。朱洪武聽說兒子投水遇救，既驚又喜。他語若憾焉，心實憐之，又罵他那落湯雞般的兒子道：

『傻兒子，我自殺別人，又沒有說要殺你！』

接着，他便親自檢查入水救朱標的那批隨從，凡是不及脫衣就下水搶救的一律陞三級。脫掉

衣服鞋子再下水的全部殺頭，他的理由是——

『太子投水，還等得及你們脫了衣服鞋襪再去救呀？』

然後他不得而已赦免宋濂莫須有的死罪，但卻令他入朝覲見。馬皇后最懂得朱洪武的心事，唯恐宋濂『死罪已免活罪難逃』，那一天她就喫素，朱洪武問她妳爲什麼忽然喫起素來了呢？馬皇后答道：

『妾聽說宋先生坐罪，特地爲他喫素，求菩薩保佑他平安得過。』

朱洪武當下就勃然變色，把筷子一丟，怒冲冲的走了。馬皇后也不去管他。不久，宋濂入朝，朱洪武便餘慍未息，卻是莫可奈何的說道：

『算了，算了，我不要見他了，叫他離我遠一點，到茂州（現在的四川茂縣）去住吧！』

宋濂謫居茂州，他是朱洪武開國功臣中唯一倖免於難者。

馬皇后身强體健，又是天足。曾有一次朱洪武兵敗，被追兵擁得走投無路。馬皇后立刻揹起他來就跑，終於逃出了重圍。朱標私自將他父母之間最感人的這一幕，畫了一張畫，時刻藏在身上。洪武十五年八月馬皇后病逝，得年五十一歲。朱洪武爲之長日愁慘，脾氣暴躁。在那一段時期，他益發的濫施殺戮，朱標實在看不過了，便向他父皇進諫道：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這一回朱洪武倒是默默不語，但是第二天他故意放一支滿佈尖刺的棘杖在地上，叫朱標給他撿起來。朱標怕刺傷了手，面有難色，遲遲不曾去撿。這時候，朱洪武便意味深長的說道：

『杖上有刺你不能用手去拿，讓我替你把刺都削掉了再交給你，豈不很好？須知道我所殺的都是天下最兇險的人。我把這幫人一一清除，使你將來可以穩坐江山，那正是你的大福氣啊！』

可是朱標並不同意，他跪下來答奏：

『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這話反過來講，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朱標的意思是說：『正因爲父皇你不是賢明的君主，所以你下面才會有這許多「天下最兇險的人」。以致你非把他們殺光不可。』

朱洪武一聽這話當然臉上罩不住，他大光其火，抄起他所坐的龍椅，就要往朱標的身上砸，這一下可把朱標嚇得拔腿就跑。朱洪武卻仍跟在他身後緊追不捨。朱標臨到走投無路的時候，便想起了他父母當年的那一幕，情急生智，他把那幅『馬皇后揹夫逃命圖』從懷裏抽了出來，往地下一丟。轉眼間便追到了的朱洪武撿起來一看，觸『景』生情，不禁放聲大哭。父子倆就此哭成了一團。

朱洪武生逢亂世，出身寒微，自小顛沛流離，衣食無著。在苛政如虎，天下大亂的元末大黑暗時期，田園寥落干戈後，十里百里不見人烟，所有的民生疾苦，人間慘狀，他都曾親身體驗過。這便是爲什麼他自起兵以來，口口聲聲的以解民倒懸，拯救生靈爲呼籲、爲號召的緣故。中原大好錦繡河山，經過遼元的橫征暴斂，肆虐荼毒，將近三十年的動亂頻仍，遍地狼烟，早已元氣大傷，生靈塗炭。好不容易由朱洪武以十餘年血戰，驅遼元，平羣雄，勉使天下定於一。朱洪武和當時舉國的百姓心理相同，那就是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斷乎不容再有亂事出現了。再加上朱標生性柔弱，朱洪武就祇好先替他削平棘杖，防微杜漸，因此他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反倒落了個『求治太急，疾惡太嚴，誅戮功臣，株連尤衆』的盛譽之下白璧之玷。

大明萬里江山，十中八九，都是中山王徐達，身先士卒，親冒矢石，以十餘年的浴血苦戰，東征西討，南勦北伐而打下來的。

徐達是明太祖朱洪武第一位要好朋友，心腹股肱，方面重寄，開國首戎。論公誼，他是大明立國不作第二人想的大功臣。論私交，又復是朱洪武的戰鬥夥伴，刎頸之交，曾經不吝以己命換彼命的平生知己。難怪徐達在洪武十八年二月病卒，朱洪武竟然爲他罷朝，多時愀然不樂，譽他爲萬里長城，國之元勛。悽然的泣告羣臣說：『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像煞有介事的大大哀悼了一番。

徐達和朱洪武一般無二，都是出身寒微的濠州健兒，淮上英豪。輔佐朱洪武敉平羣雄，終成帝業的元末進士，大明誠意伯御史中丞劉伯溫（基），他曾在西湖親眼目覩五色雲起，曉得這便是所謂天子之氣，應在東南。自此改扮成一位算命先生，走遍江湖密訪眞命天子。他先到會稽（現在的浙江紹興）遇見王冕，認爲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爲鄭重其事起見，決心試他一試，便陪王冕到竹林子裏去散步，一面命人乘王冕不備，猛可燃起鞭炮來，當場把王冕嚇了一跳，劉伯溫便搖頭嘆道：『何其膽小！』因此捨之而去。

劉伯溫又聽說浙江海甯有一位華山老人賈銘，當年將近百歲，任過元朝的萬戶（領軍官，所

部自三千至七千不等），大有賢名。他便去賈銘家中造訪，看到賈家新建的廳堂整齊清潔，富麗堂皇而且一塵不染，地面刷得雪亮。劉伯溫便故意的隨地吐痰。移時賈銘出來相見，看到地上的唾污，當着客人的面就叫家人揩拭。於是劉伯溫便連稱『量小』不置，立卽辭出。他又放棄了第二位眞命天子的候補人選。

從浙江一路看相、算命到安徽北部、濠州一帶。劉伯溫觸目所見的人物和景象，跟江浙兩地大不相同。皖北雖說正值災歉頻仍，兵荒馬亂。可是淮上男兒氣宇軒昂，慷慨大方。他眼見買肉的向屠戶討點饒頭，屠戶信手一剁便奉送一大塊肉。亂世之中風俗如此其淳厚，升斗小民行事這等殷豪爽，不禁使劉伯溫嘖嘖稱奇。再加上他所算的命不是公卿卽爲將相。所以劉伯溫自言自語肯定的說：

『嗯，眞命天子一定就出在這一帶了。否則，那來這許多氣度恢宏的從龍之士呢？』

徐達，字天德，他便是皖北濠州從龍之士中的天字第一號人物。雖然自小務農，家境貧苦，可是他自小倜儻有大志，重然諾，輕生死，剛毅武勇，持重有謀。他的元龍豪氣，是書本子上所學不到的。而其公忠謙遜，智勇兼備，竟能使明史徐達傳贊他爲『自古名世之佐，無以過之』，『允爲元勛之冠』，『身依日月，破符錫土，……可謂極盛矣。』總而言之，如照明史所載，自

古以來開國第一名臣，徐達足可當之無愧。

徐達跟朱洪武是濠州同鄉，比他小三歲。身材高大，勇猛力大，面貌的特徵是顴骨略高。二十二歲以前的事跡，除了他世代務農，少有大志之外，已無可考。二十二歲那年，朱洪武投身濠州大元帥郭子興軍中一年有餘，都當上了專管招收羣盜的鎭撫。徐達前往濠州投奔於他，兩人一見如故，自此寸步不離，成了最親密的搭檔。當朱洪武決心別樹一幟，另謀發展，率二十四名親信將校，攻略定遠。他振臂一呼，徐達便是首先響應，矢志追隨的頭一位。二十四位少年英豪，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無上勇氣，嘯聚大股，縱橫淮上。徐達始終是衝鋒陷陣，斬將搴旗的第一員勇將。他曾以少擊多，奮力衝突，大破數千元軍於滁州澗，使朱洪武攻佔滁州，站定脚跟，開始建立基業。不久他又擔任前驅，幫朱洪武拿下了和州來，擴充其勢力範圍。朱洪武不忘舊主，多方協助郭子興脫離虎口，迎他到和州執掌兵權。郭子興論功行賞，泥脚桿出身的徐達，終於也被郭子興委以鎭撫軍職。

在和州，郭子興襲擒孫德崖，朱洪武卻又被孫德崖的部下所執。郭子興爲了救他愛婿朱洪武，命徐達自個兒到孫德崖的營中充當人質，以便雙方交俘。徐達明知此行大有性命危險，但他營救朱洪武心切，仍舊毅然前往。這一幕，稱得上是義薄雲天，不但使他在朱洪武的軍中，贏得了

無比的崇敬，尤其讓朱洪武的地位，也爲之水漲船高，驟升一級。緊接着，便是朱洪武渡長江，拔采石，下太平。徐達和另一員驍將常遇春一馬當先，勇冠三軍。那種置性命於不顧的誓死不退，苦纏猛打，直使優勢元軍心摧膽裂，鬥志盡瘵，他們算是嚐到了淮上健兒，大明英豪的厲害。從此以後，元軍的士氣便一落千丈，一見漢家旌旗，先已心驚膽怯。此所以，當朱洪武全軍在太平被元兵團團圍困，以元兵的聲勢浩大，城中守軍，斷無生理。可是，一俟徐達、常遇春率部雙雙出擊，以攻爲守，居然就能一舉摧破元兵，生擒其民軍元帥陳埜先。就這一仗，徐達跟常遇春，雙雙的被朱洪武委爲『軍鋒冠』。

徐達又是朱洪武麾下的無數大將之中，奉朱洪武將令，別遣一旅，遠道出擊的第一人。因此，徐達便成爲朱洪武麾下獨當方面的第一員大將。太平方捷，攻集慶路（南京）的人馬尚未發動，朱洪武便搶先一步，派徐達領軍，遶道赴攻溧陽、溧水。想當年，一身是膽的大明元戎徐達，他率領一支人馬，穿越元軍雲集的集慶路，批亢搗虛，孤軍深入。以雷霆萬鈞之勢，奪了集慶路東南的溧陽、溧水兩處重鎭。然後再回過頭來，跟朱洪武以兩路鉗形攻勢力陷龍蟠虎踞的石頭城。使朱洪武在天下羣雄之中，脫穎而出，聲勢丕振，儼然東南盟主。不過，朱洪武當時的勢力範圍圈，僅只西起太平，東抵應天府（朱洪武克集慶路後改名爲應天府）。大江南北，不有元朝的

重兵扼守，便爲張士誠、徐壽輝等羣雄所割據。應天情勢仍然岌岌可危。所以朱洪武他不得不親自坐鎭應天，命大將徐達、鄧愈東西出擊，兩面作戰，作安定應天再圖發展的打算。這一回，又是徐達猛著先鞭，旗開得勝，他以少數兵力，勇克長江下游要衝鎭江，力斬元將『定定』。至正十七年七月，鄧愈再下安徽廣德，必定要這東西兩路相繼告捷，朱洪武的麾下，方始敢於進奉朱洪武爲吳國公，設置了一個『江南行中書省』，而以朱洪武總管一省的軍民兩政。這時候，徐達也從大將陞授淮興翼統軍元帥了。

徐達把守鎭江，可以說是四面環敵，險象迭生。和他隔江對峙的，有青衣軍張明鑑部據揚州。在他當面，又有小名『九四』的泰州操舟運鹽豪强張士誠，他起兵反元業已達十四年之久，據地二千餘里，擁有帶甲之士數十萬，定都吳中（今之蘇州），號稱吳王。論實力，他不知大過朱洪武若干倍。所以當徐達一把鎭江拿下，張士誠立刻進駐常州，以水師泝江西上，跟徐達展開了一場天崩地坼的大戰。徐達偏能出奇制勝，以少勝多，連克常州、常熟，生擒了張士誠的弟弟張士德，乘勝再下宜興。正當他要直搗黃龍，爲朱洪武解除這東南大患。詎料應天府西路喫緊，朱洪武決定親自赴援，他命徐達爲應天府留守。不久，再調他去對付西路的勁敵陳友諒。

陳友諒本姓謝，他是湖北沔陽的漁家子，原在賣布皇帝，迭據蘄水、漢陽爲都的徐壽輝部下

。但是他卻殺了徐壽輝，在采石磯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跟張士誠聯絡起來東西夾擊朱洪武，使朱洪武的根據地應天府風聲鶴唳，朝不保夕。朱洪武起先命徐達代守應天府，準備抵禦東路的張士誠，後來又命他和常遇春並肩力抗陳友諒。徐常二將卒在池州設伏，大敗陳友諒軍於九華山下，斬首萬級，生俘三千。當時常遇春指着那三千俘虜說：

『這些都是陳友諒的勁旅，此刻不殺，將來必生後患。』

徐達卻認爲殺俘不仁，期期以爲不可。兩員大將相持不決。徐達便命人星夜攙趕，稟告吳國公朱洪武。他沒想到常遇春居然一味蠻幹，他命手下軍士連夜挖下大土坑，一夜之間就活埋了降卒一千好幾百人，俘虜慘死的早已過半。次日朱洪武聞報，大爲不快，他下令釋放倖免於難的俘虜，並且賦予徐達節制諸將之權。所以縱使徐達、常遇春在拔牛渚、采石的時候並列爲軍鋒冠，可是從此以後，常遇春便終其生只能爲徐達的副將。而且，大明所有的兵馬，全都在徐達的指揮系統之下。大明兵權，俱爲徐達所掌握，沒有任何人敢於違抗他的軍令。

徐達一直把陳友諒追到武昌，他自己屯兵漢陽、沌口（漢陽西南兵家必爭之地），和陳友諒遙相對峙。這時候朱洪武親征南昌，由於祝宗、康泰兩將的降而復叛，形勢危殆。徐達聞訊，立解朱洪武之圍，並且幫著他進圍陳友諒親率赴援的另一支主力於廬州。在鄱陽湖中進行決戰，徐

達又是躬冒鋒鏑，身先諸將，他併力死戰大破敵軍前鋒，斬首一千五百級，尤曾親率士卒奪下敵軍的一艘巨艦。經過了這慘烈無比的一戰以後，陳友諒援軍已絕，他困在鄱陽湖裏已成甕中之鼈。朱洪武明知自己贏定了陳友諒，連夜派徐達還守應天府，抵禦張士誠。然後他和陳友諒狠狠的展開一場廝殺，陳友諒中流矢而亡。朱洪武的西顧之憂，至此方告全部解除。

當朱洪武率部平定江西、湖南各地，徐達卻能帶領常遇春等諸將，改守勢爲攻勢，向東進取，和吳王張士誠相角逐。又曾大破侵襲徐州的元兵，擒斬逾萬，使元兵聞風膽寒，就此不敢興兵南犯。淮南淮北，全部平定，徐達這才整頓兵馬，他又要跟吳王張士誠決一死戰。

可是張士誠雄踞吳中一十四年，他麾下的人馬，還有二十餘萬之衆。兩相比較，徐達的兵力未免太少。當時朱洪武已經進位吳王，他以徐達爲左相國，右相國則爲文人出身的李善長。李善長有點怯敵，他建議征吳之計，不妨從緩。然而徐達不僅是功勛蓋世的名將，他還挺有政治頭腦，他曾在朱洪武的跟前進諫說：

『吳王驕侈而苛民，他的大將如李伯昇之輩，平時只知搜刮子民玉帛，極盡聲色之娛。吳王朝中唯有黃蔡葉三名參軍用事當權，黃蔡葉都是書生，焉知大計？何況姑蘇市井中還有童謠流行，都在唱什麼：「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癟！」臣今奉主上威德，以大兵臨

之，三吳不難計日可定。』

朱洪武聽後大喜，便拜徐達爲大將軍章京，常遇春爲副將軍，率二十萬舟師征吳。果然連戰連克，進圍蘇州，架起大砲來日夜攻打。當蘇州圍城之役進行中，徐達每遇大事，必定遣使請示朱洪武。可是朱洪武爲了嘉勉撫慰大功臣，特地下詔，有曰：

『將軍謀勇絕倫，故能遏亂，略削羣雄，今事必稟命，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

『將在外，君不御』，或者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來都是大將爲一時權宜之計，聊以自解的說法。如今竟出自開國英主朱洪武之口，由此也可見他對徐達的信任之專，慰勞之誠了。古代人臣，有此幸運的，委實是太少太少。

徐達果然爲朱洪武摧破他的頭號頑敵，雄踞吳中的張士誠。他生擒張士誠，把他押解到應天府。當時張士誠雙手被縛，盤膝而坐，他低頭瞑目，正眼也不瞧朱洪武一眼，朱洪武便問：

『你怎的不看我一下唫？』

張士誠卻仍頭也不抬的答道：

『天日照你不照我，叫我看你做什麼？』

朱洪武一怒，命武士用弓弦把張士誠縊殺。此外也遭生擒活捉的吳中三參軍黃蔡葉，朱洪武嫌惡他們貴爲吳王張士誠的元戚樞臣，竟然貪污納賄，窮奢極侈，致使吳王張士誠敗國、喪家。他以黃蔡葉三人爲後世奸臣的炯戒，特地命人把他們的腸子抽出來，挖空以後，掛起來日炙風吹，成爲薄薄的腸衣。後世臘腸香腸之製，便是根據朱洪武此一酷刑靈感而來的。

征吳告捷，徐達和常遇春軍書旁午，任重道遠，立卽又要興兵北伐，澈底消滅殘民以逞，暴虐不仁的元朝。朱洪武封徐達爲信國公，拜征虜大將軍，以常遇春爲副帥，移征吳得勝之師二十五萬，大舉北上。大將軍出征之日，朱洪武親自爲之祭旗，這一次北伐徐達和常遇春光復了山東全境，朱洪武方始篤定泰山的在應天府卽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而以徐達爲右丞相、太子少傅。然後徐常二將乘勝餘威西略汴梁（今之開封），再克洛陽、潼關直搗關西，進軍華州。明太祖朱洪武聞捷特地趕到汴梁，召徐達來覲，置酒慰勞，籌商北伐大計。然而卻在這君臣一晤間，就有一宗千古疑案產生。據明史徐達傳說：『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搗元都，可不戰有也。』當時朱洪武的答覆是『帝曰善。』然而徐達卻突如其來的再請示一聲：『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一生痛恨元人，顯已勝利在握，往後爲了防微杜漸遏止亂源，尙且不惜濫殺功臣的朱洪武，居然會大發

慈悲，網開一面的答道：

『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

那時候元都既未克，元順帝北走充其量不過假定而已，徐達倘若決心出塞遠追，不愁元順帝不手到擒來。朱洪武怎會在事先諭知放他一碼？留下這幾百年來的中原大禍害，而不欲徐達去斬草芟根，根絕後患？所以這一段君臣問的對答，未免有點不近情理。這一個大疑問，在明人徐禎卿的『剪勝野聞』裏，卻另有一段內幕記載。——當徐達、常遇春水陸並進，攻克北平，元順帝帶了后妃太子往北而逃。事實上徐達的大兵第二天即已抵達，兩者之間最多只差一天的路程。在那時候，據徐禎卿說徐達也曾追過一陣，而且眼看就要追到了，徐達竟出人意外的放掉了元順帝，傳令班師。常遇春身爲副帥不知令從何出，他勃然大怒，便披星戴月馳歸，啓奏朱洪武說：

『徐達反了，他的追兵都追上了元帝，竟然縱之而去，如今還不曉得他有什麼陰謀詭計呢！』

常遇春飛騎南下告變，徐達在北平一聽說了，登時就留一部人馬鎮守北平，自己率兵一部——兼程南返。他追到應天府，駐舟江浦，然後仗劍入謁朱洪武。朱洪武聞報徐達已到，盛怒之下，他吩咐侍衞道：

『徐達進來，萬萬不可放過了他！』

但是徐達入宮，找不到朱洪武，他心知有變，拔劍連斬侍衞，奪門而出。然後回到船上，等於兵臨應天城下。朱洪武迫不得已，使人前去赦他的罪，命他來謁。徐達拒而不允，朱洪武便移樽就教，親自上他的船君臣相晤，當時徐達便聲聲質問的說：

『徐達要是有不軌之心，那就不在今天！然而今天有異圖雖說略遲了些，可是我臨江陳兵，至不濟也能撫有江淮，只不過我不肯這麼做罷了。而且我之所以不捉元順帝，那也是我想了好久作過決定的事，順帝固然勢窮力蹙，他畢竟也曾入主中國，你我都做過他的子民。我把他逮了來，試問你又拿他如何處治？天命在你，這是大家全都曉得了的事情，我是什麼人呀？我敢跟天命作對嗎？』

據徐禎卿說，當時的朱洪武是『重感悟，結誓而去。』君臣之間還要結什麼誓呢？倘若這一幕果然屬實，又焉知不是朱洪武在驕兵悍將前的一時權宜之計？

此所以，北平光復以後，徐達、常遇春就此不同時在中軍大帳了。取山西之役，常是前鋒，徐爲合後。常克鳳翔，徐便下秦州，取臨洮，復平涼、慶陽。常遇春竟以四十歲的壯年暴卒於柳河川。山陝悉平，徐達後來又曾遠征過許多次。但是他的副帥便已換上朱洪武的親外甥，乾兒子

李文忠。而且在這一連幾次戰役裏，徐達每每都是『春出而冬暮召還』，朱洪武似乎不大放心讓他長期在外遠戍了。更微妙的是這誼同一體的平素不拘行迹的君臣二人，越到晚年彼此之間越謹愼，越客氣。朱洪武就此不再說：『將在外，君不御』的話。徐達呢，他每年冬天奉詔還京，頭一件事就是暫且繳還大將軍印。朱洪武則『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朱洪武稱徐達爲兄，叫徐達的夫人『嫂子』。曾有一次，朱洪武一時興起，他在飲宴中酒酣耳熱的時候對徐達說：

『徐兄功大，居然連個好住處都沒有。我要把我的舊邸賜給你。』

所謂舊邸，便是朱洪武稱吳王時的舊宮。徐達爲了避嫌，他再四推辭。可是朱洪武卻把他灌醉了，命人拿床被窩一裹，送他到舊邸寢殿曩昔的御床上去睡。然而事後他想想又覺不妥，恐怕就此弄假成眞，因爲他很躭心那座開國君主發迹之地，會引起野心勃勃者的『狂想曲』。於是他連夜寫了一塊匾，額曰『舊內之門』，命工匠深夜趕工，明兒一早就拿到徐太傅府去掛上。他深信徐達一見『舊內』二字一定不敢再住。殊不知徐達一覺醒來，眼見自己身在舊日龍床上，他大驚失色，汗流浹背，不等天亮便入宮求謁，跪在朱洪武的面前連呼死罪，朱洪武表面上好言相慰，實則是龍心大悅。『舊內之門』那塊匾額，當然也就宣告作廢。

淮上有一句諺語：『蒼蠅不抱沒縫的雞蛋。』反言之，雞蛋有了裂痕，其勢也就不能久長。

再爾虞我詐，費盡心機也是枉然。比較合乎情理的推測，則徐達在縱走元順帝的時候未嘗不有私心，他二十二歲跟朱洪武訂交，兩人誼切骨肉，誓與生死。幾十年來同甘苦，共患難，朱洪武的性格爲人和心事他太瞭解。當『六王畢，四海一』，朱洪武環顧宇內已無匹敵，而眼跟前偏有那麼些『功高震主』的文臣武將，他既已攘外就必得安內。留一個遠走邊陲的心頭隱憂元順帝，毋甯是他自身的一大保障。所以徐達往後還能續掌兵權，一再遠出征討元軍遺孽，然後安富尊榮，位極人臣的活到五十四歲。

那一年的前一年是洪武十七年，恰有日蝕，在中古時期來說那就是對皇帝大不利，可能會有人謀叛的『太陰犯上』。因此一年之內朱洪武的脾氣都很焦躁不安。有一天他又易服微行，在街上閒逛，偶然聽到有位老太太其實是很親暱的在說：

『皇上這個老頭兒呀，怎的長，怎的短……』

他聽後大怒，恰好走過徐達的府邸，——那是他在吳王舊邸前面給徐達新建的，門上匾額鐫御筆『大功』二字。朱洪武便信步走了進去，在大廳上遶室徘徨，滿面不懌，當時徐達正出門，朱洪武的神情模樣，可把徐夫人給嚇壞了。她忙不迭的惶恐跪拜，叩問朱洪武道：

『皇上，可是妾夫徐達他得罪了呀？』

朱洪武登時就把她攙了起來，安慰她說：

『不是的，不是的。嫂子，妳沒事擔個什麼心呢？』

然後他就在徐府派個人去，把五城兵馬司召了來，大發牢騷的說：

『張士誠竊居江東，吳中的老百姓至今還尊稱他爲張王。如今我貴爲天子，怎的還有人在說我老頭兒這長這短的，這是什麼意思？』

五城兵馬司錯不該把這幾句聖諭，當做了大逆不道之罪辦，往後很殺了不少無辜百姓。但在徐府來說，卻是一場虛驚。

但是虛驚過後又成了噩耗，洪武十七年徐達在北平病疽，也就是俗稱的『搭背』。朱洪武起先還派徐達的長子徐輝祖，帶了他的慰問旨意前往北平省親，不久便召徐達回應天府治病。徐達難耐旅途奔波，到京師後病勢已很沉重。朱洪武曾一連幾次親自前往探疾，又大集醫生盡心爲他治療。藥石齊下，徐達的險症總算漸漸的有了起色。因此有那麼一天，宮中賜膳，朱洪武送可口的菜餚給徐達吃。打開食盒蓋來一看，竟然是一頭熟鵝。

徐達面對著那頭熟鵝，還有宮中派來送熟鵝的侍衞，他當場就流下了眼淚。與此同時，他向大驚失色的家人們做了個手勢。幸好他的家人機警，一路哭泣著去傳喚醫生，給他們每人一點錢

，叮嚀他們趕緊逃生，而且要逃得越遠越好。

醫生們驚惶忙亂，四散奔逃。徐達的家人們這才匆匆的回到寢處，眼看他當著朱洪武的侍衞的面，一邊流淚，一邊喫鵝肉。他還沒有把那頭鵝喫完，居然就兩眼一翻，往後一倒，徐達一命嗚呼了。

徐達死後，朱洪武不旋踵便披頭散髮的趕到。他曾放聲一哭，又安慰徐達的未亡人道：

『嫂子，妳放心，一切後事自有我。』

朱洪武他怪醫生下錯了藥，立命將所有的醫生拿下，一律斬首。然而那些醫生卻早已被徐達暗示知會，事先走脫。

徐達的飾終之典，極盡哀榮。朱洪武追封他爲中山王，謚武甯，贈三世王爵，賜葬鍾山之陰。神道碑文由朱洪武御筆親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一概位列第一。朱洪武尤且盛讚徐達：

『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光明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其實，若論徐達的一生，似乎他還漏了一句：『患疽者食鵝必死。』

常遇春
攻無不克

俗話說得好：『百尺高樓從地起，好漢不論出身低。』六百十六年以前，三位淮上青年，懷着浩然壯志，萬丈雄心，風雲際會般聚在一起。奮起智力，轉戰各地，居然就能把人類歷史上空前强盛，苛政猛於虎的大元帝國推翻。然後討滅羣雄，底定中原，振我漢家聲威，完成中興霸業，建立了天朝上邦的大明帝國。不僅將淪於蒙古鐵騎之下的燕雲十六州一舉光復，而且將我國疆域拓廣到東起庫頁島，西抵烏斯藏（元世祖忽必烈入藏後所改的地名）。使朝鮮、大小琉球、安南、柬埔寨、暹羅（今之泰國）、緬甸、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乃至於非洲的木骨都束（索馬利蘭），都成了俯首稱臣，常年納貢的藩邦。『大丈夫有爲當如是』，朱元璋、徐達、常遇春，確曾合力鑄成了中華民族的雄偉壯麗的史詩。

三位淮上青年，在安徽和州（今之和縣）聚在一起的時候，皇覺寺和尙出身的朱元璋年方二十八，由莊稼漢，泥脚桿終成大明開國第一元戎的徐達二十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有明一代勇將之中不作第二人想的常遇春則二十六，他本來是一名强盜小頭目。

常遇春往投朱元璋，一開頭就充滿了傳奇意味，還帶些神話色彩。二十六歲以前他跟着劉聚當强盜，看準了在那荏苒遍地，兵荒馬亂的當兒打家刼舍，殺人放火未免太沒有出息。又輾轉聽說濠州人（明代改臨濠府後來再改鳳陽府，卽今之鳳陽縣）朱元璋慷慨有大志，爲人重義氣。於

是在當了三年强盜以後，帶了手下的幾十名小嘍囉，前往和州投效。將走到和州的時候，大夥兒全都走累了，便三五成羣的坐在荒蕪的稻田塍上休息。常遇春倦極而眠，趴在泥上睡了一覺。他在睡夢之中見到一位披甲執盾的神人，高聲的在喊他：

『起來，起來，主君來了！』

當下他就一驚而醒，正好碰到朱元璋帶隊路過。常遇春慌忙上前迎拜，說明來意。朱元璋見他膚色皙白，頷下多鬚，虎腰猿臂，相貌奇偉，又帶了好幾十名精壯漢子來。也就點頭依允，收錄他在帳下。不過朱元璋曉得他出身綠林，舊日首領劉聚還在。起先對他還有點不大放心，幾度調兵接伏，都不曾派他上陣。

常遇春歸於朱元璋，時在元順帝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四月，他在朱元璋和州軍中，投閒置散了兩個多月以後，實在憋不住。他便向朱元璋自動請纓，請朱元璋派他充任先鋒。這時候郭子興方死，韓林兒在亳州稱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檄命郭子興的兒子郭天敍爲都元帥，下設左右副元帥則由張天祐、朱元璋兩人分任之。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之中，卻始終嚮往著有朝一日，能夠自領一軍，攻下龍蹯虎踞的石頭城。以那長江天塹，古來帝王之都，作他的根據地，然後分兵他出，敉平四方，完成一統大業。他當皇帝的念頭已起，也正在用人之際。叵耐他仍還以爲常

遇春靠不住，因而跟他打開天窗說亮話，問答他道：

『你帶了些人來，無非是因爲你們山寨裏缺糧，到我這塊來就食而已。像你這樣的人，叫我怎生留得住？』

常遇春便說：『我既然來了，那就跟定了你，再不翻悔。在你這塊擔任先鋒之職，我自信擔當得起，只要你委我當先鋒，我包你打勝仗就是。』

朱元璋喫他逼不過，只好推脫的道：

『你等我渡過大江以後再委你的差使，也不爲遲。』

可是，當年朱元璋一心一意渡過長江取金陵，（元爲集慶路，明改應天府），他卻連一條船也沒有，長江水天，如何飛渡？湊巧的是偏在這時，便有巢湖水盜俞廷玉和廖永安，擁有大小船隻一千餘艘，每每爲據有廬州（今之合肥）的左君弼所侵逼。俞廖二人派俞廷玉的兒子俞通海，間道前來洽降。朱元璋當下眞是大喜過望，他從和州親赴巢湖，要使這一支水師突破重圍，直下長江。然而從巢湖通往長江沿岸的蕪湖、太平（今之當塗）一帶，就只有一條運漕河可通，卻有元朝的大將蠻子海牙，率領重兵，守住了銅城閘、馬場河諸要隘，而且巢湖出水口的那一個小港，幾近乾涸，船隻無法通過。新歸順於朱元璋的巢湖水師，根本就沒出路。

朱元璋正著急，忽然天降大雨，港口水漲，迅達一丈。喜得朱元璋手舞足蹈，仰天大叫：『天助我也！』他親率水師，過運漕河，再檄調和州的人馬，水陸兩路，擊敗了蠻子海牙。於是全軍進抵長江北岸，帳前諸將，議論紛紜，多半主張順流而下，直趨金陵。可是朱元璋深明地理，暢曉戎機，他力排衆議的說：

『取金陵，一定要先取采石。不過采石既然是江南重鎮，元兵防務必固，不如牛渚面臨大江，他們難於防備。我們不妨先拿下牛渚來再說！』

然而，他不曾料到，元兵聲勢浩大，在牛渚江岸厚結兵力，刀槍如林，箭下如雨。當時尤值西北風强，一轉眼便將朱元璋的水師船隊吹到了牛渚近岸，於是迅即陷於進退維谷，又有飛蝗般的勁矢密集射來，使朱元璋的麾下兵將人仰馬翻，一片大亂。朱元璋一船當先，離岸還有三丈多遠，便再也沒法衝前，唯有束手挨箭。糟糕的是他苦於不能後退，因爲一退，立將衝動自己的陣脚，大有可能全軍覆沒。

就在這千鈞一髮，生死關頭。朱元璋一轉臉，看見常遇春直立在一艘戰船上，正自飛也似的趕將上來。他一見常遇春便大叫：

『此刻你正好打衝鋒了呀！』

常遇春一聽，登時發出一聲怒吼，他手挺長矛，就在船頭上雙脚一縱。衆人但見他矛在前，人在後，像一支勁矢般的直射江岸。他的戰船離岸也有三丈多遠，連人帶矛衝將出去便有一丈七八，再加上和他劈面相逢的一名元將嚇得心摧膽裂，本能的拋下兵器，雙手接住了迎面搠來的矛尖。常遇春正好趁他這一拉一扯之力，直飛進元兵元將的人牆陣裏。他兩脚還不曾站穩，便橫起矛桿來一陣車輪飛舞，一面厲聲叱喝：『跳蕩呀跳蕩！』元兵猝不及防，轉瞬之間被他擊倒了一百好幾十人，佈成肉陣的江岸就此出現一個大缺口。常遇春的奮不顧身，凌厲直前，把元兵嚇破了膽，同時也使朱元璋的人馬熱血沸騰，勇氣陡增。就這九死一生，扭轉乾坤的一仗，讓朱元璋大敗元兵，力克牛渚與采石，甚至用穿心戰術鍥入太平圍城，再以劣勢兵力發動鉗形攻勢，大破圍城的元兵數萬之衆。常遇春的那一躍，不但反敗爲勝，轉危爲安，而使朱元璋渡江的願望達成，水陸兩師的士氣陡漲。朱元璋論功行賞，命他和徐達同爲軍鋒冠。

至正十五年八月，太平圍解，朱元璋立命徐達分兵一部取溧陽。徐達把溧陽拿下，復遣常遇春負責把守，於是徐達抽兵再克溧水。朱元璋以爲下金陵的時機已屆成熟，九月他向金陵進軍。殊不料民軍元帥陳埜先降而復叛。這一仗折了他的舅爺郭天敍，妹婿張天祐。在這一年上他開始用韓林兒的年號，稱龍鳳元年，那意思也就是說，他奉『大宋皇帝』韓林兒的正朔。

翌年二月朱元璋又受挫折，元將蠻子海牙攻佔采石，將朱元璋的江南人馬，跟和州根據地的聯絡切斷。朱元璋叫常遇春多張疑兵，以分敵軍之勢，掩護他親自領兵規復采石要隘。可是常遇春不甘落後，他一見朱元璋和蠻子海牙兩軍接仗，在江面上廝殺得難分難解。他又奇兵突出，那一身是膽，勇冠三軍的常遇春，他親駕小船猛攻元軍中堅，直衝蠻子海牙的座艦，將蠻子海牙的座艦撞成兩段，再跟朱元璋左右縱擊，大敗元軍，攻克了采石以外，又將蠻子海牙的戰船全部擄獲。

規復采石，重新打通江路以後，朱元璋迅即再攻金陵，斬關入城，揮師巷戰，又以常遇春的功勞最大。金陵光復，朱元璋派徐達、常遇春取鎮江、下常州。牛塘一役，徐達兵少被圍，也是常遇春飛騎馳援，救出徐達，生擒敵將，朱元璋便拜他爲統兵大元帥，再陞中翼大元帥。他再跟著徐達攻甯國，戰陣之上中了流矢，常遇春裹創再鬥，使敵軍看了無不駭然。自此他迭克甯國、池州、婺州、衢州諸名城，更奪回了被陳友諒襲取的太平，被朱元璋陞任『行省參知政事』，奉詔代朱元璋留守。這一代勇將，卻又能做到用法嚴峻，軍民肅然無敢犯，充份顯示了他還有政治的長才。

當朱元璋轉戰四境，力抗羣雄之初，他所重用的將領，首推資格最老的宿將『平章』邵榮，

次爲徐達，常遇春則名列第三。邵榮也頗驍勇善戰，立下的汗馬功勞，殊不在少。可是他後來日漸驕蹇，遂生異志，邵榮趁朱元璋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腹背受敵，陷於苦戰的當兒，跟參政趙繼祖陰謀叛變，伏兵襲擊朱元璋。幸而奸謀敗露，趙繼祖、邵榮雙雙被捕。朱元璋念邵榮功高，有意饒他一條性命。可是常遇春卻大義凜然，直前進諫，他義正詞嚴的說：

『人臣謀反，怎可宥免。臣誓不與邵某共生！』

朱元璋聽後，只得依從。他命人置酒，跟叛將邵榮對飲數杯。臨訣依依，都流下了眼淚，然後揮淚將邵榮處斬。從此以後，朱元璋深知常遇春的忠肝義膽，對他越來越愛重了。

從至正十二年三月初一，朱元璋用一幅紅布裹住他的禿頭，赴郭子興的軍中報效。到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九月常遇春力克衢州。前後七年之間，小和尚十夫長已經奠定了立國的基礎，在江南江北，擁有一片不算太小的地盤。朱元璋可以進而與羣雄角逐，底定黃河以南，然後再滅元驅胡大殺韃子了。當時的崛起羣雄之中，『大宋皇帝』韓林兒，得了劉福通的盡心弼輔，一直打到元朝大都（今之北平）附近的柳林（今之河北通縣西南），幾乎就要把元朝滅亡，可是後來終因兵力分散，節節敗退，再回到了安豐（安徽壽縣）來。吳王張士誠派呂珍圍攻安豐，劉福通戰死，朱元璋赴援。左右兩軍俱遭敗績，又是常遇春飛將軍自天而降，橫擊呂珍戰陣，三戰三破

，讓朱元璋從容解圍，救出了韓林兒，成爲他所挾持的『大宋天子』。直到龍鳳十二年韓林兒溺水死，朱元璋方始不再用龍鳳的年號，而以翌年改稱吳元年。其實，在常遇春擊敗呂珍，朱元璋救出韓林兒的時候，羣雄之中最大的一股力量，等於已經被他兼而併之。

除了大宋皇帝韓林兒，當年朱元璋威脅最大的，厥推雄據武昌的陳友諒。他在至正二十年國號『漢』，改元『大義』，當上了皇帝。此外便是國號『大周』，年號『天祐』的吳王張士誠。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陳友諒傾巢而出，親率五十萬大兵，圍攻南昌，跟朱元璋進行一場主力決戰。

圍攻南昌八十五天，不克，七月，南昌告急，朱元璋飛調常遇春從廬州赴援。他自己則率部二十萬，馳抵湖口。陳友諒見朱元璋將其主力投入戰場，仗著他的戰船又大又多，他將水師開進鄱陽湖，就此和朱元璋展開了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規模水戰，兩軍將在水上決勝負。

七月二十一日，兩軍在餘干西北的康郎山，付諸決戰。朱元璋的人馬分爲二十隊，全面進擊，先使火器，再用弓箭，然後便是短兵交接，相互肉搏。陳友諒的戰船自上流蜂湧而至，桅檣蔽天，戰鼓雷鳴，其鋒銳不可當。常遇春卻身先士卒，高聲喊殺，領頭直往陣友諒的大隊戰艦裏撞，他部下見了，人人奮勇爭先，無不以一當百，兩軍拚死纏鬥，開始了一場天崩地坼的陣仗。常

遇春以少敵多，奮勇衝突。居然被他奪到了一艘巨艦，又使二十餘艘巨艦付之一燬。然而，亂軍陣裏，朱元璋的座艦忽告擱淺，陳友諒的巨艦紛紛趕來圍攻，朱元璋無從走脫，正是命在須臾，生死不容間髮，最危急的時候。他麾下的一名牙將韓成，靈機一動，跟朱元璋換穿袍服，他冒充朱元璋，投水自殺，這才使敵軍的凌厲攻勢稍稍鬆動。接著常遇春飛艦來救，他一眼瞥見陳友諒的驍將張定邊，立刻彎弓搭箭，一箭射中了他。張定邊扶傷急退，朱元璋方始脫險。二十二日再發動火攻，焚燬敵艦過半，湖水爲之盡赤。陳友諒的弟弟友仁、友貴雙雙陣亡。二十四日兩軍再戰，陳友諒大敗。常遇春就此率部封鎖鄱陽湖，二十七日陳友諒整頓殘部突圍，果然被常遇春的部下一箭射死。這驚天動地，鬼哭神嚎的一仗，陳友諒的六十萬大軍只逃脫了五萬掛零。常遇春把陳友諒的兒子陳理，和負創的『太尉』張定邊一直追到武昌，團團加以圍困。次年，朱元璋便卽吳王位，擢常遇春爲『平章政事』。二月，常遇春再擊敗陳理的『丞相』張必先，使陳理勢窮力蹙，不得不開城投降。朱元璋的西顧之憂，最強之敵，至此宣告澈底解決。

朱元璋的東路之敵張士誠，實力也遠比他强大得多。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起，圍攻吳王張士誠都城蘇州之役，常遇春擔任徐達的副帥。他們環繞蘇州城池築起了長圍，架起無數木塔，高度和城裏直矗雲表的奇塔相齊，又建造三層高的砲台，用巨砲居高臨下，向蘇州城裏轟擊。圍城達

九閱月之久，那眞是無比慘烈的一仗。城中糧食盡罄，一隻老鼠要賣一百文錢。老鼠吃光了再吃靴底，將士陣亡日漸增多，偏還無處埋葬。張士誠只好把屍首堆起來放火燃燒，長日屍烟不絕，腥氣冲天。直到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方始將城池攻破，生擒張士誠，解到金陵用弓絃縊殺。常遇春也由於這一仗的功勳，受封爲鄂國公。

自至正十五年東征西討，常遇春浴血苦戰整整十二年，他眞是無役不從，每戰必先，而且所到之處必定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古往今來像他這樣智勇雙全，所向披靡的猛將確實不易多覯。所以史家習稱徐達以帥才見長，而常遇春的將才，得在大明開國英豪之中數第一。當朱元璋敉平羣雄，從事北伐，他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以常遇春副之。這兩位中華民族英雄引軍北上，批亢搗虛，直抵燕京。成吉斯汗和忽必烈的曠代雄風，至此已不復再現。誠如朱元璋在北伐之前，召集諸將會商大計的時候，常遇春氣壯山河的那幾句對答：

『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

於是朱元璋方始發兵北伐，檄告天下：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虞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日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爾民其體

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異。』

試想大明君臣當年，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氣概！

徐達、常遇春統二十五萬人馬北伐，平山東，定河南，然後兩路會師，自運河、衞河的交合點臨清揮師進入河北，只在天津、通州之間的河西務，和通州城郊外各打了一仗。至正二十八年，亦即洪武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間，元順帝脫殆，帖木爾便攜家帶眷，由北平建德門逃往居庸關外的上都開平（即今察哈爾多倫縣）。八月二日，徐達、常遇春揮師入城，殺了六名拒不肯降的元朝官員，一舉光復了北平故都。

北伐告成，繼之以西征。曾經總督元朝天下兵馬的『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從涿鹿赴援太原，當時已克太原的常遇春向徐達建議：

『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然與戰，必多殺傷。不如夜圾，定可得手。』

徐達表示同意，恰巧有擴廓帖木兒的部將『豁鼻馬』前來洽降，請爲內應。常遇春便精選驃騎，銜枚往襲。他攻抵擴廓帖木兒的中軍大帳，那位元朝末代唯一名將，正在點著蠟燭治軍書。大明鐵騎從四面八方殺來，直嚇得擴廓帖木兒手足無措，急起奔逃。他赤了一隻脚，騎上一匹也

不知是誰的老馬，只帶了十八個人落荒而逃。常遇春大破擴廓帖木兒的一戰，收降了元朝的帶甲精兵四萬。常遇春一路把擴廓帖木兒追到忻州，然後他北取大同，西拔鳳翔，深入陝西境內的兵家必爭之地。

不久元將也速進犯通州，常遇春奉命以朱洪武的外甥、義子李文忠爲副將，統兵九萬，大敗也速。而在洪武二年六月深入大漠，攻克元朝的上都開平，差一點就逮到了元順帝。但仍擒獲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還有將士萬餘，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財帛寶貨無算。然而，一代驍將常遇春，卻在他凱旋而歸的途中，在柳河川（察哈爾龍關縣西）被他帳下的一名將校刺斃，得年才四十歲。噩耗傳到金陵，朱洪武大爲震悼。他曾親赴金陵興中門外的龍江關，迎接常遇春的靈柩，賜御祭。又命禮部官員擬議天子爲大臣發喪之禮，禮部官員只好援用宋太祖爲韓王趙普治喪的故事。由朱洪武將常遇春賜葬鍾山，和他自己未來的陵墓相鄰。又賜墓中明器九十件，追封他爲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和功臣廟位，僅在中山王徐達之次，位列第二。

常遇春字伯仁，安徽懷遠人。由於他曾發過豪語，說他『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所以軍中又稱他爲常十萬。

明史列傳讚之曰：『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

合。』確實並非溢美之詞。祇不過，勇將雄烈，嗚唔叱咤，他難免也有一點白璧之瑕，那便是過於嗜殺。這一點連一向最愛重他的朱洪武，也並不替他隱諱。曾經有人在朱洪武跟前問起，徐達和常遇春一般的智勇兼備，功勳彪柄。爲什麼徐達『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常遇春卻『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當時朱洪武即曾感慨系之的答道：

『爲將而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亦受其福！』

常遇春這位一生鐵馬金戈，出生入死，所到之處足使頑敵辟易，風雲變色的一代名將。他一輩子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所怕的竟是他的正室夫人。據說他正室夫人既妬且悍，曾有一次，朱洪武賜給常遇春兩位姿容絕佳的宮女，可是常遇春畏妻如虎，那敢輕易接近。一日晨起，兩位宮女端水給他盥洗，他見到兩雙纖纖柔荑，不覺怦然心動，脫口而出的說了句：

『好白的手啊！』

然而那天當他下朝回家，常夫人命人送給他一隻紅錦盒，打開來一看，竟然是活生生砍下來的兩雙御賜宮女玉手，直把常遇春嚇得魂不附體。次日上朝，他都還既驚且憂，儀度錯亂。朱洪武再三追詰，他方始吐露出這一段緣故。『龍興慈記』中說朱洪武聽後大笑，命常遇春入宮飲酒，卻暗中派遣力士，把常遇春的夫人加以肢解，剁成數塊。然後名之爲『悍婦之肉』，居然把常

李文忠踔厲風發

遇春驚成了癲癇，這個說法，則多少是有些兒過甚其詞，失之於渲染附會了。

在中國人的倫常觀念之中，除了父母與子女，就數舅舅和外甥最親。明清專制時代，直系尊親之外，唯獨舅舅有權告外甥忤逆。俗諺又有所謂『外甥兒是狗，喫了就要走。』意思是說，別看外甥不是自己家裏的人，偏他跟膝下兒女一般無二，可以飯來張口，茶來伸手，喫飽喝足自顧自去，要道聲謝，多半還會被舅舅母罵聲不懂事呢。考其源自，則國人舅甥之間關係如此其親密，跟朱洪武、李文忠舅甥兩個，多多少少有點關係。

想當年，元政失修，羣雄並起，江淮災歉，百姓大飢。朱洪武父母雙亡，他的三個哥哥，大哥朱重四死後留下一個兒子朱文正，不知下落。二哥重六（守業）無嗣而逝，三哥重七出贅劉家，也是卒無所出，夫婦雙雙物故。他四顧茫然，孑然無依，這才迫不得已，出家當了小和尚。七年後他到濠州投軍，得了元帥郭子興的義女馬氏爲妻。兩年後他親率二十四位大明開國元勛南略定遠，開始赤手空拳打他那二百七十六年家天下。這年春夏之交，他收了降卒、民軍兩萬餘衆，光復滁州，獲得一片立足之地。他正躊躇滿志，續謀大舉。忽然有一天，一名衣衫襤褸，眉清目秀，但却面有飢色，神情栖皇的少年前來求見。他一看到朱洪武就放聲大哭，彷彿有一腔訴說不盡的淒苦。是年二十六歲的朱洪武不禁訝異的問：

『小把戲，你是那個呀，怎的見到我就哭啥？』

那年方十四歲的少年，却迸出了一聲哭喊：

『八舅呀，我是保兒嘛！』

『保兒？』朱洪武登時就笑逐顏開，喜出望外，伸出雙手將他扶了起來，滿懷希望，一迭聲的問道：『莫哭，莫哭，你快跟我講，你爹跟你娘咧？』

於是，李保兒便邊哭邊說，兵荒馬亂，飢疫四起，他們一家三口——朱洪武的姐夫李貞，姐姐朱氏，帶着他艱辛度日，苦苦維持，到了保兒十二歲上，朱氏一病身亡，李貞便將她草草埋葬。然後和保兒父子兩個在亂軍之中四處流浪。凍餒交加，遍地刀兵，也不知道曾有幾度眼看卽將淪爲溝中餓殍，孤魂野鬼。後來李貞病死，李保兒便成爲一個無人理睬的小叫花子，他沿途乞討，直到滁州，這才聽說他八舅朱元璋居然擁兵兩萬有餘，儼然滁州之主。李保兒就此前來尋覓舅舅，冀望得個棲身之所。他叫朱洪武『八舅』，那是因爲朱洪武的祖父朱初一和祖母王氏只有二子，朱洪武的伯父朱五一娶劉氏，生了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一共四個男孩。他父親朱世珍娶泗州人徐氏生重四、重六、重七和朱洪武四兒。朱洪武在家大排行居『八』，而且多一半他小時候也是跟著兄弟排行，而以『重八』爲名。

家破人亡，舉目無親整整八年了。頭年九月和馬氏結爲夫妻，婚後年餘，朱洪武的大兒子朱

標還沒出世。所以他初見李保兒來投，內心中的那一份喜悅歡慰可想而知。他興奮萬狀的說了一句話：

『外甥見舅，如見其母！』

馬上帶李保兒去見舅母馬氏，爲他製新衣，備美食。在幕客之中選一位頂有學問的教他讀書，甚至收他爲義子，取了個學名叫朱文忠，字思本。問暖噓寒，視同己出。過不了多久，錦上添花好事成雙，朱洪武他大哥朱重四所生，那久已不知淪落何方的侄兒朱文正，居然也輾轉前來投奔叔父。曾爲皇覺寺游方托鉢的小和尙，還不曾經過還俗手續，他便有了個大小四口，融融洩洩的小家庭，包括夫人馬氏，乾兒子兼外甥朱文忠，親侄兒朱文正在內。

保兒——朱文忠讀書既聰明而又用功，十四歲的大孩子由於頻年憂患，歷盡叔難，顚沛流離，掙扎求生的大環境，使這孩子變得深沉不露，少年老成。他還兼具勤勞、節儉、氣量恢宏、重節義輕生死的諸多美德。朱洪武因爲自己從小失學，他一面乘治兵征戰之暇潛心苦讀，力求迎頭趕上。一面督促義子朱文忠和侄兒朱文正好好的唸書，以補自己之不足。可是朱文忠、朱文正却一心願爲文武全才。兩個大孩子都在課餘之暇習武，無論韜略戎機，刀兵陣仗，乃至馬上馬下的功夫，顧意盡心盡力教他們的朱洪武麾下名將眞是太多太多了。因此兩個人都一般兒的進步神速

，以武藝和兵法來說，朱文忠的成就尤其了得。他在十八般兵器之中取槊，那槊便是桓侯張飛所使的丈八長矛，若非身長力大的戰將，就很難使得了這種最具威力的馬上利器。

雖然從朱文忠十四歲到十九歲，那五年之間，朱元璋取和州，渡長江，克金陵，連下鎮江、常州、徽州、揚州，底定皖南，深入浙江境內，他已經在大江東南打下了半壁江山。而在這五年之間東征西討，南北肆應，時刻都有激烈的戰事發生。但是對朱文忠非常鍾愛的朱洪武，却始終不讓業已長大成人，精通韜略，武藝高强的朱文忠披掛上陣。一直到朱文忠十九歲的那一年，朱洪武的西路勁敵陳友諒他挾所兼併於徐壽輝的『天完軍』，樓船東下，大舉來犯，攻陷安慶、龍興（南昌）、撫州（臨江）、信州（上饒），直抵池州，使得朱洪武的東南根基爲之大震，局勢岌岌可危。朱洪武飛調徐達、常遇春火速馳援，十九歲的朱文忠也自動請纓。朱洪武只好命他以『舍人』，也就是近侍和少爺的身份，率領一支親軍，跟徐達、常遇春兩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大將去『見見世面』。殊不知就這一伏使朱文忠脫穎而出，大顯威風，浸假成爲朱洪武的第三位方面將帥。

池州之役，朱文忠揮師直前，勇冠諸將，將天完軍趙普勝的水寨一舉攻陷。他又跟着常遇春在九華山下設伏，將陳友諒兼併的天完軍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這便是朱洪武初敗陳友諒的池州

大捷。『少爺』朱文忠大獲全勝之餘再接再厲，他自池州轉而向東，自引一軍連下青陽、石棣、太平和旌德。元朝院判阿魯灰在萬年街擋住了他的去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少爺朱文忠，一接仗便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狼奔豕突。元末苗軍最稱驃悍善戰，那時候正在高達二千六百另六尺的西天目山一帶，浙皖邊境的於潛、昌化一帶據險扼守。朱文忠竟能出奇兵制勝，將各地苗軍個別摧破，令其潰不成軍。然後這位十九歲的大少爺便深入浙江，猛撲淳安。當地守將是不知名誰的一位洪元帥。少爺領着親兵發動一次夜襲，迫使洪元帥的部衆千餘一致歸降。他這支奇兵一路攻進浙西要塞淳安城，而以高屋建瓴之勢虎視全浙。這輝煌的戰果，奇跡般的成就，確使他的乾爹舅舅喜不自勝。立刻就授他的官職，命他爲帳前左都副指揮，還兼領元帥府事。破格超升，青雲直上，完全是由於他的彪炳戰功所使然。

浙江是吳王張士誠，和海盜出身，做到元朝『浙江行省左丞相』方國珍的勢力範圍區。由於張士誠在至正十七年八月降元，正在掛着元朝太尉的虛銜。因此浙江境內不但張士誠、方國珍兵力强盛，還有爲元朝所征調的備極驍勇的苗軍。當地又有朱洪武的大將鄧友德、胡大海在浙境苦，戰他們沒想到少爺朱文忠竟會從斜刺裏殺了進來。於是三路會師，聲勢大振，就此給朱洪武在東戰場上，一連串的殺敵致果，開闢疆域。

朱文忠以雷霆萬鈞之勢，會合鄧友德、胡大海兩彪人馬，兵威所至，順利拿下了富春、新安和兩江蘭汀三水合流之處的浙西重鎮建德。他改建德爲嚴州府，修繕城池，嚴整戰備，打算以建德爲底定全浙的根據地。朱洪武聽說朱文忠又克建德，大喜過望，特地陞任他爲親軍都指揮，將來皇帝的親軍，全部歸於乾兒子、親外甥的節制之下。

可是，苗軍元帥楊完者，不久便盡驅他部下的苗軍數萬，水陸兼程，兩路來犯，聲勢異常浩大。朱文忠獲報，他却不慌不忙，親率一支輕騎，置大隊苗軍水師於不顧，迎上去便是惡狠狠的一場廝殺。朱文忠領着他的天子親軍，直把陸路苗軍如刀瓢切菜般一排排殺去。大破苗軍以後，他立卽下令割取苗軍的腦袋，火速奏凱而歸，一回到建德，再命麾下將士將鮮血淋漓的苗軍首級都繫在木筏上，任讓木筏載着一堆堆的人頭順流而下。那些滿載人頭的木筏撞上了苗軍的戰船，叫水路苗軍看得頭皮發麻，心摧胆裂。陸路苗軍已遭慘敗，水路就此一個向後轉，建德之危於是一戰而解。

苗帥楊完者敗得很不服氣，他整頓兵馬再來搦戰。這一次，朱文忠和鄧友德合兵一處，奮力將苗軍擊退，然後乘戰勝餘威攻克浦江，進據浙江的腹心之地。不久苗帥楊完者死，他的部將向朱文忠乞降，朱文忠親自前往撫其衆，檢點降軍，居然得了三萬餘人馬；驅師東北，續克諸暨，

浙東幾已盡入朱文忠的掌握。張士誠再也不能掉以輕心了，他深感朱文忠的威脅太大，便親率重兵，猛攻嚴州。朱文忠却能巧妙的使用鉗形攻勢，效法他乾爹朱洪武戰太平時的以攻爲守。自己在東門吸住了張士誠的大股，命部將開小北門遶道張士誠陣後。號砲一響，兩路夾擊，把吳王張士誠打得大敗虧輸，倉皇北走。一個月以後張士誠去而復來，朱文忠再度大破吳軍，把張士誠追到分水，奪了城池。張士誠派陸元帥以重兵守三溪口，拒朱文忠北上。朱文忠却馬不停蹄，不容吳軍喘息，立將三溪口攻陷，斬了那陸元帥。自此以後張士誠便不敢再窺嚴州。朱洪武聞捷陞任朱文忠爲『同僉行樞密院事』。這一年朱文忠才二十一歲，他已經是浙江一省的最高軍政長官了。

朱文忠在浙江正要敉平四方，底定全境，突如其來的受到一次大挫折。那便是守金華的名將胡大海，他深喜苗軍降將蔣英、劉震和李福的驍勇，把他們留在帳下。因爲胡大海對他們信之不疑，疏于防備，反倒引起了三員苗將的覬覦，私下陰謀叛變。有一天三員苗將請胡大海上八詠樓檢閱苗兵習射，胡大海方出轅門，便有蔣英所唆使的一名黨羽，跪在胡大海馬前，向胡大海聲訴蔣英的種種不法。胡大海還不及回答，他轉過臉去看了蔣英一眼，蔣英却從衣袖裏取出一柄鐵錘，猛一下將胡大海擊倒在地，然後割下他的首級，舉兵稱叛。朱文忠從嚴州得悉噩耗，立命部將

趕赴金華平亂。三員苗將便將金華城裏的財物搶了個精光，帶着胡大海的腦袋，前去投奔方國珍。那方國珍憚於朱文忠的聲威，他拒不敢納。三苗將只好遠道奔向張士誠。這一頭，朱文忠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親自進入金華城重將金華規復。

由於金華苗將之變，又引起了處州苗將降而復叛，朱洪武的另一員大將耿再成被殺。朱文忠聞警，馬上就調兵遣將下縉雲，準備將處州規復。朱洪武知道浙東亂事嚴重，特命朱文忠爲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明代的諸暨）五地的人馬。然而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幾度被朱文忠擊敗的張士誠，眼見浙東有可乘之機，他派他弟弟張士信，率領兵馬十萬，來跟席不暇煖的朱文忠決戰。

當時朱文忠變生肘腋，正苦於無法東西兼顧，張士誠又有大兵來襲，情勢對他非常的不利。吳兵十萬先攻諸暨，守將告急，朱文忠却因爲兵力太少，無法赴援。朱洪武派他的第一員老將邵榮急援處州，邵榮竟也趁危謀反，事洩處斬。朱文忠在浙東援兵實已斷絕，可是他偏會利用心理戰術，命人四處揚言邵榮、徐邁的大隊援軍剋日抵達。吳軍聽說不禁大起恐慌，正打算連夜遁去。朱文忠情報靈通，預先偵知，他命諸暨守將謝再興和胡大海的養子胡德濟賁夜開城出擊，居然就能把鬥志已瓦解的十萬吳軍一舉摧破，解了迫在眉睫的一場大禍。

至正二十三年，浙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諸暨守將謝再興投降了吳王張士誠，引領張士誠的大隊前來猛攻朱文忠。朱文忠在義烏急起應戰，托天之幸又將吳軍擊敗。他在離諸暨五十里的地方，另築一座諸暨新城，預防張士誠的再度來犯。果然不久張士誠便派他的司徒李伯昇，領了十六萬大軍直下諸暨。朱文忠靠這座新城力抗吳軍，終使其不支敗退。兩年後，李伯昇再度集結二十萬的兵力來攻，朱文忠帶了少數兵馬赴援，諸暨新城守將胡德濟派人請他萬勿輕進，他說吳軍聲勢正盛，朱文忠的人馬應該離新城遠些，緩緩的來，等各路援軍到齊之後方始出擊。可是朱文忠明曉得他其實並無援軍可恃。因此他便慨然的說：

『用兵在謀略，而不在兵多！』

接着，他齊集將士，慷慨陳詞，竭力鼓舞他的部衆說：

『吳軍多而驕，我軍少而銳，以銳兵當驕兵，當然必克！你們試看吳軍的軍需輜重堆積如山，這正是我軍大發其財的機會，豈容輕易錯過！』

次日，決戰在即。拂曉時分，偏巧天降大霧，四野晦冥，兩軍佈陣，但聞鐵馬金戈，蹄聲如雷。團團滾滾的濃霧之中，連敵陣旌旗，都沒法瞧得見。朱文忠將他的部將，聚在一處。時當二月，寒氣凜冽。他仰臉向天，神色肅穆，用鏗鏘有力的聲調，立下莊嚴的誓言：

『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忠誓不敢在我三軍之後死！』

誓畢，大明將士莫不血脈僨張，盪氣迴腸。朱文忠便在馬上傳令，元帥徐大興、湯克明揮師向左，嚴德、王德往右衝刺。由他自己親麾中軍，首當敵鋒。當帥旗一舉，明軍隊裏金鼓雷鳴，殺聲震天，三路淮上健兒，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趁着大霧掩護，鑽入二十萬嚴陣以待的敵軍陣中。朱文忠雙手橫槊，一馬當先。他將要衝入敵陣，驀地霧氣漸散，瞧見了對手方人影幢幢，銅牆鐵壁般排下了幾千百重。朱文忠親率數十鐵騎，自高而下，猛攻敵軍中堅。敵陣裏的李伯昇見了，一聲將令，吳軍精銳，轉眼間便把李文忠圍了好幾十匝，越聚越多的吳軍齊聲大喊：

『莫放走了朱文忠啊！』

然而，好個年方二十四歲的朱文忠，他抱定必死的決心，一身是膽，以一敵千。在層層疊疊的敵軍包圍圈中，揮舞丈八長矛，向一叢叢的敵軍，併力掃去。矛到處，敵軍將士紛紛落馬。於是他再縱橫衝突，往返廝殺，直把吳軍中堅，衝得瓜分豆剖，無復陣形。他後面的大隊人馬一見，齊齊吶喊，上干雲霄，直使日月無光，天地變色。新城裏的胡德濟一軍，聽到城外兩軍交鋒，正殺得難分難解，立時三刻大開城門，爭先恐後的殺出城來。又有朱文忠麾下的『廣信衛指揮』朱亮祖，併力衝刺，奮不顧身，在千軍萬馬中殺開一條血路，奔赴敵軍大營。到達時便火種齊拋

，金蛇飛舞，引起了一片熊熊烈焰。兩軍混戰，大霧猶未盡散。二十萬吳軍正不知朱文忠的人馬共有多少。禁不住明軍一個個宛似出柙猛虎，搗海蛟龍。這一仗，眞個兒的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渠，浦陽江江水爲之盡赤！吳軍膽寒，終於開始四散奔逃，抱頭鼠竄，轉眼間便潰不成軍，狼狽敗北。朱文忠揮軍猛起直追，奔逐數十里，斬首數萬級。生擒吳軍同僉，元帥諸將六百餘名，甲士三千，戰馬八百，二十萬吳軍的統帥李伯昇，幸而僅以身免。吳軍倉皇遺下的兵器、甲冑、車仗和糧秣，由明軍軍民合作，扛、抬了好幾天，方始搬運完畢。

朱文忠的諸暨大捷，這一仗委實太重要了。不但保全了他血戰得來，但却危在旦夕的浙東。尙且進而摧破吳軍主力，使張士誠大傷元氣。爲朱洪武敗擒吳王張士誠，奠定了勝利的初基。此所以，朱洪武聞捷大喜，他把乾兒子召到金陵，爲他大開慶功宴，賜御衣，賞名駒。舅甥二人盤桓數日，談起朱文忠那位堂兄兼表兄的朱文正，舅甥倆却都有不盡的感慨。因爲就在那一年上，業已官拜大都督的朱文正御侄，被按察使李飲冰糾彈他驕侈觖望而有異志，竟由朱洪武親赴南昌把他逮來。朱洪武雖從馬皇后力勸，免他一死。却是仍在免官安置桐城後不久，宣告一命嗚呼。

由於朱文忠誓死力戰，擊潰吳軍二十萬，朱洪武方能於翌年秋天，興兵伐吳，跟張士誠決一勝負。他以徐達、常遇春諸將爲主力，而命朱文忠作偏師，略全浙，取杭州，牽制浙江境內的大

批吳軍。朱文忠於是批亢搗虛，斬將搴旗。他連克桐廬、新城、富陽、餘杭諸名城，迫使杭州吳軍守將潘元明開城出降。得了三萬降卒，二十萬石糧食。朱洪武論功行賞，封他爲榮祿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這時候，一則朱洪武連皇后帶妃嬪，已經爲他生了十個兒子。二來也是爲了賜給朱文忠一份殊榮恩典，他命朱文忠復姓李，傳他姐夫姐姐一家的香烟。從這時候起，我們就該稱他爲李文忠了。

征閩之役，李文忠又曾連下建、延、汀三州，建立殊勛。從至正二十年打到洪武二年，前後十個年頭，李文忠轉戰皖贛浙閩四省，朱洪武的東南半壁江山。

江浙建業基地，實有賴於李文忠這一股最大的安定力量。沒有李文忠的鞏固後防，就不會有徐達、常遇春的萬里長征，敉平羣雄，進而推翻元室，復我漢官威儀。李文忠幼年時代歷盡飢荒和兵燹，所以他能推己及人，仁民愛物。他親率大軍所到之處，可以絕對的做到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李文忠戎馬一生，統兵何慮十萬，然而在他的部隊裏面，就祇有一次，進入杭州後有一名小卒借用百姓一口鍋，登時便被他下令斬首。尤有甚者，由於他自小流浪，深知孤兒流離失所的苦楚，因而他曾下令三軍，但凡見有棄兒，必須抱回或攜回軍營，設法撫養長大。就這一件小事，也不知保全了幾許無辜生靈，爲國家造就了多少人才。

洪武二年，李文忠奉乃舅朱洪武之命，拜偏將軍，充任常遇春的副帥出塞伐元，一直打到元朝的上都多倫。常遇春暴卒，他那一支九萬人的大軍便由李文忠統率。他曾協助大將軍徐達攻克甘肅慶陽，又臨機應變，便宜行事，率部解了大同之圍，生擒元將脫列伯，殺了一萬餘名元兵。洪武三年，拜征虜左副將軍，和征虜大將軍徐達分兵兩路，再攻元朝上都。到達時元順帝業已駕崩，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在應昌（今之熱河經棚縣西）即位。李文忠的諜報人員偵得消息，急報文忠直趨應昌，差一點兒就把新元主逮住。新元主的嗣子賈的立八剌、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則盡被李文忠擒獲。他又搜獲了宋朝、元朝的玉璽金寶（印）十五枚，玉册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淪於異族將及百年的大寶自此重歸漢家。他並且派遣精兵直把新元主追到北慶州（內蒙古巴林部西北，喀喇木倫河畔，蒙古名『揷漢城』），方始折還。歸途中又在興州（熱河灤平西南）和紅羅山（河北獨石縣的烏蘭哈朗嘎山又名紅羅山）收降了五萬三千餘名元軍。獻捷京師，朱洪武乃在奉天門，接受臣僚朝賀，大封功臣。李文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爵位之高，賞賜之厚，僅次於朱洪武所謂『諸將敬若神明』的徐達一人而已。

洪武四年傅友德平蜀，李文忠曾奉命入蜀宣慰，成都新城便由他所興築。五年，李文忠又跟

徐達、馮勝兵分三路再伐胡元，從居庸關深入外蒙古，把元軍追到土拉河與阿魯渾河外。在阿魯渾河的那一仗，李文忠戰馬被流矢射中，他拔劍步戰，終將頑敵擊潰，虜獲元兵巨萬。六年到十年間，他年年奉命沿長城巡邊，迭破元軍，使胡元一見他的大纛便望風而逃。洪武十年李文忠三十九歲，他的個人事業達到了最高峯，奉旨和李善長『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議軍國重事』，分明已經拜相。十二年又跟朱洪武另一個乾兒子西平侯沐英，合力平定了洮州十八番族之叛。但是自茲以後他便盡釋兵權，與此同時他也自事業巔峯直線下降，祇掌大都督府兼領國子監事了。

李文忠大半輩子深獲他舅舅朱洪武的寵信，朱洪武除了他的患難元配、糟糠之妻馬皇后以外，也就祇有外甥兼義子，大明開國功居第三的李文忠，敢於在他面前直言進諫。釋柄家居後的李文忠漸次恢復了他的書生本色，平日恂恂如儒者。他通曉經義，作詩尤其雄駿可觀。又能夠謙恭文士，折節下交，跟他臨陣的踔厲風發，叱咤變色簡直判若二人。因爲他愛和文人雅士交遊，所以他『家中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兼以受到座上客議論風生的影響，乃不時在他舅舅跟前力諫免誅夷，寬賦稅，尤請朱洪武少用宦官，莫跟那般閹豎太監太接近了，有違『天子不近刑人』之義。這些個話連救過朱洪武兩次性命的馬皇后都不敢坦率直陳。當年朱洪武濫施誅僇都到了什麼

程度？——他上朝的時候每有習慣動作，如果他把腰間的玉帶舉到當胸，那就表示他心平氣和，不致濫殺無辜。倘若他將玉帶按向下腹，準定是他將大開殺戒。由於這兩個不同的動作所引起的後果百發百中，絕對應驗。所以每當朱洪武往下一按玉帶，滿朝文武必將嚇得面無人色。當年唯有他太太，最心愛的大兒子朱標，和外甥李文忠斗膽敢於勸他莫殺功臣。可是朱標曾數度受他老子的呵斥，有一回嚇得他不知所措，竟然跑去投水赴溺。馬皇后咧，她婉言規勸有時也會引起朱洪武大光其火。朱洪武一生病在多疑，爲了唯恐有人下毒，加害於他，御膳例由馬皇后親自烹調或監廚。某次馬皇后薄言往搠，逢彼之怒。只是馬后立論光明正大，朱洪武一時不便發作。恰好馬皇后親手奉上羹湯。朱洪武一嚐嫌湯涼了，他便借題發揮，連湯帶碗猛可的向馬后砸去。砸得馬后一頭一臉的湯汁，耳朵都被破瓷劃傷。但她依然聲色不動，神態自若，再熱一碗羹湯來重新奉上。

朱洪武生逢亂世，深知生民倒懸，水深火熱的苦楚。他爲天下蒼生着想，就斷乎不容再萌亂源，重蹈覆轍，使中原淪於萬刼不復之境。所以他甯使百家哭不使舉國哭，硬下心腸來把功高震主，可能倡亂稱叛的人逐一清除，杜絕天下百姓的後顧之憂，永保朱姓萬世一系的基業。凡此都是他無法說得出口的隱衷，偏有元配、愛子、外甥不懂他的用心良苦，成天在他耳畔絮聒。朱洪

武憤懣懊喪之餘，當然還有深切的內疚，由此形成了極其矛盾苦悶的心理，從而他才會有一連串不近人情，悖乎常理的舉措。繼馬后被砸，長子受責以後，外甥李文忠也經常因忤旨而遭呵斥。洪武十五年八月馬皇后崩，朱洪武的脾氣就益發焦躁，誅戮也越來越甚。十六年冬天，四十五歲的李文忠便得了病，朱洪武曾親臨視疾。他派已逝開國功臣渾國公，李文忠的部將華雲龍之子，淮安侯華中負責李文忠的醫藥諸事。十七年三月李文忠病逝，朱洪武『懷疑』他中了毒，於是革華中的侯爵，把他流放到西康西昌。所有給李文忠看過病的醫生連同妻兒一併斬首。然後他封李文忠爲歧陽王，謚武靖，配饗太廟，肖像、功臣、廟位居於第三。祇是從此以後，他自以爲衆『叛』親『離』，朱洪武便越來越覺得他孤單寂寞。然而，就事論事，朱洪武之能揮慧劍而斬情絲，適足以證明他是一位確能體認『民爲貴』的開國英主。

在大明開國英豪之中，至少有兩位青年豪傑，其意氣如虹，雄姿英發，而且戰功彪炳，天縱神勇，斷乎不居三國東吳周郎之下的。那便是十九歲領軍出征，嶄露頭角的李文忠，和十六歲便披堅執銳，每戰必先，使得淮上健兒所組成的百勝雄師，將士咸服其勇的鄧友德。想當年朱洪武强渡長江天塹，力克應天（今之南京）。他所擁有的兩處建業基地，浙江，靠李文忠的踔厲風發，江西，便仰仗鄧友德的盡瘁馳驅。大明錦繡江山，二百七十六年基業的底定，李文忠和鄧友德並稱朱洪武的擎天二柱，萬里長城。李鄧二將，夠得上是中華青年的後世楷模，典型人物。

三國時期，東吳周瑜之被譽爲『千古風流人物』，主因實基於赤壁一戰。但是如所週知，赤壁之戰又何嘗是周公瑾一人之功？曹操大軍多染疫癘，糧草又不充足，北軍不諳水上交鋒，尙且還有劉關張、諸葛亮的全力協助；黃蓋獻計詐降，蜀吳兩軍善用火攻，這才有『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艣灰飛烟滅』。更何況，公瑾當年畢竟也有三十四歲了，和鄧友德十六歲便繼承父兄之志，自領一軍，力抗胡元，發揚民族正義，復我漢家威儀，實不可同日而語。再說鄧友德一生的戰功顯赫，苦守洪都城，揚威烏斯藏，大破元末第一驍將『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躍馬橫戈崛崙山巔，又豈是周公瑾所可望其項背？

鄧友德是安徽虹縣（今之泗縣）人，他的父親鄧順興，在元朝至正年間，曾經號召鄉民，奮

起抗暴。佔據了安徽臨濠（故治在今之安徽鳳陽縣東），與元軍力戰。鄧順興陣歿，便由鄧友德的哥哥友隆繼起。友隆又戰死，餘衆不甘星散，再推戴年方十六的鄧友德，担任他們的統帥。其看鄧友德小小的年紀，他却善於治兵領軍，跟他部下的將士同生死，共患難。每次打硬仗，鄧友德總是身先士卒，冒險犯難，因此使他深獲將士的敬愛。以一名十六歲的青年，居然能在羣雄並起，元朝大軍的夾縫裏轉戰四方，聲勢日漸壯大。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朱洪武在途中巧遇饒有智謀，料事多中的李善長，留他在幕府之中掌書記，成爲繼馮國用之後的第二位謀士，主管人事行政。從此以後，四方來歸的英雄豪傑，都由李善長分別考查其才具，請朱洪武量才錄用。然後再代表朱洪武，示以誠信，加以恩德，使人人都能安於位，尙且不致於起爭競齟齬。也就在這一年上，朱洪武攻克滁州，威名四播，時在盱眙的鄧友德，這年已經十七歲了。他因爲趙均用亟欲攻打盱眙，便率領他那一支孤軍，開到滁州投奔朱洪武的麾下。經過李善長和他一度晤談，李善長認爲他是很了不起的一員青年將領，因而在朱洪武的跟前，竭力推介。朱洪武從善如流，立卽授他『管軍總管』的要職。大明英豪，乃以鄧友德出道最早，年紀頂小而官職極高。在這一方面，當年確是無人可及，連朱洪武的義子兼外甥李文忠，唯一無二的親侄兒朱文正，都沒法和他分庭抗禮。至於往後兩三年間，朱洪武收的那二十多個乾兒子，諸如『道舍』何文輝、馬兒『

徐司馬』、『保兒』平平、『柴舍』朱文剛、還有周舍、眞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等等，那就更不能跟他相提並論。所以，如謂鄧友德是大明天字第一號少年英雄，青年將帥，確實是並不爲過的。

朱洪武爲了表示他對鄧友德的寵信，不但立授高官，而且還賜他一個單名『鄧愈』。——鄧友德在朱洪武的軍中，跟着朱洪武一連打了幾次硬仗，渡江、克太平、破擒陳蠻先，再隨大將軍徐達下溧陽、陷溧水、復金陵、入鎭江。每一次陣仗他都能努力前驅，卓著戰功。因此，朱洪武在他十九歲那年，便陞任他爲『廣興翼元帥』，又使他成爲有明一代最年輕的方面將帥了。

對於麾下兩名英勇無敵的小將，朱洪武看出李文忠長於攻堅摧銳，鄧友德則擅於嬰城固守。所以他給鄧友德第一個獨當方面的任務，便是往攻由元軍嚴密防守的廣德路（今之安徽廣德、郎溪兩縣，治廣德）。至正十六年六月，十九歲的小元帥鄧友德，麾師攻城。他先命部將華高，祇帶寥寥數騎前往搦戰。華高出身巢湖水師，是朱洪武麾下最膽怯的一員將領，每次打仗派他出陣，他總是推托有病，懼而不敢應命。這一回小元帥鄧友德却偏偏逼着他鼓勇向前，華高硬起頭皮，來到廣德城下一看，城內元軍竟然傾巢而出，在城池之前佈下了銅牆鐵壁。華高一瞥之餘，直嚇得魂飛魄散，他不敢向前衝刺，一個勁兒的欲進又止，往返逡巡。元軍眼見大明的人馬如此怯

敵，先就起了侮慢輕忽之心，殊不知十九歲的小元帥迅即趕到，元軍但聽見號砲連響，萬馬奔騰。方見鄧友德奮力爭先，連人帶馬一衝進敵陣便如翻江倒海，瓜剖豆分。元軍驚惶失措，陣脚大亂。就這一仗鄧友德便大破數倍元軍一舉攻佔廣德城。朱洪武獲悉小元帥用誘敵之計攻取廣德的經過，他也不禁爲之哈哈大笑，自此改廣德路爲廣興府，命鄧友德負責把守。他用小元帥的冠號作爲地名，當然是在嘉獎小元帥的戰功。然而後來他在大封功臣的時候，特地封怯將軍華高爲『廣德侯』，那眞是謔而且虐，具見朱洪武的幽默。

廣興府地位衝要，週圍的元軍，更不在少。得了廣興府，勢必就要和江蘇、安徽、浙江三省邊界的大批元軍爲敵。因此朱洪武命小元帥鄧友德拿下這處要隘來，其實是在施用他所最擅長的穿心戰術。在敵軍大包圍圈中襲取一處據點，再吸引四面八方的敵軍前來逐個擊破。可是鄧友德守廣興府比朱洪武戰太平更險，因爲廣興週圍多的是元軍精銳。他首先便遭到元軍長槍帥謝國璽的大舉來攻，在這一仗裏他神威大發，將這支元軍勁旅在廣興城下整個打垮，生擒其總管武世榮，收降了一千名甲士。朱洪武聞捷，馬上就叫鄧友德使用這一支尖兵取宣州（今之宣城）。鄧友德却能和胡大海通力合作，一路打到甯國、績溪，甚至於力克徽州（今之歙縣）。宣紙徽墨，天下聞名，這一帶的山水之勝又復甲於東南，這下可一股腦兒落入朱洪武的掌握。自此應天府南路

威脅全部宣告解除，又有了攻浙、略贛的堅強有力據點。

朱洪武在應天府聽說徽州已下，元朝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逃得不知下落。他眞是喜不自勝，興高采烈。他曾親赴徽州巡視，當時他正自封吳國公，總江南行中書省事。朱洪武初到徽州的時候，鄧友德帶領許多當地父老前來迎迓。朱洪武聽到徽州父老口口聲聲的自稱『朝奉』，其實朝奉是宋代的官名，級職爲從六品和正七品，僅有虛銜而無正式的職務，徽州風俗富翁紳士都稱『朝奉』而不曰『員外』。就因爲當年朱洪武跟徽州父老挺客氣的回答了一句：『多勞你們朝奉的』。天子金口，從此『朝奉』成爲徽州人的專有名詞。又由於全國各地當舖都請徽州人主持業務，所以後世的當舖司事就俱以『朝奉』相稱了。據說朱洪武一到徽州適逢大雨，他不欲進入民居，便在一家百姓的門口暫避。又隨口問了一聲：『你們爲什麼不接屋簷呢？』此後徽州的屋宇便一概改成了重簷。

朱洪武在徽州時曾忙裏偷閒，由鄧友德陪同遊歷名勝。他在古城山汪公廟抽到了上上大吉第一籤，非常高興。後來他卽了帝位，還曾命有司每年正月十八日在汪公廟致祭，准予開銷錢糧，那第一籤龕就此供在汪公廟正殿的大樑上。

鄧友德和胡大海攻克徽州以後，朱洪武論功行賞，鄧友德陞任『行樞密院判官』，派他鎭守

徽州。然而不久便有元軍苗帥楊完者，率領十萬名驃悍的苗兵前來挑戰。鄧友德人馬太少，勢孤力單。他竭力的鼓舞將士死守不退。終於糾合胡大海擊潰了苗軍，進而攻拔休甯和婺源，又得了降卒三千。鄧友德在休甯訪尋到一位當地卓識之士朱升。他把朱升推荐給朱洪武。朱洪武問朱升時務，朱升便授了朱洪武如下的九字眞言：

『高築牆，廣聚糧，緩稱王。』

朱洪武認爲他說得很有道理，從此他便以此九字眞言，作爲他在洪武元年登基以前的方針大略。

小元帥鄧友德在徽州鎭守相當的久，徽州人很講究風水，他耳濡目染，頗也學到了些堪輿之術。傳說他有兩名門子執事勤愼，很得鄧友德的歡心。有一天他帶這兩名門子遊山，指出二處吉地爲牛眠佳壤。雖然沒有什麼大發跡，但却可以衍流久長。兩名門子不以他爲外行，雙雙的將他倆父母遺骸遷葬。其後兩家的子孫或爲曹監，或爲吏役，果然代代都有個小差使，歷時共兩百餘年。可見得鄧友德並非一員勇將而已，他還是很有點小聰明的。

鄧友德又曾同李文忠、胡大海由皖南深入浙東，連下淳安、建德。一敗長槍帥余子貞，和張士誠的大將李伯昇，兩度摧破苗帥楊完者凌厲的攻勢，收降了三萬名溪洞兵，以此再陞任『僉行

樞密院事』。從此以後他便和李文忠、胡大海暫且分道揚鑣，轉到江西方面去求發展。第一步，他派人說服江西饒州的守將于光，使他率衆投誠，在鄱陽湖濱得了一處非常重要的立足點。這時候，他已經和朱洪武當年最强大的敵人——雄踞長江腹心之地的陳友諒，開始正面交鋒了。

陳友諒眼看小將鄧友德入侵江西，據有饒州，『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鼾睡』？他持續不斷的派遣人馬，向鄧友德挑戰，都被鄧友德出奇制勝，一一擊退。朱洪武鑒於他的勞苦功高，又陞他爲『江南行省參政，總制各翼軍馬』。獲得了這等的鼓勵，鄧友德便抖擻精神，連番出擊，陳友諒的江西地盤，被他强兵壓境，蠶食鯨吞；浮梁、樂平、餘干、建昌，悉爲鄧友德所攻佔。鄧友德在江西，終於由點而線，尙且還在逐漸擴大其範圍。——鄧友德入贛後，最戲劇化的一幕，厥在陳友諒的撫州守將鄧克明，被朱洪武新收錄的元朝降將『江西行省參政』吳宏圍攻甚急。鄧克明迫於無奈，只好向鄧友德詐降，指望鄧友德把吳宏的人馬調開。當年二十二歲的鄧友德，却能立刻識破鄧克明的詭計，他一面敷衍乞降的來使，一面精選輕騎，由他自己躬親率領，在一夜之間奔馳二百里。而在拂曉時分，仗劍直入撫州城。嚇得鄧克明匹馬單槍，落荒而逃。後來他還是走投無路的歸降鄧友德了。撫州既下，鄧友德威名大著，連帶下來的豐碩戰果，是陳友諒的丞相胡廷瑞，自動獻出龍興路（今之南昌）城池。朱洪武便改龍興路爲洪都府，派鄧友德以『浙江行

省參政』的官銜守洪都。然而，這一下偏就讓他栽了個大跟斗。

原來，胡廷瑞手下有兩名部將，祝宗、康泰，起先跟着胡廷瑞一道歸降。可是祝宗和康泰本來就無心降明，再加上徐達徐大將軍要攻打陳友諒的老巢武昌，命二員降將同行。二將私下一商量，回過頭去跟自己的舊日主子交兵接仗，那豈不是太尷尬了嗎？於是他們便在大軍行進途中突然降而復叛，掉轉船頭就猛撲洪都府，乘夜攻破洪都新城門，斬關而入，城裏的鄧友德變起倉卒，措手不及。他匆忙穿上衣甲，取過兵器，只帶了數十騎將校，倉皇逃出洪都去。

一路上，處處都是叛軍，鄧友德拚死力戰，奮勇衝突。但却苦於叛軍越圍越多，他所攜的將校轉眼間便死傷殆盡。連他自己的戰馬，也接連兩次受傷仆倒。正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幸虧有他的一名養子，把胯下馬讓給了他。鄧友德騎上這第三匹馬衝出重圍。回頭一看時，他那盡孝的養子早已被殺死在地了。

鄧友德遭受了平生從未有的重大挫折，他狼狽萬狀，從洪都一直逃到應天府。原以爲朱洪武會把他重重的治罪，但是朱洪武正在用人之際，不但不加罪於他，反倒善言撫慰，使他萬分的愧怍。與此同時，江西那邊，又有徐達迅即回師平亂，剿滅祝宗、康泰二員降將，重行規復洪都。朱洪武馬上就命鄧友德回去，協助他的親侄子朱文正，在洪都設立大都督府。只不過，這一回却

換上朱文正以大都督鎭守洪都府了。

朱文正和鄧友德同守洪都，不久便受到一次最嚴重的考驗，這是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攻防戰之一。至正二十三年五月，陳友諒調集六十萬大軍，艨艟巨艦無數，乘着鄱陽湖水漲，驅舟直叩洪都城下。陳友諒的巨艦，高達三層，和洪都的城垣相埒。六十萬人馬駕着巨艦將洪都圍了好幾百重。輪番攻打，日夜不停，眞箇是彈下如雨，箭若飛蝗。鄧友德守撫州門，正是首當其衝，和那把家眷都帶了來，不下洪都誓不還的陳友諒正面交鋒。

撫州門的城垣，被陳友諒的巨砲轟坍了三十多丈。大隊敵軍，眼看着就要衝進城來。鄧友德已經一連多日不眠不休，他兩眼盡赤，聲音瘖啞，猶仍站在第一線上揮師力戰，誓死不退。他下定了決心要和撫州門共存亡，一面築城一面殺敵。這一場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攻城戰足足進行了八十五天，戰況之慘烈爲大明開國諸役所僅見。八十五天裏鄧友德衣不解帶，馬不離鞍，他的奮勇禦敵精神爲任何常人所難於企及。賴他的纏鬥苦撐，終使陳友諒無法越雷池一步。然而另一方面，則朱洪武也在遲遲不敢赴援，因爲陳友諒的兵力實在太强盛了。洪都守將日有傷亡，明軍死者不計其數。守城主帥朱文正和鄧友德，派一名千戶張子明間關潛赴應天府告急。那張子明乘小漁船由水關潛出，一路夜行晝伏，他走了半個月方始抵達應天府。可是朱洪武還在猶疑不決，他問

張子明：陳友諒的兵勢究竟如何？張子明說：

『敵軍雖盛，可是連月戰死的也不在少。何況一到夏天，江水日淺，對於敵軍的艨艟巨艦大爲不利，只要援師抵達，不難立破。』

縱使到了如此嚴重關頭，朱洪武却仍還在好整以暇的說：

『好吧，你且回去告訴朱、鄧二帥，只要他們再堅守一個月，我便發兵前往。』

那一個月，簡直是度日如年。尤其張子明折返洪都，方抵湖口就被陳友諒的部下逮住。陳友諒押他到城下喊話，僞稱朱洪武決定不發救兵，命朱鄧二帥開城投降。張子明滿口答應，但却在到城下時高聲大叫：

『我是張子明，此去應天府已經見到了主上。主上命諸公堅守，救兵不日可到！』

鄧友德在城樓上聽得一明二白，但他却也親眼目覩張子明被惱怒已極的敵兵揮刀砍爲肉泥。一直熬到七月間，朱洪武親率二十萬救兵趕到，和陳友諒在鄱陽湖展開了一場生死決鬥。陳友諒大敗，洪都解圍，朱洪武撫着朱文正和鄧友德的肩背說：

『你們死守洪都，功勞和殺敵致果，大破陳軍一般無二！』

陳友諒敗亡，鄧友德奉命敉平江西全境。他每戰必勝，所至必克。至正二十四年五月，鄧友

德才二十八歲，他已出生入死，浴血苦戰十二年。朱洪武授任他爲『江西省行省右丞』，總綰全省軍民兩政，在大明開國英豪中，就數他和李文忠少年得志，陞遷最速了。

等到常遇春攻克鄱陽，鄧友德再陞任『湖北行省平章』，駐防襄陽城。這是朱洪武在要他面對當時最頭强，聲勢最浩大的死敵，元代『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路並迤南一應人馬』的擴廓帖木兒。他是元末第一權勢人物，西夏人氏，祖居新疆乎遠的察罕帖木兒的養子兼外甥。擴廓帖木兒的父親是漢人，母親則爲察罕帖木兒之妹。

所以他有個漢族名字叫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遇刺身亡，他的地盤和重兵，便全部歸屬於擴廓帖木兒了。朱洪武明知擴廓帖木兒是不可忽視的唯一勁敵，因此他特地賜書鄧友德，鄭重其事的告誡他說：

『爾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戰。爾所戍地鄰擴廓，若爾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爾如長城，爾其勉之。』

而鄧友德在奉書以後，確也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清除草萊，在荆棘之中建立起他的軍府營屯來。尚且能夠恩威相濟，撫輯流亡，使遠近流落軍民相率而歸，確能做到保境安民，政

簡刑輕，充份發揮了他的政治長才。朱洪武吳元年（一三六七）鄧友德應召爲右御史大夫，領台事。洪武建元（一三六八），他官拜太子諭德，掌東宮太子的侍從贊諭。吳元年徐達、常遇春北伐中原，他又拜征戍將軍，率領漢襄間的明軍，攻取河南未附州郡。他曾在瓦店（河南南陽縣南六十里），大敗擴廓帖木兒的元兵。洪武三年拜征虜左副將軍，跟着征虜大將軍徐達出甘肅，找擴廓帖木兒的主力付諸決戰。擴廓帖木兒把他的大軍集中在甘肅金縣以東的車道嶺，那兒正是絶壁懸崖，形勢奇險，祇有一線鳥道可行。奮不顧身的鄧友德，便引軍直逼擴廓帖木兒的營壘下寨，他先豎立柵欄鞏固自己的陣地，然後身先士卒，猛攻不已，終於將憑恃天險的擴廓大軍擊敗。擴廓帖木兒一退，鄧友德便分兵一支親自率領，從臨洮進克河州（今之甘肅導河縣）。他在河州招降撫慰吐番（今之西藏）各酋長，再把擴廓帖木兒追到西黃河，直抵里松林，又度大破擴廓帖木兒的人馬，斬了他的大將。自此河州以西，朶甘思（元代設朶甘思宣慰司，以統西羌。現在青海的河源，以迄西康全境，都在它的範圍之內），烏斯藏（西藏全境）全部歸於大明的版圖。明史『鄧愈傳』說他：『出甘肅西北數千里而還』，從而可知他盡瘁馳驅，勞苦功高都到了何種程度？此所以，洪武三年，明太祖朱洪武大封功臣，鄧友德乃被封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衞國公，同參軍國事，歲祿三千石（一年的俸祿有三千石米），予世

券。洪武四年傅友德平蜀，鄧友德又奉旨到襄陽去編練人馬，供應大軍糧糈。洪武五年湖南辰州澧州苗族叛亂，鄧友德再奉詔拜征南將軍，率同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和楊璟、黃彬諸將揮師南下，剿平了辰澧苗族四十八洞。順便又把房州（今之湖北竹山縣）的另一場叛亂平定。

洪武六年（一三七三），鄧友德三十七歲了，朱洪武拜他爲右副將軍，隨同徐達赴西北巡邊，他眞不愧爲朱洪武所謂的『我賴爾如長城』。在朱洪武的心目之中，他足以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諸曠代名將等量齊觀。直到洪武十年（一三七七），鄧友德年方四十一，又由於吐番豪强梗塞川藏路途，剽刼貢使。朱洪武爲了揚國威，鎭異域，特又拜鄧友德爲征西將軍，而以朱洪武的乾殿下沐英爲副，興兵征討。鄧友德和沐英分兵三路，直把吐番豪强追到崐崙山巔，斬俘巨萬，鹵獲牛羊馬匹十餘萬頭，留下兵馬，戍守各處要塞，然後奏凱而歸。很不幸的，他在領軍將及應天府的時候，都走到了安徽壽春（今之壽縣），竟然一病不起，溘然長逝。朱洪武聞耗至爲震悼，追封他爲甯河王，謚武順。

鄧友德在朱洪武的開國元戎之中，雖然死得頗早，總算歸於善終。朱洪武對從龍之士誠然鐵面無私，冷酷寡情，可是他加之於勛臣後裔的恩遇，確也顯示他不得而已愧對老友的贖罪心理。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友德，乃至於沐英，他們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安富尊榮，坐享爵祿，一

直到明亡清興而後已。祇不過，其中有如鄧友德的後世子孫，卻有幸也有不幸，遭遇比其他人等略有不同。鄧友德一共有兩個兒子，長子鄧鎮，在鄧友德死後立即被朱洪武晉封爲申國公，又拜征南副將軍，曾經敉平過永新（今之江西永新縣三十五里），和龍泉山（今之浙江餘姚縣治之西）的大股盜匪，後來尤曾出塞征戰有功。可是鄧鎮因爲娶了李善長的外孫女爲妻，當李善長謀叛失敗，他也受了牽連，以姦黨之罪被朱洪武處死。

鄧友德的二兒子叫鄧銘，他曾追隨乃父鄧友德征蠻，死在軍中。生前任過錦衣衞指揮僉事。鄧銘以他哥哥鄧鎮的兒子鄧源爲嗣，鄧源遺有一孫，名爲鄧炳，直到大明弘治中葉（弘治元年爲公元一四八八，末年則爲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鄧炳乃被明孝宗朱祐樘授以『南京錦衣衞世指揮使』的官職。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明世宗朱厚熜再詔封鄧炳的兒子鄧繼坤爲定遠侯。自鄧繼坤以下又傳了五代，傳到了鄧文明，方始死于崇禎末年的流寇之亂。

明史鄧愈傳說他：『爲人簡重周密，不憚危苦，將軍嚴，善撫降』，這話多半不假。想當年鄧友德奉命平定全贛，當他攻克安福（現在的江西安福縣）的時候，由於他的部卒久戰之餘，一時見獵心喜，因而難免有擄掠擾民的情事發生，使安福百姓深以爲苦。大明的判官潘樞，他爲民請命，排闥直入，一見鄧友德的面，當場便厲詞指責，直斥他治軍不嚴。鄧友德聽了不禁大喫一

驚，立即拱手謝罪。而且他尤能登時下令，但凡擾民者斬無赦。他又親自搜查各營，把營盤之內由不法將校所綁架而來的女孩子，全部救了出來。集攏在一室之內，請潘樞在室內看守，自己則在室外親自煮粥，讓那些女孩子先喫個飽。

可是當時還有一些感情衝動，不克自持的將校，罔顧生死，想把他們搶來的女孩子再奪回去。那當兒鄧友德義憤塡膺，怒不可抑，他揮舞起皮鞭痛加撻笞，終於將那些大胆妄爲的將校打得抱頭鼠竄而逃。等他親自煮好了稀飯，讓那些受苦受難，担驚受嚇的女孩子們飽食一餐。然後他再跟判官潘樞不憚煩勞的一一護送她們回家，由而使民心大悅。鄧友德也多得了一層陰功積德。從這一件小事看來，大明開國之初，各地軍民之對他口碑載道，其實並不偶然。

劉伯溫料事如神

一提起劉伯溫，就令人興起一種神祕、玄妙、欽敬和親切兼而有之的感覺。他是近六百年來，中國民間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傳奇人物。名史學家黎東方博士，在他的巨著『細說明朝』中即曾指出：一位牛津大學的博士謝哲聲告訴他說：劉伯溫在印尼華僑的一處乩壇指名叫他去，指點他說謝博士的令祖謝雲龍刻在天上官居『巡察』，又說未來的上海將是一片荒涼，此外則劉伯溫自己現居台北。這便是劉伯溫式神話的典型範例，言之鑿鑿，有憑有據，說得來叫人將信將疑，撲朔迷離。

當然，黎博士是在給我們舉例說明：劉伯溫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戶曉的。這大概是由於大家相信他是「燒餅歌」的著者，乩壇上，也常有他降臨題詩』而已。劉伯溫的『燒餅歌』，和唐代李淳風、袁天綱合作的『推背圖』，都是我國民間流布的預言歷代興亡變亂的歌謠和圖讖。歌與圖的意義多半模稜隱晦，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很難令人採信。百分之百，是李、袁、劉後世的好事之徒，利用他們三位的鼎鼎大名，作了來唬唬無知愚民的。

最有力的證據，厥爲李、袁、劉都是飽學之士，高級知識份子。李淳風『幼通羣書』。袁天綱任鹽官令於隋代，當火山（今之山西河曲縣境）令於唐朝。劉伯溫更是『幼穎異，博通經史，於書無所不窺』。元末明初，論江左人物，咸推他爲第一。明初四大詩人，他僅次於高啓，而位

在張羽、徐賁之上，佔第二位。曾有一回，朱洪武問劉伯溫：『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劉伯溫的回答是：『當以宋大學士（宋濂）爲第一。』朱洪武再問他宋濂以次又數誰呢？劉伯溫當下就毫不遲疑的答道：『其次則臣不敢多讓。』劉伯溫遺著有『覆瓿集』、『犂眉公集』傳世。我們但知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九言舊詩，可是劉伯溫卻有一首三言詩『思美人』。如今將它錄在下面，以此和俚俗而又費解，似通不通的『燒餅歌』、『乩文乩詞』相比較，當不難發現後者全係出自僞造。

劉伯溫　思美人

雨欲來，風瀟瀟，披桂枝，拂陵苕（卽紫葳）。繁英隕，鮮葉飄，揚烟埃，靡招搖。激房帷，發綺綃，中髮膚，慴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岧嶢。雲中鳥，何翛翛，欲寄書，天路遙。東逝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掩瑤瑟，閒玉簫，魂眾眾，心搖搖。望明月，歌且謠，聊逍遙，永今宵。

劉伯溫輔佐朱洪武，釐訂方略，底定天下。朱洪武自己卽曾公開說過，他曾：『數以孔子之言導予』。世間所傳他的許多神奇詭祕，講什麼陰陽風角之說，其實完全是牽强附會，荒誕不經，而與事實相去遠甚。朱洪武待他敬之如師，同時也寄予心腹重任，口口聲聲的讚他是『吾子房（張良字子房）也』。跟他同時代的四川名士趙天澤，推崇他爲江左第一人物之外，更稱許他足與諸葛亮爲儔。明史也說他的文章氣昌而奇，認爲他和宋濂並爲一代之宗。如果我們把他看做能知過去未來，預卜吉凶的方術之士，那就未免有嫌唐突這一位雄才大略，學而優則仕的堂堂正正讀書人了。

劉伯溫名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一）生，比朱洪武大十七歲。家住浙江青田西南一百五十里外的南田山裏。南田山是道家『雲笈七籤』所謂的七十二福地之一，譽爲神仙的居處。山上土地肥沃，縱使天旱稻子也熟。劉伯溫的曾祖劉濠，在元朝初年當過翰林掌書，當時青田的林融起兵驅元復宋，兵敗後元廷派人到青田搜捕餘黨。有一名豪紳挾仇出首，繳出林融黨人的名册，牽連達一萬餘人。是劉濠設計灌醉了朝使，扶上小樓安歇。然後放一把火將小樓夷爲平地。朝使隻身逃出，黨人名册則付之一炬，由而救了一萬多人的性命，而爲青田人所永永感念不置。

小時候從鄭復初就讀。劉伯溫的這位鄭老師，曾經對劉伯溫的父親劉爚說：

『令祖積有厚德，你這位少君，將來一定可以光大府上的門楣。』

果然，劉伯溫在至順年間就中了進士，出任江西高安縣丞，由於其清廉正直，頗有政聲。行

省（元朝的省政府）徵調他準備加以重用，可是劉伯溫他只對能夠解救大漢同胞苦難的親民之官很熱中，元朝的高官厚爵，他卻了無興趣，因此他推辭了沒去。轉任江浙儒學副提舉，任內又因爲一再糾舉元朝的御史失職，被劾罷官還鄉。這時候的劉伯溫，已是學富五車，文采斐然的一位大名士，嫻於經史之外，又復精通縱橫之學，而爲各方人士所重視。當方國珍以海盜起家，刼掠沿海州郡。元朝官吏拿他沒法度，只好請劉伯溫出山，任爲元帥府都事。劉伯溫爲了保衞桑梓，他建議在沿海各要地築城，據險防守。方國珍被他的堅壁深壘，逼得走投無路，因而向元吏投降。當時，劉伯溫堅決反對，方國珍便遣人送他的紅包，劉伯溫拒而不收。他再向京師裏的元廷大吏行賄，終由元朝授予官職，劉伯溫則反被朝廷斥爲恣擅威福，落了個羈管於紹興府的處分。其後方國珍降而復叛，叛而復降，再加上浙東山區，盜賊蠭起，浙江百姓自此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其間劉伯溫也曾屢被元吏辟用，諸如他曾協助石抹宜孫守過處州城（府治在今之麗水），卓著戰功，但卻終因爲他曾開罪過方國珍，爲其所抑，無法升遷或掌握兵權。劉伯溫反正志不在此，他便棄官而去，回到青田。再遨遊江淮一帶，想在元末紛紛崛起的羣雄之中，找一位足以澄清天下，爲蒼生造福的眞命天子。然後施展他的胸中韜略，盡心弼輔，使這位眞命天子能夠驅逐胡元，完成大漢中興大業。

據說：劉伯溫所住的青田南田山中，很有不少異人。他棄官在家隱居時，每日面山而坐，有一天，山麓忽有一扇石門徐徐而開，劉伯溫鼓勇走進門去，在一道石壁上看到有『山爲基開』四個字。他取塊石頭往石壁上一砸，卻又有一道石門在自動打開來了。再往裏走，便看見一位道士枕書而臥。那道士見了劉伯溫，將所枕的兵書遞給他，說是：

『明天之前你若能讀熟這些書，我便全部傳授於你。』

那日，劉伯溫澈夜不眠，苦啃了一夜兵書。第二天，他果然把那幾卷兵書讀得滾瓜爛熟。道士便信守諾言，授他以兵法。——又有一說：劉伯溫小時候在山中寺裏讀書，僧房裏有一位異人，每每元神自離軀殼，四海雲遊。他的元神一出便是一月半月，在這段期間以內，他的軀殼就像死屍一樣的躺在床上，所以得把房門鎖起。等他的元神回來，軀殼重甦，方始開啓。可是某日有一名來自北方的元朝官員，入寺投宿，一時騰不出空房間，他便逼着寺裏的和尚說：

『這屋裏躺着的人分明死了。還不快擡出去火化，騰出房間讓我住。』

和尚被迫之下，無可奈何，只好將元神尚未歸來的那具異人軀殼，當着官員的面焚化了。不久，異人元神歸來，遍處找不到他的肉身，於是夜夜悲呼：

『我在何處？』

劉伯溫一連聽到幾次。一夜，他靈機一動，翻身起床，打開窗戶便是高聲一答：

『我在這裏！』

失落肉身的異人元神，立刻就飛到了劉伯溫的腔子裏。從此，他的聰明才智驟然增長數倍，天文地理，兵法韜略，一讀就懂，而且過目不忘，成爲他往後儼然帝師的最大本錢。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讀來，這些當然都是無法置信的神話，不過由於明初和漢初又相隔了一千一二百年，編造的技巧多少有點進步。劉伯溫並不擅於兵法，他也不是那種運籌帷幄，決勝疆場的軍師、參謀人才。他是朱洪武左右高瞻遠矚，統籌全局的最高顧問，專爲朱洪武決定方針大計，全盤政略與戰略。以朱洪武對他的言聽計從始終信任不衰而言，我們甚至於可以說他是大明開國初期的最高決策人。至於他的眞知灼見，和料事如神，那完全是因爲他書讀得多，眞有學問，遇事肯留心、更用心，而又能盡心。此外，則基於他的閱歷豐富，經常展開他的敏銳觸角，作深入細密的觀察，然後再加以睿智的判斷。如果再往深一層去分析，那麼，他的心胸坦蕩，不忮不求，只以佐明主，建大業，拯救天下蒼生，爲萬世開太平爲已足。當然他能保持公正客觀，由而也形成他的一大成功因素。

明乎此，就曉得劉伯溫的才具係由學問和經驗所得來，而決非什麼異人傳授，陰陽風角。舉

例以明之，諸如他和朋友泛舟西湖，在薄暮黃昏的時候，望見五彩雲起，便仰天而言，他說：『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前兩句是由於他盱衡全局，默察時勢所作的論斷，末一句則在傾吐他的胸中抱負。吳頭楚尾是長江中下游，據地自雄的早有劉福通、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乃至稍後的朱洪武。黃河南北則仍屬元朝及其權臣大將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兩父子，還有孛羅帖木兒、李思齊等的勢力範圍圈。推翻胡元，重振漢家聲威的未來天子當然是在長江中下游的羣雄之內。『後十年當興』那是說兼併羣雄，逐走胡元非十年以上的苦戰不可，也是有心人可以算計出來的事實問題。

又如他用爆竹驚了王冕一下，測知王冕膽怯。在賈銘的新建客廳裏故意隨地吐痰，使賈銘大爲不快，忙喊傭人當客揩拭，由而使劉伯溫覘知賈銘量窄，都成不了大事。他又到蘇州，眼見吳王張士誠騎馬而過，端詳他的面相和舉止，當下就搖搖頭說：

『貴不及封侯，焉能持久？』

後來他到了淮上，目擊淮上人物在戰亂災荒頻仍的時候，仍然氣度恢閎，作風豪爽，處處顯得慷慨大方。買肉的向屠夫討饒頭，屠夫信手一剁就給了一大塊。再細看淮上男兒都有公侯之相，因此他認定了眞命天子將來就出在這一帶地方。劉伯溫純粹係以精密的觀察，深入的分析，外

加上他閱人多矣而有的風鑑之術，去選定他所將輔佐的開國英主，眞命天子。當他心中大約有了個數，他方始返回青田，靜待他未來的主子派人前來禮聘延攬。

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底，耿再成和胡大海力克處州，替朱洪武主管人事行政的李善長，立刻便推荐處州和金華府的四大名臣，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和龍泉章溢。朱洪武特地派處州總制孫炎，代表他前往邀約。劉伯溫起先還不肯應徵，孫炎一連跑了兩趟，劉伯溫只送了他一柄寶劍。孫炎未能完成使命，非常着急。他作了一首詩，大意是說寶劍應該獻給天子，斬那些不肯受命的人。然後連詩帶劍一齊送給劉伯溫。可是劉伯溫絲毫不爲所動，孫炎無奈，只好洋洋洒洒，寫了封長達數千言的長信給他，請他爲天下蒼生着想，早日出山。劉伯溫這才邀了宋濂、章溢等人一道啓程。他們一行在至正二十年三月初一抵達應天府，朱洪武爲了表示禮敬之誠，親出迎迓，殷殷慰問旅途勞苦過後，方又開口請教：

『我爲天下大事，委屈了四位先生。如今天下紛紛，不知何時才能平定？』

四人之中，由章溢代表答話，他語重心長的說：

『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只有不嗜殺人的明主，方能使天下定於一。』

劉伯溫沒有答話，但他卻呈上了早先擬就的時務十八策。內中完全是他代表朱洪武策劃的大

明開國方略。據傳說，朱洪武當天請他們喫飯，由於他自己作詩的興致正高，所以他曾在席間問劉伯溫道：

『先生能作詩嗎？』

這位明初詩家第二的劉伯溫，回答他說：

『作詩無非儒者末事而已，焉有不會之理。』

於是朱洪武便舉手中的斑竹筷子爲題，請劉伯溫即席賦詩一首。劉伯溫當下便不假思索的起了兩句：

『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

這時，朱洪武打了個岔，開玩笑的皺皺眉頭說：

『秀才氣味！』

劉伯溫卻莞爾一笑，他說：

『莫忙，下面還有呢。』接着便往下唸道：『……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留侯一借間。』

留侯，是張良的封爵。劉伯溫顯然是以朱洪武比諸漢高祖，而自居爲借箸代籌，打下漢代四百年江山的張良。頌揚得體，自視也高。當年朱洪武還在奉『大宋皇帝』韓林兒的正朔，年紀才

三十三歲，韓林兒賞他的官職是『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伯溫的這一捧，確實令他心癢難搔，手舞足蹈。他連連的說：『相見恨晚。』宴罷再把劉伯溫的時務十八策一看，這才明白自己果眞得了張良了。前途驟放光明，後事大有可爲。他從此改口稱時年五十的劉伯溫爲『老先生』，待他寵禮之至。特地興築一座禮賢館，請劉伯溫等搬進去住。

私底下，朱洪武曾經問過大學士陶安；以他看來，劉伯溫等四個人的才學究竟如何？陶安的回答是：

『臣謀略不如基（伯溫），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與琛。』

往後朱洪武用這四大名臣，幾於全部取自陶安的這三句簡短對答。他以劉伯溫備諮詢，參與決策。宋濂制訂典章制度，章溢後來做到了御史中丞，葉琛則死在洪都知府的任上。

劉伯溫爲朱洪武所建的第一件大功，便是擺脫韓林兒的遙制，在逐鹿羣雄中別樹一幟，獨立自主。他敢於冒此大不韙，正因爲他有膽略，有見識，更有『江左人物第一』的崇高名望。有一天，朱洪武在他『中書省』的『衙門』裏設韓林兒的御座，親率文武百官向那個空交椅行禮。劉伯溫偏就昂然不拜，他甚至極其輕蔑的說：

『韓林兒不過一名牧牛豎子，爲啥我們要奉他的正朔？』

從此，朱洪武對大宋皇帝韓林兒那邊，就開始有點貌合神離，敬而遠之了。例如三年後，呂珍大敗『宋』軍，安豐被圍，朱洪武念在故劍之情，倒是親自領軍往援，把韓林兒救了出來，送到滁州去住。又三年，他才派人往迎韓林兒到應天。可是，都到了六合縣東南的瓜步山，竟會翻船，韓林兒溺斃，大宋遂亡。有此一幕，翌年朱洪武便改稱吳元年了。

除了他向朱洪武所獻的時務十八策，被朱洪武逐項付之實施。劉伯溫更爲朱洪武決定了全盤戰略，那便是大膽已極的置心腹之患張士誠於不顧，先行擊滅聲勢正盛，遠在武昌的陳友諒。他所恃的理由是他曾親見張士誠，認定了他不能舉大事，只可蘄求自保。他要朱洪武先滅陳，再滅張，然後北定中原，完成統一。當陳友諒奇兵突出，以十倍於朱洪武的兵力，陷太平，進駐采石磯，約張士誠東西兩路夾擊應天府。陳友諒的樓船已經兵臨城下，應天府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朱洪武會集文武議定戰守，有人主張投降，有人主張遷避鍾山，負隅頑抗。唯獨劉伯溫張眼仰望，神態自若，但他卻是一言不發，一策不畫。朱洪武猛然省悟過來，方才把他拉到後面密室，請教於他：當今之計，如之奈何？

劉伯溫這才奮然而起的說：

『凡是主降，主張奔往鍾山的，都該拿下，殺他們的頭！』

朱洪武愁眉苦臉的說：

『就是把他們全給殺了，這退兵之計又將安出呢？』

於是，劉伯溫便向朱洪武剖析敵軍之勢，他說陳友諒軍心已驕，只要等他們再深入一步，預設伏兵加以攔擊，就可以很輕易的將之擊潰，他曾意味深長的說：

『天道虧盈益謙，後舉者勝。主上立威制敵，以成王業，如今就在這一戰了。』

其後，朱洪武果然以少勝多，用誘敵深入之計，大敗陳友諒。他以『克敵』的最高功勳重賞劉伯溫，劉伯溫卻拒而不受。不久，劉伯溫又力主朱洪武親征安慶，重新加以規復。朱洪武從早攻打到晚，安慶城池仍然不下。劉伯溫卻打聽到了陳友諒和他的妻兒都在江州（今之九江），他請朱洪武移師直搗陳友諒的江州巢穴，嚇得陳友諒攜妻挈子狼狽逃往老巢武昌，於是安慶江州悉克，龍興（南昌）震動。陳友諒的龍興守將胡美派他兒子前來洽降，條件是只求不使他的部衆星散。朱洪武正面有難色，劉伯溫唯恐他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之機，他在朱洪武的交椅之後猛的踢了一脚，朱洪武立刻省悟，馬上改容相向，對胡美的條件一口答應。龍興降後，江西各地相率落入朱洪武的掌握。

當浙東苗軍降而復叛，胡大海被殺，浙東動搖，李文忠差點兒就要被撵出浙江去。那時候劉

伯溫回籍料理他母親的喪事，順便協同各將努力反攻，安定浙局。他在家居喪時，應天青田信使絡繹不絕，因爲朱洪武但有難決的軍國大事就要請教於他。回應天後，劉伯溫又勸朱洪武不必赴援安豐韓林兒，他算定了陳友諒將會乘虛來攻。唯有這一次，朱洪武以兵馬已發沒有聽他的話，其結果是釀成了陳友諒圍攻洪都（明改洪都府，即南昌）八十五天。等朱洪武回師救援，首先就向劉伯溫謝罪。

朱洪武邀同劉伯溫，赴援洪都，跟陳友諒的强勁水師大戰於鄱陽湖。決定兩軍勝負的那一仗，朱洪武的座艦正在前列，劉伯溫坐在他旁邊看他督戰。驀的他看見當面敵艦在向自己這邊調砲上彈藥，他立刻高聲大叫，拉起朱洪武就奔向另一艘戰艦。兩人方到，還來不及落座，轟然連響，原先的座艦中了砲彈，碎成數段。陳友諒在樓船之巔見到，喜出望外，還以爲朱洪武這一趟必死無疑呢。劉伯溫卻命座艦併力向前，陳友諒軍一見朱洪武忽又出現，無不大驚失色。這一陣朱洪武當然又是大獲全勝。

陳友諒滅，張士誠亡，北伐驅元，中原略定。在此前後，朱洪武對劉伯溫確是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洪武元年朱皇帝登基，他爲崇功報德，給了劉伯溫一項莫大的榮寵。朱洪武規定處州的糧稅比照宋朝每畝另加五合（半升），他特頒聖旨唯有青田一縣豁免。他還欣欣然的說：

『此舉當使劉老先生鄉里，世世傳爲美談。』

大明最早的兩位宰相是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李善長是荐舉劉伯溫的人，但卻因爲劉伯溫在當御史中丞兼太史令的時候，鐵面無私，不買他的帳，把他一個犯貪污罪的老部下李彬按律處斬，使李善長對他大爲不懌，從此將劉伯溫當作政敵看待。後來李善長頗有過失，朱洪武迭加斥責。他跟劉伯溫說，他想罷斥李善長。劉伯溫卻懇切的勸諫，他說：

『丞相是多年勳舊，能夠調和諸將，不宜遽加罷斥。』

朱洪武聽了不禁十分訝異的說：

『可是，李善長卻對你很爲不滿，他曾屢次的想要加害於你，因而在我跟前也不知道打了多少次關於你的小報告。怎的你此刻反倒幫他說起話來。劉老先生，我實告訴你吧，罷斥李善長以後，我正要拜你爲相呢。』

這時，劉伯溫便十分懇摯的勸諫朱洪武，他舉例以明之的說：

『朝廷更易宰相，就像是一幢房子抽柱換樑。那柱與樑必須巨木方始可以勝任。如果捆些小木頭也能代替樑柱的話，只怕一頂上去房子立刻會坍。』

朱洪武的必欲罷黜李善長，終因劉伯溫的這一次忠諫而作罷。可是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長終

於還是告病乞歸，他去志已決，朱洪武便不能不另簡繼任人選。他鑒於楊憲一向不滿李善長，特別的跟劉伯溫親近，又曾在朱洪武跟前屢屢揭發李善長的短處，以爲楊憲是劉伯溫夾袋裏的人物。所以他徵詢劉伯溫的意見，可否就以楊憲爲相？

殊不料劉伯溫竟會率直的答道：

『楊希武（楊憲字希武）有相才而乏相器。臣以爲當宰相的必須持心如水，而以義理爲權衡，自己則始終不介乎其內。以此而論，楊憲還差得遠。』

這一答確乎出於朱洪武的意料之外，沉吟半晌，他又問道：

『那麼，劉老先生，你以爲汪廣洋這個人如何？』

劉伯溫說：

『汪廣洋的氣量狹小，其褊急淺薄，更甚於楊希武了。』

於是朱洪武再問：

『劉老先生，你看胡惟庸這個人呢？』

劉伯溫唯有一聲冷笑的答道：

『用胡惟庸，譬如拉車的馬，就怕他一旦受驚，猛一下脫轅而走，會把馬車拖翻。』

說到這兒，朱洪武仍想劉伯溫替他分憂担勞，出任相職。他沉沉的嘆口氣，方道：

『和我推誠相與，坦衷而對的人，普天之下，就唯有劉老先生你一人而已。劉老先生，你何不與我合作到底，代我挑起這副丞相重担呢？』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劉伯溫方道：

『臣疾惡如仇，未免過甚。此身又不耐繁劇，倘使居於相位，唯恐辜負上恩。其實天下何患無才，只要明主悉心以求，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人選。只不過，方才所談論過的那些人，依臣之見一概以不用爲宜而已。』

但是朱洪武卻仍猶豫踟躕，難以委決，他實在拿不定主意另覓賢良，就唯有以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相繼試用。其結果竟然和劉伯溫所料的絲毫不爽，三位宰相相繼出了毛病。後來只好又把年已老邁的李善長再拖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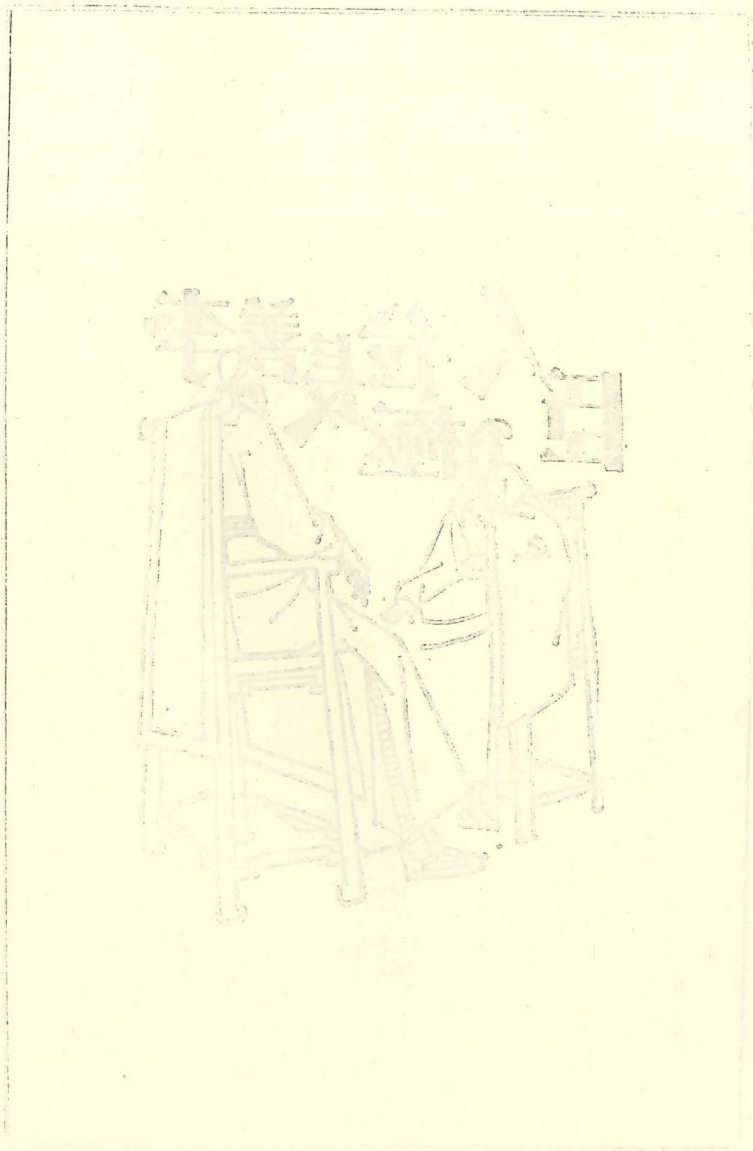
洪武三年，授弘文館學士。當年十一月朱洪武大封功臣，又授劉伯溫『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可是他卻大功告成，及身而退，第二年便告老還鄉，隱居山中。每天祇是邀集鄉老喝酒下棋，嘯傲烟霞，絕口不提往事。連當地的知縣，都難以找到他雲遊遯世的蹤跡。然而後來他畢竟還是中了胡惟庸的奸計，誣告他跟鄉民在淡洋（青田

縣南二百七十里，地極險僻）强佔塋地，——又誣稱淡洋之地有王氣。朱洪武顧念前勛，不忍置他於死，僅祇削奪他的俸祿。劉伯溫爲了表示他並無異志，只好入京謝罪，就此住在京師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拜相，劉伯溫聽說後大爲憂憤，他曾嘆息的說：

『如果我先前對胡惟庸的批評，居然會得不應驗，那就是天下蒼生的福祉了。』

未幾，他就得了病。胡惟庸帶了醫生到他宅邸診治，服過藥後，便覺得腹中有物，大如拳石。洪武八年三月，朱洪武親自撰文賜他，派專差護送他回家養疴。可是抵家方始一個月，他便不治逝世，享年六十五歲。劉伯溫如果能知過去未來，窮通福禍，那麼，他也就不會被一代權奸胡惟庸給毒死了。

李善長
人臣位極



李善長初見朱洪武，時在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朱洪武實足年齡二十五，在濠州元帥郭子興那兒剛剛熬出頭，當上了一名鎮撫，到各處去招撫盜匪，編成隊伍。他的運氣不壞，手段也挺高明，帶着徐達、湯和等二十四名心腹，在家鄉募了七百名壯丁，又南略定遠，收降驢牌寨三千民兵，得了秦把頭的八百之衆，然後夜襲橫澗山，降了二萬元軍，場面越來越大，志向越來越遠。朱洪武到妙山，有謀士馮國用和他弟弟馮勝相率來投。馮國用勸他取金陵作根本，四處征伐，倡仁義，收人心，不貪財帛，莫戀女色，『天下不足定也！』說得朱洪武霍然心動，將信將疑。可是，不久以後他去攻打滁州，遇見了一位整四十歲的讀書先生李善長。朱洪武久聞李善長的大名，知道他是鄉里長者，對他十分尊敬，邀他入幕担任記室，李善長倒也欣然應允。於是，有那麼一天，朱洪武純粹出之於一種試探心理，——想讓李先生說說看，像他那樣的小人物，也能當得了開天行道，肇紀立極的皇帝嗎？他特地找個閒聊天的機會，用悲天憫人的語調，問道：

『如今四方都在起刀兵陣仗。征戰殺伐，連年不休，不曉得要到那一天，才能夠天下太平啊？』

李善長自幼飽讀羣書，饒有智謀，精通刑名法術，嫻於法家之言。但凡他所策劃的事情，無

有不成之理。他瞭然朱洪武的心意，便把握時機，鼓勵他說：

『秦末天下大亂，羣雄並起，漢高祖以一介布衣，起兵於沛（江蘇沛縣以東，沛宮在縣城東南一里處）。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濫施殺戮，五年就成了帝業。當今元政失修，天下土崩瓦解。我公籍隸濠州，和沛上相距不遠，所謂山川王氣，在我公來說，可謂已經受得有了。此刻所需要的，無非效法高祖的作爲而已，何愁大事不成？』

李善長的這一番話，對於朱洪武的一生，大明開國，乃至一部中國近代史，實在是太重要了。他激發了朱洪武的壯志雄心，堅定了他的內心信念。從此以後，他便自比漢高，一心一意往打天下、創帝業的這一條光明大道上走。

朱洪武決心步武漢高，龍蛇起陸。在他的心目之中，劉伯溫是他的張子房（良），李善長便是爲他補兵饋餉，使他軍資不匱的蕭酇侯（何）了。

其實，李善長爲朱洪武所立下的功勞，還在蕭何之於漢高之上。首先，由於朱洪武和李善長壽命長，朱洪武活到七十一，在位三十一年，李善長得年七十七，他輔佐朱洪武的時間，前後共達三十餘年之久。而蕭何之佐漢高，則以漢高起兵三載，在位一十二年計，統共不過十五年間而已。此外，李善長所担負的職責也比蕭何爲重。他從朱洪武攻下滁州以後，便開始由書記改任參

謀，替朱洪武參預戎機，徵發糧餉。當朱洪武聲名日盛，四方從龍之士紛紛來歸，他又得担任接待，察舉其才，建議朱洪武如何量才錄用，分別安置。從一名鎭撫當到了皇帝，朱洪武用人行政，幾乎全由李善長在幕後主持，爲之包辦。而且他在這一方面，尤有卓越的成就，他能代表朱洪武，對所有的文臣武將，布誠心，開公道，使人人各司其事，安於其位。偶或起了爭執齟齬，也歸李善長從中調解，務使和衷共濟，同心協力。我們試看朱洪武的部屬，都能對他矢志忠誠，絕少變節，尙且遇事爭先，奮不顧身，從而便可知李善長對於朱洪武的偉大貢獻。

當朱洪武把備受趙均用欺凌壓迫的郭子興迎到滁州，仍舊擁他爲主，另創一個新的局面。曾有一度，郭子興聽信流言，削奪朱洪武的兵權，又要把朱洪武幕中第一流的人才李善長奪爲己用。他調李善長到他的元帥府，李善長卻表現得很夠朋友，他固辭不往，嚴正表明他是跟定了朱洪武的。這一幕，使朱洪武頗受感動，主從之間的情誼，由而又進了一步。後來朱洪武聽從李善長的意見，到和州去獨樹一幟。那是朱洪武出人頭地初度受挫後的另起爐灶之舉。他和他的從龍之士，被迫在兵微將寡，糧盡援絕的困境中據守孤城，又被大隊元軍，切斷了新塘、高望、雞籠山等處糧道。眼看著城中樹皮草根都快被吃光了。迫不得已，朱洪武唯有硬起頭皮，冒險往攻雞籠山。由於兵力太少，他只能留一小支人馬，交給文人出身的李善長守城。以當時和州四週元兵聲

勢之浩大，李善長等於是在『頑兒命』。可是在他這最初，同時也是平生最後一次的陣仗裏，居然能用上空城計，將少數兵馬埋伏城外，待大股元軍偵知和州空虛大舉來襲，他那一支伏兵竟使元軍以爲中計遇伏，爲之倉皇敗退。所以當朱洪武打通雞籠山糧道，凱旋歸來，聽說李善長竟會如此這般贏了一仗，他不禁失聲大笑。衆將士聽了，也無不嘖嘖稱奇，引爲美談。

朱洪武率部駐紮和州的那一段時期，固然取得了一處直攻金陵的前進基地，但卻由於地小兵多，糧道又不時的被元軍所切斷。李善長供應大軍糧糈，眞是羅雀掘鼠，鎧弩待煮。但凡吃了不至於得病或中毒的東西，全都搜集了來供應軍民維生之需。當時，朱洪武和他確能跟將士同甘共苦，有什麼就吃什麼，絕不例外。甚至，主臣二人曾經遍嚐各種野生蔬菜，親身試驗何者有毒？後來，朱洪武登了基，四海昇平，五穀豐登，錦衣玉食之餘，曾有一次，他問多年相從的江都（揚州）人御醫陳君佐道：

『在歷代帝王之中，你看朕像那一位？』

陳君佐當下便亦莊亦諧的答道：

『陛下最像神農。』

朱洪武卻想來想去，想不出他有那一點兒像神農帝。便追問陳君佐，何以要說他像神農呢？

陳君佐卻反問他一句道：

『陛下不像神農，何以遍嚐百草？』

朱洪武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陳君佐在重提苦守和州時的往事，朱洪武爲將士遍嚐百草，找可以果腹的食物。當時君臣間不覺相與大笑。由這一段佳話，可以覘知朱洪武的創業，確曾歷經艱危，含有不少的辛酸，一個人的成功，豈是偶然？

在和州得了俞廷玉、廖永安等的巢湖水師，李善長便極力主張强渡長江。因爲朱洪武再不打出路，向江南求發展，他那一支人馬，眼看着就會淪爲餓殍。渡江一戰，李善長的戰地政務工作，做得非常之好。他能使軍事與政治，相互運用，密切配合，獲得最理想的戰果。當朱洪武使用穿心戰術，一舉攻入四週元軍麕集的太平（當塗），先頭部隊一入城，通衢大道同時貼好了嚴禁擾民，剽掠者斬的煌煌告示，命那麼許多自和州『餓牢』裏乍放出來的餓卒餓兵，凜然知所畏懼，不敢以身試法，由此樹立了朱洪武所部攻城掠地時，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的良好楷模。使朱洪武的一軍，在貪橫殘暴，搜括無饜的元兵，以及所到之處，雞犬不留的崛起羣雄之中，成爲唯一匕鬯不驚的仁義之師。徐達攻克鎭江之役，仗打完了，當地百姓竟然還不曉得曾有戰事發生，鎭江業已易手。正由於朱洪武的部下軍風紀之佳爲當代所罕見，從無苛擾民間的情事發生，於是王

師所到之處，兆民莫不簞食壺漿以迎。朱洪武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這也是重大因素之一。

東征西討，南攻北伐，只要朱洪武領軍在外，一概由李善長担任留守。朱洪武當太平興國翼大元帥，李善長便是帥府都事。主臣二人一搭一檔，一進一退，配合得眞是曲盡佳妙，不可言宣。戎幕之中的軍機、進退、賞罰、章程，朱洪武也是全部取決於李善長。遇有必要，兩人還會在文武百官之前演演雙簧，讓朱洪武立威，再由李善長來從中排解。由於李善長肚裏掌故多，腦筋反應快，能說會道，裁決如流。所以他是承上啓下，排難解紛的第一流好手。朱洪武以他來肆應各方，調和鼎鼐，那眞是大明開國不作第二人想的宰相人才。李善長使將吏貼服，居民安堵的那一套本領，在他當時確實無人可及。連他數欲陷害的政敵劉伯溫，都曾力諫朱洪武不可將他罷黜，指出唯有他能調和諸將，燮理陰陽，把他比做棟樑之材的巨木。甚且直陳連劉伯溫自己在內，要當宰相的話，就等於捆一束小木頭來替換李善長這般的棟樑材，其結果是將會使房子立刻坍塌。

李善長正式拜相，係於朱洪武稱吳王的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當時官制『右』高於『左』，所以吳王的右相國是李善長，左相國則爲大將軍徐達，論地位李善長要在徐達之上，講實權則徐達的左相國根本就不過問政事，他只管打仗，吳王朝政，依然還是李善長大權一把抓。同年

九月，陳友諒的兒子陳理在武昌俯首稱降，朱洪武西路的勁敵已除，李善長在開國元勛之中首先獲封宣國公，同時又改官制，『左』爲尊『右』爲卑，宣國公李善長立刻便改爲左相國。由於稍後的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左相國胡惟庸謀叛伏誅，朱洪武一怒之下宣告永遠廢除宰相制度，從此『宰相』的名銜成了廣陵絶響。因此就『位極人臣』而言，李善長不但在大明開國時期居第一。以迄明亡清興，滿清覆滅，專制政治結束，也始終沒有任何一人能夠蓋得過他。

朱洪武攻克集慶路（南京），改爲應天府以後，李善長爲了奠立國家財政基礎，他在國用益饒而兆民不困的大前提下，曾經實行兩淮食鹽專賣制度，立茶法並恢復制錢法，開採鐵礦，訂定魚稅，讓朱洪武永遠不再爲大軍糧餉和龐大戰費而發愁，這是他生財有道式的經濟措施。當年朱洪武抱定治亂世用重典的主張，渡江後執法頗嚴。李善長則不以爲然，他首先請朱洪武廢止三條連坐法中的兩條。規定唯有大逆之罪方始連坐。——就由於三條連坐法廢除得未能澈底，二十五年後竟使他的全家七十餘口一併伏誅。吳元年（一三六四）江南大旱，劉伯溫正在當太史令，他乘機請朱洪武將滯押獄中的人犯早日審結，祈福求雨。朱洪武便命劉伯溫平反冤獄，救了不少人命。而且事有湊巧，滯押人犯審結後，果然大雨如注，劉伯溫又請朱洪武立法定制，用意即在於約束朱洪武濫施殺戮。在這一件大事上，李善長和劉伯溫的意見倒是不謀而合，完全一致，因此

他力促其成。朱洪武就派他和劉伯溫等裁定律令，然後頒示中外一體遵守。這便是大明律令的由來，李善長和劉伯溫一般的功德無量。

洪武元年（一三八六），大明天子卽皇帝位，奠都金陵。當時有一個挺尷尬的大難題，也是由李善長破費了不少功夫，替朱洪武加以解決，那便是朱洪武自幼父母雙亡，祖籍先世早已湮不可考。但是古時候當皇帝是要把先世譜系修纂而成玉牒，存放在玉牒殿裏。皇帝登基而找不出原籍何處，先世名諱事蹟，那豈不是會鬧大笑話嗎？起先朱洪武和一些儒臣商議修訂家譜，也不知道是誰瞎胡猜的說朱洪武原籍徽州，乃是朱文之後。有一天他遇到一名徽州籍姓朱的典史，便忙問他可是朱文公的後裔？那典史搖搖頭說不是，朱洪武這才恍然他把祖先都弄錯了。後來他又偶然憶起兒時彷彿聽他父親說過，他們朱家原籍朱巷，地在句容（筆者按：其實安徽鳳陽、合肥間，也有個朱巷）。所以他渡江後便派徐達去取句容，以便訪求故鄉宗族。但卻一直到他攻克金陵，方始獲知朱巷離金陵城四十里，當朱巷朱姓居民聽說朱洪武自稱籍隸朱巷，登時便有四十餘人跑來跟他『敍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這一次朱洪武唯恐再度錯認了祖先，他鄭重其事的請李善長爲大禮使，代他認眞訪查。李善長果然不辱使命，他查出了朱武洪的原籍確在金陵句容朱巷通德鄉，世代以農桑爲業。卻是很遺憾的，李善長僅只查到朱洪武的五世祖爲止，再往上推，那

就唯有永遠存缺了。

李善長代朱洪武查到的五代祖宗，名諱都很奇特。例如朱洪武的五世祖叫朱仲八，娶陳氏，生有三子名爲朱六二、朱十二、朱百六。朱百六是朱洪武的高祖，娶胡氏，育有長子朱四五、次子亦卽朱洪武的曾祖父朱四九。朱四九娶胡氏，有子四人，朱初一、朱初二、朱初五和朱初十。朱初一娶王氏，他是朱洪武的祖父母，有兩個兒子朱五一和朱世珍。朱世珍卽爲朱洪武之父，在元朝初年被歸納入淘金戶，以販金爲業。朱家是在朱洪武的祖父朱初一時由朱巷搬到安徽泗州盱眙縣，當時朱世珍才八歲，在盱眙置得有田產。可是到朱初一死後也就變賣一空。朱洪武的伯父朱五一遷居濠州鍾離，由於性情淳良，被地方上人稱爲朱善人。娶劉氏，生有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朱重五，一共四個兒子。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三二八）時朱五一還有六個孫兒，不幸祖孫三代都在兵荒馬亂之中相繼死去，所以朱洪武的伯父一家算是絕了後。朱洪武的父親朱世珍，則也生了四個兒子，是爲朱重四、朱重六、朱重七和朱洪武朱元璋。朱重七跟朱洪武都生在五河，然後遷往鍾離（今之鳳陽東北）。至正四年（一三四四）朱洪武十七歲時，先是父母和長兄重四俱喪，二哥朱重六守業，三哥朱重七出贅劉家，朱洪武則到皇覺寺裏當了小和尙。到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兄嫂並死，只有他大哥朱重四留下一個兒子朱文正。朱文正在朱武洪麾下當到大

都督，後來犯罪被處死。於是朱巷朱家只剩下朱洪武一枝獨秀，他前後生子達二十六名之多。

追帝祖考，册立后妃太子諸王，凡此大典，朱洪武一概命李善長充任大禮使。朱洪武一登基，李善長便兼太子少保，授銀青光祿大夫（比照漢朝官制，凡是拿最高俸祿歲支二千石米的大官，官印概爲銀質青綬），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開國初期，百廢待舉，像是勘定郊社宗廟、奏定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和朝賀東宮儀、監修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定天下嶽瀆神祇封號，都由李善長一肩膀挑起。甚至於連朱洪武封建諸王、爵賞功臣，也要和他事先商議。誠如明史所謂：『事無巨細，悉委李善長與諸儒臣謀議行之。』他攬事之多，權力之大，在當時乃至後世的文臣武將之中，簡直無出其右者。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時候，朱洪武說：

『善長雖然沒有什麼汗馬功勞，可是他跟我已久。多年供應軍食，功勞很大，應該封他一個上國。』

於是，『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

除此以外，還賜給他丹書鐵券，准他兩次免死，他兒子免死一次。當時封公爵的，祇有李善

長、徐達、洪武二年暴卒軍中的常遇春之子常茂、馮勝、鄧友德（愈），和李文忠，一共是六個人。而六位公爵之中，仍以李善長位居第一。

位極人臣的李善長，在表面上看起來，彷彿寬宏和穆，大有『宰相肚裏好撐船』之致，但是骨子裏卻氣量褊窄，心生忮刻，他是不大能容得了人的。參議李陽冰和楊希聖，只不過稍微侵犯了一點他的職權，李善長便立刻奏請罷黜。甚至於對待淡泊甯靜，尙且儼然帝師的劉伯溫，他也由於劉伯溫不大買他的賬，因而將他視爲政敵。他曾屢次和劉伯溫爭論法令，對劉伯溫有所詬病，使他不能自安，告老乞歸。劉伯溫一走，李善長環視朝內，已經不再有和他分庭抗禮的人物。他就不免時露驕態，讓朱洪武看了很不順眼。洪武四年，他便也因病致仕，回家休養去了。只是當年朱洪武待他仍然很厚，在濠州撥了若干頃地給他，賜他守塚戶一百五，佃戶一千五百，儀仗士二十家。翌年病癒，又命他籌督建造臨濠宮殿，把江南富戶十四萬口，押到濠州去耕田。洪武七年復將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陞任太僕丞，姪兒李伸、李佑也都做了官。洪武九年，尤且將臨安公主下嫁給李善長的兒子李祺，拜李祺爲駙馬都尉。皇帝宰相，成了親家。這還是大明天子破例兒第一遭嫁女，公主婚儀，從此制定。朝服儀從，一律從奢。李善長一家的光寵赫奕，也不知引起多少人的豔羨。最使李善長感到欣慰的是，由於馬皇后非常賢慧，對於皇子公主，管教有方，

讓他們知所謙恭自持，崇尚節儉。所以臨安公主嫁過門來，竟毫無驕奢倨傲習氣。侍奉翁姑；恪盡婦道，李善長算是得了個好兒媳了。

也許是因爲日中則昃，盛極而衰的關係吧，臨安公主下嫁方只一個月，李善長和李祺兩父子，就莫名其妙的觸了個小霉頭。御史大夫汪廣洋和陳甯，合疏檢舉他兩父子狎寵自恣，連皇帝生了病都不上朝省視問候。於是朱洪武按大不敬之罪，削奪了李善長的歲祿一千八百石。其實，在李善長來說，這無非『風吹鴨蛋殼，財去人安樂』而已。因爲，洪武十年五月，李善長便重作出岫之雲，東山復起。跟朱洪武的義子、外甥、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議軍國大事』，成爲宰相之上的宰相，地位之高尚且在當時的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廣祥之上，朱洪武賦予李善長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督造圜丘（祭天之壇）的工程。當然，這又是一項榮譽職。

胡惟庸在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時卽已投奔朱洪武，他是李善長一手提拔的人物，洪武四年李善長致仕，他以中書省左丞的職務，隱握宰相實權，六年七月陞任右丞相，十年九月由右而左，大權在握，儼然已是李善長的接棒者，從六年到十年尤且只有他一個人居於相位。他在洪武八年元旦給劉伯溫服下了慢性毒藥，使劉伯溫終在八年四月身亡。此人早在洪武三年左右就已經

決心謀反，十年九月汪廣洋回任右丞相而以胡惟庸左遷，照朱洪武所頒佈『昭示奸黨錄』的說法，胡惟庸早在洪武十年九月就曾挽請李存義，私下勸他哥哥李善長參與胡惟庸的叛逆之舉。李存義肯於這麼做，那是因爲他兒子李佑娶了胡惟庸的姪女，彼此已成親家，關係十分密切。據謂，當李善長聽說胡惟庸有反意，還要他也參加，當下也曾大驚失色，還曾痛斥李存義道：

『你可曉得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造反，那是要夷九族的啊！』

李存義被李善長嚴詞斥退，胡惟庸卻還不死心。他請李善長的老友楊文裕，再去咯之以利。胡惟庸開出了條件，謀反若成，他將以淮西之地封給李善長，由他自立爲王。

據說，李善長當時的反應是不勝驚訝，但卻也有怦然心動的神情。

於是胡惟庸再接再厲，他親自出馬，前往游說這位老上司。李善長則請他莫在自己家裏勾留過久，對於胡惟庸的要求，仍然表示拒絕。

又過了一段日子，胡惟庸再遣李存義向李善長反覆陳詞，勸李善長協助胡惟庸推翻朱洪武。據謂，李善長則一聲浩歎的答道：

『我老了，等我死了以後，你們愛怎樣便怎樣吧！』

一連四次勸促李善長參與胡惟庸的反叛，時間是從洪武十年九月到十二年八月，歷時將近兩

年，問題在於兩年之間，李善長既然堅持其忠於朱洪武的立場如故，而又始終不曾向朱洪武舉發胡惟庸謀反。這在情理上說很難令人置信，若謂李善長一生精明强幹，一入老境便昏憒顢頇，那也不至於臻及如此荒乎其唐的程度。洪武十二年底，胡惟庸的兒子在街頭驟馬奔馳，闖了車禍，死於車輪之下，胡惟庸仗勢殺了駕車之人，使朱洪武大怒，他要胡惟庸抵命，乃使胡惟庸決心提前舉事。和他同謀的御史中丞涂節，明知胡惟庸必敗，因而向朱洪武告密。朱洪武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下詔逮捕胡惟庸，親自鞫問後再發交廷臣更審。結果是胡惟庸、陳甯、涂節伏誅之外，坐黨獲罪致死者不計其數，這是洪武年間的一次大獄。但是李善長卻『很幸運的』不曾牽連在內。是年，御史台中丞出缺，他還奉詔掌理台事，而在往後的幾年之中，屢屢有所建白。

李善長終受胡惟庸之累，被牽入洪武十三年的謀反大獄，其『東窗事發』，竟在胡惟庸等伏誅的五年以後。起先是有人舉發他弟弟李存義父子是胡惟庸同黨，朱洪武還看在『李善長的份上』，下詔免死，僅只把李存義父子『安置』到崇明去。朱洪武認爲這是他給李善長莫大的恩典，可是李善長居然不曾謝恩，使朱洪武大爲不快，銜之甚深。歲月匆匆，又是五年，到了洪武二十三年間，李善長都七十七歲了，據說他仍然恃功而驕，不自檢點，爲了要營建宅第，向征虜將軍湯和借調三百名衞士，被湯和在朱洪武跟前打了個小報告。四月，他的親戚丁斌犯法，應該流徙

邊遠省份。李善長又幾度代他請朱洪武赦免。朱洪武認爲他『耄不檢下』，偕大年紀不知自愛，對自己的小輩徇情包庇。他一發脾氣，反倒逮了丁斌來嚴刑拷問。殊不知丁斌原在胡惟庸家裏執事，他竟將胡惟庸一連四次勸促李善長加入謀反的往事一股腦兒兜了出來。此外又有胡惟庸的家奴盧仲謙等，也出首告發李善長如何的跟胡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再加上有人舉發李善長曾經隱匿胡惟庸私通北元不報，當時還有吉安侯陸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告發他主人和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俱曾與胡惟庸共謀不軌。胡惟庸及其同黨處死將及十載，屍骨已寒，墓木早拱，至此又來重興大獄窮治黨羽，御史們趁此機會交章彈劾李善長。連朱洪武的八皇子潭王朱梓，都因爲他的王妃於氏父兄被指爲胡惟庸的同黨坐罪，嚇得朱梓和於氏雙雙身焚而死。五月，李存義在獄中『供認了』胡惟庸四次勸說李善長入夥屬實，朱洪武便痛斥李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而不發舉。狐疑觀望，首鼠兩端，大逆不道！』他推說星象有變，當移大臣，將李善長賜死，妻女弟姪全家七十餘口一併棄市。駙馬李祺早逝，朱洪武便把他女兒臨江公主徙居江浦，兩名外孫李芳、李茂則倖獲保全首領。由於這再次大獄株連而死而罪的人太多，連位極人臣的李善長都不獲免。所以朱洪武特地將一干告發者及所有人犯的供詞，附以親自判定的罪狀，編了『昭示奸黨之錄』一書，公諸於世。其實呢，他這樣的鄭重其事，反倒示人以『羅織入罪，心有內愧』之嫌

。無論如何，像李善長的曾與朱洪武同心同德，出萬死而取天下，生封公，死封王，都得了開國勳臣第一的崇高地位。像他這般已可享有萬全富貴的元老重臣，居然也會跟著他的老部下胡惟庸密謀造反，求取僥倖萬一的富貴榮華，實在是有點不近情理，說不過去。至於親戚和家奴的招供，以朱洪武時代酷刑之可怕，則『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至少給局外人來看，都不能視作充份有力的證據。當朱洪武的八皇子潭王朱梓和王妃於氏聽說於氏之父都督於顯，其兄甯夏指揮於琥，俱因連坐惟庸黨獲罪，唯恐受了連累，嚇得坐臥不安。朱洪武也曾特爲遣使諭慰，還召封在長沙的朱梓入見，他分明是怕兒子媳婦給嚇壞了，殊不料反倒葬送了自己愛子和於妃的性命。朱梓在朱洪武的二十六子之中而以英敏好學，文章寫得出色而聞名，英年夭折，尙且無後，時論爲之痛惜。朱洪武內心裏的傷悼懊惱，更是可想而知。李善長究否胡黨誠然大成疑問，如朱梓夫婦則爲不折不扣的一對寃魂。所以這是朱洪武誅戮功臣時，屬於他個人的唯一意外不幸，痛心事件。

自古以來，歷代帝王莫不都有一批文學侍從之臣，代司文章筆墨之事。他們地位崇高，名與利俱，跟皇帝主子的關係，又份外親密。乍看起來，彷彿是讀書人一條頂理想的好出路。其實呢，幹這個差使卻很不容易。例如那位九歲就能寫文章，在宋太祖趙匡胤朝中陞到翰林學士，知制誥的王禹偁，別看他曾洋洋得意的寫過：『兩朝掌文翰，十年侍晃旒』這麼兩句詩。實際上，王禹偁由於爲文著書，語多規諷，就曾幾次三番的被摒斥。所以他又曾作了一篇『三黜賦』，有以明志。

文章侍從之臣又稱詞臣，職掌略同於後世的祕書或書記，權責則因人而定，可以小大由之。從擬訂典章制度，參與重大決策，直到捉刀代筆，東方朔式的詼諧滑稽，插科打諢，都在其範圍之內。一個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想把這個差使幹得恰如分際，不失自己的身份，確實是戛戛乎其難哉。其基本關鍵在於當主子的率多爲半瓶子醋，尤其是像朱洪武這種自小欠學，少讀詩書的主子。以文學侍從之臣的一肚皮墨汁，想要跟他那半瓶子醋調和起來，不論成份比例多少，總免不了有些兒酸味。

然而，給朱洪武當文學侍從之臣的難處，還不僅止於此一端。俗話有道是：『伴君如伴虎。』何況那朱洪武是連出生入死，替他打下萬里江山的開國元戎，都可以硬起心腸來斬盡殺絕的。

他自己不通，卻又疑心病重，老在躭心人家笑話他『好漢出身低』。既怕挖苦，又唯恐被輕慢侮弄。明初——博洽工文的徐一夔，曾經三度被朱洪武徵召纂修禮書、元史和史官日記起居注。頭兩個差使他推辭了沒去，朱洪武便任他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一則感激，二來也怕得罪了朱皇帝，他給朱洪武上了個賀表，歌功頌德，輕柔一拍。沒想到朱洪武瞧見賀表中有『光天之下』，以及『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的字句，登時就發了脾氣，他怒不可抑的說：

『這個酸秀才胆敢如此這般的侮弄朕呀！他以爲朕不懂咧，生者僧也，天僧聖人，他豈不是挖苦朕當過和尚？光天之下的光，又在笑朕曾經削髮受戒，爲世作則更是罵我爲世作賊。不行，我非把他按大不敬治罪不可！』

幸虧當時有一位禮部衙門的官員，在一旁打抱不平，爲徐一夔據理力爭，他說：

『徐一夔誠然愚昧，但是天下臣民不知陛下忌諱的正多。可否請陛下降一道表式，也好讓大家曉得有那些個字，那些檔事是應該避諱的。表式頒佈過以後，如果有人胆敢觸犯，到那時候再治罪不遲。』

朱洪武這一回倒是從善如流，他照辦了。徐一夔也從鬼門關口被拉了回來，他戰戰兢兢的替朱洪武把史官日記編好。朱洪武要授他以翰林官，他卻說什麼也不肯幹，固辭而還，得了朱洪武

賞賜的幾疋素綾回老家去。

連『生』『光』『則』這種通常可見的字眼都會被朱洪武想入非非，險乎羅致大獄。如欲當他的文學侍從之臣，那豈不是動輒得咎，時刻會有文字賈禍的可能，等於整天提着腦袋瓜子在頑兒命嗎？再舉個例以明之，朱洪武的第一位文學侍從之臣翰林學士陶安，他在朱洪武取太平的時候，便率領當地父老，開城出迎，並且當面呈獻撥亂反正，救民安天下的方針大略。他跟朱洪武淵源最早，相處最久，功勞最大，所以朱洪武對他也『恩寵愈渥』，甚至賜給他一副御製門聯，文曰：

國朝謀略無雙士

翰苑文章第一家

眞不知羨煞了多少從龍之士，翰苑詞臣。然而，在他殫精竭慮，忠心耿耿，在朱洪武的戎幕之中苦幹了十二年以後，朱洪武登基當皇帝了。忽然之間他讓陶安外放，派他出任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居然力辭，朱洪武不許，他只好走馬上任，倒還幹得頗有政聲。可是，不到五個月他便得病身亡，一命嗚呼。陶安死後，他的兩個兒子又一犯貪污一坐罪，兄弟二人雙雙伏誅。家人四十餘口，全部連坐發配軍伍。一大家子，連陶安繼室陳氏一個孤老太婆也不能例外。她走投無路，便穿了一身素服，冒死入京擊鼓求見。當朱洪武看到她時覺得有點面熟，便問：

『這個老太婆是誰呀?』

陳氏跪在地上磕頭，她朗聲答道：

『妾是陶安之妻！』

當下，朱洪武還泫然若涕，顯得十分傷感的說：

『原來妳是陶先生的嫂子啊。唉！一提起陶先生，就忍不住讓我傷心難過。』接着又明知故問的道：『嫂子，妳可有兒子麼?』

陳氏不勝欷歔的對答：

『妾有兩個不肖的兒子，全已伏罪而死。一家四十多口，還一概發往軍伍執役。連日州司官府正在苦苦催逼我們全家動身，眼看着這一大家人就此完了。妾身已老，犬馬餘生，死了誠然不足爲惜。只求陛下念在先夫生前一日的微勞，讓我們從容就道。即使此刻保全性命，將來再淪爲溝中餓殍也好。』

說罷，傷心大哭。朱洪武也就不得不勉允所請。他立刻召來兵部尚書，當場關照他說：

『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先前來相從，往後又與朕歷經艱難危險，立下不少功勞。如今陶先生形神入土，他一家又殘落到這步田地，使朕深爲憫念。此刻朕便赦了陶府這四十餘口，留他們

下來供養我的老嫂子，你可得馬上就去辦好啊！』

由此可見，陶學士的無限榮寵，半生勞瘁，還比不上他太太的當殿一場哭訴。大悲劇之後的小喜劇，是爲朱洪武第一位詞臣的結局。

在這種情形之下，宋濂和朱洪武非親非故，又乏淵源，居然能以文學侍從二十年，任朱洪武及其太子朱標等諸王的老師，做到君臣交驩，時相唱和，實在是太不簡單。宋濂告老還鄉的頭一年上，朱洪武尤曾當著滿朝文武讚譽他說：

『朕聽說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再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沒說過一句假話，不曾揭過任何一個人的短處。十九年間表裏如一，始終無二。像他這樣的爲人，眞是非但君子尤可稱賢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宋濂以文學侍從朱洪武，前後二十年間，他能不卑不亢，無忮無求，保持堂堂正正讀書人的格，進而贏得皇室全體的一致尊敬，確乎前代罕見，後世少有。因此，除了朱洪武曾屢次推崇他爲開國文臣之首而外，基於超邁羣倫謂之英，才智出衆名曰豪之義，我們也得將他列爲大明開國英豪之一。

宋濂，字景濂，祖上是浙江金華潛溪人，到宋濂那一代方始遷往浦江。宋濂自小英挺聰慧，

强聞博記，從同鄉經師，當過泉州教授的聞人夢吉（筆者註：聞人是複姓）通五經。聞人夢吉正因爲有了宋濂這位入門佳弟子，被私諡爲凝熙先生。後來再拜七歲就能作文，一生著述甚豐的『淵穎先生』吳萊爲師，又曾遊於柳貫、黃溍兩氏之門。這兩位先生都是於書無所不通，從小苦讀到老的飽學宿儒。柳貫器局凝定，端儼如神；黃溍則清風亮節，不染纖塵。二氏和虞集、揭傒斯並有儒林四傑之稱。宋濂對他這兩位名師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柳貫、黃溍博學而極謙遜，宋濂便始終有『自愧不如』之歎。所以，在品格上，宋濂受這兩位名師的影響很深，自屬不難想像。

成年以後的宋濂，相貌豐而偉，和劉伯溫一般的長得南人北相，既高且壯，所不同的是宋濂髯鬚美，劉伯溫則鬚髯捲曲，前者鬍鬚像關公，後者有似虬髯客。此外宋濂患近視，不過他眼力仍蒼相當的好，能夠在一顆米上寫好幾個字。

元朝至正中葉，宋濂被薦舉爲翰林編修，可是他不願趨炎附勢，爲胡人效力，所以他推托雙親年邁，辭而不就。躲到龍門山中去閉門讀書，從事著述，前後達十餘年之久。朱洪武攻克金華，改婺州舊稱爲甯越府，就曾經耳聞宋濂的大名。他命甯遠知府王顯宗開郡學，以宋濂和葉儀担任五經師。元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朱洪武取金陵，由於李善長的推荐，遣使延攬東南物望所歸的名流學者宋濂、劉基（伯溫）、葉琛、章溢。四人抵京，備受朱洪武的熱烈歡迎，由衷禮遇

。當年的宋濂剛好五十整，他比劉伯溫大一歲。當劉伯溫以他的雄邁奇氣爲朱洪武釐定方針大計，宋濂他便純粹以學者自居，因文學而受知於朱洪武，朱洪武任他爲江南儒學提舉，命他常侍左右，備顧問諮詢，教太子朱標唸經書，幫朱洪武作逐日言行紀錄的起居注。

不久，朱洪武力爭上游，篤志向學，他請宋濂給他講解春秋左氏傳。宋濂在開講之前，首先便正容斂色的告誡朱洪武說：

『春秋是孔子褒善貶惡之書，如果能遵而行之，必可使賞罰適中，天下由而平定。』

又有一次，朱洪武暗中摸索，自以爲淵博，在端門大談其『黃石公三略』。這是一部純爲後人所依託僞造的假書。宋濂唯恐朱洪武走火入魔，誤信旁門左道，又曾義正詞嚴的指點他說：

『尚書裏的二典三謨，方始是帝王大經大法之所在！』

朱洪武和他談到應該如何賞賜功臣，使他們有所激勸，宋濂又曾予他以忠告：

『得天下以得人心爲根本。倘若人心不固，即令金銀財帛堆積如山，也是沒有用的！』

凡此，朱洪武都曾表示虛心接受。

九年後，元至正二十五年，朱洪武稱吳王的第二年上，宋濂請假回籍省親。朱洪武和朱標兩父子躬親慰勞，賞賜甚豐。宋濂上箋答謝，並且留了一封信給朱標，猶在殷殷的勸勉他如何孝友

敬恭，進德修業。使朱洪武讀後深受感動，他親自爲朱標講解宋老師信中字句的涵意，然後父子二人雙雙的賜札爲報，向宋老師稱謝不置。不久宋濂的父親死了，他報了丁憂，留在家中守制。但是一俟服滿，朱洪武立刻就召他還京。洪武二年（一三六八），宋濂任元史總裁官，八月元史修竣，他陞任翰林學士。這以後他曾兩次獲咎，朱洪武依法予他以降級的處分。一次是上朝沒到，降任編修，不過旋又陞任國子監司業。一次是奉命考訂祭祀孔子禮儀，誤了期限，被降到安遠去當知縣，卻又是迅即詞升禮部主事，贊善大夫。

赤手空拳，打下了錦繡江山以後的朱洪武，他爲了彌補自己幼年失學的遺憾，除了自己埋頭苦讀，以期迎頭趕上。同時更繼武功之餘，傾全力於文治。皇帝惡補，循序漸進，智識程度由低而高，欣賞趣味也從俚俗嬗變爲典雅。例如在開國之初，他將他的兒子分別封建爲王，受封的當時，諸王一律賞賜詞曲一千七百本，叫他們帶到封地去唸。在這些詞曲裏面，朱洪武最欣賞的，首推元朝高明所撰『琵琶記』，他在琵琶記上曾經加以如下的評語：

『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琵琶記如山珍海錯，富貴之家不可無。』

洪武六年正月，朱洪武因爲各級衙門裏官員的缺額很多，特地下詔准許舉人免予參加會試，直接到京師來聽候遴選，賞給官職。朱洪武眼見全國舉子濟濟一堂，他覺得很歡喜，便選拔其中

年輕英俊、聰穎而又博學的，共有張唯、王耀等數十人，授爲翰林院編修，准他們出入宮禁，在文華堂裏開班授課，請宋濂、孔克表、桂彥良等當他們的老師。而朱洪武自己也在聽政之暇，一得空便到這宮中學堂裏來，或聽宋濂講課，或者幫着老師們品評學生文字優劣。把那些少年新貴，當做自己的學生一般看待，這是當時他最感興趣的一件事。

由於宋濂爲人的忠誠恪愼，光明正大，他成爲朱洪武、朱標兩父子的良師，同時也是剛正不阿的直臣，那兩父子得益於宋濂委實太多太大了。朱洪武要大封功臣，他請宋濂入宮商定五等封爵，兩君臣便睡在大本堂裏，往往熱烈討論，通宵達旦。宋濂對於漢唐兩朝的故事歷歷如數家珍，他能舉出無數封賞功臣的事例，提供朱洪武參考。這等於在給朱洪武上引人入勝，興味盎然的歷史課。朱洪武到地壇去主持祭典，在路上他告訴宋濂說他感到心神不甯，宋濂便率直的勸諫他道：

『養心，莫善於寡慾。只要切實能行，自然會心清而身泰！』

這種話，只怕連朱洪武一生既敬且愛的馬皇后，都不便於這麼直接了當的說出來。

朱洪武又曾請教宋濂，帝王之學以那一部書最關重要。宋濂的回答是宋朝眞德秀所撰的『大學衍義』。朱洪武便請他把這部書用大字謄寫，張貼在正殿兩廡的牆上，每每當羣臣麕集的時候

，指出其中的一段，請宋濂當衆講解。洪武六年七月陞任他爲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再從事修起居注和寶訓的工作。九月改中順大夫時，朱洪武希望宋濂能夠參與實際政治，宋濂卻敬謝不敏，他說：

『臣別無他長，不宜從政。只求像如今這樣待罪於天子宮禁附近，於願足矣。』

宋濂教了太子朱標十幾年的書，但凡朱標有一言一動，於禮不合，他立刻便加以諷勸，絲毫不予寬假。談到有關政教大計，歷代興亡之事，他更能剖析如流，拱手爲禮而一一訓誡朱標：當如是或者不當如是。因此朱標對他非常的恭敬，不論在人前人後，都尊稱他爲『師父』。朱標之外，朱洪武的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晉王朱棡、六子楚王朱楨，還有朱洪武的親侄兒朱文正的子遺，靖江王朱守謙，都曾有幸受過這位名師的教誨。

在天子宮禁教讀，備顧問諮詢，以文學受知而從容輔導，將近二十年裏宋濂絕口不提宮中各事，從未洩漏絲毫機密。朱洪武曾經派人偵視宋濂宴客，第二天問他昨天吃酒沒有，座上有那些賓客，都吃了些什麼菜餚？宋濂逐項據實相告，無一隱瞞，使得朱洪武拊掌大笑，歡聲說道：

『先生果然事事都不瞞朕！』

宋濂又從不在任何人跟前臧否人物，攻訐過錯。每當朱洪武問他廷臣之中誰好誰壞？他便只

舉出好的，壞人則一字不提。朱洪武追問他：難道宋先生看不出『不善之人』麼？宋濂的回答則是：

『善者與臣爲友，臣當然知道。不善者就不是我所可知的了。』

朱洪武和宋濂相處二十年，是君臣，亦在於師友之間。他們每天會晤，多在便殿，會晤時朱洪武必定命內侍爲宋先生設座，奉茶。每日早餐，朱洪武總是請宋先生來同桌共膳。席間朱洪武往往反覆諮詢，再四籌商。有時候討論一件事情，一時委決不下，竟會商議到入夜時分，方始作罷。

二十年裏，朱洪武只跟宋濂開過一次頑笑，因爲宋濂一向酒不沾脣。一日，朱洪武便强勸宋濂，喝了三杯御酒。殊不料這三杯御酒就使宋濂喝得酩酊大醉，連脚都擡不起來，於是朱洪武爲之大樂，他作了一首御製楚辭，以紀其事，再命詞臣賦『醉學士』詩。不過後來他又親手以天降甘露調在湯裏，請宋濂喝，並且虔誠的爲他祝福，說是：

『這個湯喝了可以卻病延年，朕願與卿共！』

宋濂的二兒子宋璲，字伯珩，善詩，工書法，在洪武年間頗有名氣，朱洪武曾徵召他爲中書舍人。又命宋濂的長孫宋愼爲儀禮序班。祖孫三代，同在宮禁供職，令滿朝文武，無不嘖嘖稱羨。

閒來無事，朱洪武還不時親自教誡宋璲、宋愼立身處世的道理，然後再沾沾自喜的向宋濂笑道：

『卿爲朕教太子諸王，如今朕也算教過卿的子孫了。』

宋濂年事漸高，步履維艱，每次上殿，都不大方便。朱洪武便命他的一兒一孫，雙雙扶掖着他行走。這『兒孫相扶朝至尊』，也是大明開國初期的一段佳話。

洪武九年，宋濂陞任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大夫如故。然而在第二年上，宋濂便堅欲告老還鄉。朱洪武和朱標依依不捨，賜他御製文集，綺羅綢緞。朱洪武故意的問他今年高壽幾何了？宋濂答以六十八歲。朱洪武便另外取出一疋綾來，遞給他道：

『朕藏此綾三十二年了。如今正好賜卿，做一件百歲衣穿！』

濂行之日，朱洪武設宴爲宋濂祖餞。席間，一再的告誡他長孫宋愼，好好的服侍祖父回到家鄉。天子一縷溫情，使宋濂感激涕零。他避席起立，匍匐在地，老淚縱橫的磕着頭說：

『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陛階！』

如果沒有這一幕，宋濂也不曾說過這兩句話，天子詞臣相處無間的這一宗美談，必然可以傳誦久遠，成爲朱洪武的一大美德。然而，正由於宋濂作過這個承諾，每年一次，晉京面一次聖。偏偏到了洪武十三年，他七十一歲上，因故未能入朝。被朱洪武偶然想起，喊宋璲、宋愼來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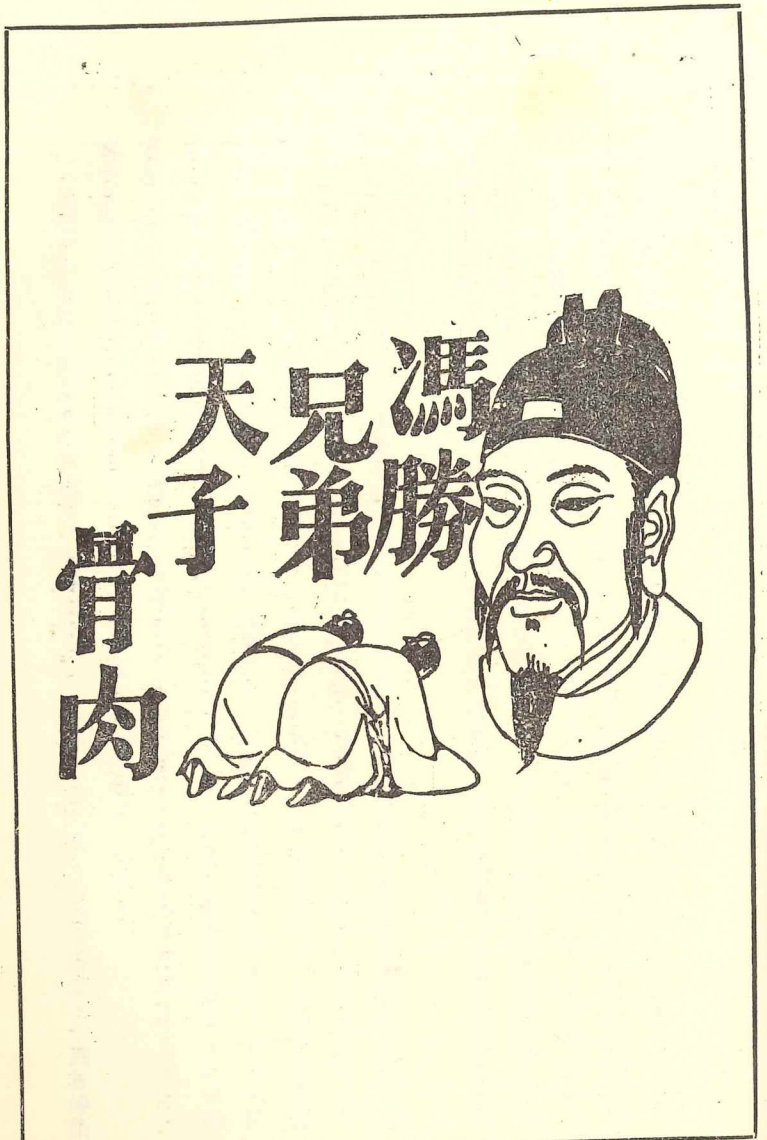
白緣故。這二人錯不該漫聲回奏：

『臣祖，臣父不幸有旦夕之憂，唯陛下哀矜，免治其罪。』

巨耐朱洪武不相信，他派人到宋濂家鄉去查，瞧見宋濂好端端的在家中納福。這芝蘇菜豆的小事，便使朱洪武勃然大怒，推說宋愼參與胡惟庸的叛黨，做叔叔的宋璲則因連坐獲罪。兩叔侄一併下獄之外，朱洪武一不做，二不休，他還要殺宋濂，抄他的家。太子朱標聞訊憂急交併，他去哭請父皇赦免他的師父，朱洪武不答應，老大不耐煩的說了句：

『等你當了皇帝再去赦他罷！』

居然就把太子朱標嚇得手足無措，投水自殺。其後雖然被救，但卻連累朱標的左右也被殺了不少。爲了保全宋先生這一條老命，後來還是馬皇后默默無言的開始吃素，被朱洪武發現，問她吃素做什麼？馬皇后回答她是在給宋先生祈福！於是朱洪武又動了氣，把筷子一丟飯也不吃就跑出去。不久宋濂從浙江浦江原籍押解來京，朱洪武便說我再也不要見他了，他把七十一歲的宋濂和他全家謫居到四川茂州，宋璲、宋愼則相繼被殺。可憐宋濂一家千山萬水的跋涉，直到洪武十四年才踏進四川的大門，快要走到夔縣。一代文宗，佐命之臣不耐旅途勞頓，他病死在夔縣途中。當地知縣葉某將他安葬在蓮花山下，朱洪武的十一皇子蜀獻王朱椿慕宋大學士之名，把他的遺



骸還葬華陽城東。宋濂一直要到朱洪武的六世孫明孝宗弘治九年，方始由一位四川巡撫馬俊，奏准開復他的原官，然後再到明武宗正德年間，追謚文憲。

宋濂作的文章雍容典雅，被譽爲台閣體的先驅。大明開國初期，論文章當數他爲第一，最低限度，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永遠無法磨滅的。

大明開國前後，儘管朱洪武的麾下謀臣如雨，猛將如雲，人人與他同生死，共患難，個個都曾爲他鞠躬盡瘁，迭建奇勛，就功勞、才智、人品、主從間的關係而言，夠得上出將入相的人物，可謂比比皆是，不勝枚舉。然而，終朱洪武一生，起兵十五載，在位三十一年，他一共祇用了，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四位丞相。自胡惟庸以後，他便將封建時代，專制政治下的丞相一職連根剷除，就此廢棄。武將方面呢，被他拜爲大將軍的，也僅有徐達、馮勝、藍玉三人而已。

馮勝，和他那位三十六歲便卒於軍中的哥哥馮國用，在朱洪武的心目之中，關係頗不尋常，份量也是格外的重。所以他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時候，特地頒下誥詞，强調：『勝兄弟親同骨肉，十餘年間，除肘腋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兩昆仲都被大明天子洪武皇帝當作兄弟手足，骨肉之親看待。其後，朱洪武尙且册立馮勝的女兒爲周王妃。周王，是朱洪武的五兒子，名叫朱橚，自幼好學，能作詞賦。寫過元宮詞一百章，洪武十四年封在開封，以宋故宮爲王府，甚獲朱洪武的鍾愛。馮勝的女兒嫁給了朱洪武的愛子，天子骨肉又變成了兒女親家，當年馮勝的聖眷之隆，在大明開國初期滿朝文武中誠然是不作第二人想的。

馮國用和馮勝之歸於朱洪武麾下，在徐達、湯和、陸仲亨等之後，而在李善長、常遇春等諸

文武之前。這兩兄弟何以會跟朱洪武的關係特殊親密？除了他們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有百戰驍將之譽，爲朱洪武所建立的無數汗馬功勞之外，跟他們一般兒的是文武全才，又是雙雙穿著儒服前來投奔，而爲朱洪武平生所重用的頭一雙帳下謀士，軍中書記，當然也不無關連。只不過，更主要的一層因素，只怕還是這兩兄弟頭一回提醒了朱洪武！他在皇覺寺中當小和尙，由於兵荒馬亂，走投無路，迫不得已去投軍『造反』，並非鋌而走險，逼上梁山，僅只爲了得個暫時的安身立命所在，圖個混飽一日三餐。是這兩兄弟用醍醐灌頂之勢，使他猛然省悟：『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倘若他能搶快一著，猛著先鞭，拿下了龍蟠虎踞，自古帝王之都的金陵，作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這幾句話，對於在崛起羣雄之中，方始嶄露頭角的一名小頭目，只有作戰驍勇，頗能誠心對待朋友部屬兩點長處的朱洪武來說，確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概。從而激發了他的壯志雄心，元龍豪氣，一心一意的往推翻胡元，敉平羣雄，進而澄清天下，皇帝自爲的康莊大道上走。就憑這一點，朱洪武對這兩弟兄，也不得不有知己之感。

本來嘛，像朱洪武那樣文少學，武欠功的淮上孤兒，托鉢和尙，才不出衆，其貌不揚，又復兩肩擔一口，赤手空拳，他憑什麼能當上睥睨羣雄，君臨天下的大明開國皇帝？我們中國史書傳

記，對於任何成功人物的描寫，相貌好的稱之爲美丰儀，自小聰明的一律曰幼歧嶷。否則，如朱洪武這般長得並不俊，小時又未見得『了了』的，便唯有在本紀上形容他是『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了。曰雄曰傑曰奇，長相必醜無疑，『志意廓然，人莫能測』，照廣雅釋詁的解釋：『廓』者『空』也。如此這般，朱洪武豈不是志向意念兩皆空空，言談舉止令人莫名其妙嗎？而偏就有馮國用和馮勝慧眼識英雄，三言兩語，輕輕奉上了一套天大富貴，歷十二世，凡十六帝，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江山！

連朱洪武自己，一直到大明開國，肇紀立極，他依然缺乏自信，還在懷疑怎的會有眞當上皇帝的這一天。洪武元年登基之日，據傳他回到後宮的頭一句話，便是跟馬皇后笑嘻嘻的說道：

『沒想到今兒個果然就弄假成眞了啊！』

當他在金陵建始國學，制定了秀才、監生的衣巾。朱洪武便也在宮裏弄上一套監生衣巾試穿穿看，穿好了他問馬皇后：

『妳看我穿上了這套衣巾像什麼呀？』

馬皇后見他穿監生衣巾有點不倫不類，便笑不可仰的回答：

『倒是像個老倌呢。』

從此，國子監中的皂隸差役，私底下便都誚稱監生爲『老倌』了。

由而可見，知遇之恩並不一定非由君主加之於人臣不可。爲人臣者，一樣可以施諸於君主。馮國用和馮勝兩兄弟之能成爲天子骨肉，便是一個顯著的例證。

馮國用和馮勝，是在朱洪武身任郭子興部下的鎭撫，收編股匪元軍，途經妙山的時候，雙雙穿上儒服前往投效的。從而成爲朱洪武帳下第一對讀書人，謀士幕客，心腹股肱。這兩兄弟籍隸定遠，跟後到一步的李善長同鄉。馮勝原名國勝，又名宗異，後來便單以一個『勝』字爲名。明史列傳中說他誕生時『黑氣滿室，經日不散』，如以他不平凡的一生而言，則係吉兆，也是凶象。長大以後的馮勝，『雄勇多智謀』，跟他哥哥馮國用都很喜歡念書，因此成爲一雙暢曉兵法，驍勇善戰的文武全才。朱洪武起兵之初，徐達是方面主帥，常遇春爲衝鋒陷陣的勇將，李善長當祕書長，馮國用和馮勝便是朱洪武的參謀長兼帳前鐵衛。

兩兄弟生逢亂世，文武兼資，起先結寨自保，等於後世的民衆自衛鄉團。朱洪武兵過妙山，兩兄弟投效後一語卽合，主從之間十分投機，自此成爲朱洪武幕中的重要人物。朱洪武取滁州、和州，兩兄弟入則定計，出則奮戰，在三叉河、板門寨、鷄籠山諸役中卓著戰功。渡江克太平（當塗），朱洪武便以馮國用典親兵，當他的侍衞長。元軍的民兵元帥陳埜先率衆數萬反攻太平被

擒，朱洪武想釋放陳埜先，命他招集部曲來降，馮國用力持不可，他料準了陳埜先必定會降而復叛，其後果然。但是陳埜先不久便被他的部下所殺，由他的姪兒陳兆先代領其衆，駐紮方山，協同元將蠻子海牙在采石扼守，攔住了朱洪武的歸路和去路。采石一戰，朱洪武破蠻子海牙，生擒陳兆先，收降他的部衆三萬六千人。可是偌大的一支降軍，人人心懷疑懼，唯恐朱洪武會念在陳埜先降後又叛的往事，對他們有所不利。這時節，朱洪武爲安定降軍之心，便不得不冒險行事，用上一條苦肉計。他在三萬六千降軍裏，選了五百名驍卒，調充他的衞隊。命他們擐甲執戈，拱衞大帳，再將原有的衞隊全部調開，只留衞隊長馮國用一人，夜裏睡在他的榻側，以示他對降軍信任不疑。自此，這三萬六千降軍方始心安，成爲他攻拔金陵的一支主力。

朱洪武取金陵，由於元軍勢大，又復誓死抵抗，力戰不屈。他出奇制勝，不惜把馮國用率領的那五百名新衞隊，調到第一線上，賴馮國用奮不顧身，一馬當先，搶登蔣山（今之鍾山）之巔，蔣山旣克，金陵已無險可守。朱洪武終於攻克龍蟠虎踞的石頭城，獲得他掃滅羣雄，北驅胡元的中興漢族根據地。

由於馮國用的智勇兼備，每戰必克，朱洪武便打出他這一張王牌，衞隊長成了攻堅摧銳的猛先鋒。下鎭江、克丹陽、甯國、泰興、宜興諸役，以至往後的攻金華，戰紹興，馮國用始終都在

前線作戰，卓著功勛，因而一直陞到親軍都指揮使。但卻不幸在轉戰十餘年後，死在軍中，朱洪武曾經爲他慟哭了一場。洪武三年，追封他爲郢國公，肖像、功臣廟位，居於大明開國元戎的第八位。

馮國用死時，馮勝已經積功升到元帥，朱洪武命他弟代兄職，典親軍，充任他的衞隊長。可是仍舊命他領兵在外，東征西討。當陳友諒進佔太平、采石，將大軍一路推展到江甯縣北的龍灣，幾於兵臨金陵城下。朱洪武迫不得已，親自領軍出戰。馮勝自任中堅，他親冒鋒鏑，一個衝鋒便將强大的敵軍中路人馬擊潰，然後一路追擊到采石、太平。兩處要隘既克，金陵之圍遂解，是卽爲決定朱洪武前途命運的石灰山（今之幕府山）之戰。論戰功，確以馮勝爲第一。

朱洪武和陳友諒的那一場生死決鬥，安慶水寨是馮勝所攻破的，奇襲江州，驚走陳友諒，又是馮勝打的頭陣。朱洪武論功行賞，陞任他爲親軍都護。當他再解安豐之圍，又陞同知檢密院事。嗣後戰鄱陽、下武昌、克廬州、略取江西各地，以及收淮東、陷海安壩、定泰州。馮勝更是無役不從，無役不有優異的表現。唯獨在高郵攻城戰中，算是出了一次紕漏。

起先，馮勝從大將軍徐達圍高郵，城未下，而徐達便還師赴援宜興，他把攻高郵的任務，交給了馮勝。馮勝卻中了高郵守將的詐降之計，他派指揮康泰，率兵數百入城受降。詎料竟由高郵

守將把城門一關，盡行殺了。朱洪武聞報大怒，把他召到金陵，打了他十大板，然後叫他步行回高郵前線，繼續攻城。馮勝受責，慚憤交併，他拚命進攻，日夜不懈，終至攻陷高郵城池，續克淮安、安豐，在舊館（浙江吳興城東四十里處）生擒張士誠的大將呂珍，連下湖州、平江。挨過十大板的馮勝發憤圖强，努力前驅，竟使他的戰功，在當時僅次於勛名蓋世的常遇春，『知恥近乎勇』，在馮勝來說確實是充份的達成了。

徐達北伐，馮勝以右都督相從，他曾力克山東諸州郡，洪武元年，被陞任爲太子右詹事。然後他便奉朱洪武之命攻略河南和山西，取河洛，奪潼關，授征虜右副將軍。一度奉命留汴梁（開封），可是旋又隨徐達入晉，他在山西境內鐵馬金戈，反覆決盪，元朝的右丞賈成，左丞田保保，先後被他所擒獲，彪炳功勛，使朱洪武龍心大悅，便拜他爲右副將軍之職。從此他在大明武將之列位居第三，僅次於大將軍徐達，和左副將軍常遇春。

洪武二年，馮勝又跟徐達平定陝西，九月，朱洪武召回大將軍徐達，命他駐在甘肅慶陽，節制各路人馬。可是馮勝竟自作主張，他以爲陝甘悉平，留在慶陽沒事可幹，不經朱洪武允准，便引軍而還。照說他犯的是死罪，朱洪武也曾因之勃然大怒，嚴詞切責，却以馮勝功大，當時又在用兵之際，所以特加赦免。果然翌年馮勝便又隨徐達出征西北，破擴廓帖木兒，俘虜元兵、戰馬

數萬，擒元廷平章蔡琳，揮師直入土魯番（卽今之西藏），高奏凱歌而還。朱洪武大封功臣，授他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還頒發了一道『勝兄弟親同骨肉』的詔詞。洪武五年，馮勝又以『宣力四方』，和徐達、李文忠同賜彤弓。賜彤弓是古已有之的莫大榮典，必須諸侯立有大功，方始由皇帝賜這張漆以朱色的弓給他，得了彤弓的諸侯，自此便有專征伐的大權。所以詩經小雅還有『彤弓』一篇樂歌，吟詠這朝廷裏的一大盛事。

馮勝戎馬半生，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厥在洪武五年，朱洪武命徐達、馮勝、李文忠兵分三路，大舉征討胡元。在這一仗裏，馮勝拜征西將軍，率領副將軍傅友德和陳德，出甘肅，不但屢敗元軍，而且還擒獲元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馬駝牛羊十餘萬（當時的三路大軍之中，徐達出師失利，李文忠殺傷相當，就只有馮勝一路斬獲最豐，全師而還。可是，因爲有人祕告他私匿駝馬，朱洪武將他功罪相抵，不予陞賞。從此以後，又只叫他練軍、駐防，前後達十五年之久。其間就只有一次奉命出大同，征討元軍的殘餘之衆。在這十五年裏，他負責鎭守陝西和河南兩省，安定後方。

一直到了洪武二十年，徐達、李文忠相繼身死。胡元太尉納哈出，擁衆數十萬，以關外的金

山（在遼北省康平縣境內）爲根據地，頻頻擾邊。朱洪武爲澈底解決此一邊患，便拜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再以潁國公、左副將軍傅友德、永昌侯右副將軍藍玉，暨常遇春的長子、馮勝的女婿鄭國公常茂，暨南雄侯趙庸等爲輔，起馬步各軍二十萬，直趨關外，遠征金山。這一次遠征仗沒有打成，反倒引起馮勝、常茂翁婿之間感情破裂，相互在朱洪武跟前攻訐，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悲劇下場。

原來，當馮勝盡起舉國名將勁卒，長驅直入，聲勢浩蕩，橫戈躍馬金山下。納哈出眼見明軍勢大，自忖不敵，他便央人乞降。馮勝派藍玉、常茂和都督耿忠，率領輕騎往見納哈出，而以藍玉爲他的受降代表。藍玉正請納哈出喝酒，解下自己的外衣爲他披上。詎料胡元太尉納哈出竟然也不肯『束髮右衽』，他面露猶移之色，在座的常茂便動了怒，拔劍砍傷了納哈出的手臂。納哈出的將士妻子時正駐紮松花江畔，人數有十餘萬之多。他們聽說納哈出受了傷，登時就一鬨而潰，馮勝聞變便忙命慶國公觀童前往撫慰，這才收降了納哈出的部衆二十餘萬，鹵獲牛羊馬駝輜重連亙數百里。然後又在途中收容納哈出的兩萬餘名殘卒，五萬餘車馬，只不過殿後的一名都督濮英，被胡人所殺。

當茂輕躁，出手砍傷納哈出，當時便有都督耿忠把他抓住，押送到大將軍馮勝的座前。馮勝

毫不容情的將他上了枷鎖，押在大軍之中一道回京，請朱洪武加以處分。馮勝兵不血刃，根絕邊患，又得了二十餘萬降卒，無其數的牛馬輜重，朱洪武獲報當然是高興萬分。他曾遣使遠迎，備致慰勞。可是馮勝得勝還朝，旋不久就有人密告他在關外軍中種種不法，例如他曾命門吏給納哈出的妻子斟酒勸飲，誘使納哈出之妻獻出大珠異寶，以大將軍的門吏爲降人之妻『當番』，未免有失體統。又如他在胡人王子死後兩天，便强娶其女，既屬老不知羞，更讓降卒輕視，歸附之心爲之頓減。此外他還私匿良馬，復掉以輕心，將殿後的都督濮英及三千餘騎，葬送於胡人之手。

因此，朱洪武迅即審理馮勝、常茂翁婿兩案，他一問常茂，馮勝可有那些不法的情事麼？常茂一來生性耿直，大有乃父之風，他不願徇情而爲老丈人諱。二來也認爲他老丈人把他的臨機應變，痛懲奸譎之徒，功勞當作了大罪，尙且在朱洪武跟前加油加醬，添枝作葉，必欲置他於死，未免過於絕情。於是他便向朱洪武坦承他老丈人的諸多劣跡。這麼一來，馮勝的大獲全勝，凱旋歸來也就成了一場空歡喜，他非僅得不著陞官與賞賜，反倒被朱洪武收回了大將軍印。一觔斗從青雲裏直栽下來，將他浴血苦戰，又熬了三十五年，方始得來的『大將軍』崇高地位，舉國兵權，轉眼間化爲子虛烏有，南柯一夢。朱洪武命他到鳳陽去住閑，從征諸將也是封賞全免，等於白白的辛苦了一場。

老丈人的下場如此悽慘，女婿的罪也很不好受。朱洪武給常茂的處分是免職，徙置廣西龍州（今之廣西崇善縣西）。常茂到龍州後，居然還捲入一場小小的政爭之中，鬧得朱洪武爲之興兵討伐。因爲龍州土司趙貼堅的妻子黃氏很有心計，她深知常茂並非等閒人物，頗有利用價值，便以她的愛女，送給常茂爲妾。趙貼堅死，理應由他的姪子趙宗壽繼。可是黃氏以常茂爲後台，拒絕姪兒掌管州政，以一介女流，儼然大權在握。

洪武二十四年，常茂死在龍州，黃氏靠山既失，她姪兒趙宗壽便來爭奪州印，收回旁落的大權。黃氏力拒之餘，她竟放出謠言，說常茂其實並沒有死。龍州土司交鬨，鬧到了京師。朱洪武聞訊大怒，他勒令趙宗壽從速將沒死的常茂獻出。趙宗壽無法起死回生，這件事便成爲了僵局。朱洪武乃命楊文、韓觀出兵討伐，直到弄明白常茂確實墓木早拱，趙宗壽也輸款服罪，一場土司風波，方始宣告解決。

然而常茂死在邊陲，他竟無後，朱洪武祇好改封他弟弟常昇爲開國公。常茂的這一支，就此斷絕了香烟。

馮勝謫居鳳陽後，翌年朱洪武詔調雲南東昌的番兵征曲靖，途中番兵叛變，朱洪武便派馮勝深入四川永甯鎭守彈壓。洪武二十五年再派他到山西太原、平陽編練民軍，立衞屯田。同年朱洪

武的皇太孫，亦即往後繼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被立爲太子，馮勝遂爲太子太師，但他仍和傅友德在山西、河南練兵，兩省公侯一概聽他節制。當時佐朱洪武開國的望重勛臣，已經只剩下八位了，馮勝則在八人之中位列第三。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藍玉謀反被捕，馮勝跟這件案子毫無關連，但卻被朱洪武召回京師，在天子脚下心驚膽戰的度過兩年後，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他全沒來由的被朱洪武賜死。大明開國元戎之中，死後並無罪狀的，僅祇馮勝一人而已。有之，則可能是朱洪武曾有一次，告誡江夏侯周德興時，所透露的一句：

『公侯多粗暴無禮，實自取敗亡！』

藍玉，大明開國的第三位大將軍。他跟朱洪武、常遇春，乃至馮勝，都是親戚，彼此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首先，藍玉是常遇春的妻弟。他的親外甥女，亦即常遇春的千金，嫁給了朱洪武的太子朱標。洪武十四年，藍玉的女兒，又被册封爲蜀王妃。蜀王朱椿，是朱洪武第十一個兒子，封在成都，孝友慈祥，博覽羣籍，風度雍容儒雅，朱洪武對他十分鍾愛，甚至暱稱他爲『蜀秀才』。表姻妹倆，成了妯娌，也是皇帝、功臣間的一段佳話。然後，常遇春的大兒子，也成了馮勝的女婿。朱、常、馮、藍，是朱洪武從軍初期即已結合在一起，出生入死，並肩苦戰的老搭檔。由他們之間的互爲婚娶，親上加親，也可以想見君臣間的深厚情誼。

藍玉是跟他姐夫常遇春一道投效朱洪武的，時在元順帝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當然，他也跟常遇春一樣曾在遍地刀兵的大飢荒時期，屈身爲盜，幹過打家刼舍，明火執仗的勾當。然後方始投奔明主，改邪歸正，成爲朱洪武的從龍之士。

跟李善長、馮勝同爲安徽定遠人。藍玉起先是常遇春帳下的部將，他雖然不如常遇春的勇力超絕，猿臂善射。可是他打起仗來既勇敢，運氣又好，於是身經百戰而所向披靡。那常遇春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夫人河東獅子吼』的嗎？因此，他對這位舅爺，便也由於閫命不敢不遵

，因而加意栽培，儘力提拔。他不斷的在朱洪武跟前誇奬藍玉，乃使藍玉的官職，扶搖直上，陞遷頗速。由一名管軍鎮撫，陞到明初獨一無二，以朱洪武親姪兒朱文正爲大都督的大都督府僉事。明初的大都督府，等於近世的軍令部或參謀總部，僉事的職權可以直接裁決公事，相當於參謀次長。位高、權大，甚至在方面將帥之上。

朱洪武登基後，洪武二年，常遇春在柳河川軍次遇刺身死。洪武四年藍玉跟着征虜前將軍傅友德，從陝西攻入四川，拿下緜州，建立了平定全川的第一功。五年他被配屬在大將軍徐達的麾下，從事討伐北元，藍玉便一馬當先，殺出雁門關外，一敗元兵於形險勢絶的亂山（今之山西渾源亂嶺關），再敗之於土喇河，都快攻到外蒙古庫倫去了。

洪武七年，藍玉在鐵馬金戈，南征北討十九年後，方始正式當上了方面將帥。他自率一軍，深入綏遠興和，生擒了元朝國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他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青海南部和西康一帶的土司），擒獲了西番頭目得勝還朝。朱洪武封他爲永昌侯，食祿兩千五百石，予世券。

征南將軍傅友德，和左右副將軍藍玉、沐英，率領三十萬雄兵征雲南之役，是大明開國初期轟轟烈烈的一項壯舉。大軍係於洪武十四年九月初一出發，遵照朱洪武親覽輿圖後所釐定的戰略

，兵分兩路。一路直搗雲南的咽喉曲靖，一路從四川敍永南下，進攻包括貴州威甯、雲南鎮雄在內的烏撒。曲靖一伏，北元梁王巴匝剌瓦爾密，派他的大將達里麻率十餘萬之衆前來迎敵，在曲靖東北八里的白石江西岸，佈下了銅牆鐵壁，人垣肉陣。傅友德、藍玉、沐英三員猛將決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他們急揮大軍日夜攢趕，倍道疾趨，恰好在行經白石江的當兒，忽然天降大霧，氣翳瀰漫，大軍進抵江邊，軍士們便高聲大喊：

『前面有條大河，攔住了去路，沒有船隻怎生渡過啊？』

三員猛將忙命三軍將士一字兒排開，沿白石江東岸，佈下了一字長蛇陣。一面嚴禁人語喧嘩，一面派遣一支奇兵，多攜旗幟，人手一具號角往白石江下游遶道，渡過江去，遶到元軍陣後，虛插旗幟於山谷之間，然後埋伏起來，靜靜的等候大霧消散。

元軍主帥達里麻，做夢也不曾想到明軍來得如此其快。當大霧漸散，視野開朗，他一眼瞥見對岸的明軍，早已整齊列陣，尤且在忙忙碌碌的準備渡江。當下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正待下令死守江岸，不准退卻一步。驀的身後號角齊鳴，殺聲喧天。再一回頭看去，起伏山巒，遍處插上了明軍旗幟，他那十餘萬人馬，分明已經腹背受敵，陷入重圍。元軍登時就不戰自亂，羣起騷動。於是對岸響起了號砲，傅友德、藍玉、沐英躬冒鋒鏑，身在前列，指揮明軍鼓勇强渡。會

游水的手執長桿砍刀，奮力衝刺，上得岸來便直入敵陣逢人便砍。元軍陣後埋伏着的人馬，更是飛將軍自天而降，高聲喊殺，迅即衝到。元軍自相驚擾，也不知明軍從何而來，究有多少，當他們四散奔逃，亂成一團，又復有三員猛將親率鐵騎，在長桿刀隊之後渡江猛衝，直攻元軍中堅。這一仗直殺得天愁地慘，鬼哭神嚎，達里麻被明軍生擒活捉，白石江江水爲之染赤，元軍陣地，伏屍連緜十好幾里。明軍大獲全勝，進克曲靖，殘餘的元軍不過萬餘，他們曳甲棄兵，跪地求降。——當三驍將問明白了他們都是雲南的土著，爲了爭取民心歸附，一概好言撫慰，放他們回家各安生業。

元軍慘敗，精銳盡失，梁王巴匝剌瓦爾密和他的左丞達的，右丞驢兒，逃進一幢茅舍，相率上吊自殺。自此雲南各州郡元吏土司，一概望風而降。唯獨藍玉、沐英攻到了大理時，因爲大理前臨洱海，後倚點蒼山，又有唐代雲南王皮羅閣所築號稱極險的龍尾關（即今下關）。大理土司段世據險而守，有恃無恐，從而必須作一場勝負未卜的鏖戰。

藍玉是左副將軍，位在沐英之上，這一場險阻重重，危機四伏的決戰當然由他定計劃策。他用兩路奇兵一路正兵，以三路合圍之勢猛攻大理。先遣他部下的第一員勇將，綽號『雙刀王』的王弼，率領一支人馬，自品甸偷渡洱海，東趨上關，和進攻正面下關的主力互爲犄角。再命大將

胡海自石門間道而行，乘夜偷渡，遠遠的遶到點蒼山後，用繩索攀援樹木，登上盤亙三百餘里，高峻插雲，經夏積雪不消的點蒼山巔。——點蒼山是享譽全球的雲南大理石產地，半山之腰盡是白質黑章，膩如切脂的大理石。由而可想胡海這一支人馬的行程，將是何等的艱難？

兩支奇兵已發，藍玉、沐英親率大隊人馬，直抵下關對岸，紮營立柵，他們忙着製造攻堅的戰具，使段世和他的部下見了不禁哈哈大笑。下關固若金湯，豈是那些木筏、雲梯所可以攻打得下？然而藍玉、沐英所用的正是慢兵之計，同時他們也得等候王弼遶抵下關，以及胡海舍正路而弗由的爬上點蒼山，方能展開猛攻。

段世所部兵力不在藍玉、沐英之下，兼且人人善泅，熟悉地理。他把全部兵力集結在下關，既不渡河搦戰，又忽略了外圍據點的扼守，反使自己形成了一支孤軍。誠然，他是過份相信下關雄固，安如磐石，認爲無妨坐候明軍前來飛蛾撲火，自取敗亡。但他確在戰略上犯了重大錯誤，從而導致了他無可避免的慘敗。

胡海的一支奇兵終於攀登上了點蒼山巔，他們由山巔以高屋建瓴之勢，俯攻下關，一面衝刺下山，一面遍插旗幟。段世的人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隔岸的明軍卻因爲看到了點蒼山上的友軍出現，而在雀躍歡躁，直上雲霄。俄而藍玉下令揮師渡河，他和沐英並駕齊驅，率先搶渡。

水深淹到了馬腹，他們不怯不退，大隊明軍在他們的馬後緊緊相隨。——一連幾天趕造完成的雲梯、木筏全都拋在一邊。當點蒼山上的明軍拔步飛奔，聲聲喊殺。段世和他的部下這才驚覺業已中計，不旋踵間雙刀王又從上關殺來，三路會攻，使蠻兵先驚後擾終至大潰，下關天險一舉摧破。段世急切間走不脫，他被明軍生俘。藍玉、沐英旋即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攻下被誤認爲化外之域的金齒（金齒，以當地土著習俗，以金塗齒而稱金齒蠻得名。元初曾經設置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甸崖，其地在百夷蒙樂山下，因而被人認係化外之境。實則銀生甸崖在今之雲南景東縣境，當然是我們中國的領土。不過，後來元廷鑒於景東地在保山一千餘里之外，認其遠不可守，便移往永昌，亦即今之保山。但仍冒沿金齒之名，所以才有這個誤會。）全滇從此平定，禹貢、梁州南境悉入大明版圖。段世曾被押解到金陵，朱洪武對他很客氣，告訴他說：

『你的父親段寶，曾經向朕遞過降表，所以朕不忍廢你。現在朕將你賜名歸仁，授你永昌衛（永昌府治在今之雲南保山）鎮撫的官職。』

雲南平定，連同貴州相繼成爲大明的兩個省份。三十萬大軍班師，論功行賞，以藍玉立功最多。因此朱洪武加賞他五百石的食祿，又跟他結爲兒女親家，册封他的女兒爲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馮勝拜大將軍，藍玉則以征虜左副將軍的名義，充任他的副帥，率二十萬大軍遠出關外，征討納哈出。路過通州的時候，藍玉聽說有一支元軍駐紮在慶州，他乘著天降大雪，親率輕騎施以奇襲，將這支元軍予以消滅，斬了平章果來，並且生擒其子不蘭溪。大軍直抵金山，途經女直苦屯時，又收降了元朝的慶國公觀童。納哈出眼見明軍勢大，自忖不敵，便命他先已降明，這一趟專程前往游說的部將乃剌吾，代他向馮大將軍洽降。

馮勝獲報大喜，他派藍玉代他受降。藍玉便帶着常遇春的長子，他的大外甥鄭國公常茂，都督耿忠等，輕騎直趨金山。他在金山之前安營，搭起了大帳，命乃剌吾往召納哈出來見。

納哈出聽說大明的征虜左副將軍藍玉已到，他情不自禁的仰天長歎，不勝感慨的說道：

『天弗使我有此衆矣！』

於是，懷着蒼涼悲壯的心情，胡元開國元勛的後裔納哈出，帶了幾百名侍從，親赴藍玉的大帳納降。當時藍玉十分之喜，對納哈出也頗爲禮遇，他請納哈出喝酒，納哈出先乾爲敬，再替藍玉把空杯斟滿。就在這個時候，藍玉突如其來的脫下自己的外衣，堅持要給納哈出披上。時當六月，即使在關外東北也不怕受涼，藍玉所以有此一着，無非表示他對納哈出解衣推食，備加恩寵。可惜納哈出不曾唸過史記淮陰侯傳，他不知道淮陰侯韓信曾經說過：『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

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藍玉的一片深意反倒表錯了情，使納哈出誤以爲藍玉是在命他易胡服爲漢人衣冠。漢人頭可斷，血可流，身家性命可以全不要，也斷乎不肯披髮右衽，冠裳沉淪，被炎黃子孫視爲邊境小夷的胡人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納哈出當場加以峻拒，他將藍玉遞過來的外衣一把推開，當藍玉向他力請的道：

『請穿上這件外衣，我們再乾一杯！』

納哈出卻斷然拒絕的說：

『這件衣服我不能穿，還是請藍將軍把我所斟的酒先喝乾吧！』

衆目睽睽之下，藍玉下不了台，他唯有一力堅持的道：

『太尉如果不肯穿上我這件外衣，我也不能飲太尉所斟的這一杯酒！』

雙方相持不下，局面就此鬧僵。藍玉和納哈出且推且讓，爭欲對方屈己相從，讓步於先。僵持了好大半天，納哈出驀地把手中酒杯往地上一摔，回過頭去和他隨從憤憤然的說蒙古話大發牢騷。當時藍玉的大帳裏劍拔弩張，氣氛非常緊張。鄭國公常茂站在一旁密切注視，他手下有一名趙指揮聽得懂蒙古話，便附在他的耳邊，悄悄的知會他道：

『納哈出正在命他的從人隨他衝出大帳，他說他這一去就此永不回頭！』

常茂一聽那還了得？受降不成又走脫了敵軍主帥，眼看着就要展開一場拚鬥到底，除死方休的大戰。常茂大有他乃父常遇春的勇烈雄風，他不經請示，當機立斷，大踏步走向前去，一伸手就要把納哈出拿下。納哈出驟臨遽變親狀大驚，他一個閃身避開了常茂的五爪金龍，數百從人立刻羣起簇擁，讓他衝出大帳飛步奔向他的座騎，打算躍上馬背逃回金山。便在這千鈞一髮的頃刻勇常茂拔刀在手，他如同出柙猛虎，銳不可當，推開了納哈出的從人，起手一刀砍傷了他的手臂。納哈出受傷倒地，總算被拉了回來，納哈出部衆的歸降於焉勉予完成，馮大將軍押解二十餘萬俘虜高奏凱歌而還。

但是常茂卻反而因功獲咎，引起了大明朝廷的軒然巨波，朱、常、馮三親家反目成仇，常馮兩個顯赫已極的勳臣世家竟至一敗塗地。起因是常茂恃功而驕，他跟他的老丈人兼頂頭上司處得很不好，常茂不聽馮勝的話，不受他的節制約束，使馮勝拿他無可奈何。這一次正好以常茂輕舉妄動，激生巨變爲罪名，把他上了枷鎖押回金陵。翁婿倆在朱洪武跟前告御狀，結果是天子一怒，兩敗俱傷。常茂謫居廣西龍州，四年後送了性命，馮勝也被奪了大將軍印，他只當了不到一年的大明開國第二位大將軍。

朱洪武收回了馮勝的大將軍印，立刻便命藍玉爲大明第三位大將軍。時在洪武二十年八月，

朱洪武命藍玉率領大軍移屯河北薊州，朱洪武頒予新任征虜大將軍藍玉的第一個任務，便是深入沙漠，征討侵擾塞上達二十一年的北元嗣帝，亦即元順帝的二兒子脫古思帖木兒，將北元的勢力一舉廓清，朱洪武希望藉此一戰永絕邊患。

自從元順帝被徐達、常遇春逐出北京，逃往沙漠，北元仍還保持得有兩支雄厚的兵力，是即佔據陝甘的擴廓帖木兒，和在東北金山的納哈出。洪武八年擴廓帖木兒病卒於和林（外蒙古庫倫西南，元太祖成吉斯汗的舊都），二十年納哈出俯首稱降，九月被朱洪武封爲海西侯。這兩支元軍主力就此冰消瓦解。不過北元的朝廷卻仍在不斷的流徙之中，朱洪武興師動衆前往征討，元廷便逃，明軍一撤，他們又頻頻的侵擾邊界。洪武三年元順帝得了痢疾病薨，他享年五十一歲，在位三十六年，以其太子愛猶識理達臘繼位。八年後崩於金山，北元羣臣爲他上廟號曰『昭宗皇帝』，蒙古話則謂之爲『必里克圖汗』。在這位元昭宗之後，以次的元主便只稱『汗』而不稱皇帝了。洪武十年元昭宗死，由其二弟脫古思帖木兒繼，他的尊號是『烏薩哈爾汗』。到朱洪武派藍玉北上征討時，烏薩哈爾汗在位已屆第十個年頭。

時在洪武二十年九月，朱洪武在軍中拜藍玉爲征虜大將軍，以唐勝、郭英爲副，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率領明軍十五萬，北征沙漠。

藍玉在大明開國諸名將中，最懂得運用情報，這是他獲得百戰功勛的一大因素。他奉命北征之初，起先按兵不動，派出大批諜報人員，四出探聽北元朝廷的確實下落。這年十二月，他收降了元將脫脫等人所部。然後直到他奉旨北征將近半年以後，洪武廿一年三月間，他方始獲知元主脫古思帖木兒確在捕魚兒海，於是他迅即出動，出大甯（熱河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處），入慶州（熱河經棚、林西兩縣和察哈爾北部之地）。大軍一直推進到百眼井，離捕魚兒海只有四十里了，依然不見敵軍的蹤跡，藍玉覺得很失望，他準備引師而還。

捕魚兒海，就是元祕史中一再提到的捕魚兒海子，又名貝爾池、布雨爾池現名貝爾湖。位置在興安省臚濱縣（舊稱滿州里）正南方，跟外蒙古車臣汗部交界之處，形狀有如瓜瓠。自東北到西南寬一百五十里，東西徑則爲七十里許。在捕魚兒海的西北方，至今還有元興都故城遺址，這一帶向係東胡語系韃靼部落的牧地，在蒙古滅金之前，是金國抵禦蒙古入侵的前哨，韃靼人也曾爲金國效過不少的力。所以元廷被朱洪武迭次驅逐，當他們退到捕魚兒海，再由藍玉摧破，殘餘的數十騎就等於被藍玉擊回老家去了。他這場功勞，着實建得不小。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傅友德的幾次三番北征，所未能完成的歷史使命，總算由藍玉僥倖達到。

爲什麼要說藍玉僥倖建此不世奇勛？因爲他曾於元廷在望，功虧一簣的分際，差一點兒

就要徒勞往返，入寶山空手而回。幸虧他麾下的驍將，『雙刀王』王弼，向他極力陳詞的說：

『我們奉了天子之命，興兵十餘萬衆，都萬里跋涉的到了這兒。如果一無所獲，遽爾班師，回去又將如何覆旨呢？』

藍玉一聽這話說得不錯，便決心繼續前進，强力搜索。爲了不使元軍發現他們的蹤跡，藍玉下令掘地爲灶，務使地面以上不見烟火，然後乘黑夜掩至捕魚兒海的南岸。這一下果然打聽到北元朝廷的所在了，將近十萬北元軍民，就在捕魚兒海東北方八十餘里紮營。

十五萬將士歡呼雀躍，摩拳擦掌，準備明日的這一場大戰。翌日拂曉，藍玉以王弼爲先鋒，率領輕騎，猛撲敵軍大營，藍玉命王弼以最高速度將這八十餘里一衝而過，以免敵軍察覺，殺他一個措手不及，變起肘腋。殊不知北元軍民根本就毫無防備，他們認爲捕魚兒海距離中原如此遙遠，即使明軍深入大漠，終將以沿途缺乏水草，知難而退。再加上王弼的先鋒驍騎將要攻入敵營的時候，驀的颳起大風，黃沙滾滾，遮天蔽日，伸手不見五指。因此，當大隊明軍齊聲喊殺，猝然抵達，北元軍民駭然驚覺，一般兒的嚇得目瞪口呆，再也無法想像大明人馬從何而來？元軍急起應戰，手忙脚亂，兩軍在漫天風沙之中性命相搏，短兵交接。明軍先鋒越戰越勇，不旋踵又有

十餘萬明軍後隊陸續投入戰場。人喊馬嘶，衝鋒陷陣，元軍四面受敵，再衰三竭。太尉蠻子等將相繼被斬，轉眼之間無垠黃沙上便伏屍數千，血流遍野，元軍爭先恐後跪地乞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一看大事不好，帶了幾十騎侍衞慌忙奪路而逃。藍玉立即派隊窮追猛趕，然而畢竟由於風沙太大，還是被元主一行逃脫了性命。

可是就在戰場之上，大明人馬的斬獲卻是空前豐碩。藍玉生擒了元主次子地保奴，王妃公主以次宮眷一百餘人，還有元廷的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跟曲靖之戰所俘的平章達里麻同名），以及平章以下的官員三千，男女七萬七千餘衆。還得了元主的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信不計其數，馬駝牛羊十五萬餘，蓄積無算。他下令把元軍的旗幟甲仗堆將起來放一把火燒光。然後，乘大勝餘威，賴精確情報之助，又順便攻破了元軍哈喇章大營，虜獲其人畜達六萬之多。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朱洪武在金陵接獲藍玉的捷報，他喜不自勝，手舞足蹈，立刻頒旨褒奬慰勞，讚譽藍玉是大明的衞青、李靖。興高采烈之際，連俘虜地保奴都得了他的豐厚賞賜和格外優待，還指定專人負責供應他的所需各物。

元主烏薩哈爾汗脫古思帖木兒，便在這一次慘敗之餘，被他的叛臣也速迭兒謀害。由太子天保奴，亦即恩克卓里克圖嗣位，脫古思帖木兒等於間接的死在藍玉之手。

得勝還朝，藍玉晉封涼國公。翌年他奉命督修四川各地城池，坐鎮西南，蔚然國之干城。洪武二十三年以後，藍玉又立了不少的軍功，他曾敉平湖北施南（今之宣恩縣境內）、忠建（同上）兩地宣撫司的叛亂，又平定了貴州都匀安撫司和散毛諸洞（今之湖北來鳳縣境內）。朱洪武再加發他歲俸五百石，又讓他衣錦還鄉一次。二十四年藍玉奉命統率蘭州、莊浪（今之甘肅平番）等地的七衞之兵，每一衞有兵五千六百名，他乘追捕逃寇祁者孫之便，規復西番所佔的罕東（今之敦煌）一帶地方。其後他又率軍往討叛變的建昌（今之西康西昌）指揮使月魯帖木兒，把逃往柏興州（今之四川鹽源）的月魯帖木兒父子誘而擒之，解往金陵殺了頭。

在這一段時期裏，藍玉對於經營西南邊疆與趣相當濃厚，他曾經奏准增置屯衞，普遍建立西南軍事基地。後來他又建議多抓壯丁，編練成軍，用以征討朵甘（從青海黃河源東南，直到西康境內）的百夷，朱洪武不曾答應，他命藍玉班師回京。殊不知，這一回去藍玉他可就糟了。

藍玉原本是一介綠林出身，行伍起家的赳赳武夫，長相是人高馬大，生就一張紅臉膛。賴作戰驍勇，姐夫力荐而受知於朱洪武。固然說不上功高震主，但是驕蹇日恣則着實難免。尤其徐達、常遇春相繼死後，論戰功之輝煌，當時已無人與他相頡頏。藍玉既掌握天下兵權，節制各路人馬，他的後台又硬，功勞又高，太子妃是他的親外甥女，還有個女兒，嫁給了就藩成都的蜀王朱

椿。有如此其多異於常人的優越條件，要叫一個肚皮裏墨水很少的大將軍，做到玫璇隱曜，美玉韜光，那豈不是戛戛乎難哉？此所以，藍玉不知不覺間，早已在朱洪武的內心中，留下了不少的不良紀錄。

例如，他一向多蓄莊奴，又放任他的義子招搖橫暴。尤曾霸佔東昌（今之山東聊城）民田，還老羞成怒，把前往查案的御史趕走。北征南旋途中，藍玉曾經夜扣喜峯關，關吏遵照法度，拒而不納，藍玉一怒之下，乾脆下令諸軍，搗毀關門揚長而入。

加以又有人在朱洪武跟前打小報告，指證鑿鑿，都說藍玉曾經施暴元主之妃，使那位被俘的蒙古美人，慚恨交集，上吊自殺。爲這一件醜事，朱洪武就曾當面罵過他一頓，還特地把他原定晉封的梁國公改爲涼國公，又在封誥上寫明他這一次風流罪過。然而藍玉卻仍舊不知悛改，毫無悔意，以爲這種一時興起的事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在侍宴之時，便出語傲慢，使朱洪武明裏不說，暗中大爲生氣。更大的罪狀，則是他在軍中遇事專擅，戰略釐定，人事調度，一概不讓朱洪武置喙。西征還朝，朱洪武以他爲太子太傅，他竟然還不滿足，由於馮勝和傅友德，都當到了比太子太傅略高一級的太子太保。於是他就經常的大發牢騷，口口聲聲的說：

『難道我就不夠資格當太師呀！』

西征還京，藍玉的風頭已經大爲不妙。首先，是他每次奏事，朱洪武總是拒而不納，在別人就該知所警惕，深自裁抑，那藍玉卻反而形諸於色，口出怨言。於是，旋不久，又有他的另一位親家，靖甯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謀反一案被殺。由於胡惟庸造反，牽連被殺的達三萬餘人之多，朝廷裏當然會談虎色變，人人自危。所以，根據洪武二十六年五月正式頒佈的逆臣錄，所記藍玉他哥藍榮的供詞原文，藍玉在葉昇被捕下獄的第三天，還跟藍榮私底下說：

『前日靖甯侯的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上位（按指朱洪武）好生疑我，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我不過，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場！』

這便是藍玉由於朱洪武對他態度大變，從而心懷疑懼，惴惴不安，於是悍然不顧一切，決心謀叛造反之始。他和朱洪武君臣之間的關係份外密切，滿朝文武大都是他的至親好友，直接間接相關的同僚和部屬。藍玉對朱洪武那邊的情況瞭若指掌，他曉得朱洪武當年已屆六十六歲，皇太子朱標，亦即外甥女婿朱標先已死了。朱洪武以皇太孫朱允炆爲嗣，那個大男孩子當年方只十七，正所謂：『老的老，小的小』，頗有可乘之機。此外，則天下兵權捏在他的手上，朝廷的文武百官又在提心吊胆，心驚肉跳的大恐怖狀態之中，大明開國的元老勳舊已被朱洪武誅戮殆盡。胡惟庸謀反一案猶在多方株連，繼續擴大，誰也不知道朱洪武什麼時候拿自己開刀？過度恐懼憂惶

，反倒迫使藍玉之流鋌而走險，爽性蠻幹。因此藍玉暗底下遍邀同僚部屬入夥，他以『如今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本朝文官，那一個有始終』爲說詞，確實也很容易煽惑人心，陪他淌這一趟混水。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等，光是統率人馬，能征善戰的都督，就有十餘人之多，加入了他的謀叛之舉。他們計劃乘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洪武照例出城躬耕籍田，親祈社稷舉行勸農典禮的時候，以府軍前衞百戶李成的五千六百人馬爲主力，配合他自己跟曹震兩家的伴當家人兩三百名，加上其他的同謀者，大概有六千以上的叛徒，一致下手，藍玉他要取朱洪武而代之。

然而，朱洪武命大福大，藍玉謀叛的企圖終於在舉事七天以前，被錦衣衞指揮蔣瓛偵悉，他立刻便向朱洪武舉發。於是二月初八藍玉在上朝的時候猝然被捕，初九解送錦衣衞（明朝的禁衞軍，從侍衞儀仗管到巡察緝捕，理詔獄），他倒是直供不諱，把所有的同黨都招了出來。藍玉在初十處斬，族誅，其餘同黨則一網打盡，無一倖免。牽連在內遭了殃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這一次朱洪武名正言順的大開殺戒，從二月殺到九月，一共殺了一萬五千人，至此大明開國的功臣宿將差不多都殺光了，連大軍之中的勇力武健之士也都『芟夷略盡』。九月朱洪武下詔『封刃』，他說自今以後不論胡（惟庸）黨藍（玉）黨一概赦而不問，方使籠罩全國的恐怖氣氛稍稍解

除。藍玉一生桀驁難順，氣溢驕恣，他的全家被殺固屬咎由自取，但卻間接爲朱洪武的『鳥盡弓藏，私計翦除』提供有力的辯護，因爲他的犯上作亂確有眞憑實據，至少他這一案總不能說朱洪武刻薄寡恩，妄殺功臣。治天下不可以無法，卽如藍玉這般功勳蓋世的名將，也該懂得如何持盈保泰，安份守己，他置王法於不顧，做出大逆不道的事來，當然就難免駢首就僇，舉族伏誅了。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十一月壬辰日。徐達、常遇春的大明北伐雄師，奏凱而還，明太祖朱洪武以天子之尊，親自迎到金陵西郊龍江關外，慰勉諸將，犒勞三軍。京師百姓張燈結綵，歡欣雀躍，萬人空巷的來參觀此一曠世榮典，千古盛事。中華兒女自此解脫了異族統治的百年枷鎖，復我漢官威儀，重整破碎河山。六百零一年前，我們的祖先，用鐵與血完成了民族復興大業，那是一個有旆肅肅，有旅振振，空前莊嚴曼妙，興奮熱烈的偉大場面。

兩天後，朱洪武又親率文武，舉行郊祀，祭告武成。當天他便約了大學士宋濂，君臣二人在大本堂裏商議五等封賞，討論到通宵達旦，澈夜不眠。又二日，大封功臣，一共是五公二十九侯。三十四位開國元戎兩天後參與慶功大宴，杯觥交錯，君臣盡歡。翌日由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率領入覲叩謝龍恩，朱洪武眼望着這些多年以來同生死，共患難的從龍之士，百戰英豪，不由興起了無限的感慨，他曾發表了一篇語重心長，眞情流露的談話，道盡了大明開國前後的艱難締造，不盡辛酸——

『朕碰到年頭不對，父兄亡故，天下大亂。起初在家鄉舉事，無非是飢寒交迫，無可奈何，圖個吃飽穿暖，保全性命。可是後來渡過長江，眼見各地崛起的羣雄，都是天下蒼生的禍害，尤其陳友諒和張士誠他們兩個，爲患最烈！張士誠仗着他有的是錢，陳友諒他更是兵力强盛，唯獨

朕躬一無所有。只不過我不多殺人，講信義，能節儉，跟諸卿同心共濟。先起頭朕與陳、張二寇相峙，那張士誠尤其逼得我好緊，因此有人說應該先打張士誠，但是朕以爲陳友諒志驕，張士誠器小。志驕的人好生事，器小的人難得有遠圖，所以朕決定先攻陳友諒。果不其然，鄱陽一戰，朕全師而出，那張士誠他就始終不能出蘇州一步，抄朕的後路。假使朕先打張士誠的話呀，只要張士誠在浙西固守，陳友諒他必定會空國而來，叫我腹背受敵，大敗虧輸！陳張二寇一除，朕這才能北定中原，有了今天這個底定天下的局面！』

朱洪武的這一段話發乎眞誠，並無一字虛假，可見得大明之所以開國肇紀，主要因素係在戰略運用的成功。無可諱言，先攻陳友諒，後打張士誠是誠意伯劉伯溫代他所畫的策。但是朱洪武能夠毅然決然，置近在肘腋，比鄰相接的大敵於不顧，居然興師遠出，和實力强大的陳友諒決一死戰。他這份膽識與魄力，確實洵非常人所可企及。

但是當年『先陳後張』之最高戰略，其所以行險僥倖，終於獲得成功，還有一位居於幕後的大功臣、大英雄，是卽爲在大明開國元戎之中位列第七，大明列侯中居第一位，先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死後追封鄂王的湯和。明史列傳卷一百二十六贊曰：『明興諸將以六王爲稱首。』這六位大明異姓之王便是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甯和王鄧友德（愈）、東甌

王湯和與黔甯王沐英。

湯和，字鼎臣，他跟朱洪武不但是濠州小同鄉，而且是里閈鄰居，自小便在一起的玩伴，算得上是朱洪武一生相交最久，關係最密的知己好友。比朱洪武大三歲，小時候貪玩而調皮搗蛋，也不曾上私塾唸過書，不過湯和倒是正式學過騎射武藝，因此自然而然成了一地的小孩頭。成人後他身高七尺，依然是放蕩不羈，但卻機智靈敏而工於心計。朱洪武入皇覺寺當了和尙，兩玩伴自此分散。郭子興在濠州起兵稱元帥，湯和便邀了十幾名伴當，前往投效，由於驍勇善戰，迭建奇功，被郭子興陞任千戶，麾下有兵一千名。所以他在大明開國諸元戎之中，要算是出道最早的一位。當朱洪武稍後再去投軍，湯和的官階，遠比朱洪武爲高。然而湯和這個人既能辨風頭，也很講義氣，等到朱洪武成爲郭子興的準女婿，別領一軍攻打大洪山，進克滁州城。他懂得『人攆人高，水攆船高』的道理，便降尊紆貴，屈身相從，心甘情願當朱洪武的部下。滁州既克，他都陞了管軍總管，卻仍在朱洪武左右，接受他的指揮。等到朱洪武力克和州，同營諸將，人多口雜，論年資、級職、韜略、武藝，蓋得過朱洪武的，也不知有多少，個個都想出頭，難免你爭我奪，互不相下。就唯有湯和，抱定了『拳頭打出外，胳臂彎進裏』的主意，決心『攆人的轎子一路攆到底』，對待朱洪武，格外的謙卑恭敬，約束甚謹。他一起帶頭作用，衆將官便紛起倣尤，

從此奠定了朱洪武的眞命天子地位，由而他也獲得了朱洪武的私衷感激。這一點，對於他在大明勳奮之中，獨能保全首領，獲得善終，其間也有很大的關係。

大明開國元戎一個個都是那麼赤膽忠心，勇冠三軍，論將才之盛，比較三國時代，亦不多讓。這一方面與皖北的民風强勁，淳樸果決大有關聯。安徽素有『淮上健兒，江南名士』的稱譽，而朱洪武的從龍之士，幾乎清一色的是兩淮英豪。清末淮軍終於成爲當時唯一勁旅，連民初北方三强的北洋軍，都被稱之爲『淮軍餘孽』，可見淮上健兒的英勇善戰，實則是一脈相承的。試看朱洪武以少敵多，拚死向前的渡江一役，既有常遇春『跳蕩』登陸於前，又有湯和在太平奮力衝刺時，左股中箭，拔箭再鬥，身負重傷而能衝垮陳埜先的大隊，生擒渠魁，大獲全勝於後。常、湯二將的叱咤風雲，所向披靡，始終都是朱洪武軍中的最佳榜樣。

湯和在渡江初期，他也跟朱洪武麾下諸將一般，攻堅摧銳，無役不從。但當朱洪武移軍西向，去打陳友諒，便以湯和爲一枚重要的棋子，部署在和張士誠接壤的第一線，留他率領少數明軍，扼守金壇、常州，防備張士誠乘金陵空虛，興兵來犯。湯和的這一項任務，關係全盤大局至鉅，因爲當時朱洪武的人馬，幾已孤注一擲，全部投諸西戰場。東戰場上，等於長期在用空城計。如果湯和偶一疏失，朱洪武苦戰得來的江南基業，立將付諸東流，影響所及，連鄱陽湖之戰也必

因腹背受敵，首尾難於兼顧，而陷於慘敗。大明帝國，豈不成了朱洪武的南柯一夢，空中樓閣？

所以，論朱洪武之百戰功成，光復舊物。鄱陽湖一戰誠然關係重大，但是湯和力禦當面擁有百倍兵力的張士誠，更其功不可沒。因爲戰陳友諒之役，朱洪武是集結所部猛將精兵，背城借一而獲勝。抵禦張士誠則只有湯和一人死守危城，苦撐待變，而且還退後一步即將通盤瓦解，全軍上下皆無死所。當年湯和所挑的這個擔子是何等沉重，不難想像而知。事實上，張士誠器小，只不過說他缺少冒險精神，一遇挫折便灰心失望，無意進取而已。倘有可乘之機，他是決不會放棄從常州直到安慶，包括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金陵在內的那麼一大塊地盤，以及一舉擊潰當面强敵朱洪武的天賜機緣的。湯和守常州、金壇期間，張士誠也曾間諜百出，不時搦戰，全虧湯和防禦嚴密，使張士誠無從窺伺。湯和曾經在張士誠所發動的一次大型攻勢中，俘斬吳軍數以千計，然後乘勝餘威，直攻無錫，又在錫山大破吳軍。再以舟師進擊太湖中的黃楊山告捷，生擒吳軍千戶四十九人。又復赴援長興，和城裏的友軍裏外夾擊，俘虜吳軍八千。可知他確能以劣勢兵力，持續不斷的採取以攻爲守的戰略，保住了常州、金壇不算，還進而殺敵致果，大有斬獲。鄱陽湖之役結束後，陳友諒死，湯和一度被派到江西，協助鄧友德平定江西各州郡。朱洪武移師向東，討伐張士誠時，湯和又被調回蘇州前敵，他負責進攻閶門，被城裏的吳軍用飛砲擊中左臂，朱洪武召

他回金陵療傷，稍微好些，他立刻又上戰場。在葑門外日夜攻打，由於他曾中過守軍一砲，蘇州又久攻不下，使湯和大發牢騷，他曾經公開揚言道：

『城下之後，雖三歲小兒，也要砍爲三段！』

張士誠堅守蘇州歷時九月。城破之日，湯和從葑門衝入，他果然見人便殺，鷄犬不留。大將軍徐達聽說了，慌忙命人捧令牌前往制止，下令『殺降者斬』，湯和這才封刀。可是自此一仗而後，蘇州葑門一直冷冷清清，人烟寥落。反之則閶門係由徐達攻破，除了張士誠所募，號稱『十條龍』的十名勇士力戰至死以外，徐達所部與民秋毫無犯，所以蘇州閶門的熱鬧繁華，允稱各門之冠。

征討方國珍，平定浙東，是湯和繼攻陷蘇州一役後所立的另一大功。方國珍被時任征南將軍的湯和驅逐入海，然後歸降。這一仗，他使朱洪武得了方國珍的降卒兩萬四千名，海船四百餘艘。然後湯和再從甯波帶水師南下征閩，生擒元朝的福建軍政首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陳友定』。再隨大將軍徐達北伐西征，北伐之役湯和奉命在明州（今之浙江鄞縣東）督造海船，從海道輸運糧食到天津大沽口，以備大軍所需。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在當時尤屬創舉，不過他並沒有達成，由於海上多颱風，他只能把糧食運到鎭江江面爲止。

征西之役湯和拜偏將軍，在甘肅定西擊潰擴廓帖木兒的那一次大勝仗裏，他又立功不少。得勝還朝，朱洪武授他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歲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洪武四年湯和拜征西將軍領舟師西上攻略四川，他率部駛抵巫山西南六十里的大溪口，在那個出產美梨，其大如升的地方，驟遇江水暴漲，使他陷在那裏進退維谷，屯兵甚久，而另一路人馬傅友德先已攻克漢中，副將軍廖永忠又摧破瞿塘關，直入夔州。湯和這才緊蹋廖永忠之後，在重慶接受『大夏皇帝』明昇歸降。這是湯和獨當方面替朱洪武掃滅第三位割地自據的並世之雄（前兩位是方國珍和陳友定），可是朱洪武認爲入川滅夏的功勞係傅友德、廖永忠所建，湯和不過因人成事而已，他拒絕給湯和賞賜。

從這個時候起，湯和的運氣開始轉壞，洪武五年他跟徐達再度北伐，在斷頭山喫了一場敗仗，陣亡一名指揮，總算朱洪武沒有治他的罪。可是前後有四五年的時間，朱洪武不再令他出馬上陣，他只給湯和一些打雜的差使幹，諸如朱洪武想把他出生的地方安徽鳳陽建爲中都，就派湯和跟退休的丞相李善長一道去營建宮殿。又命他鎭守北平，修築彰德的城牆。別人以爲湯和是在走霉運，其實反倒是救了他的一條性命，使他能夠明哲保身的活到七十歲，成爲獨一無二倖獲善終的朱洪武勛舊功臣。

大明開國元勛都有一股沛然莫可禦的銳氣，他們大多自幼失學，偏又不學『有』術，大半輩子都在鐵馬金戈，征戰殺伐之中度過，血腥氣味聞得太多。尤其他們東征西戰，南討北伐，每每攻堅摧銳，勝多敗少，一連串的輝煌勝利，加上朱洪武迭次的封賞犒勞，就很難免養成他們的目無法紀，浮夸恃氣，難怪朱洪武要說：『公侯多粗暴無禮，自取敗亡！』

這一輩英雄豪傑由於頻年征戰不休；鞍馬倥傯，難得有機會讓他們安定下來，靜靜的想一想，從而有所反省覺悟，痛改前非，至少也該把他們和朱洪武之間自弟兄、伙伴、同僚、主從，進而爲君臣的關係，從言詞態度、神情表現諸方面稍微調整一下，以免獲罪于天，罪無可逭，非演變成殺身滅族的慘禍不可。唯獨跟朱洪武自幼訂交，關係密切的湯和，他算是得了這四五年之久的痛切反省之機。否則的話，就算他有十個腦袋瓜子，也不夠朱洪武忍痛犧牲，予以一一砍掉的。

湯和是朱洪武的知己心腹，得力幫手，在和州諸將互不相下的那一段期間，他對朱洪武的必恭必敬，唯命是從，可以稱得上他有擁立之功，可是渡江以後他從太平打到常州，就由於力戰張士誠勞苦功高，關係太大，居然使他成爲朱洪武頂頂頭痛，第一個桀驁不馴，膽敢公然冒犯至尊的老『部下』。湯和工心計，深沉機變，但是他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既愛喝酒，又復貪杯易醉。

就在他守常州的時候，曾有一次，他仗著七分醉意，向朱洪武有所請求，朱洪武拒不答應。他便『借酒三分瘋』，出語無狀，悍然聲稱：

『如今我鎮守常州城，就跟坐在屋脊上一樣。顧左邊，就向左，顧右則向右！』

他的意思是說，當時他正舉足輕重，據鞍顧盼。顧朱洪武，則張士誠滅亡，投向張士誠，則朱洪武非敗不可。這話給西戰場鏖戰方殷，勝負莫卜。東戰場對抗張士誠，全部重擔都挑在湯和一人肩上的朱洪武聽了，該是多麼的心驚肉跳，五內如焚，使他日夜難安，坐臥不甯？所以，在朱洪武的心目之中，湯和固然曾經大大的窩過他的心，然而其後他又毫沒來由的使自己躭心駭怕，無可奈何，如果湯和不是他的童年玩伴，又復戰功顯赫，聲望日隆，以朱洪武那種『一根筷子喫藕——專門挑眼』的性格來說，他很可能早就把他殺了，作爲驕兵悍將的炯戒。

洪武九年，朱洪武在給過湯和四年多的磨練、反省以後，他拜他爲征西將軍，駐防延安，防禦伯顏帖木兒的迭爲邊患。伯顏帖木兒向湯和求和，朱洪武便藉此機會讓他東山再起，晉封他爲信國公，歲祿加到了三千石，還讓他『議軍國事』，參與中樞大計。十四年命他出塞征討乃兒不花獲勝，十八年湯和又隨朱洪武的六兒子楚王朱楨敉平了思州（今之貴州思縣）苗族叛亂，擒獲其酋，俘苗兵四萬。直到這個時候爲止，朱洪武還在不斷的指責他往先所犯的過錯，諸如常州

失言，征閩時縱放陳友定的殘餘之衆，讓他們又起叛變，佔據了八郡之地，往後費了很大的事方始平定。朱洪武每次舊事重提，湯和總是磕頭謝罪，絕不聲辯。往後他便一心一意的保全首領，急流勇退。十八年他向朱洪武告老乞歸，朱洪武很高興，賞了他一大筆錢，又給他在中都鳳陽建造宅第，放他回去。可是洪武十九年他又應徵召，朱洪武命他加强浙江沿海的防務，抵禦倭寇的不時侵擾。湯和用方國珍的侄子方鳴謙之計，在沿海築了五十九座衞所城，又規定沿海居民每四名壯丁徵調一名，負責戍守。當年湯和已經六十二歲了，辦事仍然很有魄力。當他的部屬相告，浙江的老百姓由於負擔太重，都在有所怨言，他便豪氣不減當年的說：

『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誰再發牢騷，請他嘗我的寶劍！』

於是一年以後，這項浩大的海防工程，終告完成。湯和卻又韜光養晦，功成身退，海防一辦完，立刻便和他的妻子胡氏入京陛辭。

朱洪武大爲欣慰，賞他們兩夫婦每人三百兩金，二千兩銀，鈔三千錠，彩幣四十副，讓他們回鳳陽新宅去納福。從此以後，湯和每年晉京朝覲一次。洪武二十三年元旦，他忽然失音變成了啞巴，朱洪武曾親自前往探疾，回首前塵，不勝感歎。湯和得病後便將他的一百多名姬妾，全部資遣。他一入晚年，越發顯得恭順謹愼，每次入覲所聽到的朝廷大事，一字不敢語人。所得的賞

賜，也統統拿出來分給親友和鄰居。洪武二十七年他又得病，病勢相當的嚴重，當年朱洪武的勛舊宿將，幾乎全殺光了，也不知道是朱洪武怕湯和在他自己以後身死，還是他一入老境，份外念舊。他派車到鳳陽，再把湯和接出來一趟。朱洪武親手撫摩湯和，又跟他絮話當年故鄉往事，兒時記趣，以及起兵以來的幾許艱難辛酸，湯和已經成爲勛舊之中的碩果僅存者，朱洪武的不盡回憶也唯有湯和能跟他談談，然而湯和卻苦於有口不能言，君臣二人便只好相對欷歔，淚眼相看。這一次奉詔入覲，朱洪武連他未來的喪葬費都預爲賞賜，臨別之際當然也就是揮淚永訣，雙方都心知不再有重相見的可能。湯和回家休養，第二年八月他便一瞑不視，享年七十歲，大明勛舊之能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僅得他一人而已。朱洪武聞耗至爲愴悼，追封他爲東甌王，謚襄武。湯和在浙江沿海所築的衞所城都很完固，徵丁戍守的辦法更是行之有效。從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直到永樂五年（一四〇八）二十一年間，倭寇都不曾來侵。所以浙江人對他遂由怨望而生感激，還有巡按御史請爲湯和立廟，永遠奉祀他的神位。

沐英後裔世鎮雲南

明初，朱洪武採取斷然措施，强迫方式，將江南百姓，尤其是豪門富戶，大規模的移徙雲南。固然是鎮壓土著，開發邊疆的一項明快舉措。然則，就人道立場而言，令千百萬人捨棄祖宗廬墓，訣別親友鄉黨，徒步跋涉千山萬水，老弱死於溝渠，少壯深入蠻荒，一面和兇猛驃悍的土著作戰，一面還得開闢草萊，在邊陲異域興建家園。這其間，確曾產生了無數可歌可泣，悽慘無比的悲劇。

此一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移民，係由大明西平侯，死後追封黔甯王的沐英，負責主持其事。

從江南各地移民雲南，人數究竟有多少？一般都說沐英奏准朱洪武，移江南之民三十萬戶入滇實邊。實際上歷年移民的總人數，絕對不止於此。明朝曾於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弘治四年（一四九一）、萬曆六年（一五七四），調查過三次戶口。倘以移民率最高的蘇州和江西全省各地來看，則洪武二十六年蘇州一州七縣的人口是二百三十五萬五千零三十，弘治四年祇剩二百零四萬八千九百十七，太平盛世，人口繁殖，蘇州反倒減少了三十一萬多人。江西一省共有十三府一州七十七縣，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八百九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二，弘治四年則爲六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驟降二百五十二萬有奇。以這兩項數字爲例，似乎可以說明兩點：第一，朱洪武對蘇州和江西兩地的百姓最不放心，所以他才把移民的重點放在這兩個地方。第二，洪武二十六年

的人口統計已在蘇州、南昌激戰二十多年跟傅友德、藍玉、沐英征雲南的十二年後，兩地苦戰的死難百姓，和第一次大移民的人數早經剔除。由此可見大規模移民始終都在不斷繼續之中。至少，也在弘治四年而後止。

爲什麼朱洪武對蘇州和江西的百姓排拒最力？因爲江西和蘇州曾是他兩大强敵陳友諒和張士誠的根據地。陳友諒是湖北沔陽產，可是他母親卻籍隸江西，陳友諒在江西不但軍紀嚴明，尙且爲使他的部隊和江西百姓打成一片，曾經下令軍中一律暱稱江西百姓爲『老表』，『江西老表』一詞自此傳諸久遠。張士誠在蘇州尤能爭取百姓好感，蘇州、松江兩地百姓爲他效死抗拒朱洪武，時在兩年以上，蘇州攻城戰尤且持續九個月。兵敗城破，張士誠先將蘇州的魚鱗册，也就是戶籍租稅底册全部焚燬，使朱洪武無從稽考稅收。然後舉家自焚，他卻聲言爲救一城的生靈，自縛獻死。蘇州人感念他的恩德，每年七月三十，通衢大道，家家戶戶，都大點地燈，有的剪燈作鋪地蓮花，有的用茜草心編爲花籃瓶盆，城開不夜，遊者塞途，比上元燈節還熱鬧些。表面上名之爲祝『空王』生日，其實是紀念張王的誕辰，這個風俗後且普及江南各地。朱洪武痛恨蘇松百姓助張士誠，除了將兩地富戶大批移往雲南以外，還曾一次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遷到他的鳳陽故鄉開墾，並且嚴禁私歸。爲使蘇州人在本地存不住身，他根據江南首富沈秀（萬三）家裏的租簿，

訂定稅額，格外加賦，特命蘇松兩地田畝每畝完糧七斗五升，比全國其他地區的賦稅加重十倍以上。一直到清朝，蘇松兩地的田糧方始獲得裁減，每畝完糧一斗七八升左右。至於江西人的盡力協助陳友諒，也使朱洪武既恨且懼，鄱陽湖中有過空前慘烈的一仗，朱洪武險乎因之喪生。即使在明軍好不容易平定江西諸州郡後，陳友諒的黨羽仍還在不斷的掀起叛亂。朱洪武爲欲解決腹心肘腋之患，便不得不將他兩處最頑强的假想敵驅往貴州和雲南。沐英，及其世代鎮守雲南的子子孫孫，便是他此一策略的執行人。所謂鎮守，當然包括了彈壓雲貴土著，和數以百萬計怨聲載道的江南移民在內。

爲了長期辦理移民事務，朱洪武在應天府柳樹灣設了個衙門，江浙兩地的移民大多從這裏出發，走七千二百里的路程，奔向雲南。移民和故鄉家人的通訊連絡也由這個衙門代辦。浸假久之，許多雲南同胞都說他們原籍應天府柳樹灣了，實則當地不過是一處集合和通訊地點而已。

『移江南之民三十萬戶實邊雲南』，明朝初年的朱洪武確曾在江南各省投下巨大的恐怖陰影。財雄天下的沈萬三，連商務印書館所編印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也說他是蘇州人，因爲朱洪武要築南京外城，苦於府庫虛乏，無法興工。沈萬三便自告奮勇，和朱洪武各任工程之半，他居然比朱洪武負責興築的那一半先三日完工，乃使朱洪武大爲不悅。剛好沈萬三在蘇州築街，用茅

山石鋪路面，朱洪武便借這個因由將他捕殺，家財也充了公。

但是這位俗傳擁有聚寶盆，放一塊金銀進去，立刻就變成滿盆金銀，因而富甲東南的沈萬三，卻是浙江湖州吳興人，原名沈秀。他出巨資築就南京外城三分之一，原就是想由此竭力報效，爭取朱洪武的好感，免得因富得咎，惹禍上身。然而他卻在三分之一外城竣工以後，猶感『馬』未拍足，又自動請求由他出錢犒勞明軍。朱洪武存心找碴，遂使沈萬三拍『馬』拍上了馬脚，被朱洪武佯怒指斥：

『他不過一介百姓，居然口出狂言，要來犒勞天子的大軍，這就是亂民，趕緊把他抓來殺頭！』

幸虧有朱洪武平生所最敬愛的馬皇后，在一旁極力諫阻，替沈秀講情，她說：

『臣妾聽說法律是用來懲治不法之徒的，並非以之誅戮不祥。民富敵國，當然是大不祥了。但是像這種不祥之人，上天自會降他災禍，何必由陛下來殺他呢？』

話裏誠然帶得有刺，可是既係出自馬皇后之口，朱洪武也是莫可奈何。他只好改判沈秀發往雲南充軍，還餘慍未息的叫沐英把他披枷戴鎖，勒令築城。於是馬皇后又爲沈秀請命，她較爲委婉些說：

『罰役贖罪，乃是國家的至恩。一定要沈秀上了刑具築城，祇怕他到了雲南以後，仍然還是難逃一死吧！』

朱洪武聽了馬皇后的話，就祇好一路人情做到底，把沈秀這江南首富也作爲移民，徙居雲南了事。正史記載，沈萬三的故事便到此爲止。但是朱洪武和沈萬三兩者之間，卻正好應了一句俗諺：『窮乍富，塡腰塞肚；富乍貧，寸步難行。』沈萬三的家當固然給朱洪武一口吞了，然而他那一家能否順利走到雲南，只怕是凶多吉少。不過，自沈萬三一案後，江南富戶無不觳觫自危，相對而泣，惶悚不已，由而闔家自盡的都大有人在。

沐英，字文英，安徽定遠人。父親死得早，相依爲命的母親又在兵荒馬亂的逃亡途中病逝，成了個無依無靠，走投無路的孤兒。幸而遇見了馬皇后，看這孩子可憐，便將他收爲義子。那時候朱洪武和馬皇后所生的太子朱標還沒出世，連前帶後，這對天子夫婦一共收了二十幾個乾殿下。但凡有點才幹的，都派他們出去監軍領軍，坐鎮一方。不過其中功勛最大的首推外甥兼義子李文忠，既聰明又能幹，最得馬皇后歡心的則爲沐英。因爲沐英敦品勵行，矢志向學，埋頭努力使自己成爲文武全才。他平時沉默寡言，卻能言必有中，而且肯謙虛，能敬重有學問的人，又復善待士卒，深明大義。凡此種種優點，大多是由馬皇后那兒所學來。馬皇后誠不愧爲女中丈夫，巾

幗英雄，她平生以寬厚、識人著稱。沐英能夠獲得她的賞識，一再的爲她所稱道，那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從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沐英十八歲被授任帳前都尉，駐防鎮江時起，到洪武十四年他拜征南右副將軍，跟著傅友德、藍玉率領三十萬大軍征雲南。十九年裏，他早已久歷戎行，身經百戰，從福建打到關陝、西藏，然後馳馬崐崙，揚威賀蘭山。先討西番，自率一軍，拓地數千里，生擒北元男女兩萬，雜畜二十餘萬匹。再遠出塞外，渡黃河，越賀蘭，在流沙中跋涉七日，分兵四路，自任中堅，一舉擊潰北元國公脫火赤，力克和林，把脫火赤以下的殘餘之衆，全部俘虜。翌年又從徐達北征，克全甯四部（熱河赤峯一帶），渡臚朐河（即克魯倫河，又名飲馬河），再一次的盡俘其衆，奏凱而還。

這便是沐英的實邊政策，使西南邊陲第一線的雲南始終能在我國版圖之內，同時，由於江南一帶不斷的向雲南移民，移民和土著打成了一片，甚至互通婚姻，令土著各族逐漸的漢化。清朝的嘉慶一統志，敍述雲南的風俗，有謂：

『鹽池田魚之饒，金銀畜產之富，民氣和柔，天時無劇寒盛暑。山箐所居土人，種類不一。守信約，敦樸素，鄰保相資。民遵禮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節義，彬彬文獻，與中州埒。』

我們可以說，這多半是沐英及其子子孫孫的功勞。

當時，朱洪武很高興，對沐英的建議，欣然表示同意。而且他也解決了沐英深心之中的一大疑懼，他命沐英早早回雲南去。陛辭那天，朱洪武還站起了身來，當殿送他幾步，伸手攬着沐英的肩膀說：

『使我高枕而無南顧之憂的，就靠沐英你一個人了。』

沐英回雲南後，益發的鞠躬盡瘁，努力拓邊。他擒服了雲南巨患思倫發，使南中悉定。再以兵威諭降諸番。西南邊陲員幅從而漸次擴充。可是三年後，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薨，沐英回念馬皇后對他平生的愛護，以及他和朱標介乎君臣之間的友于之情，他又日夕痛哭，竟因過度感傷得了病，就此撒手塵寰，得年才四十八歲。

雲南軍民聽說沐英病逝，不約而同的聚在路上號哭，遠近土著，也都聞耗震悼，爲之洒淚。可見他在雲南殺伐雖重，但是由於爲人敦厚，建樹又多，畢竟還是很得人心的。朱洪武則追封他爲黔甯王，謚昭靖，侑享太廟，下詔歸葬京師。

沐英有四個兒子，長子沐春，十七歲便從他父親沐英征西番，平江西，取雲南，積功陞授後軍都督府僉事。當年羣臣曾請朱洪武考一考他，究竟能否繼乃父之後，出任此一要職。朱洪武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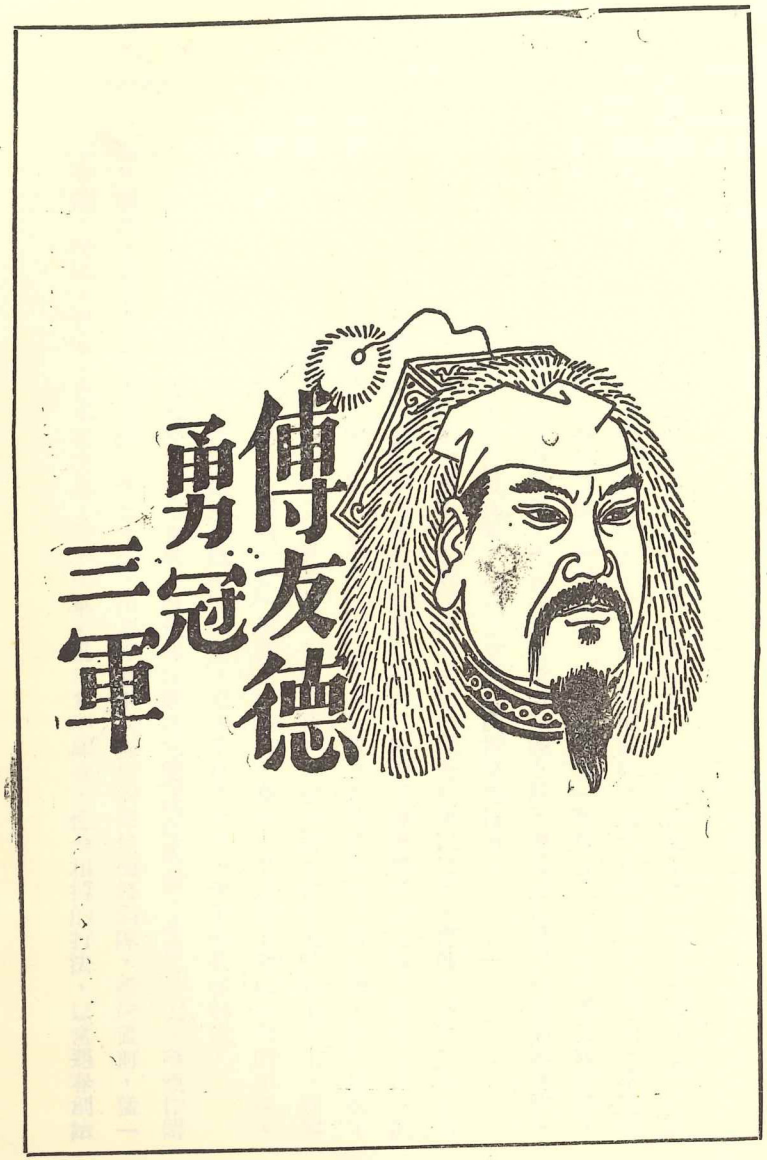
說：

『這孩子是我家的人嘛，何須乎考試？』

沐英死後，朱洪武便命沐春嗣其爵位，繼續坐鎮雲南。七年後沐春也死了，他沒有兒子，便以他的二弟沐晟嗣。沐晟的兒子沐斌卻因爲自小便襲了公爵，一直住在京師。因此沐家老二沐晟一死，又命老三沐昂以叔代侄。沐英四子之中，就有三個兒子曾爲雲南之王。老四沐昕，尤且娶了朱洪武的孫女，明成祖朱棣的五女兒常甯公主，官拜駙馬都尉之職。

沐昂病卒雲南，又由沐晟的兒子沐斌從京師回雲南坐鎮。斌死，兒子沐琮年紀太小，再以老二沐晟的孫子沐璘爲繼，其後更以長大成人的沐琮繼他堂兄沐璘。雲南一地，便這麼由沐英四個兒子的後代，相互交替，世代鎮守。大明凡十六帝，二百七十六年，擁有萬里河山，沐英的子孫也就一路奉陪到底，世世代代鎮守雲南。大明功臣後裔，就以他們沐家最稱發達顯赫了。可是，沐英子孫對於大明，也是一貫效忠，榮辱與共，而且能夠戰到最後一人。明亡清興，當時已是沐英的第十一世孫沐天波在襲爵鎮滇，蒙自土司沙定洲作亂，攻陷雲南省城，沐天波走保楚雄。他的母親陳氏，妻子焦氏，相偕自焚殉難，一名姨太太夏氏也懸樑自盡。沐天波後來從大明最後的一位皇帝，永曆帝朱由榔進入緬甸，羣臣態度傲慢，只有沐天波敬事恭謹。不久緬甸土酋想把永

曆帝獻給吳三桂，知道沐天波必將誓死抗爭，所以設計支開他去木城（今之雲南木邦），沐天波卻洞燭其奸，他爲忠心保主，一時找不到武器，便約了王起隆、林旗鼓等用布口袋裝上石塊，做成流星石槌，和緬兵決一死戰。石槌飛舞，當者披靡，沐天波他們接連擊斃了幾十名緬兵以後，終被大隊緬兵一湧而上殺死在地。他有兩個年幼的兒子沐忠、沐亮，由緬酋逮下，兩個孩子竟亦雙雙的絕食至死。沐英一族對於明廷效忠有始有終，此所以，直到遜清乾隆四十一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還深感沐天波的忠勇可風，特地賜謚忠節。愛國家，愛民族，盡忠保主的忠臣義士，甚至於贏得了敵人崇仰和尊敬。


傅友德
勇冠三軍

傅友德這個人很妙，他原籍宿州（宿縣），後徙碭山。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就跟着『大宋皇帝』韓林兒麾下的大將李喜喜和大刀敖，進圖關中，被元軍擊敗，退入四川。李喜喜一垮，他又往投佔有全川的『大夏皇帝』明玉珍。明玉珍枉有一對雙瞳子，但卻不識英雄好漢，他不用傅友德，傅友德祇好東走武昌，再投『大漢皇帝』陳友諒，陳友諒也只任他爲偏裨將校，前後四年，他三易其主，不但沒沒無聞，彷彿連個出頭的指望都沒有。

熬到了至正二十年，朱洪武親率大軍取江州，用劉伯溫奇兵突出之計，把陳友諒嚇得拖家帶眷落荒而走。傅友德以朱洪武的智勇兼備，跟陳友諒的色厲內荏寓囊廢兩相比較，他毅然決然的棄暗投明，帶着他那支小小的隊伍，在小孤山投降了朱洪武。朱洪武和他一席長談，對於他的才幹大爲驚異，從此他成爲朱洪武手下慣打先鋒，百戰百勝的方面大將。他幫朱洪武平四川，取雲南。勇克武昌，長驅入蜀，明玉珍的『大夏』和陳友諒的『大漢』，可以說全都亡在他的手裏。傅友德光輝燦爛的後半世，恰好給『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作了個最佳例證。

朱洪武麾下諸將，打起仗來都很勇敢，但是傅友德卻尤能『喑啞跳盪，身冒百死』。喑啞作悶聲不響解，跳盪係指雙方佈陣，矢石未交，出其不意乘其無備的突然衝鋒陷陣，盪決直前，猛一下子鑽入敵陣，殺它一個落花流水，潰不成軍。這種奮不顧身，性命相搏的打法，以常遇春創始

於前，而以傅友德發揚光大於後。從而他又保持了一個光榮紀錄，大明諸將以他所受的傷爲最多。

光是遍身創痍還不稀奇，那一打起仗來就不要命的傅友德，他可是『愈受傷，戰愈力』。我們試看一看傅友德負創力戰的光榮戰績，不禁令人深切感到，他稱得上是古今中外罕見其儔的一員驍將，『勇冠三軍』，都不足以形容他的驍勇和驃悍。

例如，他自江州歸降以後，被朱洪武重用。傅友德感恩知己，他曾在常遇春的麾下，援安豐，下廬州，又在鄱陽湖中，以輕舟小槳直衝陳友諒的艨艟巨艦，樓船如山。當時他已經身受數創，血流如注，但是他卻仍併力衝刺，誓死不退。傅友德的一力向前，雄風義烈，使明軍大受感動，這一仗終以劣勢兵力大破强敵。傅友德將身上的創傷草草裹紮一下，便緊跟着大明諸將馳往涇江口（安徽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是當地河流的會合之處），堵截落荒而走的陳友諒，迫使他在亂軍之中中箭身亡。然後他再跟着朱洪武前往攻打陳友諒的老巢，『大漢』國都武昌。武昌的鎖鑰厥在城池東南的高冠山（高冠山又名高觀山亦即今之蛇山，因爲它形狀酷肖高冠，又可以俯觀全城居高臨下而得名。原在武昌城外，就由於當年武昌一戰，傅友德奪了這座山後武昌城池立破，往後改築城垣時，便將高冠山納入城垣之內，而將全城劃爲兩區，交通極感不便。一直到民國以後，方始鑿開一條通道，將山左與山右兩區連接起來。）當時山上有『大漢』的重兵駐守，刀

槍如林，壁壘森嚴。大明諸將攻到山下，一看這山的險要形勢，不禁相顧失色，逡巡不前。唯有個身上掛了好幾處彩的傅友德，他一馬當先，率領數百名敢死之士，在戰鼓雷鳴，『跳盪』吶喊不絕於耳聲中，直向山巔猛衝。滿山的守軍急起應戰，頓時就是擂木滾石，箭下如雨，照準了傅友德這座肉靶猛烈射擊。衆人但見一箭射中了傅友德的右臂，他翻身落馬，卻又就地一滾站起身來再往前衝，傅友德拋棄了丈八長矛，左手拔刀揮舞，一叠聲的厲聲叱喝：

『衝呀衝呀，上了這山，便到武昌！』

於是見他中箭稍稍後卻的數百將士，又緊跟着他再打衝鋒。傅友德喊聲不絕，凌厲直前，山上的一名『漢』將看得眞切，覷準他的咽喉又是一箭，湊巧傅友德把頭一偏，這一箭射穿了他的左右兩頰，撐開了他的嘴巴。他口噴鮮血再也發不出聲來，但他猶仍遍體血污的衝刺如故，使山上的『漢』兵見了無不駭然。一陣心悸茫然，早已成了血人一個的傅友德，終於冒死衝到山巔。他左手揮刀向『漢』兵連砍，所部一擁而上，幾度肉搏，直殺得高冠山巔血流成渠，遺屍遍野，傅友德負創奪得高冠山，陳友諒的兒子陳理即已成爲甕中之鼈。朱洪武聞訊大喜，他特擢傅友德爲雄武衞指揮使，不待武昌城破，便派他隨大將軍徐達去平定陳理據有湖北、湖南、江西諸州郡。留一部人馬圍困武昌，五個月後陳理勢窮力蹙開城投降，朱洪武的天字第一號强敵遂亡。

從此傅友德轉戰皖贛湘鄂四省，只有在安陸（今之湖北鍾祥）碰到過一次硬仗，他身受九傷，方始攻破安陸，生擒其守將任亮。傷口未復，他又隨着大軍下淮東，平張士誠。在現今阜甯縣東北九十里的馬邏港摧破張士誠的援軍，一舉鹵獲戰船一千。然後又在安豐（今之安徽壽縣）大敗元軍竹貞的一支勁旅，使朱洪武全盤解除了北顧之憂，得以全力攻略江南各地。

朱洪武命傅友德和江南行省參政陸聚守徐州，作北路的捍衞長城。元朝的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派他的大將左丞李二來攻，李二率領大隊人馬進駐陵子村，傅友德見元軍聲勢浩大，自忖不是對手。但是他仍認爲即使衆寡懸殊，也儘可以勇氣和計謀取勝，因此他不怯不懼，從容與敵週旋。起先高壘堅壁，拒不出戰，當他聞報元軍正在四出刼掠，兵力分散。他方才親率兩千死士，渡河直抵呂梁山下（在今之銅山東南五十里處），手起丈八長矛，飛身直入敵陣。這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一仗，元軍吃傅友德一矛搠翻了主將韓乙，又被他麾師殺了個大獲全勝而還。傅友德心知李二吃了這個大虧，他必定心有未甘，十中有九會厚結兵力捲土重來。當晚他回到徐州，便下令大開城門，待至入夜，他親率守軍開到城外，席地而臥，枕戈待旦。夜深沉，萬籟寂寂，無星無月，遠遠的聽到李二大隊猛撲徐州，發動夜襲，蹄聲步聲轟轟然有如捲地春雷。伸手不見五指，一團漆黑之中也不知敵軍人馬究有多少？俄而敵軍臨近，城樓上的守望者齊同一致擂起戰鼓，來

犯的敵軍不見燈火不見守軍方自錯愕，睡在地面的傅友德立刻撚矛在手，一躍而起，他高聲喊殺，猛衝燈籠火把照耀得一片通明的敵軍，臥地埋伏的明軍應聲而起，士騰馬躍，所向披靡。驚惶失措的元軍被自家燈火照定了，茫茫黑夜無從走脫，吃暗裏殺向明處的傅友德一軍殺得豆剖瓜分，斷脰判腹。傅友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他攔住了元朝左丞李二的去路，展開一場天崩地坼的生死惡鬥。李二不敵傅友德的神勇，吃他一矛桿掃下了馬背，登時便由傅友德左右的將校，將他捺倒在地，綑了個四馬攢蹄。

傅友德迭用奇計，大破元軍，捷報傳到京師，使朱洪武額手稱慶，欣慰萬分。他曾畀予傅友德從所未有的曠世榮典，替他起一幢宅第，召他還京，陞任他爲江淮行省參知政事。郊勞之外，還用自己的御前麾蓋，盛大儀仗，一路鑼吹鼓打的送傅友德歸宅。那一天，傅友德眞是顏面光采已極，有着說不出道不盡的洋洋自得之感。

翌年，又隨同大將軍徐達北伐，破沂青二州，用輕騎誘敵深入，大破元朝丞相也速的大批援軍，因而連下萊陽、東昌，幾場硬仗，都是傅友德所建的汗馬功勞。西征之役，定汴洛，戰太原，他竟以五十鐵騎，摧毀擴廓帖木兒嚴陣以待的一萬騎兵。當夜再發動奇襲，卒使擴廓帖木兒倉皇遁去。傅友德直把擴廓帖木兒追到土門關（就是太行八陘的第五陘，井陘關），擒獲士馬巨萬

。然後他又在石州和宣府，迭敗北元大將賀宗哲與脫列伯，進克慶陽。這一次凱旋，朱洪武欣欣然的賜他白金彩緞。洪武三年，再跟着徐達直搗定西，大破擴廓帖木兒，率領得勝之師，傅友德有意乘勢直下四川，撲滅明玉珍。他都打倒了漢中，可惜由於糧草不繼，不得已而退保西安。明玉珍的大將吳友仁決將漢中規復，親率大軍來攻。

一身是膽的傅友德，他祇帶了三千人馬馳援。斗山寨（在陝西固縣西北，道家開山經說斗山有五穴，分別通往崐崙、隴山、武當、青城和西安）一陣，他祇在那一峯崛起，與三峒山對峙，形狀像是一柄斗杓的山巔，插上了十隻火炬，便將吳友仁的大隊人馬嚇退。因此，在這一年的冬天，朱洪武大封功臣，傅友德乃憑其出生入死，遍體傷痕的赫赫戰功，被授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

華北、西北、中州，傅友德誠然沙場喋血，卓著戰功，由而使朱洪武奠定了一統天下的立國基礎。但是，傅友德的百戰功勳，六百年來騰傳衆口的，仍還是他定四川和取雲南的兩大戰役。四川一省，早在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卽已由農夫出身的明玉珍，驅逐元軍，據有全境，一度攻入雲南，勢力相當的强盛。朱洪武在連年用兵之際，曾經屢屢和他通款交好，自比東吳孫權，推許明玉珍爲蜀漢劉備，互約爲唇齒之邦，且以孫劉之相吞噬爲殷鑒。可是等到朱洪武的三大

强敵：陳友諒、張士誠和擴廓帖木兒相繼敗亡，明玉珍也在至正二十六年病薨，十歲的兒子明昇繼位，無復吳下阿『權』的朱洪武，就開始和『大夏』皇帝明昇變臉。洪武四年，他派湯和、廖永忠率水師，傅友德充征虜前將軍，分由水陸兩途，大舉伐夏。

朱洪武在兩路大軍出發之前，曾經親自釐定戰略，並且諄諄告誡傅友德道：

『川人聽說朕將西伐，必定盡出精銳，東守瞿塘，北扼金牛（從陝西沔縣通往四川劍閣大劍關口的棧道），抵抗我軍。你如果能出其不意，直搗階（甘肅武都）文（甘肅文縣），這一條入川險徑，（就是漢武帝開發西南夷時所闢的陰平道，魏將鄧艾滅蜀，奇兵突出的那一條路。）四川的門戶一開，腹心之地必將不戰自潰。兵貴神速，朕所顧慮的，祇在你如今打起仗來，不及先前那麼樣的驍勇！』

傅友德經此一激，那還能不盡心賣命嗎？所以他疾馳入陝，調集各軍，襲用鄧艾『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故伎，引軍深入陰平，攀援岩谷，斬闢草萊，果然日夜兼程，星夜攢趕，以飛將軍自天而降之勢，擊敗蜀將丁世珍，攻陷階州。蜀軍把白龍江（正是泯江）大橋破壞，阻止他繼續前進，傅友德便指揮所部，用最快的速度迅將大橋修復。然後直下五里關，力拔文縣，再强渡白水江，一路勢如破竹，又把緜州攻陷。他不但順利打開了四川的北門，而且業已進抵巴蜀腹心

之地。

傅友德幾於兵臨成都城下，湯和所率的水師卻仍被洪水困在大溪口，南北兩路會師，遙遙無期。何況傅友德自己也因漢江水漲，苦於無法飛渡，這跟朱洪武所指示的『兵貴神速』，顯有未合。於是傅友德便在焦灼之中心生一計，他命部下削木爲牌，製了好幾千個，再在木牌上漆以攻克階、文、緜三州的日期，投在漢江之中順流而下。沿江軍民拾獲，獲知大勢已去，士氣民心，猛一下子宣告解體。

『大夏』國的丞相戴壽等人，果然不出朱洪武所料，正在盡出精銳扼守金牛與瞿塘。一旦見到了漢江之中冲流下來的木牌，這才知道川北危急。戴壽慌忙分兵往援漢州（廣漢），可是傅友德先以伐木造船，渡過了泛濫的漢江，猛攻漢州城池，擊敗漢州守將向大亨。他在『大夏』援軍趕到漢州的時候，將所部將士列陣於城下，激勵三軍說：

『援軍遠來，乍聽說漢州守將向大亨已被我們摧破，心驚膽落，決無鬥志。今天正是我們再破敵軍，進克漢州的大好時機！』

於是三軍士氣爲之大振，『大夏』援軍方抵，立刻便施以迎頭痛擊。兩度大勝，傅友德趁勢陷漢州，下成都，『大夏』丞相戴壽驅大象迎拒，被傅友德一陣火砲强弩轟了回去。兩軍在成都

郊外作殊死戰，傅友德身先士卒，反覆決盪，他身上連中數箭，血被衣甲，兀自還在攻堅摧銳，連連手刃敵將。部下將士覩狀益發奮勇衝殺，銳不可當。戴壽再四敗陣，氣爲之奪，這時候他又聽說在重慶的『大夏』皇帝明昇已被湯和廖永忠降服，他心知抗拒無益，便自縛獻死，直抵傅友德的轅門俯首稱降。奏凱而歸之日，朱洪武特地作了一篇『平西蜀文』，在這篇御製文中，一再盛讚傅友德功居第一，廖永忠則爲其次。

繼平川之後，取滇以前，前後十一年間，傷痕斑斑，始終無從獲得機會療養、喘息的百戰驍將傅友德，於大明開國諸役，眞可以說是無役不從，所向必克。五年，他曾隨同征西將軍馮勝深入大漠，當時是由徐達、李文忠、馮勝三員大將各領五萬騎兵，分三路出塞，遠征北元嗣主愛猷識理達臘。三路人馬之中唯有傅友德的一彪軍，從頭到尾一路得勝到底。他在西涼（甘肅武威）大敗元將失剌罕，攻到永昌（甘肅永昌縣）又摧破了元朝太尉朶兒只巴的大隊，一舉擒獲駝馬牛羊十餘萬頭。然後他一路所向披靡的殺到了瓜沙州（今之甘肅敦煌），一箭射死了北元的平章不花，又迫使太尉鎖納兒歸降，得了北元的金銀印，和兩萬雜畜，方始奏凱而還。

洪武六年傅友德奉詔再出雁門關，身任先鋒，生擒北元平章鄧孛羅帖木兒。朱洪武命他鎭守北平，對他言聽計從，恩寵有加。不久又召他回京師，在安徽蕪湖東南十六里處的荆山，授太子

朱標武藝與兵法。加賞了他一千石的歲祿。洪武九年，傅友德又西出延安，破北元大將伯顏帖木兒之衆，生擒渠魁，盡降其衆，又替朱洪武解決了一大邊患。

在洪武十四年傅友德拜征南將軍，率衆三十萬取雲南之前，朱洪武先就命他巡行川黔，預事完成戰備。在雅州（西康雅安）播州（貴州遵義）一帶修建城池，營築關隘，當時金筑（貴州廣順）、普定（貴州安順）諸地的山寨紛紛歸降，給取滇大軍建立了有力的前進基地。其間他還一度被大將軍徐達調去隨軍出塞，征討乃兒不花，渡北黃河，奇襲灰山，又是大獲全勝。再奴奴南下，率領藍玉、沐英兩員名將，拜征南將軍，展開了波濤萬狀，驚險已極的取滇壯舉。

傅友德派都督胡海率精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作爲偏師。自己則偕同藍玉、沐英帶領二十五萬大軍，從湖廣南下湖南辰沅，經貴州而攻曲靖。白石江一役擒平章達里麻，擊潰元軍主力，他方始從容不迫的轉戰烏撒格孤山南麓，接應胡海的那一支人馬。北元封在雲南的梁王獲知前敵兵敗，他慨然的說：『我是宗室，不便降敵。』於是舉家自殺。傅友德得了雲南城（即今昆明），旋即命藍玉、沐英往攻大理。他親率所部坐鎮烏撒城，專等附近土著，聞訊來攻，他再一一將之擊潰。尤其進兵七星關（貴州畢節縣西九十里的七星山上，下臨七星河。關上有城，位據通往湘黔川滇四省的驛道，懸崖壁立，古稱重險。蜀漢諸葛亮經過這兒的時候，都曾爲之『禡牙』，

亦即祭師，以昭鄭重。）進據可渡河（北盤江的上游），使東川、烏蒙、芒部的土著望風而降。當烏撒土著再叛，傅友德便奮其神威，一戰斬首三萬餘級，獲牛馬十餘萬頭，水西各部（今黔西縣）悉入大明版圖。洪武十七年傅友德進封潁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兩年後他再出師討平雲南土著，二十年他充任征虜大將軍馮勝的副手，遠出關外征納哈出，二十一年敉平東川和越州的土著叛亂。由此可見，傅友德雖爲征南主帥，可是他用兵的範圍，都在雲南東北和貴州西南一帶，其餘雲南各地，多是沐英及其子孫所陸續攻取的。

二十三年，傅友德又隨朱洪武的三子晉王朱棡，四子燕王朱棣，再征大漠，逮到了北元諸將中最稱頑强的乃兒不花，後來他再隨燕王征哈者舍利，追北元遼王。大軍初發，他立即下令班師，讓北元人馬疏於防備，再潛師深入黑嶺，大破敵衆。從這一仗以後，宇內澄清，不復再有大陣仗，朱洪武便命傅友德在山陝兩省練兵，並且加他以太子太師銜。傅友德的兒子傅忠，娶了朱洪武最寵愛的八小姐壽春公主，她的陪嫁是吳江縣的肥沃之田一百二十餘頃，歲入達八千石，比其餘十五位姐妹，高出數倍之多。可是她自洪武十九年下嫁，兩年後就死了。遺有一子一女，那女兒又許配給晉王朱棡的兒子朱濟熙爲妃。洪武二十五年，傅友德錯不該貪得無饜，他請朱洪武在安徽懷遠撥一千畝田給他，使朱洪武大爲不悅，指責他道：

廖永忠是奇男子

『你的俸祿已經很不薄了，爲什麼還想佔民田。難道你竟不知公儀休的故事嗎？』

公儀休，是戰國時代魯穆公的宰相，一生奉法循理，絲毫不苟。他吃自己家所種的茄子味美，便連根拔除，見他兒媳織的布匹精緻，竟將兒媳逐出，把織機燒掉。然後慨然的說：

『我已食祿，怎可以再奪菜農、織女的繩頭微利呢？』

問題在於，朱洪武即令貴爲天子，猶在努力向學，孜孜苦讀，因此他才諳悉古往今來這許多處世的典故。傅友德由一名武弁出身，又以連年征戰，書讀得少，他怎省得言行有失所將加諸於己身的利害？難怪，自此一事，朱洪武對他的寵信一落千丈，洪武二十七年，他便無緣無故，毫沒來由的被朱洪武賜死了。

朱洪武一生之中，也不知道見過、用過、鬥過、遭逢過多少英雄豪傑，出類拔萃的一流人物，但是他却只給過廖永忠一句最高評語：『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

然而朱洪武初見廖永忠時，他還是一個少年郎，跟着胞兄廖永安，同鄉長者俞廷玉，還有俞廷玉的兒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淵，率領巢湖水軍戰船千艘，投往困守和州，正愁沒船渡江作戰的朱洪武。朱洪武得到這一支生力軍眞是喜從天降，心花怒放。他親赴巢湖去把這一千艘戰船和船上的水軍帶出重圍，在巢湖水軍大船上，他看到了少年英雄廖永忠，他拍拍廖永忠的頭頂，十分愛暱的問這位少年郎道：

『你也想得富貴呀？』

詎料少年郎目空四海，氣吞河嶽。他一開口便吐屬不凡，一挺胸膛答道：

『我才不想得什麼富貴哩！我要的是獲事明主，平定寇難，然後揚名青史，永垂不朽！』

從此，朱洪武對他另眼相看。

少年英雄志氣高，膽量大，武藝好，又人小鬼大花樣最多，小小年紀便成爲朱洪武麾下能征慣戰的勇將。起先，跟他哥哥廖永安併肩作戰，渡江諸役幾於無役不從，無役不勝。唯有攻克宜興，進入太湖的那一仗，廖永安窮追張士誠的大將呂珍，孤軍深入，廖永忠一時不及趕上。做哥

哥的戰船擱淺，被呂珍生擒活捉。張士誠明知他是當代數一數二的水上英雄，千方百計誘他投降。廖永安誓死不屈，他被張士誠軟禁了八年。在軟禁期中，朱洪武不但命廖永忠弟代兄職，兼領其軍，而且還遙封廖永安爲楚國公，授行省平章政事。八年後廖永安死在蘇州，張士誠特地將他的屍骸送回應天府，朱洪武則親自到郊外迎靈。古往今來，大概再也不會有像廖永安這般幸運，兼受敵己雙方禮重的被俘將軍了。

廖永忠將他哥哥和自己的水師合而爲一，遂成朱洪武的水上主力。他曾大破陳友諒所部趙普勝的柵江營，克復池州，打通蘇浙皖贛四省的連絡。陳友諒乘虛而入，傾巢來犯，一舉攻抵應天府的大門龍江關。朱洪武御駕親征，率部反攻，廖永忠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匹馬單槍，搶先衝鋒，猛然殺入敵陣，拔尖了嗓門大叫：『突陣呀！突陣呀！』衆將官方始急起直追，緊隨其後。這一衝便大敗兵多將廣的陳友諒，解了應天之圍，使朱洪武死裏逃生，得以從容部署反攻。

陳友諒設在安慶的水寨是廖永忠攻破的。從安慶打到江州，那江州城築在江濱，城垣堅固，守備森嚴。朱洪武麾下的衆將官，對這座水城輪番攻打，俱被城中守軍一一擊退，正在焦頭爛額，束手無策。於是廖永忠率部來到，他先測度江州城垣究有多高，再照這高度建造與城相埒的『天橋』。『天橋』造好，一座座的架設在船尾，然後改以船尾在前船頭在後，揚帆趁風，鼓浪疾

進。等到了臨近江州城了，他親率無數死士，一個箭步，從天橋躍登城頭，一面忙於殺敵，一面趕緊把所攜的纜繩拴牢。大隊明軍，就此源源不絕的由天橋長驅直入，轉瞬之間，毫不費力的便將江州攻陷。

廖永忠妙計下江州，使陳友諒變起倉卒，大出意外，嚇得拖家帶眷落荒而走。緊接下來，便是兩軍在鄱陽湖裏，全力相搏，決一死戰。陳友諒樓船如山，艨艟巨艦，首尾相啣，相形之下，朱洪武的水軍就成了舴艋小舟。陳友諒的大將張定邊，居高臨下，發砲猛轟，一砲轟翻了朱洪武的戰船。朱洪武倉皇逃命，常遇春急起應敵，由於船小砲少，勢正危急。廖永忠一眼瞥見，立刻就飛舸而至，張弓搭箭，照準了張定邊便射。張定邊心裏一慌，下令轉舵而逃，鄱陽湖裏乃有轉敗爲勝的一幕，反倒是舴艋小舟在追艨艟巨艦，而且還越戰越勇，緊攆不捨。那廖永忠施展百步穿楊的箭法，弓弦連響，箭無虛發，竟把漢軍射死了一百餘名，報了朱洪武的險遭不測之仇。

但是漢軍戰艦，佈滿湖上，主將敗走，漢軍的實力却並未影響分毫，明軍苦戰，依然凶多吉少。所以，第二天一早，廖永忠便豁出了性命不要，他一發狠，邀集了少年伴當俞通海三兄弟，分駕七艘小船，船上堆滿了蘆荻和硫磺，扯起布帆，乘風疾駛，猛可的衝進漢軍巨艦隊裏，就勢放起火來。這一個火船陣，直燒得烈燄騰霄，湖水盡赤，陳友諒的數百艘巨艦，被他們七把火燒

成了飛灰焦木，漢軍不是焚斃，便是入水沉溺。好個廖永忠，他却在火光燭天縱身入水，潛泳急退，毫髮無傷的回到自家陣上。

陳友諒的艦隊正在熊熊烈火之中燃燒，漢軍走投無路，哭喊喧天。那廖永忠安然無恙的回到本陣，他不遑休息，立刻便點了六號戰船，戰鼓雷鳴，聲聲喊殺，矯若游龍般再度衝刺。他們在漢軍艦隊中如入無人之境，反覆決盪，旋繞而出，與此同時紛飛矢石，揮舞刀矛，直把陷於火中的漢軍殺得哀呼慘叫，其聲嗷嗷。漢軍將校看到這一陣又是廖永忠惡狠狠的殺到，心想怎的方才那領頭放火燒船的小伙子一轉眼又來了？都在驚疑不定，以爲廖永忠不是天兵天將，便是湖中水妖。

一伙射走張定邊，二伙放火猛燒漢軍巨艦，三伙封鎖涇江口，把陳友諒逼得且戰且走。從凌晨直打到薄暮，陳友諒見明軍拚死苦纏，緊追不捨，從座艦裏伸出頭來往後探看一下，偏就有一支流箭射中了他的眼睛，貫穿了他的腦袋，猛然栽倒，嗚呼哀哉。於是漢軍人人膽寒，水師盡潰。朱洪武大獲全勝，還生擒了陳友諒的太子陳善兒。

身受重傷的張定邊，保着陳友諒的二兒子陳理逃到武昌，廖永忠仍還是窮追猛打，他直攻到武昌城下，分兵遮斷武昌四門的交通，再將他的水軍在武昌江面環成一道水寨，迫使城中的陳理

糧盡援絕，衝突不出，只好向朱洪武俯首稱降。廖永忠得勝還朝，朱洪武特地賞他一塊漆牌，在漆牌上寫下廖永忠這一伙所建立的大功勞，還賜了他如下的八字考評：

『功超羣將，智邁雄師！』

此後他又不時的在說：『廖永忠眞奇男子！』很顯然的，朱洪武是在以廖永忠爲他擊滅唯一勁敵陳友諒的天字第一號大功臣。朱洪武把那塊漆牌遞給廖永忠，欣欣然的吩咐他說：

『你拿回家去，掛在你家的門楣上！』

這一份殊榮，在大明英豪中唯廖永忠一人所獨有。

破了陳友諒，又得回過頭來解決張士誠。決戰之初，張士誠先發制人，他派遣水師重兵，赴攻海安。那海安在江蘇泰縣東南一百里，現在仍有海安鎮，地居泰縣，如皐之中，東控狼山和通州（南通）海道入口，西爲揚州的門戶，形勢極稱險要。張士誠如果能把海安拿下，不但可以邀擊徐達東征的大軍，尤能進取揚州直搗應天府，達成進攻退守運用裕如的局面，雙方誰勝誰敗遂在未定之天。朱洪武曉得他這一著的厲害，便打出了他的一張王牌，命廖永忠迅速馳援。那廖永忠居然精通韜略，善爲運用，他一改過去批亢擣虛，一戰成功的作風，在海安結起了水寨採取守勢，跟張士誠的水師進行曠日持久的『浪戰』。你來我往，小有殺傷。就虧他在海安把張士誠這

一支强勁的水師吸住，徐達方始能夠以劣勢兵力，從容攻克淮東諸郡，把張士誠逼到大江以南，然後廖永忠再擊敗當面之敵，大舉南下，平江、德清，這兩處城池都是由他攻克的。

戰功顯赫，一時無兩，遂而使廖永忠的官秩扶搖直上，由樞密僉院、中書省右丞、進而拜中書平章政事，充征南副將軍，率水軍出海，會同湯和迫使方國珍臨到窮途末路，唯有歸降。然後再下福建，活捉陳友定，敉平八閩諸州郡。

洪武元年，朱洪武正式以廖永忠爲方面大將，賦予他攻略兩廣，平定南方的重責大任。拜他爲征南將軍，命朱亮祖爲其副，從福建循海道取廣東。在此一時期以後的廖永忠，不僅是一員嗚嗐叱咤，斬將搴旗的英雄好漢，他顯已具有威鎮四方的大將之風。將抵廣東以前，他寫了一封信給元朝在粵的最高軍政長官左丞何眞，陳說天下大勢，曉喻利害得失。何眞獲信之後，果然奉表請降，並且親率部屬，直到東莞恭迎明師。廖永忠遂率部進駐廣州，兵不血刃，匕鬯無驚，廣東自此納入大明版圖。他又殷殷垂詢民生疾苦，當他獲知海盜邵宗愚殘暴不仁，經常擾民，他便將邵宗愚逮來殺了，由而使廣東民情大悅，連同廣西各州郡都望風來歸。廖永忠則親率王師抵達南甯，沿途善撫百姓，綏靖四方，兩廣同胞感念他的恩德，紛紛的爲他立祠奉祀。

洪武二年九月，廖永忠奏凱而歸，朱洪武又畀予他莫大榮寵，命太子朱標率領滿朝文武，到

龍江關外去迎迓慰勞，廖永忠由太子朱標陪同入覲，朱洪武對他慰勉有加，親切絮語，然後再命太子朱標送他回家。就在這一年的冬天，由於福建泉州、漳州生變，廖永忠又奉旨馳往鎮壓。洪武三年，廖永忠隨同大將軍徐達北征，他一直打到開平衞西，攻克察罕腦兒（元朝行宮所在地，今之陝西橫山縣北），凱旋歸來，朱洪武便封他爲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

伐蜀之役，覆滅大夏帝國，朱洪武以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循三國鄧艾襲蜀舊路，作爲主力，再以征西將軍湯和、征西副將軍廖永忠爲偏師，兵分二路，水陸並進。這一次大戰仍還是由廖永忠身先士卒，首途出發，他順利攻抵舊夔府，大破據險而守的蜀將鄒興等人，將其所部推進到瞿塘關，這才發現山峻水急，蜀道之難難于登青天。尤其『大夏皇帝』明昇所部在長江險要架設鐵鎖橋，用鐵鍊數條，由上而下的攔住了來往船隻航道，又在兩岸部署重兵，使任何入侵者都無法溯江而上。於是廖永忠便在瞿塘關上徘徊瞻顧，進退失據。緊接着他又聽說本軍主帥湯和在大溪口被洪水所阻，無法予他以支援。——這時節廖永忠眞是憂心忡忡，五內如焚。他連日率隊遠出，觀察情勢，希望能夠想出一條妙計來關山飛渡，過這一關。所幸蒼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得了一個計較：由於大江兩岸全是高山，山上草木蔽翳，青葱一片，廖永忠便選拔數百名將校軍士，命他們穿上青色簑衣，組成了大明開國以來第一支僞裝隊伍，多帶乾糧食水，扛着小船，遶道

而行。翻山越嶺，從遍地草萊之中越過瞿塘，預先估計好了這支奇兵抵達的時間，然後盡出精銳，在戰船船首裝上鐵板，安置火器，趁着黑夜駛出墨棄渡，一路偃旗息鼓，靜悄悄的駛近蜀軍的水寨。五鼓時分，遶道奇兵已經抵達了目的地，廖永忠便一聲令下，發動拂曉攻擊。當水陸兩寨的蜀軍從夢中驚覺，急起應戰，廖永忠的裝甲戰艦，先已連破了蜀軍六座寨子。遠抵瞿塘關後的明軍，遙見廖永忠開始猛攻，迅即扛舟下水，自上游向蜀軍的水寨猛衝，水陸兩寨的蜀軍腹背受敵，驚惶失措，渾然不知上游的兵馬從何而來？兩路夾攻，一場鏖戰的結果，居然被雄風蓋世的廖永忠接連焚燬三座鐵鎖橋，又將橫江鐵索逐一砍斷，大夏的大將鄒興當場陣亡，廖永忠又俘獲了同僉蔣達等八十餘員戰將，另幾名大將飛天張、鐵頭張等倉皇遁走。長江天險全破，蜀軍精銳盡失，自古以來，長江三峽的戰事，就數廖永忠的這一仗戰果最輝煌，贏得頂漂亮。從此他直搗黃龍，泝江西上。可是他在舟師攻抵巴縣以東二十里，那處懸崖臨江，圓石有如銅鑼，因而名爲銅鑼峽的地方，却又戛然而止，頓兵不前，——廖永忠要等候主帥湯和親自前來納降。

湯和在大溪口被洪水圍困，廖永忠却已飛越長江天塹建立奇勛，他一直等到水退，與此同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傅友德一軍也攻抵成都城下，征西將軍湯和始樓船東來，在銅鑼峽跟廖永忠的先頭部隊兩路會師。當時『大夏皇帝』明昇正自日夜憂惶，進退維谷。『大夏』右丞劉

仁力勸明昇奔往成都，可是明昇的母親却哭泣着說：

『成都固然可到，只是到達以後也不過苟延旦夕而已。明軍所到之處勢如破竹，還不如趁早歸降，全活百姓的性命吧！』

於是明昇便遣使齎表，向湯和、廖永忠乞降。他和他母親啣壁自縛（周禮：『以蒼璧朝天』，這是表示致最敬禮的意思，當日明昇出城的那道城門，是爲今之朝天門），還抬了兩口棺材，以示獻死，率領擧城文武，前往湯和、廖永忠的轅門請罪。明軍將帥，則由湯和受璧，廖永忠親手解縛，承旨宣慰。後來明昇被押送到京師，朱洪武封他爲歸義侯，賜他一幢宅第，先在京師定居，一年後便將他徙往高麗。廖永忠率部進駐重慶後，嚴明軍紀，厲禁侵掠，有一名明軍取了老百姓七隻茄子，不曾付錢，被廖永忠查獲，立刻就將他斬首示衆。所以廖永忠雖然揮師入川，斬將奪關，四川的老百姓對他依然很有好感。

廖永忠又親赴『大夏』左丞相戴壽，和知樞密院事向大亨的家裏，殷殷慰問他們的家屬。並且請兩家派幾名子弟，帶着他的親筆信，到成都去勸促戴壽、向大亨歸降。信到時戴壽、向大亨已爲傅友德所擊敗，正好趁此機會率部降了大明。不過戴、向二人却雙雙鑿舟自沉，拚却一死以殉『大夏』。

夏亡，蜀平，水陸大軍高奏凱歌還京，朱洪武作了一篇『平蜀文』，頌揚西征各將的功勛。文中有『傅一廖二』之語，廖永忠功居第二，反在水軍主帥湯和之上，他由而獲得朱洪武很豐厚的獎賞。洪武五年，廖永忠又曾北征，打到和林（外蒙古庫倫西南），六年他再奉命率舟師出海征倭寇，將入侵的倭寇逐走之後，他便回到京師，前後過了兩年位極人臣、富貴清閒的日子。戎馬一生，席不暇煖，從少年英雄直到兩鬢斑白，廖永忠一輩子也僅只逍遙自在了那麼兩年。

廖永忠一再的被朱洪武盛讚爲奇男子，他的彪炳戰功在當時確實也是罕有人及。在大明開國元勛之中，他的地位理該與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鄧友德、湯和，甚至李善長等七人相等。可是朱洪武大封功臣的時候，上列七人一律封公爵，廖永忠却只得了個德慶侯，而且還降居第二十二位，這其間的緣故，據朱洪武自己說是：

『永忠戰鄱陽時，拚死卻敵，可以稱得上奇男子。然而他却在朕大封功臣時，使他所要好的儒臣探窺朕意，一心想邀功崇封，所以朕只封他爲侯，偏不給他公爵。』

其實呢，倒是朱洪武和廖永忠之間，有一段不足爲外人道的祕密。劉福通奉韓林兒爲大宋皇帝，爲時既早，勢力也大，朱洪武脫離郭子興自成一軍後，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期，他奉大宋的正朔，用韓林兒的龍鳳年號。可是到了元至正二十三年，劉福通被呂珍所殺，朱洪武出兵擊敗呂

珍，把韓林兒納入自己的掌握，他便亟於擺脫他和韓林兒間的關係，因爲在朱洪武的心目中韓林兒和陳友諒、張士誠一般的是必須清除的敵人，只不過對韓林兒無須用兵，只消要政治手腕即可解決。至正二十六年他派廖永忠到滁州去接韓林兒，船都到了瓜步（江蘇六合縣東南二十里瓜步山下），應天府業已在望，長江行舟，突然間竟會翻了船，韓林兒慘遭溺斃，大宋遂亡。事後朱洪武雖然歸咎於廖永忠的疏忽，但却始終不曾給他懲處。至正二十七年朱洪武便改稱吳元年了，同年他滅張士誠，派大將軍徐達北伐逐走元順帝，光復北平，翌年正月朱洪武乃在應天府登了基。韓林兒死得離奇，內情只有朱洪武和廖永忠心裏明白。廖永忠誠然是智勇兼備的奇男子，但他卻忽略了與天子共機密該是何等的危險，即令是常人，相互間的感情近乎到共祕密的程度，也會很快的就發生離心、排斥作用。廖永忠應封『公』而卒得『侯』便是一個警號，後來中書左丞楊憲被李善長所劾，獲罪伏誅，廖永忠又被指斥與楊憲朋比爲奸，差一點兒又送了命，朱洪武以他功大爲詞將他赦免。洪武八年三月，廖永忠終於以僭用龍鳳，有『諸多不法情事』，仍還是難逃此關，被朱洪武賜死。那一年奇男子廖永忠方只五十三歲，他算是完成了事明主，平寇難，揚名竹帛的初願，只不過死得有些兒寃而已。

花雲
滿門忠烈

黑將軍花雲，在明史列傳忠義編中名列前茅，赫然篇首，成爲大明開國天字第一號忠臣義士。青史揚名，萬古流芳，讓千秋萬世所崇仰。他這一項殊榮，是由於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及他的妻子、遺孤，乃至侍女，壯烈殉節，矢死保主，花雲一家滿門忠烈所換取得來。

花雲是安徽懷遠人，長得容貌雄偉，膚色如鐵。善使一種刀桿裝劍，稱之爲鈹的兵器，鳴嗆叱咤，驍勇絶倫，衝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他一生作戰所向必克，當者披靡，確有萬夫莫敵之勇。在明太祖朱洪武麾下，初期的知名將領之中，論武藝，論驃悍，就數他爲第一條英雄好漢。同時，他又是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幫朱洪武在天下羣雄中嶄露頭角，建立基業的頭一位忠臣烈士。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朱洪武方在郭子興軍中，得了個小小的鎮撫官職，招賢納俊，自成一軍。花雲聽說朱洪武卓犖有大志，不是個等閒豪强人物。他仗劍往謁，和朱洪武接席懇談，相見恨晚。當朱洪武招收家鄉子弟七百人初次用兵，攻城掠地，他帳下已有徐達、湯和、陸仲亨、費聚等出類拔萃的青年將校，但是朱洪武却仍以花雲担任先鋒，兼充鐵衞。花雲兵威所及之處，果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他引領朱洪武取懷遠，一舉破城，生擒守將。再攻全椒，力戰而下。繆大亨、張知院起民兵爲虎作倀，協助元軍攻打濠州，擁有大軍兩萬餘衆，駐紮在橫澗

山上。朱洪武氣吞斗牛，雄心萬丈，以不及五千的兵力前往兼併。雙方鏖戰一個多月，勝負難決，又是勇花雲率部發動夜襲，猛然殺到繆大亨的中軍大帳，使繆大亨和他的兒子倉皇逃遁，二萬多人馬驚得東逃西竄，全盤瓦解。就由於這一仗把繆家寨的民兵嚇破了膽，次日一早繆大亨父子集合散卒列陣再戰。朱洪武命花雲在陣前往返衝突，耀武揚威，再派繆大亨的叔父繆貞前往曉諭利害，繆家寨的兩萬民兵居然一致歸降。得了這一支人馬，朱洪武就此出人頭地，揚眉吐氣，他已能和淮上羣雄分庭抗禮，進而相互角逐，稱霸一方。

朱洪武乍出道打的第三場硬戰，是去攻打環滁皆山也的滁州，作爲他的第一處創業基地。起先，由徐達率領大隊，大敗元軍於滁州澗。朱洪武以爲元軍主力既已摧破，滁州城裏的守軍不多，這座城池必定垂手可得，正是他表現自己英武的大好機會。所以他使本部人馬在後徐徐進發，他則帶了數騎鐵衞，由勇將花雲相隨，搶先一步去把滁州拿下。

殊不料元軍迅速馳援，集合了數千大軍開城出戰，和朱洪武一行在路上猝然相逢。花雲一見敵騎正在團團滾滾的殺來，他心知唯有上前死鬥，制敵機先，一退便死無葬身之所。當下他一聲巨喝，再請朱洪武緊緊跟隨在他馬後，左手用長鈹護定了朱洪武的全身，右手拔劍，猛衝敵陣。他逢人便砍，見馬便搠，元軍兵將但見一員皂衣皂甲，臉色黝黑，胯下一匹烏雲蓋雪戰馬，天神

下凡般的驍將，橫衝直闖，銳不可當。數千元兵吃他殺得呼爺喊娘，抱頭鼠竄而逃，一疊聲的直在嚷嚷：

『黑將軍殺來了呀！他驍勇難當，咱們逃命要緊！』

便這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一戰，花雲獨力擊退數千元軍，保着朱洪武，隨心所欲的攻進滁州城，就此據地自雄，再圖進取。至正十四年，花雲又身在前鋒，替朱洪武拿下了和州，得了三百名左右。金陵攻城那一仗，花雲奮身追擊，緊撵不捨，迫使三千名元軍走投無路，衝突不出，只好拋下兵器，俯首稱降。朱洪武論功行賞，陞任他爲總管。又派他跟着大將軍徐達東征，克鎮江、下丹陽，再破丹徒與金壇。這時節，花雲驍勇無敵，威名遍及大江南北，但却正好應了『人怕出名豬怕壯』那句俗諺，由於朱洪武軍中都說，花雲武藝高强，普天之下無敵手，引起了江北的江洋大盜，綠林豪傑心中不服，紛紛的前來向花雲挑戰，約他比武。當年的江北劇盜，人多勢大，實力强勁，誰要在江北用兵，就非得先把他們擒服不可。否則的話，就會吃他們到處騷擾，鬧得來防不勝防。朱洪武和花雲都明白這其中的厲害，花雲尤其勇者不懼，決意隻身出門。他匹馬單

鏃，不帶一兵一卒，昂然前往馬馱沙。那馬馱沙在江蘇靖江縣境，江陰縣北，在大江之中並列東西兩座沙洲。相傳是東吳赤烏年間（公元二三八年以後），有白馬馱土入江，壅積而成。當地是一片平陽，毫無遮蔽。數百名身懷絕技，在江湖上頗有名氣的劇盜頭目，聽說花雲敢來，莫不爭先恐後的挾械前往，在馬馱沙上步步爲營，擺起了殺氣騰騰的重疊擂台，勇花雲挺鈹驟馬，勇往直前。他通過馬沙馱這處決鬥場，和數百江湖好手對陣交鋒，性命相搏，果然大發神威，力挫羣雄。整整三天三夜，水米不曾沾牙，刀光劍影，腥風血雨，三日夜苦戰的結果，事實證明，花雲果能確保他英雄無敵的蓋世威名。數百劇盜，不死便擒，正因爲這一次比試花雲大獲全勝，使江北綠林都成爲朱洪武和張士誠決戰時的助力。於是朱洪武在欣喜之餘，陞任花雲爲前部先鋒。

旋不久，花雲又在大前軍列，攻拔常州。然後奉命扼守牛塘營，牽制當前强敵。當時，朱洪武在太平設立『行樞密院』，他拔擢花雲爲院判。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花雲奇兵突出，併力猛攻常熟，城破，又得了一萬多名降卒。他正想繼續進取，可是，由於朱洪武正率部親赴安徽甯國督戰。甯國府宣城縣裏有一名元朝義兵元帥朱亮祖，也是當代聞名的一員悍將，他曾一度爲朱洪武所擒，使朱洪武喜出望外。重賞金帛，仍舊賜他原有官職。却是朱亮祖竟降而復叛，朱洪武幾次派兵征討，全都吃了敗仗，又被朱亮祖生擒活捉了六千餘名將士，連大明開國主帥徐達、

第一員大將常遇春率領大軍前去攻打，都被朱亮祖突圍而出。常遇春和他交鋒，竟然不是朱亮祖的對手，被朱亮祖殺傷後敗回本陣。自茲而後，大明諸將便無人敢敵朱亮祖。此所以，朱洪武親征甯國之前，他先就十萬火急的把花雲從常熟調了去，命他和朱亮祖決一雌雄。由此可見，花雲在大明諸將中，武藝確屬第一。

然而，花雲在火速馳援聲中竟然迷失路途，他陷於皖南的深山大澤之中。於是又有蘇皖邊境的巨盜，亟於贏他一仗，借步登高，從而揚名天下。花雲迫不得已，又在山澤之間和蘇皖巨盜決鬥，他手挺長鈹，鼓噪而出，直衝巨盜陣裏。當時鐵馬金戈，箭下如雨，花雲施展出平生武藝，窮追猛打，一口氣殺了成千上百的盜匪。餘衆心摧膽裂，一哄而散，他這才殺出重圍，沿途問訊尋抵甯國。但他却因而去晚了一步，甯國元將別不華，畏懼明軍勢大，先已捆下了朱亮祖，投降朱洪武。朱洪武望着再度淪爲階下囚的朱亮祖道：

『這一回，你又將如何呢？』

朱亮祖却了無所懼的回答：

『隨你的便！你讓我活，我自會爲你盡力。要我死，那就死吧！』

朱洪武愛重他的驍勇，他捨不得殺朱亮祖，從此，朱亮祖便在朱洪武的麾下效力。

甯國戰事結束之後，朱洪武命花雲駐防太平（今之當塗），以防西路强敵陳友諒來犯。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五月，陳友諒襲擊池州，被徐達、常遇春在九華山下設伏，斬首萬級，生俘三千，自此大敗以後，心有未甘，果然挾其主徐壽輝大舉東侵，猛撲太平；——陳友諒本姓謝，是湖北沔陽的一名漁家子，因爲祖父入贅陳家，方始改姓陳。他粗通文義，充任過縣吏。當湖北羅田人，賣布出身的徐壽輝起兵抗元，他便前往歸附，在徐壽輝的部將倪文俊帳中掌書記。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徐壽輝以蘄水爲都，稱『天完皇帝』，以『治平』爲年號，翌年分兵四出，連陷湖廣江西諸州郡。到至正十七年時，陳友諒已經陞到了領軍元帥，倪文俊企圖謀弒徐壽輝，事機敗露，陳友諒反倒伺機殺了倪文俊，將倪文俊的人馬納入掌握；自稱宣慰司，再號平章政事。他底定江西，作爲他的根據地，幾乎和他的主子徐壽輝成爲敵體。其後陳友諒以輕騎進襲池州，被徐達、常遇春擊敗，他再引軍南下，攻陷了龍興路（今之南昌），徐壽輝很想遷都龍興，陳友諒却率直拒絕。不料徐壽輝竟貿貿然的由漢陽直赴陳友諒的巢穴江州（今之九江），這一下正好落入羅網。野心勃勃，目無『天完皇帝』的陳友諒，他伏兵郊外，『躬親』迎迓。等徐壽輝一進了江州城，立刻就緊閉四門，把徐壽輝所攜的左右文武，盡行殺戮。再挾持『天完皇帝』爲其俘虜，帶着他樓船東下，興兵猛攻太平路，跟朱洪武展開一場龍爭虎鬥。

朱洪武收養得有二十餘名義子，他平素有個習慣，那便是每逢攻克一處緊要地方，便派他的一名義子前往把守。名義上由他的乾兒子領軍，實則另簡大將負責防務。太平重鎮，是朱洪武抵禦陳友諒的頭一道關口，自然未能例外。所以，由他派在太平扼守的大明將領，主將是他的義子朱文遜，官拜元帥之職。此外則以院判花雲、王鼎爲戰將，知府許瑗負責民政。當陳友諒挾持『天完皇帝』徐壽輝，以江州爲都，自號漢王，傾巢來犯，正是帆檣蔽江，漢軍如蟻。太平人馬，尙且不及敵軍的十分之一。然而花雲嚴整守備，部勒將士，他決心堅守城池，誓死不退。同時他也深知自己兵微將寡，當不起陳友諒的兵多將廣，投鞭足以斷流。因此他極力主張堅壁高壘，拒不出戰。可是元帥朱文遜却認爲應該開城迎擊，先殺陳友諒一個下馬威。花雲迫於無奈，只好下令列隊而出，在太平城前佈下戰陣。等到陳友諒親率大隊人馬，以排山倒海之勢猛衝過來，那朱文遜因爲曾與元帥秦友諒，順利攻克過無爲州，年少氣盛，立功心切，他首先揮師往迎，花雲見了不禁大吃一驚，他慌忙率部往援，却是已經來不及了，朱文遜在陳友諒的先鋒隊中，當場陣亡，他部下的人馬死傷頗衆。花雲覩狀，唯有抽兵急退，緊閉四門，就由於朱文遜輕躁疾進的這一伏，城中守軍，力量便越來越薄弱了。

可是花雲仍舊不怯不懼，親自上城，督率殘餘人馬，鼓勇擊敗陳友諒一波接一波的凌厲攻勢

。他目不交睫，四門轉戰，始終身在戰況最烈的第一線。力拒漢軍，連番肉搏，直殺得血染戰袍，兩眼盡赤。便這樣連續苦守了三晝夜，眞是鐵打的漢子也吃不消了。三日夜間太平城裏矢石紛飛，火砲如雷，陳友諒日以繼夜的猛烈進攻，使太平全城整個爲之撼動。城中火光時起，百姓東逃西躲，哭喊喧天，哀號震地。一隊隊受傷的將士，從城垣上舁抬下來。城外的攻勢越來越急，城上守卒便相形的越來越少。花雲的郤氏夫人，一連三天不見丈夫回家，又聽說城上戰況慘烈，陳友諒猶然揮兵猛攻不已。她深知花雲秉性忠勇義烈，這一次大難多半無從獲免，便抱着花雲的三歲幼子，在戰雲瀰漫聲中，到家廟中去祭告祖先。祝告過後，她指指襁褓中的嬰兒，滿面流淚，向家中的侍女僮僕說道：

『太平城破，吾夫必死。我方才業已祭告祖先，花將軍萬一盡忠，我決不能獨生。只是吾夫只此一子，花家不能無後，但望你們善加撫育，使花家的香烟不絕。』

花雲苦守太平三日夜，陳友諒則滿心焦躁，攻得不耐煩了。他便盡驅艨艟巨艦，集中在太平城臨江的一面。趁一夕潮漲，命所部將士，沿着高高翹起的船尾，成羣結隊，攀上太平城垣。那天晚上，花雲手揮巨劍，併力砍殺，然而敵軍大隊被陳友諒所驅迫，前仆後繼，紛紛冒死攀登。當面之敵竟致越殺越衆，眼看着攻城的敵軍還在一潑潑的直搶上來。花雲的鎧甲上濺滿了敵軍鮮

血，他左右的將士却已死傷殆盡，僅只剩下他一個人奮力死戰。漸漸的，勇花雲已被大隊敵軍四面包圍，亂刀齊下，箭若飛蝗。城垣上地方又小，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是施展不開。於是一場混戰之中，花雲竟然身受數傷，一陣天旋地轉，他驀的仰後便倒。他是由於傷勢太重，失血過多陷於昏厥了；敵軍一擁而上，用根粗繩，頓時就把他馬攢四蹄，加以五花大綁。

攻陷太平城的敵軍正在互起爭奪，亟於將勇將花雲抬到陳友諒的座艦上去報功請賞。人語喧嘩，脚步雜沓，乃使花雲在昏迷之中一驚而醒，他一看敵軍已陷太平，自己又被他們用繩索綑了個結實。他勃然大怒，氣湧如山，激出了兩臂的千鈞神力，猛可一掙，身上的繩索立時寸斷。於是花雲一躍而起，發出了一聲怒吼，如同晴天起了霹靂，嚇得敵軍人人爲之辟易。花雲一伸手便奪來了一柄鋼刀，手起刀落，接連殺死了五六名敵軍。這時候，陳友諒的幾員大將漸次的向他逼攏過來，他們明知花雲傷重，實已筋疲力竭，但仍憚於他的神威，只是一個勁兒的大呼小叫：

『花雲，事到如今，還不趕緊歸降嗎？』

花雲却在一面揮刀亂砍，一面厲聲回答：

『陳友諒鼠輩，豈是我主之敵？今日言降，那正該你們快快降我！』

然而，最後一句話猶在餘音嫋嫋，血流滿面，連眼睛都睜不開了的花雲，已被身旁的一名漢

將，手起一錘砸碎了腦袋。當下就是鮮血四濺，又一次仆地便倒。却是花雲一息尚存，他仍然厲聲罵賊，至死不屈。陳友諒恨透了他，命人將他綁在桅檣桿頂，下令將士拿他當作箭垛肉靶，張弓猛射，轉眼間花雲身上所中的勁矢，把他射成了刺蝟一般。一員勇將終告罹難，他罵賊罵到氣絕身亡，臨死的那一剎那，其聲猶壯。

花雲自從登城守備，就不曾跟他的妻兒家人再見一面，鄔氏夫人一旦聽說花雲壯烈殉主，她立刻便投水自殺。鄔夫人的一名孫姓侍女，懷抱花雲的遺孤，直等到鄔夫人的屍身浮起，親手將她草草掩埋，帶著花雲遺孤逃出太平，途中不幸被陳友諒所部的兵士所擄，把她挾持到了江州。這位孫姓侍女却在一天夜裏乘隙攜兒逃出，她逃到一戶漁人家裏，盡脫簪珥，撫養這個多災多難的孤兒。一直到陳友諒敗亡，江州歸於朱洪武之手，她得着消息，搭乘一艘難民船渡向長江北岸。她亟於帶這孤兒去投奔朱洪武，不料在半路上又被潰兵奪去了船隻，船上難民都被如狼如虎的潰兵推入江心，一船的男女老少盡皆溺斃，就唯有孫姓侍女載浮載沉，竭力在江中掙扎。忽然有一塊浮木飄來，她便懷抱花雲的遺孤飄流到一片蘆葦叢中，孫姓侍女忠心保主，她採擷蓮蓬剝取蓮子餵她的小主人，七日夜間主僕二人便以鮮蓮子充飢，居然不曾餓死。到第七夜裏幸而遇見一位姓雷的老者，引領他們走出一望無涯的蘆葦洲，長程跋涉了整整一年，方始找到了朱洪武領軍

作戰的所在。朱洪武一聽花雲家的一名侍女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保住花雲遺孤的性命，前來投奔。他忙不迭的傳見，聆聽孫姓侍女熱淚漣漣的細訴花雲盡忠、鄔夫人盡節、她自己如何保全幼主的經過。聽得朱洪武也情不自禁的熱淚盈眶，泣下數行，眞是：『好漢有淚不輕流，只因未到動心處。』花雲滿門忠烈的事蹟，使朱洪武以及大明將校一概的深心感動，爲之落淚。當時朱洪武伸手接過花雲的遺孤，抱他坐在自己的膝上，看那孩子面貌膚色和他父親花雲十分相像，轉覺爲花雲夫婦歡喜，於是又破涕爲笑的道：

『這孩子眞是天生的將種！且喜花雲有後！』

他忽然想起引導這主僕二人前來訪尋的雷老者，他命人去溫語撫慰，重重賞賜。可是那位雷老者却施恩不望報，早已飄然不知去向了。這又是大明開國初期的一位高年義士。

花雲的遺孤被朱洪武賜名花煒，自此便由朱洪武和馬皇后躬親撫養，後來他長大成人，也曾爲朱洪武屢建功勛，官職陞到水軍衞指揮、僉事。他父親花雲殉主之年時正三十九歲，朱洪武在即吳王時追封他爲東邱郡侯，他是朱洪武麾下第一位獲得封爵的勛臣。明世宗時，花雲的六世孫任職遼東復州衞指揮（如今之遼甯復縣一帶），他奏准明世宗朱厚熜，封贈花雲之妻鄔氏爲貞烈夫人，孫姓侍女也得了安人的封贈，並且由明世宗下詔爲之立祠致祭，有以褒厲精忠，激揚節義

。大明立國二百七十六年，忠臣義士，層出不窮，民族氣節，蹈厲發揚，固是人心天性之不泯。然而花雲的滿門忠烈，視死如歸，當然也有其啓迪發軔的作用在。

陳友諒攻陷太平，射死朱洪武麾下的第一員猛將花雲，躊躇滿志，益增驕蹇。當他進軍采石磯，便命他帳下壯士用大鐵撾，把『天完皇帝』徐壽輝的腦袋砸開了花。徐壽輝一死，他就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卽皇帝位，改國號爲『漢』，建元大義。然而他的不忠不義却與花雲的滿門忠烈形成鮮明的對照，所以陳友諒雖曾睥睨羣雄，盛極一時，可是他稱霸不及三年，仍還是難逃土崩瓦解，慘敗身亡的必然命運。明史說陳友諒因亂僭竊，恃其富强，而卒敗於其所恃。認爲他之失敗，已早在朱洪武的意料之中，正足以證明『多行不義必自斃』的說法。陳友諒比起花雲一家的節炳一時，名垂百世，一忠一奸，其間相去何止以道里計！

大明開國，英豪畢集。如果單以一身武藝，和臨陣的勇猛驃悍而論，究竟誰是第一條英雄好漢？由於元朝義兵元帥朱亮祖在安徽甯國力拒羣雄的那一仗，他跟常遇春兩馬相交，兵器齊舉，展開惡狠狠的一場龍爭虎鬥。那朱亮祖神威大發，居然把朱洪武麾下第一員勇將常遇春都給殺傷，常遇春負創逃回本陣，嚇得大明諸將辟易股栗，沒人敢再出陣和他交鋒。大將軍徐達束手無策，被迫高掛免戰牌，朱洪武只好親往督戰，飛調黑將軍花雲從常熟前線馳赴甯國，和朱亮祖決一勝負。可惜花雲迷失路途，陷於皖南深山大澤之中，他趕到甯國時，朱亮祖先已被他的統帥元將別不華縛而請降。這兩位雄風蓋世的猛將因而不及較量一番，見個高下，所以武藝孰高孰低，始終無法確定，勇花雲和朱亮祖乃在伯仲之間。

朱亮祖是安徽合肥以西的六安縣人，大漢名將淮南王英布，便是六安所產，當地出的松蘿茶更是名滿天下。朱亮祖在大明英豪中出道頗早，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朱洪武取太平的時候，即已被元廷授職義兵元帥。明史列傳說他在朱洪武克寧國時首次被擒，錯了。其實他是在戰太平那一仗裏被朱洪武所獲的，時在克寧國的兩年之前。朱洪武對這位一代悍將竭力籠絡羈縻，賜他金帛，命他仍居原職。可是朱亮祖在朱洪武軍中躭了幾個月，他依然叛而復逃，掉轉頭來不斷的襲擊明軍，朱洪武反倒給他擄了六千餘名將士去。朱亮祖帶着他這支『白手起家』的人馬，進

入寧國，與元將別不華會合，隱然成爲朱洪武克金陵後的心腹之患。一直到徐達攻陷常州，金陵局勢穩定，朱洪武喘過一口氣來，方始命徐達、常遇春移師西向，征寧國朱亮祖，這是決定朱洪武在金陵站得住脚與否的一仗，關鍵相當重大。別不華降，朱亮祖二度歸順，這才死心塌地爲朱洪武馳驅沙場，轉戰四方。他曾在明軍征戰前列，建立了無數汗馬功勞，當到了樞密院判，下南昌，克九江，戰鄱陽，入武昌，連打四場硬仗，陞到了廣信衞指揮。然後歸於朱洪武親外甥、乾兒子李文忠的帳下，深入浙江，跟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三支勁敵作戰。諸暨新城之役，李文忠率部以一敵百，奮勇決盪，摧破張士誠麾下大將司徒李伯昇的二十萬大軍，朱亮祖乘勝餘威，接連焚燬李伯昇的數十座營盤，烈燄騰霄，火光燭天。他乘敵兵一片大亂，驟馬衝殺，如入無人之境。李伯昇手下的同僉、元帥等將校六百餘人向他乞降，朱亮祖便一舉俘獲敵軍三千，戰馬八百，輜重鎧甲，堆積如山。朱洪武聞捷高興萬分，曾經給他重賞。解決了張士誠在浙江的一支主力，朱亮祖便麾師南下，打開元朝福建最高軍政長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陳友定的大門。他從江西鉛山，攻入浦城，連下崇安、建陽，使陳友定的北路要隘全失，奠定了朱洪武定八閩的基礎。又奉調會同李文忠平浙，攻桐廬，圍餘杭，拿下杭州，陞任浙江行省參政，正式充任李文忠的副手。

方國珍是浙江黃巖人，兄弟四個，航海販鹽爲生。因爲被仇家誣告他私通海盜，一氣之下，

爽性嘯衆下海，進而獨霸一方。他曾經向朱洪武大送秋波，輸誠納款，也曾降屢北元，又復爲張士誠效力。他和朱洪武訂過密約，每年獻銀三百萬兩，一俟朱洪武攻下杭州，立即率衆獻土歸降朱洪武。可是屆時他偏言而無信，使朱洪武勃然大怒，他致書方國珍，歷數他的十二條大罪，勒令他再獻軍糧二十萬石。方國珍仗着他的船多，所部又擅於航海，他心想只要逃到海上，朱洪武終將拿他無可奈何。因此他趕忙添造船隻，載運珠寶，摒卻所佔的沿海各地不要，打算揚帆出海逃之夭夭。殊不料朱洪武看準了他會有這一着，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九月，徐達、常遇春等剛剛攻陷蘇州，他立刻便命朱亮祖自率一軍，進攻台州（州治在今之浙江臨海縣）。方家老三方國瑛急起應戰，那方老三當然不是朱亮祖的對手，喫朱亮祖親率馬步水師數萬，一路窮追猛趕，連下仙居、臨海與黃巖。黃巖守將哈兒魯投降，朱亮祖再把方老三追到溫州（州治永嘉），大敗溫州守將方明善，然後再克瑞安，直追方家軍到盤嶼（樂清縣西南）、楚門（玉環縣東北二十三里海港東岸），逼得二方無路可走，方始雙雙自縛，赴朱亮祖的轅門投誠。方國珍的這兩支人馬一解決，再加上朱洪武迅派征南將軍湯和，移江南得勝之師，渡曹娥江東向。方國珍只好入海而逃，湯和再一追，方國珍就唯有死心塌地歸順朱洪武了。他被押解到金陵，朱洪武一見面就挖苦他說：

『你這會兒才來，豈不是略嫌晚些了嗎？』

嚇得方國珍大磕響頭連稱死罪。朱洪武待他總算比張士誠寬厚得多，不但不殺，還授他廣州西行省左丞之職。只不過，朱洪武當然不會放他走馬上任。方國珍在金陵賦了幾年的閑，死了，他的子侄和部下，都曾做過明朝的官，而且還迭獲重用。只有朱亮祖在溫州所擒獲的一位詩人幕客張本仁，因爲他曾奉方國珍之命，主持北元和江南間的海運。朱洪武恨透了他爲異族之敵效力，判他以鞭刑，直鞭得肩背糜爛而亡。當時戰功顯赫，春風得意的朱亮祖，又怎料得到他自己在十三年後，竟也會步上和張本仁同樣悲慘的命運？

朱洪武既得天下，便開始屠戮功臣，幾於斬盡殺絕，不留餘地。但是百戰勛耆之中，就唯有朱亮祖的慘遭鞭死，不但毫不寃枉，而且益可證明朱洪武確能做到濟世安民，澄清吏治，將元朝的將吏苛暴，法紀廢弛，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予以廓清。因爲，朱亮祖的獲罪，正是大明開國初期，一件轟動朝野的寃獄獲得平反。

原來，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二月，朱洪武拜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朱亮祖爲副帥，命他們循海道取兩廣。廣東方面，由於元朝左丞何眞奉表稱降，使廖永忠和朱亮祖兵不血刃，光復百奧。朱洪武獲報喜不自勝，他下詔褒揚何眞，把他比做後漢初期，光武卽位時率衆歸漢的『行河西

五部大將軍事』竇融，以及唐初力促李密歸唐的黎州總管、英國公李勣（原姓徐，字懋功，經唐高祖賜姓李）。但是同年五月廖永忠、朱亮祖續取廣西，在綏靖四境的時候，就曾有過幾場硬仗。起先是朱亮祖奉命赴援從湖南永州（零陵）攻向西來的湖南行省平章政事楊璟。跟他會師，夾攻湘黔桂邊區的靖州路（治在湖南靖縣）。城內元軍負隅頑抗，久攻不克，楊璟和朱亮祖便決毀西濠水的堤岸，引水灌城，可是城中守軍仍舊死戰不退。後來還是元軍總制張榮投誠，約定張榮所部頭戴白帽，作爲標識，接引明軍四更天偷襲北門八角亭，方始結束了這一次無比慘烈的攻防戰。圍城前後歷兩閱月，城破後元軍都事、元帥、萬戶等等主要將領泰半自殺。嗣後朱亮祖率部再跟主帥廖永忠會合，七月攻克南寧，象州降服（今之廣西象縣），兩廣全部平定。一年後，安南國王陳日燇，派他的少中大夫同時敏，不遠萬里而來朝覲，奉表稱臣進貢。朱洪武很高興，特予賜宴，再派侍讀學士張以寧等，專程到安南去，正式册封陳日燇爲安南國王，賜他駝紐塗金銀印，安南仍爲我國的藩屬如故。

因此，兩廣以及安南，可以說都是由廖永忠和朱亮祖率重兵南下，方始納入大明的版圖，抑或成爲大明的藩屬。廖朱南征，跟徐達、常遇春的北伐，同樣的是大獲全勝，奏凱而還。何況若以戰功而論，朱亮祖的汗馬功勞還在主帥廖永忠之上。所以廖朱班師，朱洪武特地命太子朱標親

率文武百官，到金陵門戶龍江關郊迎犒勞。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朱亮祖便獲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在大明勛臣之間，他能以降而復叛，叛而再降的一員悍將，位列第二十七勛，居然在傅友德、陸聚、沐英、藍玉、郭英諸將前列。

洪武四年平蜀滅夏，兵分水陸兩路。水路的統帥是征西將軍湯和，副帥係征西副將軍廖永忠，陸路主帥則爲征虜前將軍傅友德。朱洪武在傅友德領兵出發以後，爲了增厚這一支主攻部隊的實力，又派悍將朱亮祖的征虜右副將軍，率部入川。可是由於朱亮祖動身得晚，他進四川時，『大夏皇帝』明昇已降，於是他便在傅友德的指揮之下，平定尚未降服的諸州郡。這一次迢遙萬里的西征，朱亮祖非但徒勞往返，沒有仗打，而且還出了個不大不小的紕漏；——他一發焦躁，竟然擅殺將校。朱洪武將功抵罪，不予處罰。然而朱亮祖卻也因而益發志滿氣驕，桀驁不馴，從此他的殺身之禍就越來越近了。

朱亮祖英勇善戰，所向披靡，可是他卻不學無術，椎魯欠文，不時的會蠻勁大發，罔顧法紀。他平生似乎只抱定一個原則，誠如他第二次被擒，在朱洪武跟前悍然所答的：『隨你的便！你讓我活，我自會爲你盡力。要我死，那就死吧！』頭腦這麼簡單，生性如此驃悍，叫他衝鋒陷陣，是其所長，令他出鎮一方，那就難免會闖大禍。此所以，曾有一段時期，朱洪武命他隨傅友德

鎮守北平，又跟着丞相李善長辦屯田，籌海防，讓他在老成持重，個人修養已臻爐火純青之境的傅、李二人身邊，歷練歷練，學習學習立身處世的道理，有以改換他的氣質。直到洪武十二年，連元戎宿將如湯和、陸仲亨、陸聚、周德興、黃彬等等都在投閑置散，練兵山東臨清的時候，反倒派這名桓桓武夫，到廣東去負責鎮守，獨當方面，高高在上。在朱洪武來說，兩廣原爲廖永忠和朱亮祖所敉平，廖永忠早於洪武八年賜死，派朱亮祖去，非特順理成章，而且還有點獎酬他出生入死，百戰功勛的意味。

可是朱亮祖一到廣州，開府百奧，天高皇帝遠，他那專橫粗暴，肆無忌憚的老毛病，便情不自禁的一犯再犯。當時的番禺（廣州）知縣姓道名同，祖上是蒙古人，寄籍河北河間，原是一位出名的孝子。洪武初年，他便以孝順寡母，爲時人所欽重，因而被薦舉爲太常寺贊禮郎，不久又外放番禺知縣。番禺知縣這個差使，一向難辦，由於當地軍衞每每橫行霸道，欺壓平民，又動不動便將縣裏的小吏衙役，綁起來加以鞭打辱罵。道同的前任，正爲受不了這種腌臢氣，方始辭官不幹了的。及至道同就職，他行事正而執法嚴，軍衞有所不正當的要求，他一概據理力爭，抗拒不從。廣州百姓，方在額手稱慶，以爲得了這麼一位守正不阿的父母官，今後的日子一定會好過得多了。詎料，不數月後，又一位更狠的魔頭，一代悍將朱亮祖駕到。

洪武初年，廣州市上向有好幾十名土豪劣紳，組成狐羣狗黨，專一的勾結軍衞，操縱廣州珍貴貨品市場，恃勢賤買貴賣，牟取暴利。百姓們對這幫人敢怒而不敢言，也不知道吃了他們多少的虧。道同到任以後查訪屬實，把這些土豪劣紳爲首的逮了來，披枷戴鎖，跪在通衢大道中央示衆。道同的明快之舉，博得廣州百姓歡聲喝采，人心大快。然而，土豪們卻以重金向朱亮祖行賄，請他出面加以赦免。朱亮祖貪財，一口答應。不過他對道同還算客氣，備了一桌酒席，把道同請來當面『情商』。他沒想到這名强項的七品小知縣，居然膽敢不買他的賬，尙且還公然頂撞。他在席間毫不容情的教訓朱亮祖，厲聲說道：

『我公是開國元勛，朝廷大臣，爲什麼要受這幫小人的驅使？』

一句話，問得朱亮祖無詞以對，幾乎爲之當場氣結。因此他又決心動蠻。等道同辭出，第二天他就派人砸毀那名示衆土豪身上的枷鎖，公然將他釋放。然後，再故意找道同的碴，命人把他從知縣衙門裏揪出來，當着圍觀百姓的面，重重的賞他一頓鞭子，直把道同打得遍體血汚，慘不忍睹。

先前，軍衞方面的强有力者，充其量不過鞭辱縣衙門裏的佐雜小吏、衙役捕快。如今朱亮祖一到，畢竟此馬來頭大，居然連知縣都敢於當衆毆打。朱亮祖的兇悍，使廣州百姓心寒，同時也使奸宄之徒深喜有機可乘，得了靠山。有一名土豪富戶姓羅的，爲了討好巴結廣州之主永嘉侯，

特地把他家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兒，送給朱亮祖作姨太太。仗着有女如花的枕畔絮語，撒嬌發嗲，大權在握的朱亮祖，就此對羅家上下多方包庇，一力維護。

羅家自從得了朱亮祖的撐腰，自此越發氣燄薰天，不可一世。他們欺壓善良，巧取豪奪，强橫霸道，如狼似虎。那位飽經朱亮祖凌辱的道同知縣，他卻並不曾因那遍體鱗傷而屈服。他認爲羅家的仗勢欺虐百姓不容坐視，因此他不計一切後果的下令將羅家所有的橫行不法之徒一體逮捕。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干人犯還在押赴縣衙門的中途，先已被朱亮祖的手下全部奪了去。

道同終於忍無可忍了，他爲百姓除暴，不惜以卵擊石，向朱洪武御前舉發，他把朱亮祖到任以後所有的不法情事，條分縷舉，派人到金陵去告御狀，請求朱洪武作公平的處斷。可是，朱亮祖卻先他一步，直接了當的參劾番禺知縣道同，如何如何的對他『訕傲無禮』。

當然是朱亮祖的惡人先告狀，在道同的狀子之前由朱洪武批閱。小小知縣竟敢對開國勳臣，出鎭百奧的朱亮祖『訕傲無禮』，自能使朱洪武大發雷霆，怒不可抑，他立刻便派專使上廣州，把道同拿下殺他的頭。

專使方走，道同的那一狀終於也送達御覽。朱洪武畢竟不失爲開國的英主，他一看道同的訴狀，登時就恍然大悟。道同官卑職小，居然能夠力斥封疆大吏，方面重鎭的不法情事，不用說這

一定是個有膽識，有骨氣的好官。在朱洪武銳意整頓吏治聲中，他可不能未經審訊，便聽朱亮祖的一面之詞，白白犧牲了一員不畏權勢，有爲有守的循吏。因此他再遣一名專使，十萬火急的趕去收回成命，宥免道同的死罪。

前後兩名專使，都在奔向廣州的途中，道同的性命能否保全，就得看那一位專使先到廣州了。然而，與此同時，廣州城裏偏巧又出了一件事。主管全省民政的布政使徐本，一向是很器重道同的。有一天，道同正在依律懲治一名犯法的醫生，當堂打他的板子，這名醫生卻正爲徐布政使診治病。剛好徐本病發，亟待召這醫生來診治。他聽說醫生正在受刑，便派一名親信家人前去求情，請道同暫且將醫生釋放，等給他治過病後再加懲罰不遲。殊不知那道同執法如山，絲毫不容寬假，他岸然對徐本遣來的家人說：

『難不成徐公也要效法永嘉侯呀！』

家人嚇得不敢再置一詞，直等醫生挨完了板子，方始把他接回去。這麼一來，道同就難免連頂頭上司徐布政使也給開罪了。

於是，當朱洪武前後所派遣的兩名專使，奇跡般的同日抵達廣州城，循吏道同的性命畢竟還是無法挽救，後使抵步，方宣聖旨，道同已被快馬加鞭的處死。——廣州百姓聞耗不勝愴悼，家

家戶戶供起道同的神主。偶有祝禱，居然還很靈驗，從此廣州人將道同尊之如神，在城裏爲他建祠奉祀。

道同見殺，朱洪武又查明白了他確實死得冤枉，內心中不無快快。到了翌年九月，他乃將朱亮祖和他的兒子府軍衞指揮使朱暹，一併召入京師，命人將這兩父子當殿活活的鞭笞至死。朱亮祖死後，朱洪武仍舊以侯禮葬之，而且還御製碑文，以示崇功。不過，十年後到了洪武二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案發，朱洪武追究出業已死了十年之久的朱亮祖，赫然竟是胡惟庸的同黨，便用這個罪名，把朱亮祖的二兒子朱昱也一併棄市。

由於道同的含冤負屈而死，竟使開國勛臣，一代悍將朱亮祖父子三人先後伏誅。就朱亮祖個人來說，這滅門的慘禍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但是由此冤獄的獲得平反，朱洪武不惜鞭死功臣名將，以殉一員小小的七品知縣，這一項處置對於當時以至於後世，所產生的影響卻是非常的重大。首先，它顯示了朱洪武崇尚法治，破除情面的決心與鐵腕，予志滿氣盈，恣睢橫暴的驕兵悍將以當頭棒喝，正告他們治天下不可以無法，而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當開國之初，南征北討，敉平羣雄的所謂草昧之時，法紀尚疏，一旦羣雄畢，四海一，到了承平時期，法紀自將越趨嚴密，這是古今中外，歷朝歷代莫不皆然的鐵律。百戰勛舊必須改變觀念，謹度節制，方始可以

持盈保泰，有以自全。佐明主打天下如此，幫老闆創事業亦然，朱亮祖父子三人的慘死，便是血淋淋的教訓。大明開國以後，朱洪武能使天下迅即大定，勢如磐石之安，峻法嚴刑當是最有力的利器之一。其次，朱洪武是平民出身，自小又復多災多難，直至家破人亡，因此他瞭然民間疾苦，深知貪官汚吏爲害之烈。尤其縣官是親民之官，一言一行莫不與生民息息相關，所以他要對縣官一級的官員特別重視。朱洪武一改唐朝初年所行的中央集權制，以及有宋一代的忽視地方官員現象，——宋太祖趙匡胤也很害怕地方官吏權力太大，會出毛病。因此他在直屬中央的『路』（相當於省），設立漕司、憲司、倉司、帥司四員平行的官吏，路以下的州府設節度刺史，但卻令他們留在京師，另派文官權知其事。從知府事、知州事，乃至知縣事，一概都是權充其職而非正官的。後世的知府、知州、知縣官名便是由此而來。朱洪武所定的地方官制便將縣官和知縣加以區分，縣官稱欽委某某縣正堂，嚴格規定必須兩榜進士出身，任免俱由皇帝核可，其餘的知縣、署理、權理則屬於臨時代理性質，由省的最高民政長官加以任免。縣官雖只七品，但是朱洪武卻提高其素質和職權、地位，增加其俸給收入，使縣官既有權而又有錢，不至於像晉朝陶淵明那樣發『不爲五斗米折腰』的牢騷，讓他們盡心盡力的爲老百姓謀福利，盡職責，用這些天子門生的德政，來爭取天下百姓對於大明朝廷的支持。縣官斷然不容貪贓枉法，魚肉百姓，膽敢觸犯者他

將以各式各樣的嚴刑酷法處死。例如縣官收賄賂，拿紅包，便處以剝皮之刑，將那貪官的整張人皮剝下，鋪在他繼任者的公座上面，讓後任坐着前任的人皮升堂問案，處理公務。此外對於縣官的私生活也有許多頗具至理的規定，諸如縣官的父親不准隨同兒子赴任，以免有人在老太爺跟前說人情。又如縣官必須攜帶家眷住在後衙，即使沒結婚也得先娶個姨太太去。這樣可以縣官的家室之樂限制他的公餘活動，力避縣官鬧徵婚、求親、戀愛、交女朋友之類的桃色事件，有損民之父母和朝廷國家的尊嚴。尤其免得有女懷春爲權、勢、錢三者俱備的百里侯害相思病。

朱洪武鞭死朱亮祖給道同償命，對於全國的地方官吏形成一大鼓勵，對於天下的百姓來說更是人心大快之舉。以道同案爲起點，朱洪武竭力整頓吏治，獎拔好官。諸如平陽縣官張礎，就得過他遣使齎敕，賜鈔賜酒的慰勞。寧遠縣尉王尚賢猛一下陞任廣西參政，祥符縣丞鄒俊破格擢升大理寺卿，像這樣賞罰嚴明的事例多得不勝枚舉。唐書有謂：信賞必罰，霸主之資也。朱洪武能在異族統治八十九年，天下大亂征戰三十五載之餘，以撥亂反正，扭轉乾坤之勢使國家安如磐石，百姓安居樂業，其成功之道厥在他看清楚了一點：吏治吏治。在澄清吏治，造福生民的大前提下，再多殺幾個朱亮祖，他也是心安理得的。

胡大海智勇雙全

明初大封功臣，有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是及身而封，予世券，蔭及子孫。如像徐達，生封魏國公，死封中山王，再以他的大兒子徐輝祖襲封魏國公。第二種是不及封而追封，子孫仍襲原即應有的爵位，例如常遇春，他死在洪武二年，當年十月便追封開平王，謚忠武，但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時候，他的大兒子常茂，仍以乃父常遇春的百戰功勛，封鄭國公，予世券，自此世世代代襲封下去。第三種是不及封而又無後，只落了個追贈封爵的死後哀榮。而在第三種之列獲封最早，爵位最高，始終居於榜首的是胡大海。他在元朝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一三六二）殉難，兩年後的甲辰（一三六四）朱洪武稱吳王，他便獲封越國公，謚武莊。越是大國，可是胡大海卻沒有後人克享這世襲罔替的榮華富貴，再加上胡大海死事之慘烈，使這一代名將的遇刺，益發透着凄涼悲壯意味。

胡大海字通甫，安徽虹縣（今之泗縣）人，身材高大，面色黧黑。元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朱洪武克滁州，他便入城相見，願效馳騁，被朱洪武任爲前鋒。從此身先士卒，所向必克，幫着朱洪武從滁州打到金陵，以無其數的汗馬功勞，當上了右翼統兵元帥，出則攻堅摧銳，入則擔任朱洪武的鐵衞。胡大海不但是朱洪武的股肱耳目，尙且是他一支有力的鐵臂。

朱洪武破寧國之役，胡大海開始脫穎而出，獨當方面。起先他和鄧友德併肩作戰，力克徽州

，徽州的元軍守將萬戶吳訥戰敗自殺，八思爾不花落荒而逃。於是又有苗軍元帥楊完者，麾師十萬，大舉反撲。徽州城裏的明軍，寡不敵衆，勢甚危急，胡大海和鄧友德便激勵將士，抱定必死的決心，背城借一，力抗頑敵，那才是唯一的生路。否則的話，在大敵當前的時候稍一畏怯，退後一步，必將死無葬身之地。然後，胡大海開城出戰，一馬當先，向排山倒海而來的敵軍奮力衝刺，他這一着，恰好應了『一夫拚命，萬夫莫當』那句俗諺，驟然增長了明軍的士氣，鼓噪喧天，凌厲直前，把十萬元軍殺得瓜分豆剖，望風而逃。保全了危城徽州之外，又復大有斬獲，使元軍爲之心摧膽裂。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三月，胡大海乃會合鄧友德、李文忠的兩路人馬，從昱嶺關攻打浙江建德。那昱嶺關在皖浙兩省交界的昱嶺山上，位置在浙江昌化以西七十里，峯巒重阻，形勢險峻，正其因爲胡大海他們自此居高臨下，批亢擣虛的一仗而得名。

元軍聽說胡大海等來攻，集結人馬，嚴陣以待。胡大海偵知元軍勁旅長槍帥余子貞部，駐防建德以西的遂安，他便自領一軍，翻越白際山，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將余子貞部擊潰。元軍急馳淳安赴援，又被他追逐奔北的敗軍時順便解決。當胡大海將建德外線之敵一一肅清，李文忠方始從容攻克建德，在浙江中部建立了堅強的基地。苗軍元帥楊完者嘯衆十萬再度反撲，水陸兼進，被李文忠擊走。楊完者畢竟不是弱者，他在兩次挫敗之餘，還能鼓其餘勇，再翻過昱嶺和白際

山去猛攻徽州。徽州大軍遠出，城池空虛，楊完者這一記穿心戰術委實相當的厲害，幸虧胡大海日夜兼程迅速回防，趕到徽州城下，又一次把楊完者驃悍善戰的苗兵打得落花流水，楊完者部下的三萬名溪洞兵被他窮追猛打，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拋下兵器，跪地乞降。胡大海再勝楊完者的這一仗，實已使楊完者及其部衆鬥志盡隳，不戰自亂，所以當楊完者帶領猶有數萬之衆的殘部，退到建德以北三里的烏龍嶺。李文忠的部將武德前去哨探敵勢，他回建德時便向李文忠力陳，胡大海的這名敗軍之將楊完者可以一舉而襲取，李文忠問他何以見得？武德便說：

『我曾到高處覘窺敵陣，眼見楊完者的人馬自相驚擾，舉棋不定。而且滿營叫囂鼓噪，行列大亂，顯見他們已成傷弓之鳥，不堪一擊。』

李文忠認爲他說的很對，便邀同鄧友德發動襲擊，果然重克烏龍嶺，把楊完者的數萬殘卒，全部消滅。烏龍嶺大捷，這一次勝仗固然是李文忠、鄧友德打的，可是追根到底，仍以胡大海的功勞最大。元軍在浙主力，楊完者的十萬苗軍，可以說是完全敗於胡大海之手。

解決了浙江勁敵楊完者，朱洪武陞任胡大海爲樞密院判官，同時由於他在這一次戰役裏的特殊表現，使他博得了『智力過人』的美譽。胡大海終因他本身『智勇雙全』的優越條件，開始在朱洪武的麾下擔任方面重任。他再被調到浙江，攻克了建德以南的蘭谿。然後，他展開了他一生

之中最傷心慘然的婺州攻城戰。

元朝的婺州路，明代改爲甯越府再改金華府，府治就在現今的浙江金華，城垣堅固，急切難攻，何況守城的又是元末名將石抹宜孫的弟弟石抹厚孫。石抹宜孫時任元朝浙江行省參政，等於是浙江一省的最高軍政長官。他正率重兵駐屯處州（今之浙江麗水），防區和他的乃弟毗連，兩兄弟同心同德，互爲奧援，連結成一道强韌的防線，竟使揚威昱嶺東西的胡大海師勞無功，久攻不下。朱洪武聞訊無奈，只好命徐達留守金陵，他以耿再成爲先鋒，常遇春等爲大將，親率大軍，入浙征婺。

朱洪武御駕親征，一改胡大海硬拚死纏，再衰三竭的戰略。他步步爲營，穩紮穩打。命耿再成深入縉雲縣的黃龍山，先截斷石抹宜孫、厚孫兩兄弟間的聯絡，再派和州人王宗顯，潛入婺州，探聽城中的虛實，以及城中諸將的孰優孰劣，何短何長？王宗顯不辱使命，獲得了不少朱洪武所需的情報。他回來稟報朱洪武，使朱洪武喜出望外的說：

『我若得了婺州，一定以你爲知府。』

正好，石抹宜孫在處州，獲報朱洪武大兵壓境，即將進攻金華，他派承制胡深，率領一支戰車部隊，飛速赴援。由於兩地之間的要隘烏龍山已被耿再成所佔，不裝甲的戰車隊唯有遶道松陰

溪，轉折北上。朱洪武問明白了從松陰溪直奔金華這一路上的地理形勢，當下就說：

『路窄車戰，這便是敵軍在自速其敗。』

於是，他命胡大海的乾兒子胡德濟，輕騎前往行那誘兵之計。直將胡深的那一支戰車隊，誘到金華梅花門外，然後伏兵盡出，施以縱擊。戰車隊果因路窄不容迴旋，便在梅花門外全軍盡墨，胡深逃得不知去向，元軍元帥季彌章一時走不脫，他被明軍生擒活捉。

朱洪武大破處州援軍，使金華守將益發人心惶惶。樞密同僉寧安慶，和守將帖木烈思，兩度派遣都事，繞城請降。朱洪武方始將大軍推進一步，駐兵城西，那一天恰好天際出現五色雲朵，亭亭然有如華蓋，城裏的百姓都說眞命天子到了，使守軍士氣一落千丈。第二天，甯安慶等便開城投降迎入明軍大隊，隨即在街頭展開激烈的巷戰，元朝的浙江廉訪使楊惠，『達魯花赤』（蒙古話長官）僧住戰死，石抹厚孫、帖木烈思被執。朱洪武昂然騎着高頭大馬入城，金華百姓，遮道歡呼，讓底定浙東名城，方破大敵的朱洪武親狀大爲開心。他立即下令，盡開倉廩，賑濟貧民。改婺州路爲甯越府，知府一職，委了王宗顯，以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金華知縣。那王興宗原是皂隸出身，所以當時同在大營的李善長和李文忠，對朱洪武的此一人事任命，期期以爲不可，然而朱洪武卻說：

『王與宗跟我好些年了，既勤奮，又廉潔，也擅長斷獄。那般儒生法吏，未見得就能趕得上他。』

朱洪武在婺州設立江南行省中書分省，使婺州直屬於設在金陵的江南中書省總部，命石抹厚孫寫信勸他哥哥石抹宜孫投降，石抹宜孫不理。因此，朱洪武親率各將領在婺州過完了年，然後分兵攻打浙東未下諸州郡，諸將出發之前，他諄諄告誡，道出了一番至理名言：

『攻敵攻城，勢必用兵，可是平定亂事，就必須施仁政，得民心。我入金陵，秋毫無犯，所以一戰而定。往常我聽到你們每逢攻克一城，能夠做到不妄殺，總是喜不自勝，須知用兵如用火，一定要恰到好處，有個分寸。否則大火到處不可遏止，那就將成燎原之勢，一發不可收拾。爲將的能夠以不殺爲武，豈只是國家之利，連你們的後世子孫，亦將蒙受其福。』

這一番話使胡大海大受感動，因此他自己編了幾句口訣，反覆在心中默念，有以提高自己的警覺——

『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廬舍！』

從此以後，胡大海的人馬所到之處，不論是敵軍抑或百姓，都視之爲仁義之師，不但望風而降，甚且遠近爭附，他打起仗來就此不再遭受挫敗，使他深深瞭解智識即是力量，有學問的人比

任何驕兵悍將爲强。所以他在大明開國英豪中最尊敬讀書人，每到一處地方，必定求訪彥俊，執禮甚恭。朱洪武羅致劉伯溫、宋濂、葉琛和章溢，尊之爲『四先生』，其實都是出於胡大海的暗中推荐。嗚唔叱咤，智勇兼備的一員猛將，居然越來越有儒將之風。

他奉命從金華向北攻諸暨，當時諸暨是由張士誠的人馬所佔據。胡大海大兵一到；守將憚於他的聲威，連夜棄城而逃，萬戶沈勝變成倉卒，被迫開城歸降。可是他降後復叛，被胡大海奮力擊敗，生擒四千餘人，他再驅得勝之師攻紹興，大破張士誠派在紹興的一支重兵。

爲什麼要說胡大海婺州一戰傷心慘然？除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攻擊受挫，頓兵不前，略略有損他的一世英名之外。他的大兒子還因爲在婺州私自釀酒，犯了朱洪武嚴禁釀酒的軍令。朱洪武決意將他處死，以儆效尤。當時胡大海正在紹興前線作戰，他的老搭檔都事王愷，力勸朱洪武赦免胡大海的長子，使胡大海安心破敵，可是朱洪武卻毅然決然的說：

『甯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所定的法令不行！』

他竟拔出寶劍，親手把胡大海的兒子殺了。然後，他以金華重地，必需大將鎮守爲詞，將胡大海從紹興前線召了回來。胡大海平時每逢自己所部的將士陣亡，都會傷心得痛哭流涕，但是他對朱洪武的令出必行，手刃愛兒，卻能表示充份諒解，絲毫不發怨言。他戍守金華，聽說張士誠

的大將呂珍圍攻諸暨，諸暨明軍形勢危殆，立刻便率部馳援。呂珍佔據堤堰，引水灌城，胡大海奮不顧身，驟馬將堤堰奪下，導那滾滾濁流，反衝過去猛灌呂珍的大營。呂珍的人馬被洪水所淹，不死卽潰，勢窮力蹙，他爲了逃命，在馬上折箭爲盟，請求胡大海罷兵。胡大海慨然的答應了，都事王愷卻提醒胡大海：呂珍生性狡獪，言而無信，何不乘此破敵良機，將他一舉殲滅？胡大海回答他說：

『言出而背，是爲不信，乘人之危，勝之不武。甘冒不信不武的惡名，贏此一仗，乃大丈夫所不爲！』

他仍然如約罷兵，讓呂珍逃出了一條性命。

解了諸暨之圍，胡大海引兵進薄處州（麗水），處州是元朝在浙江的最後據點，石抹宜孫麾下名將畢集，所部元軍尤其是一支百戰勁旅。這一仗，起初是明軍先鋒耿再成揮師往攻。石抹宜孫派出了葉琛、胡深兩員元帥，還有參謀林彬祖、鎭撫陳仲眞，率部迎拒，和耿再成短兵相接，互有殺傷。

胡大海眼看耿再成很難獨力將處州拿下，他便奇兵突出，加入戰團，與耿再成合兵一處，以雷霆萬鈞之勢，斬將搴旗，把前鋒推進到處州城下，迫使石抹宜孫開城出戰，逐走石抹宜孫，攻

克處州城池，胡深再以龍泉、慶元、遂昌、松陽四縣歸降，胡大海趁此機會收平處州七邑，將元軍勢力逐出浙江。

胡大海爲朱洪武打的最後一仗，是陳友諒興兵猛犯金陵，樓船東下，進陷采石磯，弒了他的主子天完皇帝徐壽輝，在采石磯五通廟稱大漢皇帝，改元大義，約好佔據長江下游的張士誠，兩路夾攻朱洪武。當時朱洪武腹背受敵，金陵震動，所部將領有人勸朱洪武退保鍾山，有人促他不如向陳友諒俯首稱臣，北面事之。只有劉伯溫奮然的請朱洪武背城借一，跟敵勢已驕的陳友諒決一死戰。朱洪武採納劉伯溫的建議，派人飛騎檄調胡大海的一支人馬，進攻信州（州治在現今的江西上饒），牽制陳友諒的後路。然後命康幾才向陳友諒詐降，不等陳友諒、張士誠兩路兵馬一齊發動，先行誘使陳友諒引兵猛撲金陵的門戶龍江關，和陳友諒在龍灣展開了一場生死決鬥。明軍諸將冒死衝突，徐達、常遇春、馮勝、華雲龍、趙德勝、廖永安、張德勝全都豁出性命不要了，反覆決盪，力挫強敵，朱洪武的馬皇后盡出宮中金帛，犒賞將士，這才連挫敵鋒，把陳友諒的大軍逐到安慶以西，保住了金陵，粉碎了陳友諒、張士誠的東西夾擊攻勢，朱洪武度過了這一道嚴重的關口，方始立於不敗之境，進而敉平羣雄，澄清天下，底定了大明萬里江山。

龍灣一戰，是大明開國的一道險關，決定了朱洪武和陳友諒的未來命運。胡大海本人雖說不

在龍灣前線，殺敵致果，大破陳友諒軍。可是他能夠排除萬難，嚴格執行劉伯溫所定之計，從處州西向，力克上饒，使那在龍灣、太平、安慶節節敗退的陳友諒，懼而不敢退保江西，更牽制了江西境內强大的陳友諒所部，無法北上增援，確也是兩軍決定勝負的關鍵所在。尤其是當胡大海攻克上饒的時候，信州一帶，正鬧糧荒，胡大海的人馬和當地百姓，羅掘俱空，都處於半饑餓狀態。胡大海的部下認爲軍中斷炊，情況嚴重，紛紛的勸他放棄信州，仍舊回浙江去。可是胡大海卻絲毫不爲所動的說：

『這裏是楚閩咽喉之地，怎可輕易放棄？』

他和所部將士，忍饑挨餓，在信州苦撐待變，誓死不退。就由於他那一支人馬能在信州撐上那麼些天，方使金陵之圍宣告解除，朱洪武起死回生，轉敗爲勝，陳友諒則士氣一蹶不振，自此一步步走上覆敗滅亡的絕路。同時，更其難能可貴的是，胡大海即使在軍糧不繼，麾下人馬勒緊褲帶，枵腹作戰的惡劣情況下，他仍能恪守朱洪武『行仁政，得民心』的告誡，請朱洪武下令廢除明軍就地徵糧的所謂『寨糧』制度，表示明軍決不與民爭食。因此，在胡大海的作戰、戍守地區，浙東贛西，兩地的百姓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竭誠的擁護朱洪武，主動支援明軍，這一片廣袤的地盤，始終都是朱洪武牢不可破的基業。

龍灣戰後，論功行賞，胡大海居然陞任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當年朱洪武所設立的『江南行省』，既然是由朱洪武自己總其成，胡大海便儼然是朱洪武的副手了。由這一次的破格陞賞，也可以獲知胡大海在朱洪武心目之中的地位，以及他攻取信州所收牽制作用之大。朱洪武命胡大海以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的名義，仍回金華駐防，主持金華江南行省分省事務，作他的東南長城。可見胡大海是一員能攻善守的大將，同時經由多年的歷練，也使他自己成爲了卓越的行政人才。在朱洪武的麾下，像他這樣文武兼資，智勇雙全的幹才確實有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

非常可惜，胡大海偏在他勳業如日中天的英年有爲之際，竟會不幸遇刺，死於非命。而且他的慘死純粹出乎意外，令人不勝扼腕之至。早在胡大海、李文忠等下建德（嚴州）的時候，有三名苗將蔣英、劉震和李福，從桐廬前來投誠。胡大海深喜這三名苗將的驍勇，坦然不疑的把他們留在左右，相處四年，始終相安無事。便在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正月，蔣英等三苗將忽又密謀叛亂，辛未日，蔣英等三將進入分省署，請胡大海到金華府學之西的八詠樓檢閱騎射。胡大海騎馬來到大街之上，突然有一名蔣英密遣的同黨，跪在他的馬前，向胡大海告蔣英的狀，訴說蔣英種種的過失。胡大海還沒來得及回答，他正轉過臉去望蔣英一眼，那蔣英竟用一柄大鐵鎚，猛可一砸胡大海的腦袋。胡大海猝不及防，倒地身亡，蔣英等三苗將就此大開殺戒，作起亂來。

胡大海的二兒子胡關住也被殺。通事王愷則被蔣英等人拿下，因爲蔣英對他頗有好感，還想留他一條性命，可是王愷卻慷慨激昂的說：

『我守土有責，於義當死，決不與你們這班叛賊爲伍！』

於是，蔣英他們便連王愷和他的兒子也一併殺了。

金華亂起，李文忠聞變，立刻就派兵馬趕來平亂。蔣英他們滿城搶掠，搜刼一空，帶着胡大海的首級，前往投奔方國珍。可是方國珍拒不敢納，派他的弟弟方國璋領兵剿滅蔣英，殊不料方國璋又兵敗被殺，蔣英闖了大禍，便去投奔朱洪武的死敵張士誠。不久李文忠攻打杭州，杭州百姓便逮下了蔣英等人，縛送到李文忠的軍中，朱洪武痛惜胡大海之死，他下令將蔣英刺得遍體流血，至死爲止，用蔣英的鮮血獻在胡大海的靈前。同時他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謚武莊，肖像功臣廟，並且在太廟配享。不幸的是胡大海的長子爲朱洪武所手刃，次子關住又和他父親一齊罹難，百戰功臣，竟然絶後。胡大海僅只留下一名養子胡德濟，字世美，那是他檢來的一名難童，在朱洪武軍中，也曾立下不少的戰功，後來做到浙江行省左丞，跟大將軍徐達出定西，因爲作戰失利，被徐達連斬他的部將數人，加上刑具，押送京師。朱洪武見到這位故人的義子，念及胡大海父子三人的死事，終於動了愛憐之心，特地赦免了他的重罪，任他爲都指揮使，命他赴陝西鎮守

，這胡德濟也是死在陝西任所的。

朱洪武一生用人，不論是子侄外甥，親友故舊，他絶少公然的說，某人是我的心腹，某人是我的親信。唯獨胡大海，當浙江建德初下，朱洪武以他的義子平安（保兒）爲指揮，負責鎮守。另以胡大海爲樞密院判官，協同守城。他聽說平安跟胡大海意見不合，立刻便寫信給李文忠的參謀郭彥仁，吩咐他說：

『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聞二人不和，必於我男處叮嚀，說知將胡院判以眞心待之，節制以守之。……』

由此，卽可知朱洪武對胡大海，一向是何等的器重。

大明英豪之中，以胡大海最能體味朱洪武的『行仁政，得民心』，而且確實能夠遵奉不懈，身體力行。因此，他遇刺而死，使浙東百姓無不聞耗流淚，痛悼不已。金華人爲他在府城之內建了一座越國公祠，碑記係由大學士宋濂所撰。此外，宋濂的得意門生，明初大儒方孝孺也給他寫過一篇越國公新廟碑，就憑這兩篇名家的碑記，胡大海就足以永垂竹帛，千古不朽了。這便是他平時敬重斯文，謙恭賢士的莫大收穫。

獨眼龍俞通海

大明開國功臣，頭一次獲得配享太廟殊榮的，是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和趙德勝。這七個人之中就有五位是巢湖水軍出身。廖永安等七人是在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亦卽朱洪武登基的第二年上，就太廟的大院子裏，設六座青布篷，奉祀七位死難功臣的神位於其中。每逢祭祀太廟的時候，由皇帝派遣官員行分獻禮，然後等到皇帝行亞獻禮將畢之際，順便前往行禮如儀。不久，朱洪武又在安徽和縣西北三十五里的鷄籠山上，再建一所功臣廟，奉祀朱洪武所指定的功臣二十一人，廟位次序一概由朱洪武預先定好，死了的塑像，活著的則虛位以待。在這座功臣廟裏面，俞通海被排在西邊第四位。到了洪武四年，朱洪武又告訴中書省的大臣說：

『太廟祭典，應該以功臣配列廡間。現在太廟和祭禮都定規了，朕很想使已死的功臣故舊，也能夠稍依朕列祖列宗的神靈，同享祭祀。不但是朝廷宗廟的盛典，同時也表示朕不忘功臣的區區此心。』

於是，便由禮部官員議定，太廟和功臣合祭，但是仍然用一道黃幔，半遮住殿中的皇帝祖考神位，而在兩邊牆上，配享功臣和親王。洪武九年，新建太廟落成，又由朱洪武親自決定以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友德、湯和、沐英、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和桑世傑

，配享於西廡。這十二位功臣自此在太廟和功臣廟都設得有位子，注定了要吃雙份。——朱洪武薨，皇孫建文帝繼，當時的禮部侍郎宋禮，爲此還說過閑話，認爲十二功臣既已有鷄籠山的功臣廟奉祀，又何必在太廟裏再佔一席？所以他曾奏請免了這十二功臣的太廟配享。可是建文帝朱允炆卻說：

『十二功臣配享太廟，那是先帝親自定的規矩，斷乎不容更改。』

十二位大功臣的雙份，就此一路喫到底。

由於獨眼龍俞通海在配享太廟的十二功臣中，位居第七，從而可以想見他在朱洪武心目之中功勞之大，份量之重。更有一點，爲大明開國英豪所無法企及的，那便是俞通海一家父子四個，個個封公封侯，都有世襲。諸如：俞通海的父親俞廷玉，被朱洪武封爲河間郡公，這位河間郡公俞廷玉的三個兒子，老大俞通海封虢國公，爵位最高，老二俞通源封南安侯，老三呢，便是遲至洪武二十五年方始獲封的越鵑侯俞通淵。

俞家父子四人，是朱洪武的小同鄉，原籍鳳陽。到俞廷玉的手上方才遷居巢縣。巢縣瀕臨巢湖，本來也算是挺富庶的地方。不過元朝末年天災人禍，盜賊蠭起，俞廷玉和他的三個少年英雄兒子，便糾合了好朋友廖永安、廖永忠和趙得勝、桑世傑、張德勝等，乾脆到巢湖裏去結寨自保

，集合了一千餘艘大小船隻，一萬餘强勁水卒，便以週圍四百餘里，擁有港汊三百六十處的淮西第一巨浸——巢湖爲根據地，每逢寨中缺糧，難免也幹些明火執仗，打家刼舍的勾當。當時正有合肥人左君弼，佔據了廬州州城，也就是古往今來的合肥縣，和巢湖只有六十里的距離。水陸兩道，雙雄不能併立，左君弼曾屢次進攻巢湖裏的水寨，又復有元朝的大將蠻子海牙，率領重兵，駐紮在銅城閘、馬腸河諸要隘，左君弼跟蠻子海牙一南一北，雙雙堵死了巢湖水寨向外發展的通道，逼得水寨裏的人馬，坐喫山空，走投無路。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五月間，巢湖水寨裏的英雄好漢們一商議，就此決定了派人向西，找屯兵和陽（和縣）的朱洪武。只要朱洪武能解決他們迫在眉睫的危機，讓他們塡飽肚皮，巢湖水軍深願爲朱洪武效力。

當時朱洪武正帶着一支飢兵餓卒，偪處和陽城裏，右有大江，左有蠻子海牙這一大勁敵。成日價率領將士掘樹根、剝草皮，千方百計的尋覓可食之物充飢。他深知唯一的生路只有渡向大江右岸去，江南不但是魚米之鄉，大軍所到之處永遠不愁沒糧。而且，只要他能拿下龍蟠虎踞的石頭城，作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平定天下的私衷大願就不難達成。只不過，强渡長江需要大量舟楫，朱洪武正爲奪不到船隻而在寢食難安。一旦聽說巢湖水軍有意歸順，怎叫他不興奮得一躍而起，冲着巢湖來人歡呼一聲：

『天助我也！』

那名親眼目覩朱洪武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巢湖來人，正是俞廷玉的大兒子，機智深沉，言簡而重，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少年英雄俞通海。他幸而不辱使命，同時也跟朱洪武建立了特別深摯的主從君臣之誼，至少就當時的情況而言，俞通海反倒成了朱洪武的天降救星。

朱洪武決定親入巢湖，指揮巢湖水軍突圍。從入巢湖到殺出重圍爲止，全是九死一生，危機四伏的冒險歷程，可以說是朱洪武一輩子裏最驚心動魄，刺激緊張的一仗。他只帶了少數幾名鐵衞，由俞通海帶路，一行化裝爲平民百姓，穿越蠻子海牙麾下元軍重重疊疊的封鎖網，只憑機警與勇氣，通過無數道死亡陷阱，鬼門關口，一步步的挨近巢湖去。

十中有九是朱洪武在俞通海身上下足了功夫，用盡了心機，使這位少年英雄死心塌地的矢志追隨，永不翻悔。否則的話，如果俞通海帶着朱洪武一行回到巢湖，跟他父親、弟弟，同心協力的伴當說明了和陽城裏的眞情實況；——朱洪武部下人馬寥寥，正鬧飢荒，巢湖乏糧還可以撈些魚蝦來果腹，和陽城的朱洪武所部，喫的卻是樹皮草根觀音土。而且任何人都看不出當年的朱洪武會有什麼希望？朱洪武麾下的兵力不逮巢湖水軍遠甚，即令他能驅使巢湖水軍渡過了長江，誰能擔保這小小一支人馬不會被强大的元軍喫掉？那一年俞通海正二十九歲，他確能別具隻眼，認定了朱洪武是當代豪傑，眞命天子。所以他一心一意幫朱洪武打江山，力勸巢湖水軍接受朱洪武的指揮，冒死突圍。於是，俞通海這一次的鐵肩擔道義，遂使朱洪武終生感念不置。

自巢湖突圍而出，何啻是在以巢湖數萬健兒的性命，作孤注之一擲！因爲那分明是寡不敵衆，絶難取勝的一仗。蠻子海牙並非弱者，況且他在巢湖以南整軍經武，嚴密部署，他和佔據合肥的左君弼兩路夾攻，南北合圍，實已將巢湖的對外交通全部切斷。三百六十處港汊，只剩下了通向馬腸河的一座廢港，由於多年泥沙淤積，久已乾涸，根本無法航行船隻，所以蠻子海牙不曾設防。當朱洪武抵達巢湖，問明白了地理形勢，他只好硬起頭皮請俞廷玉他們集結船隊，往廢港那邊開航。原想驅使巢湖水師儘可能的挖掘淤泥，臨時開闢一條航路。殊不料船抵廢港驀的烏雲四合，大雨傾盆而降，就因爲這一場雨使湖水陡漲，洶湧泛濫，把廢港衝開了一個大缺口，奇跡般的積水盈丈，使朱洪武喜從天降，聲聲歡喊：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於是大隊船隻首尾相啣，魚貫而行，從那恢復舊觀的廢港一衝而過。前隊揚帆疾駛，直入運糟河，來到銅城閘。蠻子海牙獲報巢湖水軍已經衝了出來，他慌忙下令盡調元軍樓船，以巨獅搏兎之勢將巢湖水軍截爲兩段。蠻子海牙樓船如山，把馬腸河口堵了個水洩不通，巢湖水軍的後隊

眼看著又是衝突不出，只剩下朱洪武、俞通源所領的一支孤軍，腹背受敵，陷在運糟河裏。在他們的正前方，蠻子海牙嚴陣以待，他的水寨在裕溪河口宛如鐵壁銅牆，金城湯池一般。蠻子海牙等於左右雙手兩面開弓，一舉扼住了巢湖水軍前後兩支船隊的咽喉。

當時情勢最危殆的還是陷在河中央的朱洪武，因爲他進退失據，無路可走，幾於成了甕中之鼈。他正在憂急交併，五內如焚，既怕自己無法逃生，又唯恐後隊水師被元軍樸船重叉攆回巢湖裏去。眼睜睜的望着裕溪口外便是海闊天空的浩蕩長江，偏有蠻子海牙攔住了去路，專等他來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便在這生死不容間髮的緊急關頭，少年英雄俞通海自告奮勇，他決心捨身救主，願意引軍直撲蠻子海牙的中軍大寨，以他自己爲犧牲打，在蠻子海牙的水寨裏引起一場混戰。請朱洪武緊跟在他的船隊之後，一得機會便往大江裏逃。

可是他連做夢都不曾想到，元軍竟會恃勢而驕，不經一擊。他們原以爲朱洪武這支小小船隊必定不戰而降，或者棄船登陸，殊不料船隊臨近立刻便展開了一連串的猛攻，水寨裏的元軍猝不及防，倉皇失措，巢湖水軍操舟如飛，奮勇爭先，居然把大隊元軍殺得屍積如山，河水盡赤。蠻子海牙一見大事不好，他駕舟便逃。主帥一走，元軍頓時一哄而散。使那大獲全勝，盡奪元軍船隻的俞通海反倒站在船首發呆，那能輕而易舉，摧枯拉朽的就贏了這一次大陣仗？

俞通海在裕溪口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奪下了蠻子海牙慘淡經營多時的强固水寨，具見勇者無敵，唯有昂揚的士氣始足以摧毀一切，往後這便成了朱洪武用兵的鐵律。試看朱洪武麾下的人馬，他們打起仗來十中有九是以寡敵衆，轉弱爲强。明軍的凌厲直前，死而後已，使蒙古鐵騎和天下羣雄無不既敬且懼。所以明軍才會兵鋒所指，衆皆披靡，大明的錦繡河山，是用朱洪武麾下將士的拚命精神打下來的。

蠻子海牙的水寨既破，朱洪武便不忙著衝出裕溪口了。他重整人馬回師馬腸河口，以兩路夾攻之勢解決了馬腸河口的元軍樓船，然後再引導巢湖水軍順利無阻的出長江，到和陽。俞通海由此一戰之功，被朱洪武授以『萬戶』之職。『萬戶』採自元朝官制，是天下諸路最高級的領軍官。

俞通海字碧泉，爲人沉毅，治軍嚴而有恩，將士都樂爲他效死，在巢湖水軍諸將裏，就數他居第一。如果不是他卅八歲便受重傷而死，他的勛名當在廖永忠等人之上。下采石、克太平，俞通海都身在前列，建功纍纍。當蠻子海牙捲土重來，率戰艦遮斷采石磯江面，跟方山上的陳兆先二十萬淮兵互爲犄角，安排釣餌，又等朱洪武來自投羅網。也是俞通海和廖永安等水陸兼進，大破敵陣，方使朱洪武得以從容取金陵，在大江以南，站定了脚跟，立於不敗之境。

攻張士誠，打陳友諒，明朝開國前後的歷次戰役，俞通海可謂無役不與，每戰必勝。他之所以成爲獨眼龍，就是在太湖一仗受的傷。俞通海曾經在太湖中的馬蹟山，摧破張士誠的水寨，使水寨的兩名守將，俯首稱降，然後他進駐蘇州西南的胥口。因爲太逼近張士誠的老巢了，張士誠的大將呂珍，驟然麾衆反攻。俞通海所部諸將見敵軍勢大，自家人馬立足未穩，而且孤軍深入，位置突出，極力主張抽兵急退，但是俞通海卻奮然投袂而起的說：

『不行！敵衆我寡，這一退必將洩露我軍虛實，反倒引他們前來窮追猛趕。今日之事，唯有勇往直前，施敵軍以迎頭痛擊！』

說罷，他披掛出陣，一舟當先，向敵軍的艦隊猛衝，當下只聽見連聲梆子響，敵軍箭如雨下，矢石紛飛，奮不顧身的俞通海，冷不防被敵將一箭射中了右眼，血流滿面，遮擋視線。他自知已無法再戰，可是他急中生智，忍住劇痛，脫下自己的衣甲，披在左右的身上，命人代爲督陣。這一下，不但騙過了敵軍，尙且瞞住了本部人馬，都以爲俞通海是在帶傷拚鬥。於是又仗著鬥志昂揚，擊退了張士誠的那一支驕兵悍將。俞通海的右眼也自此瞎掉，變成了獨眼龍了。

只剩下一隻左眼的俞通海，他照舊統率大軍，東征西討，南攻北伐。他曾攻下石牌戍，力克馬馱沙，遠出安徽桐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的樅陽鎭，大破陳友諒手下第一員驍將趙普勝的水寨，盡

奪敵船，嚇得趙普勝捨舟就陸，落荒而走。龍灣一仗，他更親冒鋒鏑，身任先鋒，擊退陳友諒，放一把火燒了陳友諒的大隊戰船，在當塗以北四十里的慈湖裏，一連迫使陳友諒的七名元帥投降，俞通海直把陳友諒追出采石磯。朱洪武論功行賞，俞通海陞任樞密院同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他的職位係與大將軍徐達相等，而在僉樞密院事的常遇春之上。樞密院，那是明初主管軍事的機構，和總綰政務的中書省，齊同並列。

俞通海奉命西征陳友諒，從采石再追到銅陵、九江、蘄黃，再和徐達合兵一處，敉平了江西境內降而復叛的祝宗、康泰，解南昌之圍。鄱陽湖裏的那次驚天動地大陣仗，俞通海以水軍第一員大將，當然是主角之一。他跟朱洪武馳援康郎山，和陳友諒的艨艟巨艦相遭遇，明軍船小，無法仰攻，幾幾乎就要全軍盡墨，也是幸虧有獨具隻眼的俞通海，衝到陳友諒的巨艦上去放起火來，轉眼間就燒了他二十餘艘，方使陳友諒的咄咄逼人之勢，因而受到了頓挫，自此不敢輕視明軍陣裏的舢舨小舟。

兩軍決戰之日，陳友諒及其驍將張定邊，盡驅艨艟巨艦，猛烈進犯。那陳友諒的數百艘樓船，髹紅漆，高數丈，每艘船分爲三層，船首兩舷和船尾的巨櫓，一概裹上鐵甲。又在船上設跑馬棚，讓陳友諒的鐵騎，也可以在棚上馳騁作戰。這種艨艟巨艦的威力，相當可觀，明軍的戰船和

他們一比，大有以卵擊石之概。

那一天，陳友諒偵悉朱洪武的座船桅檣漆成白色，他先已下令艦砲瞄準白桅檣的那艘船猛轟。殊不知朱洪武的情報比他更爲靈通，他立命全部水軍，連夜將桅檣全漆上白色。然而，當兩軍交鋒，張定邊仍還是在無數白桅檣中發現了朱洪武，朱洪武的座船時正擱淺，張定邊已在驅那特號戰艦直衝過來。千鈞一髮，危急萬狀，常遇春和俞通海雙雙的飛舸而至，趕來救駕。常遇春一箭射中了張定邊，俞通海則下令所部軍士飛快划槳，使自己的戰船由於高速行進湧起了兩股波浪，波浪湧到朱洪武的船底，竟將擱淺的船隻再度托起，這眞是巧妙且又奇準無比的水軍新戰術，居然就救了朱洪武一條性命。卻是張定邊的巨艦轉眼就到，巨艦過巨，小船太小，猛一下將俞通海的戰船壓在艦底了，雷霆萬鈞，泰山壓頂，然而俞通海卻不慌不忙，他和所部將士雙手撐在甲板，直起脖子來頂住艨艟艦，直頂得衆將士頭上戴的鐵鑄兜鍪都被壓碎。有人當場被壓成肉醬，有人身受重傷吐血而亡，但卻因爲這一陣以血肉之軀力抗，終究還是有一批將士乘隙逃出，其中就包括俞通海在內。大明將士的忠勇義烈，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成了獨眼龍的俞通海第二次捨身救主，結果是死裏逃生，僅以身免。令人感動的是第二天他仍舊整軍再戰，而且還表現得格外英勇。俞通海跟廖永忠用七條小船滿載火藥，奮身搶入敵陣，

去燒陳友諒的座艦，他們的戰果輝煌已極，敵艦被焚燬了好幾百艘，陳友諒的五弟，號稱『五王』的陳友仁活活的被焚斃。陳友仁有勇有謀，陳友諒一向以他壯膽，妙的是陳友仁也眇一目，所以這一仗是朱家獨眼龍燒死了陳家獨眼龍。陳友仁一死，陳友諒頓時就心驚膽落，不敢戀戰。他已經打算退出鄱陽湖去，可是俞通海比他棋高一着，他向朱洪武獻計，說是：

『湖水深淺不一，戰船動不動就會擱淺觸礁。不如移水軍入大江，扼守敵軍的上游，坐待敵艦之來，必可一一成擒！』

當時的俞通海，等於是朱洪武的海軍總司令，鄱陽水戰，由他策劃，朱洪武焉有不聽之理？因此，明軍便搶先一步，佔了湖口，紮下水陸兩寨，斷絕陳友諒的歸路。陳友諒自此困守湖中一個月，直到軍中糧盡，迫不得已，冒死突圍。——果然不出俞通海的所料，連陳友諒本人，也死在這次突圍戰裏。

鄱陽湖之戰結束，朱洪武以俞通海立功最多，因而重重的賞賜他良田和金帛。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平武昌，俞通海當上了中書省平章政事，都相當於副丞相了。然後他再移師東向，打張士誠，攻克了通州（今之南通），朱洪武命他兼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坐鎮廬州（合肥），儼然兼領江淮省長。

在這一段時期，俞通海曾經和徐達併肩作過戰，平安豐，克湖州，再下太倉，捕捉張士誠的主力，決一勝負，這是他二度揚威東戰場。蘇州圍城之役，他曾大戰滅渡橋，直搗桃花塢，都攻到蘇州城內閶門裏的北城下。——那時候的桃花塢，還是一片菜園子，要到一百多年後，明孝宗弘治年間，方始由唐伯虎在那兒築成了桃花菴。——很不幸的，俞通海又在亂軍之中中了流箭，再度身受重傷，被送回金陵去施以急救。朱洪武聞訊大吃一驚，他趕到俞通海的家裏去慰問。臨到俞通海的病榻之前，那俞通海已經不能說話了，他正昏迷不醒，於是朱洪武噙著滿眶熱淚，輕輕拍撫他的手背，哽咽著問：

『平章，我來看你，你可曉得啥？』

那時候，俞通海已只剩下一口游絲般的呼吸。

朱洪武悲不可抑，放聲號啕，他在俞通海部將、侍衞的一片哭泣聲中，脚步踉蹌的離去。

俞通海死後，朱洪武在登基以前追封他爲豫國公，配享太廟，另在功臣廟繪像奉祀。登基後到了洪武三年時，又改封虢國公謚忠烈。以得年三十八歲的俞海通一生事績而論，忠烈二字，他確實當之無愧。有明一代，賜謚忠烈的，除了虢國公俞通海之外，就只有參劾權宦魏忠賢二十四款大罪，被魏忠賢陷害下獄，使普天下百姓爲他焚香建醮，祈佑生還的明熹宗時左副都御史楊漣

。還有興兵抗清，兵敗不屈而死的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可見自明興的俞通海到明亡的黃道周爲止，大明的忠臣烈士，其精神始終都是一以貫之的。

皇親國戚
福將郭英

『大明英豪傳』在『聯副』刊載時期，迭承各地讀者賜函，或有所垂詢，或惠示寶貴意見。其中問得最多的一點，便是爲什麼筆者所寫的大明英豪生平事績，跟坊間流傳已久的『英烈傳』大不相同？關於這一類的問題，似乎可以『小說自小說，傳記自傳記』一語奉答。但卻由於『英烈傳』的編撰，實有一大祕勿，一段內幕。因此必需等到寫營國公郭英的時候，方纔能夠帶便敍出這一案的始末，對垂詢讀者作一個總的答覆。

臨到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明太祖薨，開國元勳之中，仍然健存於世的，就祇剩下了郭英和耿炳文兩位。郭耿同樣的是朱洪武渡長江前的從龍之士，元功宿將，戰功彪炳，又同樣的是皇親國戚，世襲罔替。耿炳文之長子耿璿，娶了朱洪武的大孫女江都公主。郭英呢，他妹妹是朱洪武寵愛的郭甯妃，長子郭鎭娶朱洪武跟甯妃所生的永嘉公主，九個女兒之中的兩個，又分別嫁給了朱洪武的兒子遼王朱植和郢王朱棟，都是嫡親的表兄妹聯姻，可見朱、郭兩家關係之密切。所以郭英和他的子孫迭曾獲罪，都被歷代的明帝所赦免。傳到郭英的元孫郭勛，猶仍世襲列侯，鸞纓相望。可是郭勛桀黠驕恣，作威作福，他又貪財好貨，欺虐百姓，光在京師一地，他就擁有一千多爿店舖，因而曾一再的被有司參劾。郭勛爲了希榮固寵，保全祿位，更進一步的想借乃祖郭英的汗馬功勞，使郭英能配享太廟，如封公爵，使他自己所襲封的爵位也因之借步登高。所

以郭勛便自己寫了一部『英烈傳』，揚郭英而抑羣豪，把他始祖郭英的戰功寫得幾與徐達、常遇春相等，而在大明諸英豪之上。然後，他買通了替明世宗演唱平話故事的內監，就說『英烈傳』是早年傳下來的通俗紀傳，天天在明世宗跟前逐段演唱。等明世宗朱厚熜把一部『英烈傳』全部聽完，他深切感到大明朝廷對於開國功臣的封賞太不公平，尤其是郭英功大而賞薄。因此他不顧許多廷臣的極力反對，將郭英配享太廟晉封翊國公，加太子太師。郭勛的目的果然達到，他襲了始祖郭英的追封和祿位，再加歲俸四百石，更其成爲嘉靖皇帝明世宗的第一寵臣，幾度獲罪，任誰也扳他不倒。直到嘉靖二十年他亂政强悖，圖謀不軌諸罪併發，明世宗祇好逮他下獄，但卻仍然一再庇護，一再減免死刑，到他病死獄中爲止，始終都受優待。郭勛死後家產既不充公，兒孫依舊嗣封武定侯，凡此，都是他歪曲史實，寫了那部顯祖貶人的『英烈傳』所致。由於四百多年來，『英烈傳』流傳頗廣，乃使萬萬千千的讀者，都跟明世宗一般的受了郭勛的蒙蔽。

『英烈傳』中不盡不實之處太多，以拙著『大明英豪傳』與之兩相對照，自可隨時撫拾，不難一一發現。在此僅舉一個例，朱洪武澄清天下，定鼎金陵，最主要的關鍵，在於鄱陽湖中跟陳友諒的那次決戰。而陳友諒之慘敗，則在他自湖口突圍，經明軍邀擊，兩軍戰正酣時，陳友諒從船艙裏探出頭來，驟中流矢，從眼睛射入腦袋，當場氣絕身亡。陳友諒一死，所部不潰即降。因

此當日的那一箭，大有『一箭定江山』之概。祇是兩軍陣裏，箭如雨下，誰能指出這一箭是由誰所射？何況朱洪武的軍中，當時並不曉得陳友諒已在混戰之中陣歿，更沒人想到爭這個天大的功勞。可是郭勛卻在僞託前人所撰的『英烈傳』裏，一口咬定是郭英射死了陳友諒。僅此一項，就足夠使他光宗耀祖，加官晉爵的了。

郭英雖然很有幾位不肖的子孫，然而他弟兄三人，外帶一個妹妹郭甯妃，卻都是出類拔萃、鳳毛麟角般的人物。這四兄妹是朱洪武的鳳陽同鄉，父親郭山甫，精通命相術，他曾坦然的跟他四個兒女說：『你們兄弟三個將來必可封侯。女兒呢，那更將貴爲皇后。』

老大郭興，原名郭子興，因爲跟朱洪武一道去投軍，和元帥郭子興同名同姓，所以改名郭興。老二郭英，和老三郭德成聽了父親的斷言，都有點將信將疑，不敢盡信。有一天，方始在郭子興元帥部下當了鎮撫的朱洪武，回鄉募兵，路過郭家門口，被郭山甫一眼瞥見，當下便大吃一驚的拉住了他說：

『先生，我看你的相貌，將來一定貴不可言。』

郭山甫堅請朱洪武住在他家，告訴他的三兒一女，他們將來一生的富貴榮華，都應在朱洪武的身上。因此，他主動的把女兒嫁給朱洪武，而且一切從權，當日便草草成婚，那時節，朱洪武

剛和郭子興元帥的義女訂婚不久，還不曾完過周公大禮，郭甯妃便早在馬皇后之前成禮獲幸。不過郭山甫和郭甯妃對於他的苦衷非常諒解，前程要緊，事業優先，婚後郭甯妃仍舊留在家鄉，一直等到朱洪武娶了馬皇后，又連續得了孫貴妃和李淑妃，朱洪武方才把她從家鄉接出來。她和朱洪武的感情相當的好，而且她還熬到馬后、孫、李二妃相繼逝世，乃在洪武十七年攝行六宮事，儼然也成皇后了。她的父親郭山甫，則被朱洪武封爲營國公。

朱洪武辭別愛妃，回濠州覆命之日，郭山甫便命他的兩個兒子，郭興和郭英，與朱洪武同行，那一年，郭英才十八歲，這兩位舅爺，後來便成爲朱洪武的一雙鐵衞，心腹愛將。郭興、郭英追隨朱洪武西征陳友諒，東討張士誠，建立了無數殊勛。朱洪武攻打武昌之役，陳友諒的驍將陳同僉，手挺丈八長矛，冒死衝突。眼看就要衝到朱洪武的立馬之處，他手起一矛直刺朱洪武的咽喉，朱洪武在生死不容間髮的那一剎那，驀的一聲大喝：

『郭四何在？』

於是，從他馬後轉出大排行第四的郭英來，舉起兵器，攔住了陳同僉，就此展開了一場鏖戰，終於取了敵軍驍將的首級，救了他皇帝妹夫的性命。朱洪武喜極欲狂，頓時就把自己的戰袍脫下，披在武藝高强的郭四郎身上。

乃兄郭興的驍勇善戰，也不在乃弟郭英之下。圍攻常州，他當統兵元帥，前後七閱月，他卜晝卜夜，衣不解帶，終將城池攻破。郭興曾經從徐達底定中原，奉命把守三秦門戶——潼關，力禦元軍大舉來攻。尤曾大敗元末第一員大將，英名蓋世的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洪武三年他任秦王朱樉的武師傅鎭守陝西。這一年上朱洪武大封功臣，郭興因爲不守紀律，只得了個鞏昌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他隨傅友德平蜀，攻克漢川，後來他再跟大將軍徐達鎭守北平，屢次巡邊，擊敗前來進犯的元軍。郭興死在洪武十七年，追封陝國公，謚宣武。

郭英也曾在大將軍徐達的麾下，從事極艱苦的底定中原之戰，然後他被調到常遇春的軍中，轉戰山西、甘肅各地。他曾擊走擴廓帖木兒，大敗賀宗哲，進討察罕腦兒，攻克登甯州。朱洪武陞任他爲河南都指揮使，還特地命郭甯妃在府邸賜宴餞別，賞了他白銀二十鑪，廄馬二十匹。郭英爲人處世，比他哥哥郭興更爲老成持重，他很肯讀書求上進，所以他通書史，以孝友聞名於世。他的部隊最守紀律，經他治理的地方，每每由於他能撫輯流亡，嚴明約束，很迅速的獲得繁榮與安定。他對妹丈皇帝朱洪武執禮極恭，忠誠謹飭，因此朱洪武在他郭家的三位舅爺之中，特別的喜歡郭英，恩寵之渥，爲所有的勛舊功臣所無從望其項背。他也曾鎭守過北平，抵禦北元入侵，又跟傅友德征雲南，擔任進攻赤水的那一路。曲靖、陸涼、越州、關索嶺、椅子寨、大理、金

齒、廣南諸天險或邊遠之地，都是他率領明軍，攀山越嶺，幾經血戰而拿下來的。十六年他再隨傅友德南征，攻下了北勝（今之永北）和麗江，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鹵獲精甲數萬，船舶千餘艘，戰果之輝煌，一時無兩。所以洪武十七年論功行賞，他獲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洪武十八年，他再加授靖海將軍銜，出鎮遼東，所以馮勝遠征金山降納哈出，和藍玉揚威捕魚兒海，那兩大陣仗他都是出力有功的統兵大將之一，由而獲得了很豐厚的賞賜。捕魚兒海一役後他被調回京師統率禁軍。洪武三十年陝西汧縣高福興倡亂，郭英和耿炳文這兩位碩果僅存的老將，不辭勞瘁的前往平定了回來，殊不料一回到京師就出了岔子。

有一位御史裴承祖，參劾郭英私蓄家奴一百五十餘名，又不經有司，擅自處死了男女五名。可是朱洪武對他這位舅爺曲予優容，置之不問。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們認爲此例斷不可開，便由僉都御史張春等人，一本又一本的彈章盡往上奏。朱洪武被這些言官們逼得無法可施，他命郭英的親戚同鄉諸大臣合議他是否有罪。這批至親好友竟然公而忘私，極力支持御史台，他們不惜上干天怒，得罪郭英，一致議決郭英有罪應予嚴加懲辦。詎料朱洪武卻用上了他身爲皇帝理應具有的否決權，乾脆下詔赦免，一場風波方始宣告平息。祇是朱洪武畢竟由他自己開了惡例，而且這一

碼事也成爲郭英的盛名之累。

洪武三十一年，朱洪武一命歸天，由於懿文太子朱標早逝，乃由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改元建文。便在建文元年，使朱洪武地下有知，必將氣得翹起鬍子的咄咄怪事，終於發生。朱洪武削棘杖，傳諸孫，爲了防患未然，不惜將勳舊功臣屠戮幾盡，只留下郭英、耿炳文兩位至戚。殊不料他死後不到一年就果眞有人造反，而那個造反的竟是他最鍾愛的四兒子，馬皇后所生的燕王朱棣。由於建文帝朱允炆重用黃子澄和齊泰，同參軍國事，等於拜相。於是在黃齊二相竭力主張之下，厲行中央集權，大舉削藩。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廢了周王朱橚、齊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將之幽禁，尙且迫使湘王朱柏畏罪自殺，做侄子的建文帝，以自己的叔叔們作爲清除排斥的目標，使得燕王朱棣先裝瘋，後用武，興兵南下，決意取建文帝自代。建文帝先派六十五歲的耿炳文領軍北討，再派李文忠的兒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充任討伐燕王朱棣的明軍主帥。這一次的叔侄交兵，老將郭英始終都在大軍行列之中，只是由於主帥李景隆的戰略運用，一錯而錯。

從建文元年八月打到四年六月，燕王的節節勝利之師，已經兵臨金陵城下。建文帝逃得不知去向，李景隆則開城歸降。燕王果然以叔代侄，自立爲帝，是爲明成祖，改明年爲永樂元年，遷都北平。朱洪武僅餘的兩位從龍之士，起先是罷歸宅第，仍舊保全祿位。不過到了第二年上，耿

炳文便挨了頭刀，他被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參劾衣服器皿飾有龍鳳，玉帶上擅用『緋紅』牡丹花紋（緋紅是牡丹的一種，又名青州紅），因此被指爲『僭妄不道』，嚇得耿炳文畏罪自殺。至此，大明開國勳舊就祇剩郭英一個了。明成祖不曾找過他的麻煩，多一半因爲朱郭兩家又一度的親上加親，郭英有一個孫女，成爲明成祖長子——大胖子朱高熾之妃。朱高熾在永樂二十二年繼皇帝位，郭英的孫女被封爲郭貴妃。郭英則也在永樂元年病死，他死得遠比耿炳文光采，明成祖追封他爲營國公，謚威襄。郭英死時得年六十七歲，遺有十二個兒子，九個女兒，滿門的富貴榮華，金枝玉葉，正好應了他父親郭山甫早年的預言。

郭山甫的小兒子名叫郭德成，通達明敏，博覽羣籍，可以說是三兄弟中最有學問，最富才華的一個。但是說也奇怪，他卻由於對朱洪武不滿，一輩子都在披髮佯狂，借酒裝瘋，成了朱洪武左右獨一無二的一個酒瘋子。唯有他能在朱洪武跟前嬉笑怒罵，冷言冷語，而使生性多疑，殺人不眨眼的朱洪武，也拿他莫可奈何。因爲朱洪武寵愛郭甯妃，自從鳳陽成婚匆匆一別，留在娘家的郭甯妃就只有跟郭德成兄妹相依，她對她這個哥哥不用說是頂親近的。朱洪武愛屋及烏，就不得不對郭德成特別客氣。郭德成的兩個哥哥都因赫赫戰功，封侯拜將，只有郭德成始終是一名驍騎舍人，不過朱洪武的近侍而已。朱洪武有意提拔這位小舅子，那郭德成他反倒一口謝絕，使得

朱洪武大爲不悅，認爲他不識抬舉。於是郭德成便伏地叩首，但卻語語帶刺的解釋說：

『臣愛喝酒，尤其既懶且笨，碌碌無能，生來不是做官的材料。陛下一定要我做官，賜我高官厚祿，那我就免不了要替陛下辦事。而一旦事情辦不好，陛下又要殺我的頭，在我來說那又是何苦來哉？人生貴適意，陛下還是多賞我幾個錢，多讓我喝幾杯酒吧。除了錢與酒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在我的想望之中。』

這一段話，其實是他在借此機會，諷勸朱洪武莫再屠戮功臣，戕害勳舊的，以朱洪武的機智深沉，焉有聽不出來的道理？祇是，礙在他是郭甯妃的胞兄，朱洪武就不能不裝一次糊塗。反轉來稱讚他說得眞誠坦白，嘉許了他幾句，又賜一百罎御酒，一大筆金幣給他，讓他去痛痛快快喝個夠。

又有一次，郭德成在後苑侍宴，眞喝醉了。他脚步踉蹌，走到朱洪武的面前，脫下帽子，跪在地上謝恩。朱洪武一看，但見他披頭散髮，凌亂不堪，當時就哈哈大笑的指着他說：

『醉瘋漢，看你頭髮亂成這個樣子！都是因爲你平日貪杯的緣故！』

他沒想到，郭德成竟會反唇相譏，揭他瘡疤，出語譏誚的說：

『頭髮亂成這個樣，臣也是心煩死了。眞想剃個光郎頭，豈不是要比此刻痛快得多！』

這一反擊，恰中要害，使朱洪武當下就變了臉色。但是他仍默然無語，僅祇揮揮手，令他自去。——朱洪武是鳳陽皇覺寺的小和尙出身，一輩子最恨別人提起這一件往事，莫說舊話重提，就連無意之間在他跟前說個『光』字或『禿』字，都會惹上殺身之禍。郭德成他不但公然對奏：『光郎頭』，話裏還有深意，他是在說朱洪武如今當了皇帝，事必躬親，宵旰憂勞，而且常年累月的在疑神疑鬼，提心吊膽，駭怕有人造反，奪他的江山。過這種日子，反不如當年他在皇覺寺裏當小和尙來得痛快。

事後，郭德成也猛然省悟他這次的漏子挖大了，朱洪武很有可能找個藉口把他殺了洩憤。於是他便開始裝瘋，自己把三千煩惱青絲剃光，披上袈裟，成天唸佛。讓朱洪武知道了，再聊以解嘲的跟郭甯妃說：

『起先以爲他是在跟我開頑笑，如今看來，他倒眞是個瘋漢子！』

從此，郭德成便以驍騎舍人的名義，在明宮之中揚長出入，瘋瘋癲癲，逍遙自在的了卻一生。

郭山甫三兒一女，論戰功彪炳，論畢生獻替，自以郭英爲中心人物。他是大明開國英豪中唯一的幸運兒，無論從那一方面講，他都稱得上是一員福將。

屢承讀者先生賜函指出，大明開國功臣，除了配享太廟，血食千秋，並且在鷄籠山建立功臣廟奉祀之外，南昌城裏，另有一座大明忠臣廟。

不錯，這個說法完全正確，南昌城裏的大明功臣廟，地點在五桂坊之西，建於洪武初年。奉祀的是鄱陽湖之戰以前，朱洪武和陳友諒雙方面死難的文臣武將，烈士忠魂。在這座功臣廟中高踞首位的，是大明後翼統軍元帥趙德勝。以次還有右副指揮使劉齊、左翼元帥牛海龍等十三人，乃至『僞漢陳氏（友諒）戰死者』的一個總牌位。

趙德勝是朱洪武麾下善使丈八長矛，擅於攻堅摧銳，斬將搴旗，確有萬夫莫當之勇的一員驍將，也是朱洪武的小同鄉，籍隸安徽鳳陽。元泰定帝泰定二年（一三二五）誕生，比朱洪武大三歲。起先，趙德勝充任元朝的義兵長，曾是義兵將領王忙哥的得力幫手，名望和地位遠在郭子興部下的朱洪武之上。

可是，趙德勝頗有知人之明，他對他的頂頭上司毫無信心，認爲以王忙哥的那一丁點兒本領，參與羣雄爭競，其結果是必敗無疑。他正徬徨苦悶，無所適從，剛好碰到朱洪武在郭子興軍中脫穎而出，領着一羣少年英雄，轉戰定遠、妙山各地。他聽說朱洪武即將攻取滁陽，深信朱洪武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自己的母親，當時正住在滁陽城裏。不曾唸過書，但卻向以孝友聞名的

趙德勝，唯恐滁陽發生大戰，他母親會得受驚。乾脆連自己的老婆都棄在王忙哥軍中不要了，揮戈躍馬，單人一騎的來到朱洪武帳前投效。

朱洪武得了趙德勝這麼一位英雄好漢，當下眞是喜從天降，樂不可支。他迅即部署人馬，調兵遣將，大舉進攻滁陽。攻滁陽可以說是朱洪武破題兒第一遭的正式用兵，他列出了如次的戰鬥序列；以陸仲亨領一軍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三漢河、鐵佛岡，趙德勝取全椒、後河，由朱洪武自率一軍主攻滁陽城。在朱洪武那一彪軍裏則有徐達、湯和諸新進將校。由此一戰鬥序列不難覘知，朱洪武渡江以前的方面將帥，祇有趙德勝、陸仲亨、鄭遇霖三個。他們的地位要比徐達、湯和、花雲更高一級，都能夠自領一軍，獨立作戰。其中陸仲亨是朱洪武的兒時玩伴，十七歲那年被亂兵虜掠，衣食不週。有一天他乘隙逃脫，藏匿在沒膝的野草叢中，手裏拿一條破布帕，裹著一升窖藏的臭麥，那時候他早已父母雙亡，兄弟失散，茫茫然走投無路。恰巧碰到了奉郭子興之命返里募兵的朱洪武，朱洪武招呼他說：『來，跟我走吧？』陸仲亨一躍而起的答道：『好，我就跟定了你！』從此他身先士卒，屢建奇勳，爲朱洪武南北征戰三十九年，積功封授吉安侯。朱洪武曾經讚過他：『陸仲亨是我初起時的心腹股肱。』然而他卻因爲迭犯過錯，深恐朱洪武嚴刑峻法，治他的罪，參加了丞相胡惟庸的叛黨，而在洪武二十三年案發殺頭抄家。

鄭遇霖和他的胞弟鄭遇春，在淮上健兒之中雙雙以鐵錚錚的硬漢著稱，哥兒倆的勇猛驃悍無人可敵。有一回鄭遇霖跟同里鬥的某人生隙，揚言非殺了他不可，居然嚇得沒有人敢挺身而出加以排解。後來還是鄭遇春竭力勸阻方使那人免於一死。這兩兄弟都是早期的從龍之士，鄭遇霖尤其慣打先鋒，每戰必勝。但是他在朱洪武攻蕪湖之役力戰陣亡，他的部隊自此改由乃弟鄭遇春統率。

朱洪武攻克滁州的那一仗，趙德勝所建的功勞着實不小，因爲他攻陷全椒城，不但截斷了元軍向南的退路，而且對於朱洪武進取和州也大有裨益。何況他還在克滁州後奉命進入江蘇，襲擊六合，成爲朱洪武大明人馬跨出安徽省境作戰的第一位將領。六合一役他曾身中流矢，險些送了性命。緊接下來他又復是力克和州的第一功臣，在雞籠山跟烏江連破元軍大隊人馬，拿下和州跟含山兩處重要據點以後，趙德勝再揮戈東指，向擁衆數萬的元朝民兵元帥陳埜先挑戰。

當時朱洪武的部隊寥寥無幾，每一員將領所率的人馬，充其量不過一千餘衆。朱洪武派趙德勝前去攻打在江蘇儀徵一帶擁有重兵的陳埜先，原意是想由趙德勝這一支『犧牲打』的孤軍，起一種『騷擾性』『牽制性』的作用，稍微解除一下和州四面强兵壓境的威脅。殊不料趙德勝氣吞河嶽，一身是膽，他悍然不顧一切的發動夜襲。於是這一仗便打得陳埜先窩囊洩氣，痛心之至。

數萬久戍勁卒，竟然敗於千餘遠來孤軍之手，連老巢儀徵都被趙德勝一舉攻佔。使朱洪武驟聞捷報爲之雀躍三千，他陞任趙德勝爲總管府先鋒，同時也鑒於他那一彪軍位置過於突出，爲免元軍反撲，又把那一千餘名常勝軍調回和州來，參與渡江一戰的大軍行列。

渡過長江以後的大明人馬，正好應了『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那句俗話。取太平，克蕪湖，出句容，連克溧水溧陽，接連幾場天崩地坼，鬼哭神嚎的血戰。鄭遇霖陣亡，趙德勝、陸仲亨表現平平，反使徐達、常遇春建功累累，迎頭趕上，取代早期的趙、鄭、陸三人，蔚成朱洪武的方面大將。此所以，采石磯勝蠻子海牙一役，和那方山破陳兆先大營一陣，趙德勝反倒歸於常遇春的指揮系統之下。

好在趙德勝這個人剛强正直，沉毅、猛鷙兼而有之，他沒唸過書，但是行起事來臨機應變有法有則，就彷彿是有所師承，遵古泡製。他治兵嚴律已更嚴，忠義之心卻從來不敢後人。他是忠臣，也是孝子，尤其講義氣，夠朋友，極像修養有素之士。因此，當他和朱洪武一般的認爲徐、常臨陣用兵的將才，在他自己之上，他也就心甘情願的樂爲馳驅。

趙德勝在大軍前列攻克金陵，又歸於大將軍徐達的麾下，與師東征。原來，據有金陵以後的朱洪武，他的東路强敵是江蘇泰州白駒場亭人張士誠，小名九四，私鹽販子出身，但卻輕財尚義

、愛交朋友，四兄弟中以他最得人緣，二弟張士德小名九六的有勇有謀，驃悍善戰，最獲將士歸心。四兄弟販鹽時很受官吏富戶的氣，尤其是一名弓手邱義，不斷的給張士誠以窘辱欺凌，使張士誠忍無可忍，一橫心便夥同他三個弟弟外加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了邱義和若干素來仗勢欺人的富戶，號召家鄉附近的青年子弟，爽性組織成軍，據地自雄。時值鹽丁不堪徭役，叫苦連天，元朝在蘇北的武力已成强弩之末，所以很輕易的便被他佔領了泰州、興化、高郵等地，而在當年（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自稱吳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然後直到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正月，方由張士德取通州，渡長江，進陷常熟。二月再下平江（後之蘇州，今之吳縣）、湖州、松江、常州諸要邑，把他哥哥張士誠從高郵迎接到蘇州來奠都。此所以，張士誠渡長江要比朱洪武遲半年，但他定都蘇州卻比朱洪武攻陷金陵略早一個月。

朱洪武一得金陵，立刻便寫一封信給張士誠，派楊憲專程前往蘇州，跟張士誠通款曲，希望雙方能夠『睦鄰守境』，要求張士誠『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可是張士誠卻硬把楊憲留下，對朱洪武的來書，不理不睬。旋即派遣水師，溯江而上，猛犯鎮江，朱洪武命徐達率領趙德勝諸勇將緊急馳援。雙方在龍潭首次交鋒，徐達賴將士用命，奮勇爭先，居然以少勝多，初度奏捷。

鎮江失利，張士誠抽師急退，徐達以驍勇難當的大將趙德勝爲先鋒，輕騎疾進，反撲常州。

張士誠再派大兵來援，偏又被徐達、湯和、趙德勝等全部擊潰。這一下，張士誠慌了手脚，他向朱洪武求和，願意每年獻米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銀三千斤。朱洪武的答覆則是：必須遣返楊憲，每年獻五十萬石食米，方始可撤常州之兵，雙方停戰。

這一封回信送到張士誠那兒，居然又是音訊杳然，毫無下文。原來張士誠的上書乞降，用的正是緩兵之計，他心裏明白，龍潭之敗、常州之潰，一概輸在『吳』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他那邊唯一能打硬仗的二弟張士德，早在頭一年攻陷蘇州以後，乘勝進攻嘉興，向元軍在東南一帶的主力，擁兵十餘萬衆的苗帥楊完者搦戰。楊完者竟然不是鹽販九六的對手，屢戰屢敗，唯有緊閉四門，高掛免戰牌。張士德眼見嘉興城池險固，急切難下，他便調虎離山，誘敵輕出，轉過身去奇襲杭州，迫使楊完者不得不從嘉興城裏探出頭來急趨馳援；於是，張士德乃又在杭州城郊大敗楊完者。張士德雖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叵耐楊完者麾下的人馬實在太多，難於在短暫期內，全部予以殲滅。兩者之間自然而然的形成拉鋸戰，你來我往，沉滯膠着。楊完者絆住了張士德，卻又讓張士誠兵多將『寡』，無法抵禦徐達、湯和、常遇春和趙德勝等大明諸將的拚命作風，凌厲攻勢。

因此，當張士誠又一次的置朱洪武覆書於不顧，明軍義憤塡膺，全面出擊；耿炳文下長興，

徐達取常州，吳良等將克江陰，已使張士誠陷於重圍之中。然而張士誠卻了無懼色，安堵如常，正由於他的擎天一柱，萬里長城，『九六』二弟張士德，已經擺脫了楊完者的糾纏，而在迅速回師途中。

張士德以全盤戰略着眼，只要他的胞兄張士誠能夠確保蘇州，他就無妨儘其可能的誘敵深入，主動擇取一處形勢有利於己的戰場，跟窮追猛打，咄咄逼人的大明人馬決一勝負。所以他好整以暇，任由徐達取宜興，仰攻常熟，而以常熟爲兩軍決戰之所。

明軍將帥久已洞知『九六』張士德是『九四』張士誠麾下的第一員大將，暘曉戎機，足智多謀，又復練就一身的武藝，馬上馬下的功夫，東南一隅不作第二人想。張士德既是他乃兄張士誠的靈魂，尤其是他進攻退守的干城之選。只要斬了張士德，張士誠立將倉皇失措，瀕臨窮途末路。所以這一仗着實關繫朱洪武、張士誠的生死存亡，乃至華夏錦繡河山的歸於誰屬？明軍陣裏究該派出那一員勇將去跟張士德兩馬相交，兵器齊舉，鬥一個你死我活，國脈存續？朱洪武、徐達和常遇春屢經考慮，幾度磋商，終於決定先由趙德勝出馬迎戰。

常熟城外戰鼓雷鳴，殺聲震天，東南半壁的第一條英雄好漢張士德披掛上陣，胯下駿馬，手挺利刃，黃金袍，鎖子甲，外加馬後大軍如癡如狂，齊聲吶喊，格外顯得『九六』張士德威風凜

凜，不可一世。便在這時，明軍陣裏悄悄的閃出趙德勝來。

那一天，趙德勝黑衣黑甲，騎一匹烏雲蓋雪，四啼皆白的戰馬。手執丈八長矛，矛尖向下。他驟馬戰場中央，一勒馬韁，和張士德兩陣對圓。

張士誠生平不曾逢過敵手，難免心高氣傲，目中無人，他原以爲明軍諸將之中，驟馬出陣跟他鬥第一伏的，若非徐達便是常遇春，再末如像湯和、鄧友德，跟自己的聲威也聊相頡頏。他怎想到趙德勝的武藝原在徐、常、湯、鄧諸將之上。古往今來，數不清有多少英雄豪傑，都喫了驕狂輕敵的大虧，那『九六』張士德，竟然也不例外。兩員驍將一交手，張士德便亟於儘快的斬了趙德勝，再去鬥那明軍陣裏的主帥。那兒想到，手挺丈八長矛的趙德勝豈是弱者？鏖戰百餘回合，張士德討不着絲豪便宜，他越焦躁，章法就越亂。於是趙德勝覷一個空隙，一聲大喝，手起一矛把張士德掃下馬背。明軍將士，蜂擁向前，七手八脚，把『九六』張士德綑了個結實。掌起了得勝鼓，歡呼聲浪直上雲霄。再一陣衝鋒，又將張士德所部的勁旅打得落花流水。

張士德被趙德勝生擒活捉，使朱洪武喜出望外，張士誠則萬分沮喪，而且自此一蹶不振。朱洪武想以張士德爲餌，招張士誠歸降。可是張士德卻在解赴金陵途中，密遣信使知會乃兄，他叫張士誠暫降元軍，聯絡元軍共退朱洪武的大兵，東征之役，於焉告一段落，張士德後來在金陵絕

食而死。趙德勝則由於立此大功，被朱洪武陞授中翼左副元帥之職。陳友諒猛攻龍江關，金陵岌岌可危時，他又奉命把守頭關虎口城，那一伏也是靠趙德勝揮戈力戰，遏阻了陳友諒的猛烈攻勢，支撐到援軍四集，方始將强兵壓境的陳友諒，驅逐向西，由而解除了金陵之厄的。不久，趙德勝又率部進克張士誠的老巢高郵，積功洊升後翼統軍元帥，再隨朱洪武西征，破安慶小寨，順風直駛小孤山，趙德勝所率的前鋒，一直攻抵九江以北五里，方才被陳友諒的邏卒發覺，慌忙馳報，嚇得陳友諒落荒而逃。趙德勝就此兵不血刃的進駐九江了。

以九江爲起點，趙德勝開始揚威長江中游戰場，迭下黃梅、廣濟、瑞昌、臨江、吉安諸城，又曾回師力克得而復失的安慶，直下撫州、新淦和南昌。南昌一戰，他的肩部中砲，受了重傷。朱洪武任他僉江南行樞密院事，命他和朱文正、鄧友德同守南昌城。但是他仍鞍馬勞頓，經常出征，敉平江西諸州郡。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陳友諒盡出精銳，大舉反攻，將一座南昌城圍了好幾重，南昌守將之中，就只有趙德勝了然無懼，率領所部數千人開城逆戰，射死陳友諒的一員大將，挫了挫陳友諒的銳氣，然後從容退回城裏，嚴密防守。

陳友諒圍攻南昌的兵馬，漸次加强到六十萬人以上，攻防戰持續到八十五天。南昌城外，眞個是樓船如山，旌旗似海，敵方人馬之多，投鞭可以斷流。城中明軍則以朱文正居中策應，趙德

勝、鄧友德、牛海龍、薛顯等將分守各門，抵禦陳友諒大軍日以繼夜，環攻不已。城牆被砲火轟坍了，敵軍一擁而登，趙德勝則一面揮戈力戰，一面喝令將士趕緊修築。有一天，陳友諒親自督陣，和趙德勝劈面相逢，他厚結兵力，發動猛攻，彈下如雨，矢石紛飛，趙德勝一仍坐在城門樓上屹然不動，指揮若定。驀的一箭射來，直穿他的腰脊，深達六寸。趙德勝一伸手將腰上所中的箭拔了出來，當下血流如注，染滿戰袍，他望著手裏的那支箭，發出了一聲長歎，慨然說道：

『我自壯年從軍，也不知道掛過多少次彩了，但卻從不曾傷得這麼樣重。大丈夫馬革裹屍，原無憾恨。我所恨的，只是未能澄清中原而已。』

話說完，他便坐地氣絕，卒年三十九歲。不久朱洪武親率援兵趕到，解了南昌之圍。對於趙德勝的壯烈捐軀，至表悲悼。追封他爲梁國公，謚武桓。在南昌城裏五桂坊西，爲趙德勝以次十四位文武官員，建了一座功臣廟。在這座功臣廟裏，即以死事慘烈的趙德勝居於首位。

想當年，朱洪武崛起淮上，力克金陵，充其量，只不過得了一處龍蟠虎踞，襟山帶河的堅強據點而已。金陵四週，既有强大而驃悍的元軍，東西兩面，尤有張士誠、陳友諒兩支勁敵。光是張士誠，他所佔據的東南富庶之區，就北起山東濟甯，南抵浙江紹興，東瀕大海，西到安徽的汝潁濠泗一帶，方圓二千餘里，帳下帶甲之士，多達數十萬人。論地廣、人多、財力雄厚、糧草充足，朱洪武焉能望其項背？更遑論與他分庭抗禮，進而爭競角逐？然而，朱洪武卻氣吞河嶽，雄心萬丈。在肅清了金陵近郊的元軍和雜牌隊伍以後，決定東征西征孰者爲先的時候，竟然聽信劉伯溫的計謀，置近處的張士誠於不顧，傾全力去鬥陳友諒。直等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陳友諒打垮，再回過頭來，一口氣把張士誠吃掉。

其實，朱洪武當時走這一步關繫全局的棋，決不是他行險僥倖，孤注一擲；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之下豁出一切，賭它一賭。而是他和劉伯溫都別具隻眼，自有盤算，抓住了張士誠的弱點。首先，張士誠碌碌無大志，他在富庶繁華的江南住得久了，連同所部將校，一般兒的縱情歡樂，沉湎於聲色犬馬不知自拔。陳友諒也曾幾度派人約張士誠兩路夾攻朱洪武，可是張士誠卻一心守境觀變，置若罔聞，適足以證明朱洪武和劉伯溫對他性格爲人觀察正確。其次是張士誠所倚爲萬里長城的將帥，就只有他的二弟『九六』張士德。自從智勇兼備的張士德被趙德勝生擒，不食而死

於金陵，張士誠帳下能夠打仗的就只剩了司徒李伯昇和呂珍、左丞徐義等人。這幾員將領比起張士德來着實相差得遠。第三層因素是朱洪武以李文忠守諸暨，耿炳文扼長興，湯和確保常州，已經構成了防堵張士誠大軍西向的有力包圍圈。而在常州、諸暨、長興這三處戰略據點之中，尤以耿炳文奮力攻克，然後堅守達十一年之久的長興最關重要。

長興在浙江省北，地控太湖西口，越過浙皖邊界，便是皖南重鎮廣德，往西再和宣城、歙縣相接壤。那兒是江浙的門戶，又復是從太湖入皖入贛，直趨長江中游的一條要道，爲古往今來兵家在東南用兵所必爭之地。中日戰爭時期，淞滬陷敵以後，我方卽曾以第七軍主力和川軍五個師，集中在吳興、長興一帶阻敵西進。由於川軍未及全部到達戰場，遂使吳興、長興相繼失陷。果然日軍一佔長興，頓時就自宜興、溧水、郎溪暨宣城——蕪湖，兵分四路猛撲南京，終使首都蒙塵，由此可知長興地位之衝要。當朱洪武和陳友諒在長江中游進行決戰時期，長興不僅是金陵的東南屏障，而且更是張士誠和陳友諒之間的唯一通路。耿炳文能夠攻克這一處險要，尤其迭經苦戰，死守不退，他的功勞，應該與守常州的湯和等量齊觀，不分上下。所以後來朱洪武榜列開國功臣，耿炳文是位居第十三，和大將軍徐達同爲『一等』，而在廖永忠、俞通海、朱亮祖、傅友德、藍玉、沐英等諸將之上。

耿炳文又是大明開國英豪之中，唯一能爲朱洪武，二皇子秦王朱樉和皇太孫建文皇帝朱允炆祖孫三代一路效馳驅，盡忠心，拚死出力到底的。甚至於他的父親、兒子也都是大明的忠臣烈士。首先，是耿炳文的父親耿君用，他從鳳陽家鄉，帶著二十四歲的兒子耿炳文，追隨朱洪武奮戰淮上，渡過長江。積功升任管軍總管，授宜興的那一仗，耿君用努力前驅，奮不顧身，他跟張士誠的大隊人馬爭奪柵欄，雙方白刃相加，不幸當場被殺。耿君用一死，他那一支部隊就歸他兒子耿炳文統率。朱洪武爲了激勵這位少年英雄，命他子襲父職，耿炳文果然化悲憤爲力量，替主子立功，爲父親報仇。他遶道經廣德，揮師猛撲長興城。在長興城外大敗張士誠的勇將趙打虎，奪了吳軍三百餘艘戰船，然後長驅直入，進了長興城，生擒活捉張士誠的長興守將李福安，把張士誠部署在長興的那一支强勁大軍，水陸兩師盡行殲滅。由於長興的地位如此其險要，耿炳文初出茅廬的一仗就打得這麼樣漂亮，使朱洪武聞捷以後興奮莫名，精神陡長。他不惜對耿炳文破格擢用，將江浙門戶長興縣改爲『長安州』，就地設立『永興翼元帥府』，陞任耿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負責把守。使耿炳文的英名，自此威鎮東南。

耿炳文年紀輕輕，但卻頗有自知之明，他曉得長興是東南要隘，明軍佔領長興就等於扼住了張士誠的咽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只要張士誠一息尚存，還能抽調得出兵力，他就必定

會來反攻，非把長興奪回去不可。所以他一得長興便作天長日久，跟張士誠拚鬥不休的打算。善待百姓，爭取民心，謙恭有禮的延攬奇才異能之士，更選拔當地精壯子弟，編組訓練迅速擴軍。經過他廢寢忘食，無日或休的努力，他不但獲得長興民衆衷心的愛戴，而且還使他麾下人馬由一千多名增加到七千餘衆。有一位溫祥卿，暢曉戎機，足智多謀，聽說長興在少年將軍耿炳文的坐鎮之下安如磐石，篤定泰山，幾乎成爲大動亂中江南一帶的世外桃源。他爲避亂遷來長興居住，耿炳文聞訊立即登門拜訪，請他到自己的戎幕之中代爲畫策。溫祥卿深感耿炳文的肫摯誠懇，他代耿炳文運籌帷幄，議定戰守，成爲耿炳文守長興的得力助手。——張士誠果然不出耿炳文所料，他在痛失長興不久以後，便派左丞潘元明、元帥嚴再興率兵數萬大舉反攻。這一次凌厲攻勢，賴長興軍民合作，團結一心，再加上溫祥卿迭出奇兵，耿炳文負隅力抗，終被全面擊潰。張士誠損兵折將，死傷纍纍，卻是他決不甘心，未幾又派他殿下的第一員大將司徒李伯昇，領兵十萬，水陸兼進。張士誠用上了十五倍於守軍的兵力，很顯然的表明他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要把長興要衝一舉奪回。

朱洪武明知長興城裏只有一員小將耿炳文，外帶七千孤軍，怎能抵擋得了排山倒海而來的十萬敵軍？他大爲着急，可是當時各路都在用兵，朱洪武的人馬左支右絀，捉襟見肘，根本就不敷

調度。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他方始抽調時在長興附近的三員小將：陳德、華高和費聚，命他們各率所部，火速馳援。

陳德，字至善，鳳陽人，他在定遠投奔朱洪武。世代務農，陳德卻孔武有力，勇敢善戰。起先被虛張聲勢的朱洪武授職『萬夫長』，其實他的隊伍只有一千人左右。取甯國、徽州、衢州、婺州諸役，立下了不少戰功，這才陞任帳前都先鋒、元帥。華高則籍隸和州，曾是巢湖水師俞通海的同夥，克太平授職總管，攻廣德時陞授僉行樞密院事。在大明開國英豪中，就數他的膽子最小，他既沒兒子，又有人說他專一的放高利貸，兼做生意。每逢朱洪武派他上陣，他便藉口生病，百計推托，一個勁兒想鑽營統率朱洪武衞隊的差使，只求莫再打仗便好，使朱洪武對他的印象大爲不佳。後來到了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只封他爲廣德侯，歲祿僅給六百石。洪武四年他奉派到廣東沿海修築城堡，事情辦完，死在海南島，竟然窮到沒錢殮喪。朱洪武一查，才知道放高利貸做生意全是人家造他的謠。於是補發了他三百石米，把他葬了。再將那紙世襲罔替的誥券，放進他的棺材裏，作了殉葬品，追封他爲巢國公，謚武莊。

朱洪武當年派去增援耿炳文的第三名小將，名叫費聚，比起陳德、華高，倒還算得上是位角色。費聚字子英，安徽五河人，自幼便跟著他的父親習技擊，膽識既壯，武藝也高。朱洪武到鳳

陽募兵，看到費聚相貌雄偉，因此深相結納，成了知己心腹之交。朱洪武到定遠張家堡，招撫民兵三千名，組成他第一支部隊的那一回，就由費聚陪著他，帶領九名步卒鼓勇前往。一行十一人，到了寶公河，眼見張家堡民兵營盤整齊，防衛嚴密，弓弩都在向堡外張射。九名步卒越想越心慌，回頭就要跑，急得朱洪武高聲大叫：

『跑什麼？沒瞧見張家堡裏有的是馬呀？你們一跑，他們騎了馬來追，看你們往那裏逃？』

他把九名部下唬住了，然後再跟費聚入堡招降，都說好了三日後全部歸順，接受朱洪武的指揮。朱洪武把費聚留在張家堡，他自己先回郭子興軍中。殊不料，費聚卻探聽到張家堡驢牌寨的民兵主將臨時翻悔，決定投降別人去了。他連夜趕回，跟朱洪武帶了三百人馬，以一服十，迫使三千民兵死心塌地降了朱洪武。然後他再獨自招撫了豁鼻山秦把頭的八百餘衆，使朱洪武也有了一支能夠打上一仗的部隊，作爲他奮起草野的大本錢。

費聚奉命赴援長興時，他已經建立了取靈壁，從克泗州、滁州、和州的功勞，陞授承信校尉，成爲朱洪武左右的一員驍將。由於他是朱洪武自帳前宿衛之中直接抽調出去的，所部當然都是精銳之師，耿炳文自難免要另眼相看。當陳德、華高和費聚的三路援兵，陸續趕到長興，那李伯昇的十萬大軍，早已把繞城一週不過五里又五十八步的長興城，團團的圍了幾十重。長興縣城共

有六座城門，水門兩道，再引七丈寬闊的箬溪水爲濠。正是大明開國前後，由堅守長興達十一年之久的耿炳文所築。長興人爲感念他的德澤，還在城南爲他建一座忠武祠，奉祀他的神像。——由此可知，李伯昇猛攻長興的時候，城垣一定還很簡陋。敵軍既多，三小將衝突不入，便只好在敵營之外紮下營盤，跟城裏的耿炳文遙相呼應，作犄角之勢。消滅一些城內守軍所面臨的巨大壓力。

然而李伯昇卻仗著自己兵多將廣，聲勢雄壯，他不等城外援軍立定脚根，當日就發動夜襲。陳德、華高和費聚，不曾防到他以優勢兵力也會『出此下策』，於是三處援兵營盤都被强大敵軍所摧破。無星無月之際，一團混戰之中，華高、陳德收拾殘餘，更向遠處紮營。費聚帶的是朱洪武的衞隊，人人善戰，個個奮勇，反倒被他們瞎摸亂闖，有進無退，一股腦兒衝進了長興城裏，和耿炳文的孤軍，合兵一處。

耿炳文眼見費聚的人馬一衝入城，確有如虎添翼之感，自此他和費聚、溫祥卿登城固守，衣不解甲，抱定與長興共存亡的決心，兵來將擋，水到土淹。三個人並肩作戰，擊退了李伯昇成千上百次的凌厲攻勢，前後一個多月，不曾離開城牆一步。苦苦撐持到朱洪武轉敗爲勝，解除了陳友諒兵臨金陵城下的嚴重威脅，常遇春克安慶，下江州（今之九江），再折回身來赴援危急萬狀

，朝不保夕的長興。他跟耿炳文、費聚裏應外合，發動全面反擊，那一仗，一舉俘殺敵軍五千餘人，嚇得李伯昇匆忙解圍，狼狽奔北。

李伯昇麾衆十萬，苦戰累月，仍然攻不下彈丸之地的長興城，反而落得大敗虧輸，鎩羽而還。這一來，惱了吳王張士誠，他立下誓言，必將長興奪回。趁常遇春一走，他再派他的胞弟張士信，多帶人馬，再撲長興。長興城裏的耿炳文卻料準了張士誠必定去而復來，他事先請准朱洪武，把費聚和他那一支人馬留下，朱洪武便陞任費聚爲耿炳文的副元帥，兩員小將通力合作，用溫祥卿所定的奇謀，不待敵軍集結，迎頭施以痛擊。耿炳文一馬當先，所向披靡，他和張士信麾下領軍元帥宋興祖，展開了一場惡狠狠的廝殺，一聲亘喝，將宋興祖掃下馬來，生擒活捉，又把張士信的大軍擊敗，氣得張士誠幾乎爲之吐血。他添兵再戰，不得長興誓不休。然而，耿炳文、費聚兩員小將居然又一次的大獲全勝，擊走了張士信，確保住長興城。迫使張士誠對這必爭之地的攻勢，一衰再竭，終於不敢正眼兒相覷。

從元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春二月，耿炳文勇克長興，到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正月，朱洪武全面進攻張士誠的東南基業，耿炳文奉派身在大軍前列，進陷湖州；他苦守長興達十一年之久，而且確保城池從無一失，這是了不起的大功勞，更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空前奇跡。十一年

間的殫智竭慮，浴血苦戰，已使耿炳文自少年英雄，長成了英年大將。作戰經驗之閎富，無與倫比。因此，至正二十七年，朱洪武討伐張士誠，耿炳文猛虎出於柙，他一出兵便虎虎生威，陷湖州後再下蘇州城，張士誠敗死，耿炳文陞任大都督府僉事。而且，朱洪武也不再教他專事以寡敵衆，死守危城了。他命耿炳文歸於大將軍徐達的建制，征伐中原，直搗幽燕。再隨常遇春取大同，敉平晉冀各地，又從徐達征陝西，逐走李思齊、張思道以後，朱洪武便派他在陝西駐防。耿炳文百戰功高，偏又能與民興利，他在陝西發起浚治涇陽洪渠，完成了十餘萬丈的水利工程，使陝西百姓，世世代代，大蒙其惠。

朱洪武共有二十六子，十六女。那二十六位皇子之中，老大太子朱標、老二秦王朱樉、老三晉王朱棡、老四燕王，亦即往後取姪自代的明成祖朱棣，和老五周王朱橚，都是正宮娘娘馬皇后生的。洪武三年，老二朱樉封爲秦王，耿炳文則封授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同時另外發表他爲秦王左相，都督僉事，命耿炳文代二皇子朱樉鎮守秦國，代他鞏固邊防、治理百姓、營建宮室、辦理庶務。直到洪武十一年秦王朱樉就藩，抵達西安以後，耿炳文還在西安盡心盡力的替他辦了兩年事。所以朱洪武的二皇子朱樉，受他的惠也不在少。耿炳文替朱洪武苦守了十一年的長興，也給朱樉鎮守了十四年西安。洪武十四年起，他再重新披掛，開始沙場征戰。先跟大

將軍徐達出塞，在北黃河摧破北元平章乃爾不花。洪武十九年與傅友德南征，討平曲靖蠻。二十一年隨藍玉北伐捕魚兒海。洪武三十年耿炳文拜征西將軍，以郭英爲副，巡西北邊，適值高福興、田九成等在川陝一帶播亂。耿炳文率部征勦，生擒高福興和他的黨羽多人，一併誅戮，俘衆四千，全部編爲部隊，總算又爲秦王朱樉解決了一大心腹之患。

耿炳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畢生爲朱洪武、秦王朱樉父子兩代所盡的力，概略已如上述。卻是令他始料非及的，尤在他還得爲朱洪武的孫子，明史上遭遇最奇特，事跡頂神祕的建文皇帝，再以碩果僅存的元功宿將身分，效一次犬馬之勞。如所週知，朱洪武的長子朱標，洪武元年正月，他十四歲，便被立爲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標盛年夭折，得年三十八。朱標遺有五個兒子，可是朱標的長子『虞懷王』朱雄英，亦即朱洪武的長孫，卻在洪武十五年五月，八歲而殤。所以朱標一死，翰林學士劉三吾便奏請以皇孫世適繼承大位，然而朱洪武仍還遲疑未決。因爲朱雄英已薨，如果要以『皇孫世適繼承大位』的話，就只有立朱標的次子朱允炆。事實上朱允炆也是非常之討人喜愛，他自小既聰明，又好學，天性純孝仁厚。朱允炆十四歲便在他父親朱標的病榻之畔侍疾，日以繼夜，衣不解帶。父親死後他愧苦昏迷，以致形銷骨立，讓他祖父朱洪武見了大爲感動，悲從中來，老淚縱橫的撫著他肩背說：『你誠然是很能盡孝道了，可是你也得

顧念一下我啥！』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朱洪武方始毅然決然的立他爲皇太孫。

然而，臨到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朱洪武一死，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正由於建文皇帝朱允炆過於聽信他老師太常寺卿黃子澄的主張，又重用齊泰爲兵部尚書，以黃齊兩人『同參軍國事』，儼然拜相，終於釀成了以姪逼叔的悲劇，迫使燕王朱棣不造反便無以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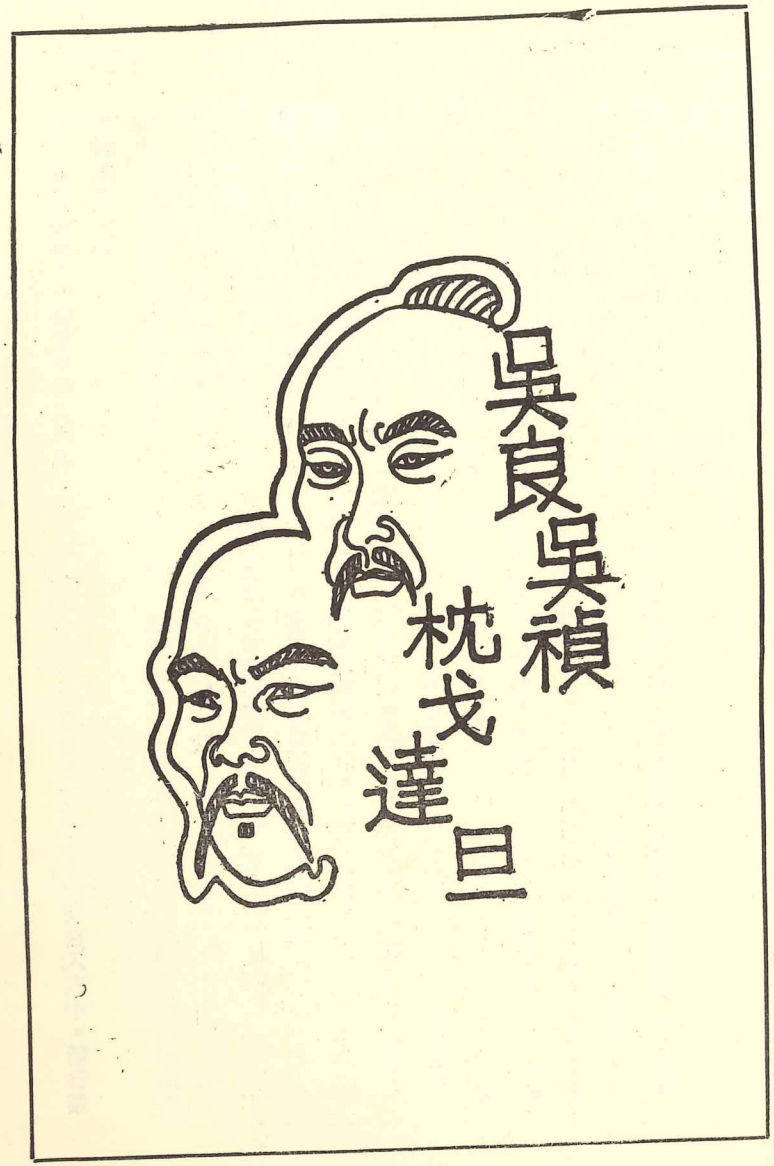
燕王興兵，即將大舉南下。當時朝中僅存耿炳文和郭英兩名元功宿將。而耿炳文的資望又在郭英之上，所以建文帝以耿炳文爲大將軍，率領副將軍李堅、甯忠北伐，這一年，耿炳文已經六十五歲。

白髮老將，引軍遠征，幫他老主子朱洪武的皇太孫去打二皇子，叔姪相殘，原就是一齣歷史悲劇；耿炳文卻於公於私，他都不能不去。他跟燕王朱棣誠然要好，而且也同情燕王被黃子澄、齊泰的厲行削藩，逼得無路可走，只索一不做二不休來奪姪兒的江山。可是建文業已登極稱帝，耿炳文的大兒子耿璿，又娶了建文帝的姐姐江都公主，成爲建文帝的姐夫。所以他只有勉勉强强的領軍出發，帶了十三萬人馬，號稱三十萬，而在建文元年八月，直上眞定（今之河北正定）。

將大軍分紮在滹沱河的南北兩岸。他命潘忠、楊松駐鄭州（河北任邱之北三十五里），都督徐凱出河間，另以九千人馬作先鋒，進克雄縣，然後頓兵不前。當時燕王所聚集的兵馬不過數萬之衆，以耿炳文這般的久歷戎行，百勝名將，他實在無須這麼樣的謹愼小心，步步爲營。他是否有意徘徊觀望，等這一場內爭可能有所轉圜，那就不得而知了。只不過，他勞師動衆，揮師北上，卻不急於付諸決戰，反倒給了燕王可乘之機。八月中秋，雄縣先鋒部隊未曾設防，被燕王夜渡白溝河，大舉圍攻，破關而入，將九千官兵，盡行屠戮。駐鄭州的潘忠、楊松聞耗赴援，又在雄縣、鄭州接界的月漾橋，中了燕王的埋伏，潘楊二將束手被擒，不屈而死，燕王自此進駐鄭州。

偏偏又有耿炳文的一員親信部將張保，走降燕王，稟告他道：耿大將軍人馬號稱三十萬，全軍其實尚未集結，入河北境的不過十三萬而已。其中一半紮滹沱河北，一半紮在河的南岸。他採取的竟是守勢，只防燕王攻其北軍，卽以南軍馳援，攻其南軍則以北軍還擊。燕王便想着該怎樣讓耿炳文的兩岸人馬合在一處，方好讓他併力一擊呢？於是，他放張保回去，叫他在耿炳文的軍中製造謠言，就說燕王大隊卽將進攻北軍了。那身經百戰的耿炳文，居然相信。他下令南軍渡河，集中北岸，於是正好給燕王『渡其半而擊之』，數萬之衆如狂颶般的捲來，刀槍齊下，猛力砍殺，耿炳文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大軍無法排成行列，終於被燕王殺得人仰馬翻，血流成河。最後總算保住了十萬兵馬，退入眞定，就此陷於燕王劣勢兵力的圍困之中。燕王倒也不過份的使這位老將難堪，他圍城三日，便自動解圍，徐徐而退。叔姪爭戰，成了個雙方遙相對峙之局。——消息傳到金陵，建文帝便聽從齊、黃二人的建議，派李文忠的兒子李景隆，取代耿炳文。三年後，內爭有了結果，叔勝姪敗，燕王攻陷金陵，自立爲帝。耿炳文自忖問心無愧，仍爲長興侯如故。可是，又一年，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他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牡丹花式，認爲他『僭妄不道』，迫使耿炳文懼而自殺。

耿炳文有三個兒子，似乎比他自己擁護建文帝尤力。長子耿璿，尚江都公主，任前軍都督僉事。他曾力勸乃父速戰速決，直搗北平，後來耿炳文折回金陵，使耿璿大大的引爲憾恨。老二是後軍都督僉事耿瓛，燕王舉兵，他曾率遼東兵圍攻永平（今之河北盧龍），有志乘勝打進北平去，因爲同僚都指揮使楊文的阻撓而未果。燕王登基，虎父自戕後，耿璿、耿瓛跟老三尚寶司卿耿瑄，一概坐罪身死。這三弟兄，算是都爲建文皇帝盡了忠。


吳良吳禎
枕戈達旦

唯我中華，不愧爲五千年文明古邦，見多了世局大變，經得起驚濤駭浪。愈處逆境，愈能惕勵奮發，鬥志昂揚。君不見七百年前，蒙古族乞顏特氏，成吉斯汗、窩闊台和忽必烈祖孫三代，鐵騎縱橫，如迅雷狂飆，併金滅宋，入主中原。祖孫三人合力鑄成的大元帝國，領域東瀕日本海，北至西伯利亞，南抵暹羅與印度，再向西方攤開一雙鐵臂，將歐洲大陸，北起黑海南及地中海盡行攫入掌握之中，版圖之廣，聲威之盛，爲古往今來所僅見。然而，曾幾何時，大元肇紀不過七十六年（一二七七——一三五三）朱洪武以鳳陽七百勇士奮起草野，拯冠裳之沉淪，續祚胤於一線。前後十二年間，就光復舊物，驅逐北元，底定漢族中興大業，將雄據歐亞的大元帝國摧枯拉朽，澈底消滅。朱洪武領着七百淮上健兒，便能復我神州，推翻元朝，使整個世界歷史爲之改寫。足證神明之胄，雄風偉烈，中華兒女的一雙鐵肩，担當得起任何嚴苛的考驗！

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春，朱洪武回鳳陽故鄉募集從龍之士共創事業。他振臂一呼，得了七百名驍勇將校，驃悍勁旅。其中就有安徽定遠人，素以材勇見稱的兩兄弟，哥哥初名吳國興，弟弟名叫吳國寶。後來他們建立了百戰功勳，都成爲方面重鎮。朱洪武便賜名吳國興爲吳良，吳國寶爲吳禎。

吳良吳禎，一般的有奇才異能，過人一等的本領。那吳良水性極好，他能沒入水中，潛行數

里，無須探出頭來吸一口氣。吳禎聰明伶俐，機智權變，他又擅於化裝術，不論扮作何等人物，都能維妙維肖，不露絲毫破綻。因此，朱洪武量才錄用，起初，派這兩兄弟担任水陸兩路的間諜偵探頭目。

可是兩兄弟卻並不以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技能爲已足，朱洪武軍中原是藏龍臥虎之地，誠所謂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文采斐然，武藝高超之輩多如過江之鯽。兩兄弟誠懇求教，虛心學習。但逢誰有一技之長，他們便事之如師，恭執弟子禮。長年累月在戰鬥中生活，以軍中爲學校。兩兄弟取同僚之長補自己的短，心領神會，豁然貫通，靠自修勤學成就了文武全才。在取滁州和州，戰采石，克太平，下溧水、溧陽，定金陵，陷鎮江、常州諸役，迭有令朱洪武喜出望外的多方表現，官職也從帳前先鋒陞到了鎮撫，所率部隊則自水陸間諜偵探小隊，擴充到各率一千餘名正規軍。儼然和明營諸將分庭抗禮，齊肩並列。

元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二月，耿炳文克長興，三月，徐達率麾下諸將力陷常州，朱洪武防堵實力强大的張士誠，就只剩了無錫正北，江陰名城這一個重要據點。江陰自古爲長江門戶，從東海溯長江北上，江面遼闊，宛似一片汪洋。直到南通的狼山，方始陡然一收。然後再到江陰，江南迤邐西來的羣山至此走到了盡頭路。黃山俯瞰狹窄的江面，又有黃山門伸入江心，水流湍

急，上下瞭望將及百里，古來號稱吳尾，是長江第一險要。抗戰時期，日軍以極端優勢的海陸空立體攻勢，猛烈進犯。我軍負險力抗，從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激戰到十二月三日晚上八時，我軍堅守江陰達三個半月又三天之久。從而即可知江陰的形勢是何等的雄固。

尤其在朱洪武和張士誠進行白熱化的江陰爭奪戰時，張士誠佔有江陰，不但可以遙控鎮江，予朱洪武的基業之地金陵以莫大威脅。而且倘若這個重要據點一失，由於張士誠時據全吳，橫跨淮東浙西，江陰則枕大江，扼南北襟喉，足以切斷淮東和吳中的聯絡。因此之故，張士誠在吳良、吳禎兩兄弟，進駐丹陽，即將向江陰要塞進攻的時候，他不惜親自披掛出陣，盡起吳軍精銳，佈重兵於江陰縣西南二十里的秦望山上。

秦望山又名茶岐山，和焦山岳山相連接。山巒迴合，波影映帶，相傳秦始皇曾到此登臨。張士誠據此天險，以高屋建瓴之勢，俯瞰常州、丹陽。照說吳良、吳禎很難有攻佔江陰的希望。但是這兩兄弟又施展出他們的偵探間諜功夫，雙雙冒險深入。將秦望山的地勢和張士誠的兵力部署，摸了個一清二楚。緊接着便兵分兩路，包抄進攻，用穿心戰術，直撲張士誠的中軍。經過一場天崩地坼的龍爭虎鬥，張士誠禁不住兩兄弟的首尾夾擊，大營一潰，士氣盡隳，張士誠的人馬在秦望山區四散奔逃，遍山亂竄。於是張士誠狼狽敗回蘇州，將秦望險隘和江陰要塞，一概落入吳

良、吳禎之手。

朱洪武聞報二吳兄弟奪下江陰，直樂得手舞足蹈，歡欣若狂。常州、長興、江陰三據點次第建立，實已構成了對張士誠的大包圍圈。自此以後他可以放心大膽的從事西征，對付他的第一勁敵陳友諒去了。朱洪武破格擢升吳良爲指揮使，担任守江陰的主將，吳禎也陞任天興翼副元帥，率領他所部千人，在江陰充當吳良的幫手。狂喜過後，繼之以嚴肅的心情，他又給吳良、吳禎下了一道如次的四『毋』令，告誡那兩兄弟說：

『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唯保境安民而已。』

於是，吳良吳禎奉命唯謹，嚴加遵守。兩兄弟相互勉勵，衷誠合作。雙雙的以身作則，爲全體將士的表率，爭取當地百姓的歸心。他們講恕道，行仁政，厲行節約，絕不要錢，對於錦衣玉食，聲色犬馬根本不屑一顧。以免像張士誠的部下一般，被江南的繁華富庶所腐蝕。慾壑越塞越大，聚斂越來越多，終至消滅了雄心壯志，鬆懈了防務。兩兄弟喊出了『將平時作戰時』的口號，對於部下將士勤加訓練操演，每隔一段時日，便作一次『有如寇至』的戰備演習。經常保持最高度的警覺，和戰鬥的氣氛。吳良吳禎在强敵窺伺，孤軍突出的惡劣環境中，堅守江陰，一守便

是十年之久。在這十年裏面，兩兄弟一連三千六百餘夜，夜夜都睡在城樓之上，全身披甲，枕戈達旦，須臾也不輕離自己的崗位。因此，光是他們所表現的堅毅與愼微，已使所部將士深切感動，紛紛效法。大明將士無日無夜不在備戰狀態之中。

除了整軍經武，嚴密防範，吳良吳禎又深知軍民合作的重要，一心一意要把戰地政務辦好。他們勤政愛民，卻又清廉自持，一介不取。對於江陰百姓，竭力的使徭役平均，賦稅減免。所部將士，勤加操練，担負起保境安民的重責大任之外，還得自己耕田，用每年收穫的農作物充當糧餉，減輕當地百姓的負担。作戰、防戍、操練、屯田之餘，再抽出空暇，延請讀書先生，連吳良、吳禎在內，一道上課。講論經史，增進全體將士的學識。——宋朝精忠岳飛曾有治國平天下的至理名言：『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在朱洪武的麾下文武來說，這兩點充分做到了不算，由他大力提倡，更有『文官兼習武，武官肯讀書』的優良風氣，這是朱洪武建豐功，成偉業的最大因素。上可以造福國家民族，下可以使文武百官改換其氣質，增進其能力，由而步上成功的坦途。試看大明英豪之中肯讀書的武將，如湯和，如耿炳文，如胡大海，如吳良、吳禎，事功之烈，成就之大，尤其個人結局和不肯讀書的驕兵悍將之大不相同，甚且可謂肯否讀書尤將決定其一生的命運呢。

就由於吳良、吳禎十年不懈的多方努力，使得江陰成爲牢不可破的金城湯池，銅牆鐵壁。張士誠在十年之間無時或忘奪回江陰要地，他施盡千方百計，大舉進攻，潛師襲擊，甚至用巨量金珠收買吳良吳禎的所部，唆使他們變節歸降，只求削弱二吳的力量。然而『撼山易，撼吳家軍難』，吳良吳禎的部下屹然不爲所動。張士誠即令在朱洪武大軍盡出，金陵空虛，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時期，也得不着江陰的尺地寸土，一兵半卒。無計可施時他便傾巢來犯，水陸兼進。有一次他的前鋒猛將蘇同僉同都攻佔了江陰城北只有一里之遙，澄江門外的君山，君山突起平野，俯瞰大江和城中，尙有江陰『鎭城之山』的說法。蘇同僉兵臨城下，江陰城危殆萬狀。可是吳良卻不慌不忙，他自己坐鎭北門城樓，命吳禎開城出戰。當吳禎和蘇同僉殺得難分難解，再派元帥王子明盡出城中人馬，開南門遶道疾馳，前後夾攻，終將蘇同僉殺得大敗虧輸，俘斬無算。——那一伏，如果吳禎一個頂不住，被蘇同僉殺到了江陰城裏，他將發現吳良一身是膽，敢在大兵壓境之下唱空城計，一座江陰城就只有吳良一將把守城樓而已。那日蘇同僉被吳禎、王子明逐出君山外，第二天天亮吳良在城樓上一看，蘇同僉的大隊人馬，連同蔽江而來的艨艟巨艦，全都悄悄的乘夜逃掉了。

江陰解圍以後，張士誠又整頓兵馬，猛攻常州。吳良爲了支援危急中的常州城，再施展他的偵探本領，獲悉張士誠的後隊大軍將自常州東北三十五里，三峯相連，峻拔險峭，延袤二十餘里的橫山通過。於是他親率所部，間道出擊。終將張士誠的主力一舉摧破，又度解了常州之厄。

吳良、吳禎堅守江陰十年，直到朱洪武擊敗陳友諒，回到了金陵，曾經召他入覲，當面嘉獎他的勞苦功高。那時候，吳良已經升任院判了，朱洪武親手拍拍他的肩膀，欣然說道：

『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之憂。你的功勞實在太大了，車馬珠玉，那能表示我的嘉勉於萬一！我要請宋大學士（濂）他們，替你作詩，寫文章。好使你的百戰功勳，萬古長存。』

當時，吳良眞是感激得幾至涕下。

十載砥柱中流之功，總算贏得莫大的精神安慰。只是歡欣方過，大戰又起。朱洪武滅了陳友諒，轉過頭來就要解決張士誠。大軍直取淮東，立下泰州。張士誠用了個圍趙救魏之計，他不向淮東增援，卻集中兵力，改趨金陵。出動了數百艘艨艟巨艦，溯江西上。配合强勁的陸師，由馬馱沙入侵鎭江。不用說，這困獸之鬥的一伏，又是扼守江陰的吳良、吳禎，首當其衝。但是朱洪武卻另有禦敵的計較，他下令吳良，加强戒備，嚴陣以待，張士誠不攻江陰，不許他出城池一步。然後，朱洪武御駕親征，揮師東向，施張士誠以迎頭痛擊。張士誠當然不是朱洪武的對手，兩

軍交鋒，張士誠抽身卽退，朱洪武則啣尾急追。張士誠退到了浮子門，吳良、吳禎方始發動奇襲，不費吹灰之力就收降了張士誠的兩千之衆。

於是，朱洪武旌旗蔽空，途經江陰，他特地到城裏去巡視一週。憑臨吳良、吳禎苦守十年的營壘城垣，垂詢歷次擊退張士誠來襲的經過。多少血汗，多少辛酸，使朱洪武不禁喟然讚嘆：

『吳良吳良，誠不愧爲當代的吳起！』

吳起，是戰國三楚名將，他曾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使天下諸侯，都以楚國之强爲患。著有『吳子』一書，便是後世『孫吳兵法』之一部。朱洪武以吳起比擬吳良，由而可知吳良在他心目之中的評價。

從大將軍徐達圍蘇州之役起，吳良、吳禎兩兄弟開始勞燕分飛，各當方面。吳禎跟着徐達攻蘇州，破葑門、胥門而入。張士誠亡，吳禎陞任大都督府僉事。同時，他哥哥吳良更陞任昭勇大將軍，蘇州衞指揮使，兄代弟職鎭守蘇州城。吳禎則又被派在征南將軍湯和的麾下，充任他的副帥。先征方國珍，吳禎担任先鋒，他乘着曹娥江潮漲，直入曹娥，毀堤壩，斷通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兵臨方國珍的大營，嚇得方國珍逃竄入海。吳禎再把他追到浙江樂清西南的盤嶼山，一場矢石紛飛，砲聲隆隆的海戰，兩軍拚死纏鬥。從下午三點打到夜間八時，吳禎大獲全勝，盡

獲方國珍的士卒戰艦，糧秣輜重。方國珍的主力被他擊破，自此一蹶不振，不久便向朱洪武俯首稱降。

然後仍還是由他在大軍前列，循海路進撲八閩，攻打陳友定。陳友定是福建福清人，徙居汀州清流，世代務農。他驍勇任俠，同鄉里的人對他無不畏服。元朝至正中葉，汀州府判蔡公安到清流募兵，陳友定自動投效。蔡公安和他一度交談，對他十分欽重，於是就將所募的民兵交給他統帶。陳友定便靠這一支民兵起家，敉平盜匪，逐走侵入福建的陳友諒，規復失陷諸州郡。元廷命他爲福建行省平章，將福建八郡之地，全部交給他治理，而陳友定也始終對元廷效忠到底。朱洪武迭破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諸强敵以後，便兵分三路，水陸兼程，攻略八閩。事先，也曾派遣使者，到陳友定的老巢延平（今之南平縣），招撫陳友定投降。陳友定卻大宴諸將及賓客，當衆把來使殺了，瀝血於酒罇之中，命大衆喝了朱洪武來使的血酒，一同起誓，悍然說道：

『我們都曾身受大元的厚恩。明軍之來，有誰膽敢不以死抵拒，天教他自身被磔，妻子俱遭屠戮！』

然後他親往福州加强戒備，環城遍築堡壘。不旋踵明將胡廷美、何文輝由江西攻破杉關，陳友定便將他的人馬一分爲二，一半守福州，一半守延平。當湯和、吳禎、廖永忠率領舟師攻到福

州五虎門，大敗元平章曲出，吳禎便揮師直抵福州城下，從西門、南門、水部門用雲梯搶登。人如蟻附，箭下如雨，轉眼間便一鼓作氣將福州攻克。旋即赴攻延平，仍以吳禎爲先頭部隊。

延平府境險固，和相鄰的邵武府互爲犄角，古來便有『銅延平、鐵邵武』之諺。陳友定自督大軍扼守，吳禎久攻不下，等到湯和率大隊人馬來到，便將延平團團圍困。陳友定的麾下諸將一再請他開城出戰，陳友定卻堅決拒絕。諸將力促不已，他又懷疑部下有心叛元降明，一怒之下殺了他的大將蕭院判。使得所部離心離德，天天都有人偷出城去投降。有一天延平城裏的軍器局失火，燃着了彈藥，砲聲震地，火光燭天。城外的吳禎情知城中有變，立刻揮師攻城，斬關而入。陳友定一見大勢不好，他召集諸將告訴他們說道：

『大事已去，我唯有一死報國，但願諸君努力！』

說完了他便退到後堂，北面再拜元君，從容仰藥自盡。可是當吳禎率部蜂擁而入，卻發現陳友定還沒氣絕。吳禎急忙命人把他擡出水東門，剛好天降大雨，雨水一淋竟使陳友定死而復甦。後來他被械送金陵，朱洪武問他如今還有什麼話說？陳友定則厲聲答道：

『國破家亡，但死而已！那有什麼可說的呢？』

朱洪武無奈，只好把他和他的兒子陳海一併殺了。陳友定誠屬愚忠，但是他大節不虧，仍不

失爲八閩的一條硬漢。

平定八閩後，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吳禎曾隨副將軍馮勝進駐甘肅慶陽。三年他又討平山東沂州的答山賊，被朱洪武任爲靖海將軍，在海上練兵。三年多，朱洪武大封功臣，吳良當時已陞任都督同知，他獲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吳禎則封靖海侯，食祿和予世券則和他哥哥一樣。從這一年起，弟兄二人，一在海上，而一則深入內陸，征伐蠻荒，距離越來越遠。當安慶侯仇成奉命遠戍遼陽，吳禎便統率舟師數萬，由山東登州輸送大軍糧餉。協助仇成盡復遼海尚未內附之地，降北元平章高家奴。這其間吳禎曾一度坐事犯法，降謫定遼衞指揮使。不過爲時未幾，他仍然被朱洪武召還。

做哥哥的吳良，則在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奉旨深入湘桂黔邊境，討伐靖州（今之湖南靖縣）、綏甯（靖縣東南）兩地不服王化的蠻族。洪武五年，廣西蠻族叛亂，征南將軍鄧友德奉旨征討，吳良還在靖州，他被派充鄧友德的副帥，師出靖州苦戰累月，終將左江（鬱江）右江（黔江）兩岸和五溪之地（也就是漢將馬援征五溪蠻的所在。五溪係指武陵五溪，亦即雄溪、樠溪、酉溪、潕溪，和辰溪。包括舊時湖南辰州、沅陵、永州、靖州，以及永綏、鳳凰、乾州、晃州四廳，貴州的思州、思南、鎮遠、銅仁和黎平五府，外加上松桃廳，一併稱爲『古五溪地』），所有

稱叛的蠻族全部敉平。僅只這一項汗馬功勞，他也可以和『伏波將軍』馬援相提並論。馬援奉詔討五溪蠻時年已八十餘歲，他曾在行前跟他的賓客們說：『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這眞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吐屬！吳良征五溪蠻的時候年亦半百，他許是受了馬伏波的壯語鼓勵，在華髮叢生之際竟此大功，不讓古人專美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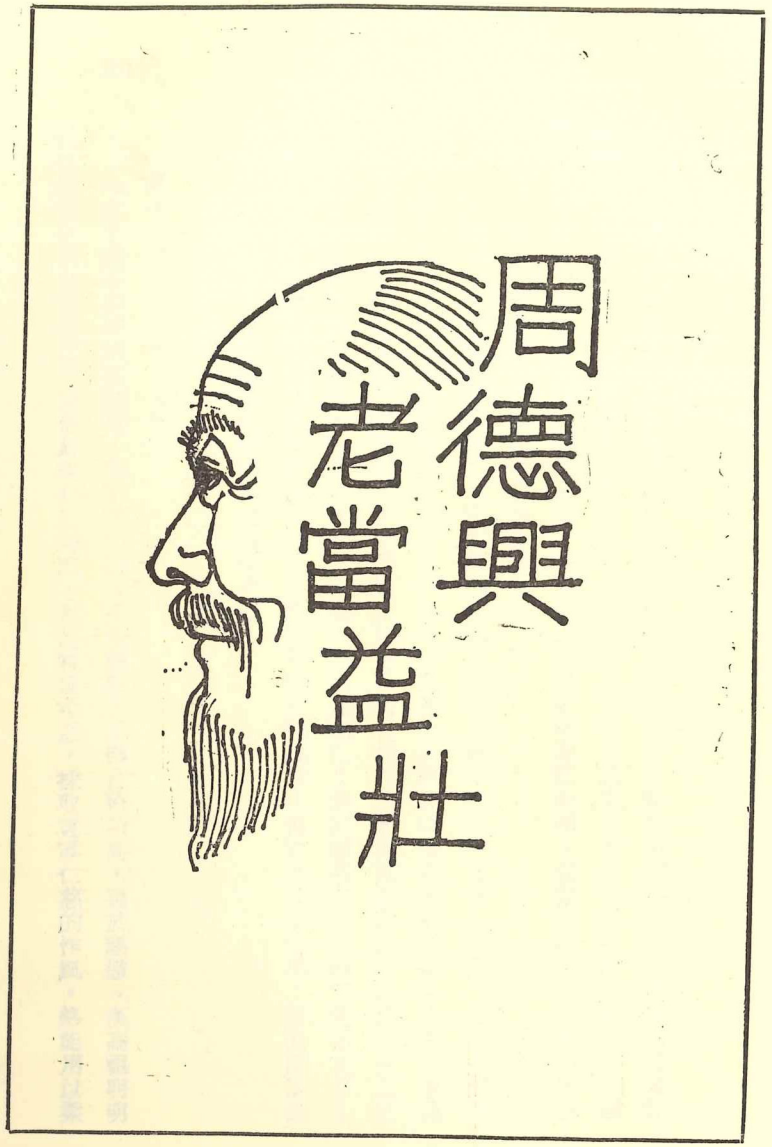
吳良率領得勝之師，入銅鼓（貴州錦屏），收潭溪（貴州黎平西南），開廣西太平土州，使湘桂黔三省諸蠻震懾，悉數降服。洪武八年他調到鳳陽經營屯墾，十二年因爲朱洪武的七皇子朱榑封在青州，稱齊王。齊王妃是吳良的女兒，所以他又被派到山東青州去給女婿女兒營建王府。十四年他在青州病逝，享年五十八歲。朱洪武聞耗頗爲愴悼，贈江國公，謚襄烈，以他的兒子吳高嗣江陰侯。

後世之人都知道明朝有一位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戚繼光，其實明朝第一位和入侵日人交兵接仗的卻是靖海侯吳禎。洪武初年，日人頻頻犯境刼掠，大都是方國珍、張士誠的餘黨，不甘降明而流落海上。往往糾合日人騷擾山東沿海諸州府。洪武七年（一三七四），膠州海面又告警，朱洪武便下定了決心要在海上用兵；他命吳禎爲總兵官，以都督僉事於顯當他的副帥。用吳禎的計劃，調江陰四衞的舟師出海征剿。所謂江陰四衞包括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明制一大衞

共有士卒五千六百人，不過吳禎所率的這江陰四衞人數還要多些。因爲江陰四衞是洪武四年的時候，吳禎奉旨將浙江溫州、台州、慶元（甯波）三府所鹵獲的方國珍所部軍士，還有浙江定海北海中蘭秀山上無田可耕，無糧可完的漁民，兩計十一萬多名，分隸各衞充任士卒的。是爲朱洪武的海軍主力，配備火器船和多櫓快船，戰術則由火器船在前搦戰，多櫓快船緊跟上來廝殺驅逐。當年吳禎担任總兵官，除開江陰四衞作他的基本部隊，還硬性規定京衞（金陵衞所）和沿海諸衞一概聽他的指揮。因此他等於是朱洪武的海防水陸兩軍總司令，職高權大，兵力雄厚。

洪武七年海上的那一仗，吳禎率同於顯帶領四衞舟師，在正月初自江陰出海巡邏，起先日人望風而逃，但是到了七月間，又有日人侵我登州，於是吳禎和於顯決心窮追猛趕，七海揚威。他們把日人直追到琉球大洋，將日人戰船和將士全部鹵獲，然後高奏凱歌，揚帆回航，直到京師太廟舉行獻俘禮。由於大明聲威遠播琉球，所以琉球的中山王尙察度，派他的胞弟尙泰期，在洪武七年冬，專程前來京師，再度向中國朝貢。帶來一封上皇太子書，朱洪武則命刑部侍郎齎賜紈綺和磁器鐵器。此後琉球年年貢使不絕，到了洪武十八年時，琉球的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都先後奉到朱洪武頒賜的鍍金銀印。三王倘有內爭，只要朱洪武敕令一到，三王立刻就奉詔罷兵。

琉球大洋獲勝後，吳禎便經常往來海上，總理軍務，作了大明的海防重鎭，萬里水域長城。



直到洪武十一年爲止，海上絶無寇警。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吳禎奉詔定遼，他在途中得了病，朱洪武賜他暖轎舁回京師治療，十二年終告不治。朱洪武追封他爲海國公，謚襄毅，而以他的兒子吳忠嗣靖海侯。

周德興，在大明英豪之中位列第十勛，朱洪武兒時在鳳陽當娃娃頭的時候，他便是他最要好的小朋友。旋里募兵，周德興義不容辭的率先加入，進一步成爲朱洪武的部將，同時也是他的親信。渡江以前，他已經升任左翼大元帥，渡江以後，明軍在浙江金華、安徽安慶，和江蘇高郵所打的三場硬仗，周德興都是屢建奇勛的前鋒戰將。

元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朱洪武已經滅了西路勁敵陳友諒，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一概平定。徐達、常遇春和傅友德正以一路破竹之勢，在向湘南贛南順利進軍。朱洪武認爲他底定中原，澄清天下很有點把握了，他開始自比漢高祖。悉心研究漢高祖起布衣而爲萬乘主的因素，以及有漢一代的治道如何？曾有一天，他問郎中孔克仁：漢高祖的成功之路究竟何在？——孔克仁是跟宋濂不相上下的文學侍從之臣，他尤其擅於議論前代興亡，天下大局，目光既敏銳，見解也很高。當時他簡單明瞭的回答朱洪武道：

『知人善任而已。』

但是朱洪武卻另有見地的說：

『當楚霸王項羽南面稱孤，他不施仁政，不播義聲，反倒自矜功高，過於驕傲。漢高祖明明曉得這是他在自取滅亡，於是針對他的弱點，對他特別柔遜，採取寬厚仁慈的作風，終能用以柔

克剛的手段取勝。如今天下豪傑比比皆是，我就該固守江左，任用賢良，安撫百姓，靜觀大局的演變。假如我也學「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那樣，徒知角力爭競，那麼天下滔滔，就不曉得要到那一天才能夠平定了。』

就在這一次的君臣議論以後，朱洪武終於釐定了他的全盤戰略。——他又一度跟孔克仁商議的說：

『元朝已經無藥可救，天下豪傑正在角逐爭衡，他們相互殺伐，正是我的可乘之機。所以我想督率兩淮江南諸州郡的百姓，及時耕種，再施以軍事訓練，使他們兵農合一，那就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在兩淮之間選擇交通便利的地方，大量存儲糧草。兵多糧足，中原隨時可圖，不知卿家的意見以爲如何？』

孔克仁當下就說了一句撥亂反正，扭轉乾坤的至理名言，他意味深長的說道：

『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

朱洪武又曾更進一步的分析天下大勢說：

『秦施暴政，漢高祖便以寬大駕馭羣雄，因而成爲天下之主。當今又是羣雄蠭起，可是他們都不能修法度，明軍政，所以我可以斷言他們終必失敗。』接着他又剖析當時羣雄的必敗之因，

說是：『天下兵馬，河北有孛羅帖木爾，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而孛羅帖木爾但有軍隊而無紀律，擴廓帖木兒稍有紀律而兵勢不振，李思齊、張良弼在關中偏又道路難通，糧餉不繼。所以大江南北如今就唯有我和張士誠勢相頡頏了。張士誠多奸謀，善用間諜，頗能御衆可是紀律還是很差，我有數十萬之衆，只要我能使軍民兩政上軌道，謹愼任用將帥，靜候有利時機來臨，然後大舉出動，天下必可迅速平定。』

朱洪武對於平天下的道理，確實是懂得相當透澈了。他能認得清大局之所趨，定得了方針大計。在遍地狼烟，殺伐不休的危疑震撼險局之中掌得住舵，方始得以七百名鳳陽子弟作基本隊伍，推翻了空前强盛的大元帝國。

在決定戰略以後，朱洪武便亟亟於爭江左根據地。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十月，他下令討伐張士誠。把徐達、常遇春兩支主力都召回來，命徐常二帥統率大明諸將先取淮東，由於吳良、吳禎兩兄弟扼守江陰十年，業已切斷了由江南向淮東的主要通道，朱洪武首先便命常遇春攻打海安鎮。海安鎮恰在泰縣、如皋兩地之中，東可控制狼山、通州海口，西則作爲揚州的屏障。閏十月，海安、泰縣全拿下了，朱洪武便派他麾下的第二員大將常遇春在海安鎮守，阻遏張士誠自江南來援。常遇春特地用瓷磚築了一座海安城，繞城一週有三里多路。再命天策衞指揮使孫興

祖守泰縣以東的海陵。這兒原是漢朝吳王濞的儲糧倉，枚乘上吳王書中曾有：『轉粟四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的形容，規模之大，不難想像。

就在常遇春攻陷海安、泰縣的同時，大將軍徐達親率馮勝、周德興一班能征慣戰的勇將，由鎮江、揚州北上，一舉包圍了運河之畔的高郵城。當時高郵城外有濠，那座城池還是宋開寶四年（九七一）所築，週圍十里有奇，有四座城門，和水門兩道，到明軍圍高郵時已有將近四百年的歷史。可是高郵卻有內外兩道城牆，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張士誠初起兵時曾經在那兒建都。元朝右丞相脫脫即曾據城而守，使張士誠久攻不下。徐達他們一到高郵城外也是發覺城池急切難攻，而且正在兩軍相峙的時候，大明兵馬遭逢了南北夾擊的莫大危機。南路，張士誠在江南發動攻勢，企圖消滅淮東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他與兵重克宜興，迫使徐達不得不自引大軍南下馳援。西北方面，尤有元朝的太傅、左丞相，新封河南王，『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路並迤南一應軍馬，凡機務錢糧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換句話說，就是有權節制天下兵馬，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擴廓帖木兒，代元朝的皇太子出征，從元都北京出發，專爲來打朱洪武。擴廓帖木兒的大軍一到，當然是由圍攻高郵的馮勝和周德興首當其衝。

擴廓帖木兒是元末明初頗富傳奇意味的一名英雄豪傑，他曾是元廷的萬里長城，中流砥柱。

但他卻是漢人，本姓王，名保保。這王保保是祖籍西夏，世居新疆孚遠的察罕帖木兒的外甥兼養子。察罕帖木兒的祖父徙居河南沈邱，傳到察罕已歷三代，所以他又名李察罕，字廷瑞，漢化相當的深。李察罕因爲『大宋皇帝』韓林兒和他的大將劉福通起兵反元，使元軍屢戰屢敗，望風而逃。李察罕爲保全鄉里，帶了沈邱的幾百名子弟，從蘄求自保而東征西討，當蒙古鐵騎雄風不再，環顧中原無兵可用之際，這位被元廷視爲漢人的李察罕，竟破格超升到官職僅次於宰相的中書平章政事，擁有陝西、河南、山東三省的地盤。至正二十二年（一三五二）李察罕遇刺，元順帝命王保保保繼，並且賜他一個蒙古名字，叫做擴廓帖木兒。

李察罕、王保保掌握重兵，權勢絕倫，相繼而爲元末的擎天雙柱。朱洪武對這兩養父子也有相當的畏懼。當李察罕大破山東，使江淮震動，朱洪武即曾遣使通好，經李察罕往元廷奏報，元順帝便派了戶部尚書張景和郎中馬合謀，專程南來，授朱洪武以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的元朝官職，又賜他龍衣、御酒等物。可是張景一行方到，朱洪武即已獲知李察罕遇刺，王保保繼之。他不再駭怕，便殺了馬合謀，留下張景，峻拒元廷的任命。然而李察罕和王保保卻『父是英雄兒好漢』，不到三年，王保保便乘明軍圍攻高郵不下，獲得指揮全國兵馬的大權，揚言他要把朱洪武的所部，一舉解決。

當王保保從北京南下，元順帝不但把北京附近的人馬，抽調精銳全交給他，尙且將朝廷官員，分一半隨他出征。因此王保保的大隊旌旗甲仗，連絲數十里，軍容之盛，聲威之壯，確是南中角逐羣雄平生罕見。不要說高郵前線圍城的馮勝、周德興給嚇得心驚膽跳，六神無主，便是金陵城裏的朱洪武也着了慌，他曾一連七次，致書王保保，起先曉以大義，其後靦顏乞和。可是王保保卻一概置之不理，他將大軍推進到河南沁陽。河南王發號施令，檄調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從陝西出兵，援高郵，攻打朱洪武。詎料李思齊是河南羅山人，曾經跟王保保他義父李察罕同起義兵，捍衞桑梓，比王保保要長一輩，他奉到王保保的檄令，竟會勃然大怒的說：

『王保保，好小子，你太目中無人了！想當年，我和你父親同起義兵，你還是個胎毛未脫，乳臭未乾的小孩，如今你竟檄令起我來！』

脾氣發過，立刻下令，不許他部下的一兵一甲出潼關，他不接受王保保的檄令。除了他之外，張思道等鎭守陝西的三將，也拒不奉檄。——王保保在沁陽得了訊，年少氣盛，爵高位尊的他也光了火，大發雷霆的說：

『孤王奉詔總督天下兵馬。陝西四將，先就不聽指揮，我還討個什麼賊呀！』

盛怒之下，他顧不得解決朱洪武了，掉過頭去，親率大軍奪了潼關，王保保跟李思齊等四元

將，展開了自相殘殺，曠日持久的一場內戰。

貞下起元，剝極而復，朱洪武和圍攻高郵的將士，再也想不到突然之間會有這般喜出望外的劇變。乘此空隙，在高郵圍城，險象環生的半年多以後，徐達自宜興回師，馮勝、周德興等危機解除，勇氣百倍，他們發動了猛烈的進攻，終告攻陷高郵重鎭，俘虜了張士誠的將士一千餘人。

繼攻克高郵立了大功後，周德興便被派到西戰場，他曾援安豐、從征廬和贛州、安福、永新、拿下吉安，陞任湖廣行省左丞，担任湖廣行省參政楊璟的副帥。進軍湘桂邊境，略取廣西。楊璟是合肥儒家子，以書生領軍，交兵接仗，當然得靠嫻武藝、精騎射的周德興。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三月初，周德興猛撲永州（湖南零陵），永州守將鄧祖勝開城出戰，被周德興陡奮神威，殺得大敗虧輸。自此緊閉四門，收兵固守。周德興正日夜攻打，忽報大股元兵自廣西境內趕來增援，元兵開抵永州東鄉，依湘水列陣，紮下了七座大營。聲勢之盛，使周德興也不敢貿貿然的遽攖其鋒。他正着急，楊璟卻飛將軍自天而降，一鼓作氣，將元軍七座大營全部摧破，生俘元軍千餘。可是，楊璟、周德興方自慶幸，廣西全州守將元朝平章阿思蘭、周文貴的援軍又大批開到。這一回，是由周德興親冒矢石，奮身直衝敵陣，方始將全州元軍擊潰。然後乘勝餘威，分兵連下全州、寶慶、道縣、藍山、桂陽與武岡。周德興又曾支援廖永忠、朱亮祖力克靖江，打開了廣西的大

門，使兩粵之地全部納入大明版圖。

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周德興位列第十勛，封江夏侯，歲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先是，就在這一年的三月，湖南慈利安撫使覃垕，煽惑茅岡諸寨作亂，連長沙附近的洞苗都被煽動。朱洪武先派楊璟前往征討，詎料楊璟一連喫了幾次敗仗。覃垕又曾一度詐降，由而生俘了一批楊璟遣往受降的將校，使朱洪武怒不可遏，他切責楊璟貽誤戎機，拜周德興爲征蠻將軍，率部入湘討伐，終將覃垕逐走，使湘中又度恢復磐石之安。

四年，朱洪武兵分兩路征蜀，他派周德興充任湯和的副帥，拜征西左將軍，溯長江越三峽西上入川。卻是這一次湯和的運氣不好，他在瞿塘峽一戰失利以後，又復在大溪口困於江水陡漲，大軍無法推進。可是另一支人馬傅友德所部卻已深入川北，迭克階州文州。這南北水陸兩路明軍的會師，還多虧周德興奇兵突出，勇克保甯（四川閬中），方始圓滿達成。所以朱洪武在論平蜀之功的時候，特別提出來說：

『征西將軍湯和的功勞，完全是征西左將軍周德興所建立。因此周德興理該重賞。湯和呢，我非好好的罵他一頓不可。』說到這裏，朱洪武又憶起去年征南蠻的往事，他眼望着周德興，再度嘉許的道：『就拿去年敉平覃垕作亂之役來說吧，楊璟既不能克，再派趙庸去又是徒勞無功而返。要不是周德興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湖廣的亂事還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呢。所以依朕看來，最近這幾年裏，周德興的功勞，確實無人可比！』

不久，他又担任征南副將軍，在鄧友德的指揮之下，再到廣西，平定婪鳳、安田諸州的蠻族作亂，進克泗城州（廣西凌雲縣西南）。朱洪武認爲征南諸將，以他的功勳居第一，給他的賞賜，比大將軍還要多，復命他行大都督事。周德興仗着自己功高，又是朱洪武的故人，不免有點驕奢，他自己造了一幢宅第，恢閎華麗，超過了人臣所應有的標準。有司糾舉他踰制之罪，朱洪武居然下詔特宥，不加追究。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他一度被派到福建辦理海防，可是當年便把他召回。十四年五溪蠻叛，周德興年紀已經相當大了，然而他壯士暮年，雄心未已，力請朱洪武准他率部前往征討。他這種老當益壯的精神，使朱洪武十分感動，特地賜他手書，獎勉他道：

『趙充國圖征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不怠，何忝前賢。靖難安民，在此行也！』

周德興千里迢遙的領軍抵達古五溪地，五溪蠻卻先已被明軍驅散。可是湖北鶴峯縣境之內，洪武初年方始設置的『水盡源通塔坪長官司』又在倡亂，周德興正好移師北向，一舉敉平，仍還是建立了大功回來。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朱洪武的六皇子楚王朱楨，討伐五開蠻（貴州黎平

），朱洪武唯恐朱楨不濟事，再派周德興爲副將軍，幫同朱楨降服了五開蠻。由於周德興在湘鄂兩省從事征戰，爲時相當的久，他的部下，也都是湘鄂兩省的將士，加以他迭次深入邊地，征蠻獲勝，從而使他威震蠻中，成爲朱洪武敉平蠻亂的一張王牌。他曾爲朱洪武建立武昌等十五衞所，每年練兵四萬四千八百人，儼然華中重鎭。又曾在荆山、嶽山決堤，灌漑民田，光是官收田賦，一年卽可增加四千三百石，所以鄂湘兩省的百姓，對他非常的感激。後來朱洪武把他從楚中召回京師，放他衣錦還鄉，又賜了他二百兩黃金，二千兩白銀，外加一百匹彩綢，讓他光光采采的榮歸故里。

在鳳陽家鄉住了一陣，朱洪武卻又有新任務要他去完成。他把周德興召了來，很親切的跟他說：

『周德興呀，朕想起你在福建還有一件大事沒了。如今雖說你年紀大些，但是這件大事，卻非由你去不可，我看你還是勉力辛苦一趟吧。』

朱洪武所謂的未了之事，便是鞏固福建的海防，抵禦外寇（入侵），使福建一省的官民，不再受來自海上的騷擾。周德興當下就欣然奉旨，兼程前往。這一次他在福建住了三年，親自巡視沿海地帶，選了十六處要害之地，築了十六座城池，設立四十五處巡司，尤其訓練了十萬餘名民

兵，使福建海防力量大大的增强之外，又復奠立良好的基礎，福建百姓對他感恩戴德，永難或忘。三年後他回到京師，朱洪武又叫他去負責鳳陽留守司，並且編練所屬各衞的軍士。當時在僅存的元功勛舊中，就數周德興年事最高資格頂老，而且永遠有事可做，始終都沒有閒着。他每年到京師入覲一次，跟朱洪武盤桓幾天，回回都得到豐厚的賞賜。照說，周德興憑他所建立的功勳，以及他跟朱洪武的密切關係，他是很可以安享榮華富貴，以終天年的了。然而，很不幸的，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八月，周德興的一個寶貝兒子周驥，竟然犯下擾亂宮庭的死罪，恰好朱洪武最心愛的太子朱標，先在那年四月丙子日死了，朱洪武的心境非常之惡劣。他一發脾氣，便下詔以周德興併坐，父子二人，終於雙雙棄市。百戰功動，也就付諸東流水；——他的封爵和歲祿，從此被朱洪武一筆勾銷。不過湘鄂和福建的百姓，卻始終都在感念他生前的作爲。

孝義章

章溢、劉伯溫、宋濂和葉琛，都是被朱洪武禮爲上賓，尊稱先生，對於大明開國獻替良多的浙江大儒，佐命之臣。四先生中唯有章溢是文武全才，一再以書生領軍，宣力封疆，輔翊朱洪武治國平天下的豐功偉業。尤其他的孝行義舉，居然上格於天，頻頻出現靈異奇迹，傳誦久遠，而爲我們後世之人，衷心景仰而相當熟悉的人物。

他是浙江處州府龍泉人氏，字三益，連正史上都說，他呱呱墜地便聲若洪鐘，哭聲之響亮，不是通常嬰兒所可比擬。二十歲那年，章溢和處州（今之浙江麗水）宿儒名將胡深，一道兒成爲王毅的門生。王毅，字剛淑，也是龍泉人。他六歲知書，所以後來能夠盡通經史，由神童而成爲一代名師，遺有『訥齋集』。王毅講學以躬行實踐爲本，所以他能教出章溢、胡深這麼兩位上馬殺賊，下馬草檄的大明英豪。

但是章溢少年時期是以天性孝友聞名於世，有一天他到金華去遊覽，被元朝憲使禿堅不花曉得了，親自接待，十分禮重。當時禿堅不花調職陝西，他堅邀章溢同行，都走到了杭州，章溢驀地心血來潮，別別的跳。他預感到家中有事，便極力興辭，匆匆的趕回龍泉。到家方知他的父親突然得病，病得很重，八天後便一瞑不視，章溢總算由於靈感趕回家來送了父親的終。

老父病逝，停柩在堂，章溢正準備築墓安葬。有一天他家突然起火，章溢唯恐大火燒到了他

父親的靈骸，他猛磕響頭，磕到皮破血流，聲聲祈禱上蒼，莫讓他父親死後再被熊熊烈燄所吞噬，落個屍骨無存。他正血淚交流，哀哭悲號，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終於出現了。大火燒到章溢父親停靈的地方，竟會戛然而止，自動熄滅。彷彿上蒼憫念章溢的一片孝心，立命火神星君勿再肆虐。

元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章溢三十八歲。徐壽輝在蘄水稱帝，國號天完。翌年天完軍頭裹紅巾，從湖北蘄黃一帶分兵四出，由江西省境破昱嶺關殺到杭州，直下龍泉。兵荒馬亂之中，章溢的侄子章存仁被天完軍擄去了。三十九歲的章溢爲了保全他亡兄的一支血胤，甘冒生命危險，挺身而出，向天完軍的頭目說：

『亡兄只有這一個兒子，請你們放了他，該殺該剮，不妨以我替代。』

攻陷龍泉的天完軍頭目，久仰章溢大名，很想章溢歸降。因而應允了他的要求，把章存仁釋放，然後再將章溢綁在一根大柱子上。可是在章溢的心目中，所謂天完軍只不過是一股流寇强賊，他決意不從，甯願一死。就在卽將被殺的前一夜，他用計支開了守卒，乘機逃脫。而且一回到家裏，便振臂高呼，號召鄉里丁壯捍衛桑梓，將盤踞龍泉的天完軍逐走。不久處州府官帶了大隊援軍來，揚言要把被天完軍裹脅的貧民盡行屠戮。章溢聞訊便去請謁元廷派在處州的最高軍政長

官：『沿海上副萬戶』石抹宜孫，他慷慨陳詞的說：

『貧民從賊，無非被飢寒凍餒所迫。賊去以後仍爲良民，你殺他們作啥？』

石抹宜孫一向欽敬章溢的爲人和才幹，便答應章溢不再對曾經從賊的貧民百姓用兵。不過他有一個條件，他要章溢加入他的戎幕。章溢深明大義，他不願做元朝的官吏，但却爲了那些卽將被屠殺的漢族貧民，他只好依允，他說他祇可協助石抹宜孫剿滅羣盜，爲民除害。後來他曾和石抹宜孫撲滅了慶元縣（不是元朝所置的慶元路，亦卽今之甯波；而是宋朝慶元三年（一一九七），由宋甯宗趙擴核定，劃龍泉縣的松源鄉爲慶元縣，以慶元紀元爲縣名，作爲紀念。甯波則是在宋光宗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始由明州府奉化郡升格爲慶元府，元朝至正八年——一三四八——改爲慶元路，明初恢復爲明州府，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開始改爲甯波府。謹藉此答覆好幾位以爲元末明初的慶元路便是今之慶元縣的讀者先生。）、浦城縣的盜匪。石抹宜孫授章溢爲龍泉主簿，章溢立刻就不顧而去。可是他對石抹宜孫的推重知遇仍還是心有所感的，因此當石抹宜孫奉元廷之命改守台州，被大股盜匪包圍，章溢馬上就募集義兵趕去援救。不久，盜匪又度攻陷龍泉，章溢和他的老師王毅便再起義兵把盜匪逐走。龍泉的縣官竇忽丁在盜匪攻城的時候棄城而逃，等到王毅、章溢合力將縣城克復，他心有內愧老羞成怒，竟然把心一橫，殺了規復縣城

有功的王毅，爽性造起元朝的反來。當時章溢正在台州石抹宜孫的幕中作客，他聽說老師無辜被殺，家鄉又受荼毒。便約集同學胡深星夜趕回，一舉襲殺寶忽丁，報了老師的血海深仇，使龍泉家鄉重歸安定。然後再引兵南下，直搗松陽、麗水諸地盜匪老巢。元廷由於章溢迭起義兵，在浙東建功纍纍，特地授予浙東都元帥府僉事的官職。章溢却仍然表示拒絕，他推托的說：

『我所帶的義兵，都是家鄉子弟，怎忍以他們的肝腦塗地，來換取我個人的功名利祿？』

他推辭不受，却又怕元廷元吏，繼續找他的麻煩。便將他部下的一支義兵，交給他兒子章存道統率。自己到匡山（在龍泉正南一百二十里，四面山峯矗起，中間低窪下去，形勢很像一個籮筐。這座山就因爲章溢築室隱居而聞名。）歸隱。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十一月，朱洪武大軍擊敗石抹宜孫，力克處州，胡深先以龍泉、松陽、慶元、遂昌四縣稱降，朱洪武授他爲左司員外郎。章溢反倒避到福建建甯去了。當年，由於李善長的荐舉，朱洪武命處州總制孫炎徵召劉伯溫、章溢、宋濂和葉琛，他們起先都不就徵，經過朱洪武的一請再請，方始在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三月初一，相偕抵達金陵。朱洪武曾親自迎迓慰勞，並且懇切的說了『我爲天下委屈四位先生』那一句話，當他問起『天下紛紛，不知何時可定？』四先生之中，係由章溢代表答覆他說：

『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歡晤過後，朱洪武私下曾經問過往後御筆製聯，有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大學士陶安；以他看來，這四位先生的才幹如何。陶安即曾分析的說：劉伯溫謀略第一，宋濂學問最好和章溢、葉琛的治民之才，同爲他自己所不及。朱洪武便授章溢和葉琛爲營田司僉事，請章溢到江東兩淮一帶辦理糧政，區分地籍，並且釐訂租稅。他一切都以利民便民爲先，所以那一帶的百姓都對他深切感念。辦好了這一件大事，章溢便以久病不癒爲詞告假辭歸，朱洪武明知道他是因爲高年老母在堂，亟於回家侍奉。鑒於他的孝心可嘉，便也不說破它，賞賜從厚，放他回去，而且還把他的兒子章存道，留在京師做官。章溢回家鄉菽水承歡的時候，四先生之一的葉琛，却升任洪都（南昌）知府。他很不幸的撞上了祝宗、康泰降而復叛，被兩員叛將逮住了，不屈大罵而死，朱洪武後來追封他爲南陽郡侯。

章溢在龍泉奉母而居，他原本無意東山再起。可是朱洪武對他却始終念念不忘，曾經任命他爲浙東提刑按察使僉事。當胡深出師溫州，又徵召他出來代守處州。他處處都爲百姓着想，既擊退了前來騷擾的勞山賊，又負責供應浙江、福建前線作戰的明軍糧餉，而不使處州百姓感到爲難。在這方面，他眞是盡費了心血。所以，當朱洪武滅了陳友諒，攻克武漢，進據荆襄，和『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所率的强大元軍正面相抗。那正是一個危機四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章溢便

建議朱洪武，荆襄剛剛平定，居民流離失所，田園荒蕪，廢地極多，不如命駐軍開墾屯田。一方面穩住兵多將廣的『河南王』，讓擴廓帖木兒深信朱洪武得了湖廣江西之地已很滿足，不致於由荆襄北上，用兵中原；圖個暫且相安無事，互不侵犯的局面。一方面也可以積極練兵囤糧，等待有利時機來臨再直搗北方。朱洪武很高興的接受了他的意見，他請章溢以湖廣按察僉事的名義，到荆襄地區，負責主持分兵屯田大計。

章溢正在荆襄埋頭苦幹，浙東按察使宋思顏、孔克仁等，因爲失職被捕下獄。章溢曾經一度和他們同事，所以也受到了牽連。當時正值朱洪武施展鐵腕，以嚴刑峻法澄清吏治，章溢一經牽連可能會判死罪。因此朱洪武特地請太史令劉伯溫溫語轉告他說：『章溢一向守法，請勿疑懼。』可是不久胡深入閩陷沒，處州發生叛亂，朱洪武命章溢爲浙東按察副使，趕去鎮守。章溢自己却作了嚴正的表示，他說他曾經獲罪承蒙朝廷寬宥，不予追究，然而他就不該在這時候陞官。他仍還是以僉事的名義回到處州，把叛黨的首領抓來殺了頭。靠他個人的聲望，使餘黨棄械投誠，叛亂迅速平息。然後他召集營部義兵，分佈要津，抵禦大股盜匪入侵，切實的做到了保境安民。

這一次鎮守處州，東面有大明第一悍將朱亮祖在攻打溫州，南面有朱洪武的乾兒子、親外甥，心腹愛將李文忠戍守浦城。處州恰好是溫州、浦城前線的主要補給基地，面對着兩位聲威顯赫

，氣燄薰天的大將軍，在兩大之間，處州的民之父母動輒得咎，當然很難做，唯有章溢能伏着讀書人的一團正氣，週身傲骨，居然能使李文忠和朱亮祖都對他不能不有所忌憚。有一次浦城前線軍中缺糧，李文忠以章溢的頂頭上司，浙江全省軍政最高長官的身份，下令章溢速將處州存糧運到浦城軍中，章溢的答覆居然是——

『處州和浦城不通舟車，糧草無法付運。何況將軍所部轉戰各地，衆兵將私下所刼掠的糧食正不知有多少。還是請將軍下令將軍中私糧一律充公，儘夠將軍所部喫的了。』

於是，堂堂李文忠，也唯有下令照辦。

朱亮祖正在猛攻溫州，他的部下窮兇極惡，不守紀律，擄掠了不少民家的少婦長女。同時溫州境內又有茗洋賊燒殺刼掠，爲患民間，溫州百姓無不叫苦連天。朱亮祖既然充耳不聞，置之不問，遠在處州的章溢，便命他的兒子章存道，率領義兵馳往，把茗洋賊的首領抓來殺掉，餘賊一鬨而散，順便再到朱亮祖的軍中逐營搜查，將他所部擄掠的婦女一一救出護送回家。連素以桀驁難馴出了名的朱亮祖，也拿主持正義，愛民如子的章溢、章存道父子二位毫無辦法。

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朱洪武滅張士誠，降方國珍。他準備翌年登基建極，當皇帝了。特地命章溢的兒子章存道守嚴州，把章溢調回京師。章溢一到，他便下詔諭知羣臣，強調章

溢的文事武功，有謂：

『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

他問章溢，如何平定八閩，擊滅效忠北元的陳友定？章溢大公無私，就事論事，絲毫不計李文忠和他之間的嫌隙。他建議朱洪武說：

『湯和從海上進攻，胡美由江西入閩，這兩支人馬是一定能夠取勝的。只不過，八閩人士一向敬服李文忠的威信，如果令李文忠從浦城南下建甯，那才是迅速敉平八閩的萬全之策。』

朱洪武欣然允可，立令李文忠自浦城出擊。章溢還叫他兒子章存道率領義兵一萬五千名，爲李文忠助陣，增厚他的兵力。後來，李文忠的那一路人馬果然節節勝利，一路勢如破竹，連克建甯、延平、和汀州。

章溢愛護鄉邦，無時無刻忘懷爲他家鄉居民請命。處州一年原該繳納一萬三千石錢糧，但自朱洪武用兵浙閩，連年征戰，處州爲供應軍需，錢糧陡然增加十倍以上。遂使處州民窮財盡，百姓生計艱難。章溢到京師後便一再的向丞相李善長陳說，請求減免。李善長被他逼得沒法，只好上奏朱洪武，請准將處州錢糧恢復舊觀，一下子減輕了處州百姓十分之九的負担。當明軍開始着手在浙東趕造巨艦，要徵用處州的巨木建材。章溢一聽便知這麼一來，處州必將勞民傷財，他向

浙江行省當局據理力爭，振振有詞的說：

『處州婺州之交山岩險峻，縱然有大量木材，却又怎麼搬運？』

於是，浙江行省當局就只好不再向處州要巨木了。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朱洪武卽皇帝位，章溢和劉伯溫同拜御史中丞兼贊善大夫。當時朱洪武決心振朝綱，肅官儀，爲此他不惜向驕兵悍將，元功勳舊大開殺戒。因此滿朝文武一窩蜂的揣摩朱洪武心理，先意承旨，百計逢迎。今天糾舉張三，明兒彈劾李四，往往這頭奏章一上，那邊就人頭落地，抄家滅門。御史地位崇高，專司糾察彈劾之責，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不起勁賣力嗎？但是唯有章溢，他獨持大體，按兵不動，輕易不上彈章，不加糾舉。也有人說像你這樣豈不是有虧職守嗎？章溢却正色的答道：

『御史是百官的表率，憲台（御史台）形同天下有司的儀表。因此御史理當養人廉恥，怎可以施人打擊爲能事？』

洪武元年，朱洪武親祀社稷，這是朝廷最隆重的典禮，偏偏到時候天降大風雨，迫使朱洪武鎩羽而歸。他坐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的外朝大殿上大發脾氣。硬說是禮官所擬訂的禮儀不合，所以才會使天氣驟變，風雨交加，朱洪武揚言要將禮官重重的治罪。在那當兒的確是『伴君如伴

虎』，誰敢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眼看着就要興大獄，殺重臣。唯有章溢不彈劾官吏反糾舉皇帝，他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跟禮官所擬的禮儀又有什麼相干？言下之意彷彿你這場脾氣發得毫無道理。正當羣僚大驚失色，都爲章溢捏一把汗。朱洪武畢竟不愧爲英主，他從善如流，說聲那就赦了他們的死罪吧！

八閩平定，陳友定服毒不死束手就擒。朱洪武事北伐。他下一道詔旨，命章存道所率領的一萬五千名處州義兵，坐海船北上，到北方去打仗。章溢却力持不可，他當着滿朝文武，侃侃然的跟朱洪武說：

『處州義兵都是農民，出發征閩之初，陛下就已經許過他們，一旦八閩平定，立卽讓他們回家耕作。如今陛下又要把他們調到北方，那豈不是陛下言而無信！』

一番話，說得稍嫌亢直激切了些，難怪朱洪武的臉色怫然就變，文武百官都以爲章溢這一回必定性命難保。許是章溢也看出了情形頗有點不妙，只是他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卻又決不能放棄。兩難之中，他便用了個換湯不換藥的法子，在一片恐怖的死寂中再往上奏：

『要不然，那就把徵召入閩的義兵全部開回處州，讓他們回家耕作。再將那些曾經附賊叛逆的莠民，籍而爲軍，命他們北上作戰，一舉而使陛下恩威並著！』

朱洪武總算得了個轉圜的餘地，保住他當皇帝的威嚴。他回嗔作喜，哈哈大笑的說：

『誰說讀書人都是迂夫子呀，眞虧先生想得出這個恩威並著的法子。只不過，這件事情別人辦不了，還是要請先生親自走一趟。』

章溢奉旨，以六十五歲之年，僕僕風塵趕回處州。到家不久，他的高年老母病逝，他又奇跡般的得能送他母親的終。他親視含殮，哀痛逾恆，請朱洪武准他守制，朱洪武却又命他節哀順變，墨經從戎。章溢等到征閩的處州義兵到齊，把善良百姓，和附過賊的莠民區分開來，叫他兒子章存道率領籍爲軍的一支部隊北上，然後他再懇請朱洪武准他『終制』守滿了孝，這一回朱洪武倒是答應了。章溢便在家鄉爲他老母營葬，他爲了表示孝心，恪盡孝道，親自挑土担石頭，給他母親造墓。年事已高，悲傷過度，再加上連日勞累不堪，終於使他不支病倒，而且就此長眠，隨他的父母於九泉之下，他死在洪武二年（一三六九）。

朱洪武對章溢之死至深痛悼，他曾親撰祭文，在章溢的家裏致祭。

章溢的兒子章存道領軍北上，參與北伐中原之役。他從浙江永嘉乘船出發，曾經奉詔入長江赴京師。朱洪武對他備致嘉勉，派他在馮勝的麾下，因戰功陞授處州衞指揮副使。洪武三年（一三七〇）他又跟大將軍徐達西征，徐達派他守漢中，他曾擊敗過蜀將吳友仁。再往守平陽（陝西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302種

大明英豪傳

章君穀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皖華
編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主編：李純慧
美術編輯：李復君
校對：劉秋城・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話：3061972

著作權執照字號：台內著字第4306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一月
第七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岐山縣西南，和寶鷄接界），又升任左衞指揮同知。洪武五年（一三七二）他跟湯和出塞征討陽和，不幸在斷頭山猝然遇敵，力戰陣歿。

NT$130.00

HK$35.00